



亡靈代言人

Speaker for the Dead

歐森·史考特·卡德

Orson Scott Card

譯／卡蘭坦斯

《亡靈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

原作／歐森·史考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一九八六年

譯／卡蘭坦斯（二〇〇七年）修訂（二〇一三年）

一九八七年雨果獎、星雲獎、軌跡獎得主，同年約翰·坎貝爾紀念獎提名

本稿譯名參考自詠星藝能版（一九九五年，許文達譯）

獻給葛瑞格·金瑟，已經知道該怎麼做的人

作者再版序

《亡靈代言人》是一本續集，但它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你也不需要把它看成績作。我的用意是要讓本書成為獨立作品，無論你有沒有讀過《戰爭遊戲》（Ender's Game），它都能表達出自己的用意。的確，它在我心目中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小說；要是我沒有在一九八三年嘗試寫作《亡靈代言人》，那麼根本就不會有長篇版的《戰爭遊戲》問世。

那麼《亡靈代言人》是怎麼誕生的？正如我的許多故事，本書起源於多個不同的點子。「亡靈代言人」的概念來自我對死亡和葬禮的經驗，這個主題我在別處寫過更多篇幅；可想而知，我開始對我們利用葬禮竄改死者生平的做法感到很不滿，拿一個跟死者真實人生截然不同的故事套在他們身上，等於是又殺了他們一回。不，我這麼說口氣太強烈了——就這麼說吧，我們抹煞了他們，我們刪改了他們，我們把他們變成一個比實際那位更好相處跟回憶的對象。

我不接受這種概念。我認為，更適當的葬禮應該是誠實地表達此人的真實面貌和他的所作所為。但對我而言，「誠實」並不是單純只講壞話，絕口不提好事，甚至也跟平衡好壞事情無關。不；若一位「亡靈代言人」要了解一個人實際上是怎麼樣的人，他或她的生命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就應該以他們的角度敘述故事——死者**打算**要做的事、真正做出來的事，還有令他們感到悔恨以及欣喜的事。這才是我們從未聽聞過的故事，一個我們過去**無法**知曉的故事——但是在逝世的時刻，那卻是唯一值得訴說的故事。

順帶一提，我也收到了幾封信，來自那些偶爾被要求替死者演說，並且讀過《亡靈代言人》的人們，他們試圖將葬禮儀式轉成死者的代言。我得趕緊補充，他們這麼做之前都有得到往生者家屬的同意，或者是來自往生者的催促（想當然是**在過世前**提出的要求！）。有些人甚至把他們代言的內容寄給我，而我必須告訴你們，那些故事既驚人又強而有力。我希望將來有人能在我的葬禮上替我代言——我認為這點子的確有它的力量和真理存在。

但葬禮並非《亡靈代言人》的唯一啟發。我長久以來也瘋狂著迷於人類學科幻小說——這種故事都是關於一位科學家研究一個異星種族，然後從中發現他們不尋常祕密的來龍去脈。我讀過的第一本這種小說是詹姆斯·布里西（James Blish）的《惡魔之星》（A Case of Conscience）；沒隔幾年，我讀了麥可·畢夏普（Michael Bishop）的中篇故事〈阿薩迪族的死亡與稱號〉（Death and Designation among the Asadi）。這兩者都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在我腦海深處，我有種強烈的欲望想要在這個次文類加入我自己的創作。

所以當我開始設想一個異星種族，他們為了繁殖而有必要在部族之間發動慘烈的相互屠殺，我自然就認定應該用一位人類科學家研究異星人的角度來敘事。不過許多年後，我慢慢發展出「豬人」（piggies）和他們奇特的生命週期，這使得跨部族戰爭的重要性就減弱了——我甚至根本不必再將它納入《亡靈代言人》的探討議題。不過，之所以想出豬人的這種生命週期，是因為我在試著找個演化的原因，好解釋這些長得像豬的異星人為何需要自相殘殺。這個種族就是你們

會在書中見到的豬人——或稱小不點¹。

當我在這本書的寫作上首次有了突破性進展時，我正跟我的妻子克莉絲汀（娘家姓艾倫）住在猶他州的歐瑞市。當時這兩個點子仍然是分開的，「亡靈代言人」也仍處於很原始的構想；事實上，我還決定把葬禮的口頭演講變成歌曲——這樣的話就應該是「死亡吟唱者」了。我想我這樣構思是因為我曾在一些葬禮上歌唱過，並發現我即使不認識往生者，依然深受感動。但是當我把「死亡吟唱者」的概念告訴克莉絲汀時，她就皺臉。「你已經寫過《無伴奏奏鳴曲》（Unaccompanied Sonata）和小說《歌王》（Songmaster）了，」她提醒我。「這兩個都跟音樂有關。如果你還是寫一個關於音樂的故事，人們就會認為你的能耐不過如此。」

我發現她的話比她自己意識到的更有真知灼見！因為《無伴奏奏鳴曲》以及原創短篇《米卡的歌唱鳥兒》（Mikal's Songbird）——《歌王》的根據來源——剛好都是我被提名過獎項的作品。事實上，一個名為〈歌唱之屋〉（Songhouse）、實際上就是《歌王》開場章節的中篇也得到了兩項獎提名，而我唯一入圍過獎項但跟音樂無關的故事，則是中短篇版的〈戰爭遊戲〉！所以克莉絲汀無意間抓到了我的問題，我正不自覺地在模仿過去的成功模式。我知道她說得對——音樂主題或許能替我贏得一些有利的關注，但我現在得把它推到一旁，來寫些別的東西了。

所以我的故事裡面會有個死亡**代言人**，而不是一位歌手，這樣感覺很對。不過可笑的部分來了；也許我還是下意識地想模仿過去最成功的創作，但我突然心想，假如死亡代言人就是安德·威金本人呢？我看得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假如我不能使用音樂主題，我還是能把拯救世界的小鬼頭挖出來再用一次！但是這個點子很吸引我。我當時還不信任它，但我覺得很誘人。

畢竟，安德摧毀了蟲族後一定會去做**某件事**。假如安德來到一個異星世界成為死亡代言人，結果意外捲入豬人相互屠殺的謎團呢？這樣具備了絕佳的對稱性——一個在孩提時期摧毀一支異星種族的人，現在卻有機會拯救另一個種族。

這概念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在我腦海深處徘徊不去，故事也慢慢發展出來——更重要的是，安德這位角色亦成長了。我沒怎麼想過安德在短篇〈戰爭遊戲〉結尾打贏自己的戰爭後要做什麼，只知道他的生命再也不會有趣起來，而且有段時間裡會很難適應正常人的生活。我的一位作家好友吉姆·塔克（Jim Tucker）曾建議過寫個〈戰爭遊戲〉的續集，把安德帶回地球，不過雖然他提議的故事很吸引人，我曉得安德**永遠不能**返回人類的家鄉星球繼續過活。但是讓他成為亡靈代言人，在國度與星球之間流浪、研究和替亡者們代言——我想，這是個讓他與曾經利用過他的人類族群達成和解的美妙方式。

點子逐漸湊合在一起。當我的經紀人芭芭拉·波瓦（Barbara Bova）說她想賣一本書的版權給湯姆·杜赫提（Tom Doherty）的新出版社Tor時，我發現我想寫的下一本書便是《死亡代言人》（Speaker of Death）。所以我寫了一份大綱和最初幾章，合約擬定，案子也談成了。我那時住在印地安納州，於聖母院天主教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替另一家出版社完成《雄鹿神的希望》（Hart's Hope）、《渥辛編年史》（Worthing Chronicle）及《聖徒》（Saints）——結果大學關門，中斷了我的學業（永遠關閉，恐怕我再也拿不到學位了！），讓我前往北卡羅萊納州的格林斯

¹ porquinhos, 葡萄牙語「little ones」。

波，使我從一九七八年勞碌工作以來終於有了空檔，得以回去寫《死亡代言人》。

接著一九八三年春天——我發現這本書寫不下去了。為了讓《死者代言人》裡面的安德·威金有足夠的解釋，我必須寫下又臭又長、有些沉悶的開頭章節，好交代他從蟲族戰爭結尾接續到《死亡代言人》發生在約三千年之後的故事！這太誇張了。我寫不出來。

當我那時擔任書籍編輯的《Compute!》出版社派我去達拉斯的美國出版協會大會時，我注意到湯姆·杜赫提本人就在Tor的展示攤位那裡。我上前跟他致意，然後忍不住問我能否與他談談；我腦中完全沒有縝密構思的計畫，而且在聽到他說「當然了」、安排好稍後會面時覺得有點害怕。我們的會面是走路穿過人群，我解釋寫作《死亡代言人》遇到的問題。我說，我唯一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寫一本長篇版的《戰爭遊戲》，這樣我才把安德如何變成亡靈代言人的內容放在該書的結尾，讓《死亡代言人》能夠從真正的地方開始。

我一提出這個意見（我只有不久前才想到），就發現這個提議再自然不過，我心想我為什麼好多年前沒有試著賣出長篇版的《戰爭遊戲》。（我晚點才想到，我因為試著發展《死亡代言人》，使安德·威金有了足夠的成長，才有辦法支撐一本小說。）不過湯姆同意我，認為長篇版的《戰爭遊戲》是個好主意。「就這麼辦吧，」他說。「跟《死亡代言人》開相同的條件？」

「當然好。」我說，實在不敢相信決定這麼容易就做出來了——我跟他交談的時間還不超過五分鐘呢。

「很好。等我一回紐約，我們就把合約寄給芭芭拉。」

哇！而事情就跟他說的一模一樣！這是我從未見過的事——一位出版業者當場做出決定，而且完全言出必行！這件事依然讓我驚嘆連連——這位出版者不只是個老實人，也愛好（並且會閱讀）書籍，當機立斷做決策，然後還能把他出版的書賣出去！

滿懷感激的我把《死亡代言人》放到一旁，開始構思《戰爭遊戲》。等我在那年秋天辭去《Compute!》的職務，只在那裡工作了九個月時（恐怕我再也不會一頭跳進辦公室生涯了），我便急著開始動筆。我在該年聖誕節前著手寫作《戰爭遊戲》，中間休息前往猶他州宣傳我的小說《聖徒》，然後回家再花兩週完成了作品。

接著我轉向《亡靈代言人》，真正的苦難便來了。當然，那時標題已經從《死亡代言人》改為《亡靈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因為《戰爭遊戲》的結尾確立了這個概念；此時安德這個角色已經發展甚多，讓我最初的《亡靈代言人》開頭章節草稿顯得幾乎很可笑。我原本寫的內容（除了「人物介紹」章節）提到安德抵達露西坦尼亞星，剛好來得及替一位名叫馬可斯的笨拙老人的死亡代言，但這部分寫得空洞又空虛，根本沒辦法使用。所以我回到白板上，從頭規畫故事。

我嘗試了幾次進入小說開頭，每次都稍微深入一點，但每回都感覺不對而卡住。當然，我並不曉得怎樣才叫做「對」——但我確實寫下了幾百頁「錯」的內容。（在跟《亡靈代言人》掙扎的期間，我寫了小說《Wyrms》，某些方面可說是在試驗《亡靈代言人》以及將來的《異星獵殺》（*Xenocide*）的科學點子——一種半智慧性的分子能輕易適應異星種族，進而征服且控制他們。）

最後我曉得，我得從娜明雅這位角色著手，她在原始的大綱裡並不存在。接著派波和里波也

出現了，外加派波之死，差不多就跟你手上這個版本的頭幾章一樣。但我還沒完；這樣還不夠。我往下寫了兩百頁，然後就一籌莫展了。

結果我剛好有位好友葛瑞格·金瑟（Gregg Keizer），他本來在《Compute!》工作，而我事實上正是那位把他從中學英語教師職位挖走的人（就這點而言，我想他已經原諒我了），我也把他帶離北卡羅萊納州。我認識葛瑞格時，他上了我在七〇年代於猶他大學夜間部教授的科幻寫作課程，他是班上少數那種一走進門就聰明得令教師挫折的人，老師們對他們的作品完全沾不上功勞。他也是我認識過最好的人之一，害我在他身邊時老是相當緊張——事實上，我緊張到**唯一一次**愚蠢地徹底迷路時，就是因為他坐在我的車上，而我理論上應該知道自己要去哪裡。好個為人師表！

（我有一次非常肯定葛瑞格的一篇故事能賣出去，所以我跟班上的學生打賭，要是故事沒在一年內賣出去，我就沿著猶他大學的歐森·史賓瑟大廳，也就是我們班所在之處於走廊裸奔一圈。結果故事一年內沒有賣掉——願那些編輯長出水痘！——而我或許因為自己誇大審美標準，所以就食言了。不過既然那故事不久後還是賣出去了，葛瑞格也就沒有逼我實現諾言，雖然他確實占有我這個人情。）

反正，當我陷在《亡靈代言人》裡頭時，葛瑞格和我決定前往紐約參加一九八五年的星雲獎周末。那時《戰爭遊戲》才剛剛出版，我們兩人也都沒有作品入圍——我們只是想來紐約參觀和出席星雲獎，有何不行？我帶了《亡靈代言人》的稿子給葛瑞格讀——也許我事先就拿給他看了，我現在不記得了。但我確實記得，我坐在他的旅館床邊，躺在床上的葛瑞格則解釋他在《亡靈代言人》看到的問題。

他有很多好點子。當然，當中多數只是修改稿子裡的小問題；不過他評論的一句話卻打醒了我。「我分辨不出來娜明雅的小孩，」他說。「我不記得誰是誰。」

我當時已有足夠的經驗，立刻就聽懂他的意思。他分辨不出娜明雅的小孩，是因為他們並不是角色，只是填補位置的人名而已。起先我把玩著直接把他們砍掉的點子：在我的小說《聖徒》裡，主角的妹妹讓我遇到一個問題——我一直忘記她的存在，結果有次寫了好幾百頁都忘了提起她。解決之道便是將這角色砍掉；我小心地安排她在嬰兒時期便死去。但刪除法在此例不適用，因為我需要讓娜明雅**自願**被孤立，我必須讓她能用其他方式被鄰居接受。在盧西坦尼亞這樣的天主教殖民地裡，這意味著娜明雅必須有許多子小孩。

然而我不曉得這些孩子是誰，或者在故事裡會扮演什麼角色。當然，一旦你讀完《亡靈代言人》，你會很好奇假如故事少了娜明雅的孩子們會**變成**什麼樣子。答案是，幾乎不會剩多少！但是我那時還沒發展他們的角色；不過故事裡仍存在某些特質，使葛瑞格希望他們能獲得更多戲分——他想要能分辨出他們的差異。

這表示我除了開頭兩章以外，必須拋棄目前為止寫的所有章節（事實上，我最後還是從頭重寫了小說），不過我很快就意識到這很值得，因為這是個決定性的點子，能牽著我寫完整本書。我之前觀察到，整體科幻小說的一個問題在於，幾乎所有主角似乎都是直接從宙斯頭上蹦出來的成年英雄——沒有人擁有家庭。就算故事提到其父母，也會告訴我們他們已經過世，或者人類有多可悲，導致英雄等不及想要離鄉背井。

這些科幻小說英雄不但沒有父母，似乎也很少人會結婚生子。簡單地說，大多科幻文學英雄都是長不大的青少年，是在銀河遊蕩而躲避人生承諾的獨行俠；這其實不應該讓人意外，因為浪漫英雄不可免都會度過人生的青少年時期。孩提時期——我在我的作品最常探討的階段——完全需要依賴他人以創造自己的身分，並建立起對世界的觀感。小小孩即使聽到其他人告訴他們最奇怪的故事，也會欣然接受，因為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背景或自信去質疑它。他們會成群結隊行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如何在身體上或心智上獨處。

但依賴性會逐漸消失——孩子們會首度見識到世界跟他們以為自己活著的世界不同。他們會擺脫最後一絲大人的控制，就像剛出生的鳥兒掙脫蛋的最後一塊碎片一樣。浪漫英雄沒有牽掛了，他不屬於任何群體，晃過一個個地方並做好事（就他看來是好事），但接著便繼續上路。這就是青少年的人生，充滿熱情、強烈、神奇又帶著無限可能。但這種生活也缺乏責任感，他們極少會期望要留下來承擔錯誤的後果。在青少年的生命——浪漫的人生當中，所有事情都會用兩倍的速度跟音量播放。

但當孤寂變得難以忍受時，青少年便落地紮根，或者嘗試定下來。這可能會發生在他們幼年成長的社群裡，也有可能不是，他們也有可能把童年的身分和人際關係延續到成人生活，或者不會。而事實上，許多人未能適應成人時期，不斷地想回頭追尋青少年的自由與熱情——但文明正是由那些成功適應的人所建立的。

的確，大多科幻小說描寫的是青少年英雄——但原因只是因為大部分小說是寫給青少年看的。這不表示關於青少年的小說就一定得是青少年小說，不代表它是針對青少年讀者而寫，或者能被當成發展不全或不成熟的文學。然而，大部分說故事者卻將故事擺在四處遊蕩的英雄身上——或者是為了故事需要而變得漂泊不定的英雄。當我們轉向說故事的人滿足心靈飢渴，尋求來場冒險時，只有青少年能自由自在展開這種冒險不是嗎？

但是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故事會教導我們如何成為文明人，是關於孩童與成人的故事，講著責任心與依賴感。我自己沒有在當大人時，曾花了許多年專注在孩童的觀點上，但是到了《亡靈代言人》時，我年紀已經夠大了，或許（終於）變得夠文明了，得以從一位成人的觀點創造一個家庭社群——不見得是家長的觀點，卻是一位對該家庭**感受到責任感**的成人。我知道那位成人會是安德，而孩子們則會被創造在受難的家庭裡頭，同時是個整體，也是各別的人物。因此，我將《亡靈代言人》視為一個絕佳機會，能夠展示此一文類故事極少見的東西，那種奇特又神奇的事情：我能寫出一個家庭產生轉變的奇蹟。

當然，在這樣的決定下，故事的焦點就變了。這本小說不再是只描寫異星種族小不點的謎團，更是關於娜明雅一家的救贖，這個受創的小小社群如何治癒。不僅如此，小說也是在談社群本身的概念——如神蹟鎮社群，以及豬人部族的社群。

這並不容易。多數小說只會顯示兩個、至多三個角色之間的關係，這是因為每在故事中創造一個新的**主要**角色，就會增加後續人物的創造難度。就大部分作家所知，角色真正的發展管道是透過與其他角色的關係；假使只有兩位主要角色，那麼要探討的關係就僅有一個。但當人數增加到三個時，就會有**四種**關係：A和B，B和C，C和A以及所有人一起。

即使如此，也還沒辦法開始解釋這當中的複雜性——因為至少在真實生活中，多數人在不同

人身邊是會變的，或者有隱約變化。改變可能會相當大；我記得我在猶他州日舞夏劇院演出的經驗，當時我十九歲，試著說服自己和其他人我是個堂堂男子漢，所以當我跟其他演員在一起時，我就會跟這群中最不成熟的成員變得一樣滿口胡言——不，應該說同樣有張不好聽的嘴巴跟骯髒的腦袋。我努力在我的粗話裡加入一些伶牙俐齒，贏得了其他人的笑聲；但是這段時間我也跟父母住在一起，我會在半夜用瘋狂的速度開車下山衝回家，而我家裡從來不會聽到某些字。我沒有說過，也不曾說溜嘴，把我在日舞劇院演員們面前滔滔不絕的那套搬到我父母面前。這也不是什麼費力的努力，我根本沒想過要改變我的舉止——事情自然就發生了。我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時，我就是個不一樣的人。

我跟我朋友和其他家族成員相處時，我一再地見識到這點。當我們從一個背景轉到另一個時，我們的整個儀態、舉止、用詞都改變。注意聽你認識的人拿起電話；我們對不同的人會有特定的說話方式。我們的態度、心情全取決於我們跟誰在一起。

所以一個說故事者得創造三位角色，以及會使角色從中得到成長的不同關係，無論改變有多細微也一樣，這得視關係如何塑造角色當前的人格。因此在一個有三人的故事裡，說故事者為了說服讀者角色的真實性，就得創造一打不同的人格出來——每個人各四個。

那麼，當你創造一個家庭，裡面有一位母親、一位過世的父親、六名有困擾的孩子，然後加上一位闖入該家庭而改變他們每一個人的陌生人，那會發生什麼事？我感覺這似乎是永無止境的任務，因為我得創造（起碼暗示）數打不同的人格，包括他們發展出來面對死亡父親的那個，並且還得清楚反映他們在安德的影響之下，各自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不過，這些設定的大部分必須透過撰寫小說新草稿的過程來實現。我首要的任務便是清楚區別娜明雅孩子們的差異，讓讀者一開始就能分辨他們。我坐在跟葛瑞格共用的旅館房間裡，將一些直接且顯著的特徵分配給各個孩童，使讀者能記住他們。喔，沒錯，歐亞德有一雙金屬眼睛；奇瓦菀總會在漫長沉默後脫口而出最無法無天的話；葛利格是最暴力的；昆恩有信仰狂熱；伊菀是個疲憊的母親形象成員；米洛則是孩子裡最年長的，是其他孩子們眼中的英雄。不過這些只是介紹孩童們的「魚鈎」——我必須把更深入發展他們，不過我既然已經找到鈎子，我就有了能讓我信心滿滿進行下去的計畫。

我的小說終於對我揭露了真面目。我離開星雲獎周末和返家，在一個月之內就從頭寫好了整本小說。正如我告訴我寫作班學生的話，你只要找到正確的開頭，結尾便等於會自動寫好。

我還有一點沒提。無論一本小說構思得多好——以我的例子來說，我必須在寫作前構思得**非常好**——還是會有東西在寫作途中冒出來，是你計畫中始料未及的。例如在我的《艾文造物者》（Alvin Makers）系列小說裡，小佩姬和史都華阿姨這兩個角色並不存在於我的大綱內，但他們如今卻成了故事的靈魂。而在《亡靈代言人》中，珍也未出現在我寫過的任何大綱裡頭。喔，是的，我讓安德能透過植入耳機來連上電腦，但我並不曉得連接對象是個人。珍就這麼出現了，因為描寫她與安德的關係非常有趣；她幫忙讓**他**活躍起來（他本來可能只是個笨拙沉悶的大人），而在這過程中她也活出了生命。等我完成《亡靈代言人》時，珍已經成為書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甚至第三本小說《異星獵殺》更是將故事集中在她身上。

喔，沒錯，第三本小說。我從未打算過要寫第三本書，事實上我原本連第一本都沒打算寫

——《亡靈代言人》本來應該要寫成獨立小說。但我寫到《亡靈代言人》的最後幾章時，芭芭拉·波瓦打電話過來，說她把安德三部曲賣給一家英國出版社了。

「安德三部曲？」我問。「芭芭拉，只有兩本書欸。」

想當然，她聽了有點困惑。她當然總是可以回去重新協商，只簽兩本書的合同；不過我反過來能不能想一想，看能否想到我想寫的第三段故事呢？

那時我馬上就曉得我想敘述哪個故事。這故事跟安德·威金或《亡靈代言人》的任何角色都沒有關係，是我生涯早期的一項古老計畫，連續遭到吉姆·法蘭可（Jim Frenkel）以及Dells出版社的拒絕，因為那時我還不是夠成熟的作家，無力處理這麼困難的作品。但解決了《亡靈代言人》之後，我感覺我能應付任何事了。這個當時名為《Philotes》的故事我已有好多年沒有想過，但我想當然能把安德·威金擺進去，讓它像《亡靈代言人》一樣靠著他起死回生吧？我當然有可能失敗，但為何不試試看呢？

而且——在這裡你們會得知我真正邪惡的地方——我藉由寫下第三本小說，就不必傷腦筋將《亡靈代言人》結尾鬆散的兩條劇情收尾了：蟲巢女王後來怎麼了？而星程議會派來的艦隊又如何了呢？

我藉著同意撰寫第三本安德小說，就能把這些問題留到續集探討，而既然我很慚愧地是個懶惰的人，我馬上便抓住了機會。我抓得太早了——這本書就跟當年吉姆·法蘭可告誡我的一樣困難重重，而且花了許多年才搞定——它卻仍是我目前作品裡對白最多、最具哲理的故事，這正是《Philotes》的原始大綱要求的特質。多年下來，它的標題從《安德之子》（Ender's Children）變成《異星獵殺》，而且變成了兩本小說，所以《異星獵殺》還是沒有結束故事（下一本一定會的，我發誓！）

就像前一集《亡靈代言人》，《異星獵殺》是我寫過最困難的書。你要知道，說故事者的工作並不會因為我們獲得更多經驗而變得輕鬆；因為我們學會做某件事後，我們再做相同的事就感覺不到興奮了——或者至少我們大部分人是這樣。我們一直想挑戰對我們而言太難寫的故事，然後才逼自己學習怎麼描述它。要是我們成功了，或許我們就能繼續寫下更棒的小說，至少是更難的小說，或者最起碼我們不會讓自己感到無聊。

我每次寫書時會有點害怕一種危險，就是我會經常把手伸得太遠，嘗試去搆到我根本沒有天份或能力去碰的故事。這是每位說故事者都會面臨的難題；摔下來是很痛苦的。但更可悲的是一位說故事者因此放棄嘗試。

現在我恐怕我講了太多關於《亡靈代言人》如何誕生的背景，遠超過你們想了解的程度。作家的生活確實是很沉悶的，我寫作人們冒險犯難、伸手改變世界的故事；但是對於我的生活，那幾乎都是待在家附近，在必要時寫作，然後在有任何機會擺脫工作時玩電腦遊戲或看電視。我的真實生活就是與我妻子和孩子們共度——上教堂，給我的星期天課堂講課，與我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繫，以及肩負起每位父親的主要任務，在整個家裡到處關電燈，喃喃抱怨好像只有我在乎關燈，因為負責換燒壞燈泡的人是我。我倒很懷疑，這種人生能編成什麼樣的故事出來。

但我希望安德·威金、娜明雅、米洛、伊菈、人類、珍以及蟲巢女王，還有這本書裡的許多角色們，會讓你覺得他們的故事值得保留在你心中。這種交流才是比登上暢銷榜、書迷感言、獎

項或書評更重要的事。因為在本書裡，我和你們的心智將會一對一會面；你將進入我創造且棲身的世界，你不會是我控制的人物，而是有你個人意志的旁觀者。你有能力的話，可以把我的故事重新塑造成你想要的模樣；我希望這故事夠真實和夠有彈性，讓你能將它變成你願意活在那個世界。

——歐森·史考特·卡德
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波市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露西坦尼亞殖民地部分人物

●異星種族學家（「賽納德」）

派波（喬歐·費加拉·奧菲瑞茲）

里波（里伯達德·葛拉西亞斯·亞·狄烏斯·費葛伊菴·迪·梅德西）

米洛（馬可斯·伐狄米爾·瑞貝拉·馮·赫斯）

烏婉達（烏婉達·庫恩哈塔·費加拉·慕康比）

●異星生物學家

加斯托（伐狄米爾·提亞哥·加斯曼）

西姐（伊卡特琳娜·瑪麗亞·阿帕瑞西姐·多·諾特·馮·赫斯—加斯曼）

娜明雅（伊凡娜瓦·珊塔·卡特琳娜·馮·赫斯）

伊菴（伊卡特琳娜·伊蘭諾拉·瑞貝拉·馮·赫斯）

●政府首長

柏絲昆雅（法瑞雅·林瑪·瑪麗亞·多·柏斯克）

●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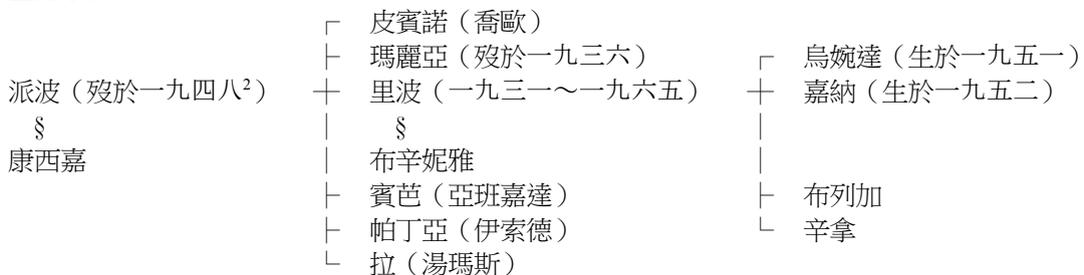
佩瑞格諾（阿莫恩·賽柏拉）

●修道院與學校院長

克里斯多恩修士（阿買·亞·圖多曼多·帕拉·奇·狄烏斯·佛斯·阿姆·克里斯多恩）

克麗絲塔修女（德泰絲塔·歐·皮卡鐸·伊·狄瑞伊托·克麗絲塔）

聖徒家族：



費加拉家族：

┌ 米洛（生於一九五一）

² 所有年份皆以採納星程法典後的紀元（星程紀元）表示。

加斯托（歿於一九三六） § 西姐	卍 敏戈（歿於一九三六） 卍 娜明雅（生於一九三一） § 馬可溫（馬可斯·馬利亞·瑞貝拉，死於一九七〇） 卍 阿馬杜（死於一九三六） 卍 古提（歿於一九三六）	卍 伊菘（生於一九五二） 卍 昆恩（伊史蒂伐諾·里，生於一九五五） 卍 歐亞德（拉羅·蘇萊米多，生於一九五八） 卍 奇瓦菘（蘭柏瑞卡·達斯·米拉吉斯·迪·耶穌，生於一九六三） 卍 葛利格（葛爾溫·葛瑞格利歐，生於一九六四）
------------------------	---	---

序章

星程議會成立後的紀元第一八三〇年，一艘機器人探測船透過即時通³傳來一份報告：它在調查的星球符合人類生存的條件。離該處最近而擁有人口壓力問題的星球是巴亞；星程議會因此核發該星開拓殖民地的執照。

所以第一批見識到這新世界的人講著葡萄牙語、有著巴西文化，天主教則是他們的信念。一八八六年，他們走下運輸艇，在身上畫個十字，將這星球命名為露西坦尼亞——葡萄牙的遠古名稱⁴。他們開始記錄星球上的動植物；但是五天之後，他們發現他們稱為小不點——也就是豬人——根本不是動物。

自從怪物安德的蟲族大屠殺以來頭一遭，人類找到了另一支智慧異星種族。豬人只有原始的的科技水準，但他們會使用工具和建造房屋，並且有語言。「這是上帝賜與我們的另一次機會，」巴亞星的樞機大主教皮歐說。「我們可以替蟲族毀滅一事贖罪。」

星程議會的成員崇拜許多種神祇，也有的沒有信仰，但他們都同意樞機大主教的話。露西坦尼亞將由巴亞殖民，並遵照傳統由天主教會法規管轄。但殖民地絕對不得擴張超過特定區域，或超出特定人口數量，該殖民地也受到一條至高無上的律法約束：

豬人絕對不能受到侵擾。

³ 即時通(ansible)，在前作裡正式名稱是同相視差即時通訊裝置，一種超光速而幾乎即時的連絡管道，此詞由娥蘇拉·勒瑰恩發明於她的一九六六年小說《Rocannon's World》，在其他譯本也有共時傳訊和安射波的翻法。此譯名沿用中文版《戰爭遊戲》用詞。

⁴ 露西坦尼亞(Lusitania)為古羅馬統治時期，伊比利半島地區的名稱。

第一章：派波

既然我們還不太習慣把鄰近村莊的人跟我們一樣當成人類看，若我們要把經歷不同演化途徑、社會化且能製造工具的生物當成兄弟，不把它們當成野獸，將它們視為通往智慧殿堂的朝聖者同伴而非對手，這種概念自然極度放肆了。

但這便是我所見的結果，或者是我想看見的。拉門者與伐依斯者⁵的差別不在於受到裁決的生物本身，而是做出判決的一方。當我們宣布一支異星種族屬於拉門者時，那並不表示它們通過了成熟道德的門檻。通過門檻的人是我們。

——狄摩西尼斯：〈致法林者的信〉

掘根者曾是小不點中最難應付、如今卻幫助最大的一位。派波每回拜訪林間空地時他總會在那裡，而且派波問起法律禁止他跑過來問的問題時，他也會盡力回答。派波很倚重他——或許有點太過倚賴了——不過掘根者像個沒責任心的小孩四處玩耍時，還是會不時觀看、打探跟實驗。派波總是得留意掘根者對他設了什麼陷阱。

一陣子前掘根者在樹上擺盪，只用腳踝和大腿內側有角質的肉墊夾住樹皮。掘根者手上拿著兩根棍子——稱為「祖先杖」——一邊爬邊拿來敲打樹幹，發出沒有節奏的聲響。

這聲音吸引了「大人物」⁶從木屋探出頭來。他用雄性語呼叫掘根者，然後再用葡萄牙語。「Para baixo, bicho!（下來，你這動物⁷！）」附近幾個豬人聽到他的葡萄牙語雙關語，用力搓搓臀部表示會心一笑，發出沙沙聲。「大人物」則高興地在掌聲中跳了一下。

這時掘根者向後倒，仰到彷彿要跌下來了，接著他伸手在空中翻了個筋斗，雙腳落地，跳了幾下但是沒有跟蹤。

「所以你現在是雜耍演員了。」派波說。

掘根者大搖大擺走向他，那是他模仿人類姿態的方式。這樣看起來反而更可笑，因為當他扁平抬高的鼻子看起來真的像豬。難怪外星球的人們會喊他們「豬人」了；此地的第一批訪客在一八八六年的首次報告裡就如此稱呼他們，而等到露西坦尼亞殖民地於一九二五年建立時，這名稱便深根蒂固了。散佈於百大世界⁸四處的異星種族學家在研究中稱他們為「露西坦尼亞原住民」，但派波非常清楚那只是出於職業尊嚴——學者只有在學術論文裡才會這樣叫，其他時候毫無疑問也叫他們豬人。至於派波，他通常叫他們pequeninos（小不點），他們似乎也沒有異議，同樣稱自己為小不點。但無論出於尊嚴與否，事實都無可否認：掘根者在這種時候看來就像隻用後腿站立

⁵ 這是卡德在安德系列的一項設定，用來代表其他種族的智慧程度（拉門者最高，伐依斯者最低），並使用部分挪威語詞彙。請參閱第二章。

⁶ 他的綽號Mandachuva是葡語的大人物、大亨、酋長之意。

⁷ bicho在巴西葡語也是俚語「好朋友」的意思。

⁸ 百大世界 (Hundred Worlds)，安德系列中人類殖民、由星程議會管理的星球總稱。

的食用豬。

「雜耍演員，」掘根者說，嘗試理解這個新字。「那是我剛才做的事情？你們有字彙是關於做那種事的人？所以有人做那種事當**職業**嗎？」

派波雖然臉上僵著微笑，但暗地嘆息。法律嚴格禁止他把跟人類社會有關的資訊分享出來，免得汙染豬人的文化。但掘根者總是試圖從派波說的話擠出任何可能的暗示。這次派波只能怪自己多嘴，用句愚蠢的評論打開一扇通往人類生活的窗；他有時太習慣與小不點相處，結果會隨性開口。這樣一直很危險，我不擅長這種不斷吸收資訊、同時什麼也不給的遊戲——我的兒子里波就口風很緊，比我謹慎，而且他才剛剛拜我為師而已。他再多久就滿十三歲了？——再四個月。

「希望我的腿上跟你一樣有肉墊，」派波說。「樹皮會刮破我的皮。」

「那會令我們都備感羞辱，」掘根者靜止不動，維持著一種期盼姿勢，派波認為那是他們表現些微焦慮的方式，或者是一種要其他小不點警覺些的警告動作。那也可能代表極端的恐懼，雖然就派波所知，他從來沒看過小不點會被嚇壞。

無論如何，派波趕緊開口安撫他。「別擔心，我已經太老太弱，爬不動樹了。還是讓你們年輕人去吧。」

成功了；掘根者的身體馬上又動起來。「我喜歡爬樹。我什麼都能看見。」掘根者蹲在派波面前，把臉貼近對方。「你們會帶那些能跑過草地，但不會碰到地的怪獸過來嗎？我說我看到了那種東西，可是其他人不相信我。」

又一個陷阱。異星種族學家派波，你要怎麼做呢？你會**羞辱**你在研究的社群的這位個體嗎？或者你會死守星程議會的僵硬律法來應付這次面對面？能參考的先例很少，人類三千年前唯一遭遇過的另一支智慧種族就是蟲族，到頭來他們也死光了。這次星程議會想確保即使人類犯錯，錯誤也會發生在相反的方向。只給最少的資訊、最少的接觸。

掘根者看出了派波的遲疑，以及謹慎的沉默。

「你們什麼都不告訴我們，」掘根者說。「你們觀察和研究我們，可是就不讓我們穿過你們的柵欄進入你們的村莊，反過來觀察跟研究你們。」

派波盡可能老實回答，但謹慎比誠實更重要。「如果你們學得很少，我們學得比較多，為什麼你們能講星際語和葡萄牙語，我卻還是學不太會你們的語言？」

「我們比較聰明啊。」掘根者往後靠，轉動屁股，讓背後對著派波。「回你的柵欄後面去吧。」他說。

派波馬上站起來。里波在不遠處跟三個小不點在一起，嘗試了解他們如何把曬乾的梅多納藤蔓編織成鋪屋頂的茅草。他看見派波，於是很快就回到父親身邊準備出發。派波一言不發帶著里波走開；既然小不點太擅長人類語言，他們直到穿過柵門才會討論今天學到的事物。

回家要走半個小時，而當他們穿過柵門、沿著山坡面走去賽納德研究站時下起了大雨。賽納德？派波想著這個詞，看著研究站門上的小標誌。上頭用星際語寫著「異星種族學家」。派波心想，我想這就是我的身分吧，至少對外世界人是如此。但葡萄牙文的頭銜**賽納德**卻好唸多了，以致於露西坦尼亞上幾乎沒有人會說**異星種族學家**，即使用星際語交談也一樣。派波想，這就是語言改變的方式；若沒有即時通提供百大世界的立即通訊，我們根本無法維持共通的語言。星際旅

行太稀有也太慢了；星際語會在一世紀內分裂成數萬種方言。如果假設星際語被允許退化、並會吸收葡萄牙語，或者是反過來，要電腦跑一次分吸，預測露西坦尼亞將來的語言改變或許會很有意思——

「爸爸。」里波說。

派波這才發現他停在研究站的十公尺外。他的心神又偏離了。我的知識分子人生的最棒部分都偏離了正軌，沒落在我的專業領域裡。我想這是因為在我的專業領域裡，那些人加諸在我身上的規定根本沒辦法讓我知道或了解任何事情。異星種族學追尋的科學祕密比聖母教會追求的還多。

他只要用指紋便能打開門鎖。派波知道他即使進門準備開工，夜幕也即將低垂，他們倆得在終端機前工作好幾個小時才能報告完今天與豬人的接觸。派波和里波會讀過彼此的筆記，等到他們都滿意了，派波就會寫一份簡要的結論，然後就讓電腦接手歸檔筆記，同時立刻透過即時通發出去，傳給百大世界的其他異星種族學家。有超過一千位科學家的畢生職業就是研究我們知道的唯一異星種族；撇開人造衛星對這個樹木棲息性種族的少許觀察結果，我的同事拿到的資料都是我跟里波給他們的。這的確是最低限度的干預沒錯。

但是派波走進研究站時，他馬上就發現今晚不會有穩定但放鬆的工作。克麗絲塔女士在場，穿著她的修道院長袍。難道他哪個比較小的孩子在學校闖禍了嗎？

「不，不是，」克麗絲塔女士說。「你的孩子都表現很好，除了你這位兒子，我認為他年輕得不應該離開學校和來工作，甚至不應該當學徒。」

里波沒吭聲。派波心想，保持沉默是睿智之舉。克麗絲塔女士是個聰明、迷人且或許算得上漂亮的年輕女人，不過她也是基督心靈之子修道會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修女，而且她被無知跟愚蠢惹得不高興時，可就美麗不起來了。令人訝異哪，有很多聰明人的無知和愚蠢會在她眼中輕蔑的怒火中稍微融掉。保持沉默吧，里波，那對你有好處。

「我過來不是要討論你的哪位孩子，」克麗絲塔女士說。「我為了娜明雅而來。」

克麗絲塔女士根本不必提起最後那個名字。人人都認識娜明雅。恐怖的德斯科拉達瘟疫僅僅八年前才結束，這瘟疫在殖民地有機會發展起來之前險些滅掉整個鎮。最後解藥由娜明雅的父母，異星生物學家加斯托與西妲找出來；出於諷刺的悲劇，他們儘管發現了病因，但解藥出現得太晚，使他們救不了自己。兩人是最後一批下葬的瘟疫受難者。

派波清楚地記得小女孩娜明雅站在葬禮上，握著柏絲昆雅市長的手，佩瑞格諾主教則親自主持葬禮彌撒。不對——是市長抓著她的手。影像重返他的腦海，連同他當時的感受一起出現。她怎麼看待這件事？他記得他曾這樣問自己。那是她父母的葬禮，她是家裡僅存的成員，但她也能感覺到周遭殖民地人們的無比歡欣。當年年幼的她是否能了解，我們的喜樂其實正是對她父母的最佳致意？他們努力過，然後成功了，在死前的殖民地衰退之日替我們尋得救贖之路，我們在此慶祝你們賞給我們的禮物。可是對妳而言，娜明雅，那是你父母的離世，一如你兄弟稍早的逝世；五百人死亡，殖民地過去六個月來舉辦超過一百場彌撒，所有葬禮上都帶著恐懼、悲傷與絕望的氣氛。現在妳父母走了，妳體驗到的恐懼、悲傷和絕望就和從前人們承受過的一樣強烈——但是再也沒人能分擔妳的痛苦。我們滿心都只有擺脫苦難的寬慰。

派波當時看著她，嘗試想像她的感受，但這只讓他再度憶起自己女兒瑪麗亞之死帶來的悲痛——瑪麗亞只有七歲大，死亡如一陣風掃過她，令她全身長滿癌症與蔓生的真菌，皮膚腫脹或腐壞，還有一條新肢體——不是手或腳——從臀部長出來，同時間她頭部和腳部的皮膚脫落到露出白骨，甜美漂亮的身軀就在他們的眼前崩壞，她聰慧的心靈則無情地保持清醒，能夠感覺到她身上發生的一切，直到她喊著請求上帝讓她死去。派波記憶猶新，也記得瑪麗亞與另外五位罹難者的安魂彌撒；當他與妻子和倖存的孩子們或坐、或跪、或者站在一塊時，他能感覺到大教堂裡的人們構成了一致的和諧。他知道他的痛苦就是眾人的痛苦，而即使失去最年長的女兒，他也透過不可分割的傷痛與社群緊密連結。這點令他深感欣慰，能夠找到東西依附。這種悲痛正應該變成這樣：一種公開的哀悼。

但小娜明雅沒有這些東西。她的痛苦想必超過派波的經歷——至少派波仍有剩下家人，且他當時已是個成人，不是個惶恐會突然失去人生基礎的孩子。她在痛苦之下沒有被社群拉近，反而分離開來。這天眾人歡慶，唯獨她沒有；每個人讚揚她的父母，她卻一個人哀悼他們，希望他們從來沒有發現過救活其他人的解藥，讓他們自己有機會苟活。

她的孤立是如此強烈，派波能從他坐著的地方看出來：娜明雅用最快的速度把手從市長手中抽開，眼淚在彌撒進行時便已流乾。彌撒結束時她沉默坐著，像著拒絕配合俘虜者的囚犯。派波感到心碎，但他曉得他即使嘗試，也無法掩飾自己對於瘟疫終結的喜悅，他很高興剩餘的孩子們都沒有被瘟疫帶離他身邊。他對她的安慰只會像嘲諷，她會看得出來，這也會使她更加疏離。

彌撒結束後，娜明雅痛苦地獨自穿過人群，這群好意的人們則告訴她，她父母絕對會成為聖徒，想當然會坐在上帝的右手邊。這是哪門子對孩子的安慰？派波大聲地對妻子耳語：「她絕不會原諒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原諒？」康西嘉不是那種能馬上理解丈夫思緒的妻子。「殺死她父母的又不是我們——」

「但是我們今天都在慶祝不是嗎？她永遠不會為此原諒我們的。」

「胡說。她反正也不懂，她太小了。」

派波心想，她懂的。瑪麗亞不是在比娜明雅更小時就懂許多事情嗎？

接著許多年過去——八年了——他仍偶爾會看到她。娜明雅跟里波一樣年紀，所以直到里波滿十三歲前，他們也會一起上許多課程。派波有時聽過她跟著其他孩子朗讀和演講；她的思想帶著優雅，專注投入她研究的主題，這點勾起了派波的興趣。但她同時似乎又極度冷漠，完全遠離其他人。派波自己的兒子里波很害羞，但他還是有些朋友，甚至贏得了教師的喜愛——娜明雅則完全沒有朋友，她在課堂上贏得勝利時也不會迎上任何人的目光。沒有半個老師真心喜歡她，因為她總是拒絕參與和回答。「她的情緒麻痺了，」派波有一次提起時，克麗絲塔女士這樣說。

「我們根本摸不透她。她堅持她很快樂，而且完全不認為有需要改變。」

現在克麗絲塔女士來到賽納德研究站，想跟派波討論娜明雅。為什麼是他？他只能想到一個理由，會讓學校校長過來跟他談論這位孤兒女孩的事。「難道您想告訴我，娜明雅在您的學校這麼多年，只有我詢問過她的情況嗎？」

「不是只有你，」她說。「幾年前教宗給她的父母做了宣福禮後，有各種人問起她。每個人都會，問『聖徒夫婦』加斯托和西姐的女兒可曾注意到跟她父母有關的神蹟，像其他人看過的那

些事。」

「他們真的問她**那種事**啊？」

「謠言滿天飛，所以佩瑞格諾主教不得不著手調查。」克麗絲塔女士提到露西坦尼亞年輕的宗教領袖時，顯得有些不願開口。但話說回來，天主教階級向來跟基督心靈之子修道會處不來。

「娜明雅的答案則頗具教育性。」

「可以想像。」

「她大概這樣回答：假如她的父母真的會傾聽祈禱者的祈求，而且在天堂擁有任何影響力能准許願望，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能回應**她的**祈求而回到人間？娜明雅說這種神蹟更有用處，而且已經有先例存在。如果聖徒夫婦真有能力給予神蹟，那麼這想必表示他們不夠愛她，所以無法回應她的請求。她寧願相信她的父母仍愛著她，且單純只是無力有所作為。」

「天生的哲學家。」派波說。

「哲學家**以及**罪惡感的專家。她告訴主教，要是教宗宣布她的父母是可敬者⁹，那就等於是天主教會在說她父母討厭她。人們請願將她父母封為聖人的行為便證明露西坦尼亞殖民地痛恨她；假如請願通過，那就證明教會本身卑鄙無恥。佩瑞格諾主教為此非常生氣。」

「我注意到他還是把請願送出去了。」

「替社群的福祉著想。何況又**已經**發生了那麼多神蹟。」

「只不過是有些人摸了聖壇後頭痛消失，就叫道『Milagre! - os santos me abençoaram!』（**神蹟啊——聖徒祝福我了！**）」

「你明知神聖羅馬教會需要更實際的神蹟當證據。不過那無所謂，教宗好心地讓我們把我們的小鎮稱為『神蹟鎮』，現在我想每次有人提到這個名字，娜明雅心底的怒火就會稍微燒得更旺了。」

「或者燒得更小。誰知道那種東西會是怎樣。」

「反正，派波，你不是唯一問起她的人，但你是唯一為了她的福祉過問她的人，不是為了她身為真福者的父母。」

一想到除了負責露西坦尼亞上所有學校的修道會以外，沒有人關心過那位女孩，只有派波幾年來微不足道的注意，就令他覺得很難過。

「她有一個朋友，」里波說。

派波忘了自己的兒子也在場——安靜的里波總是很容易被人遺忘。克麗絲塔女士似乎也嚇了一跳。「里波，」她說。「我想我們剛才在你面前這樣談論你的同學，實在有些失禮。」

「我現在是賽納德學徒了。」里波提醒她，表示自己現在不在學校。

「她朋友是誰？」派波問。

「馬可斯。」

「馬可斯·瑞貝拉，」克麗絲塔女士解釋。「那個很高的男孩——」

「啊，對，那位個子長得像卡布拉羊的。」

⁹ 天主教聖人分成四階：神僕 (Servant of God)、可敬者 (The Venerable)、真福者 (Blessed) 及最高的聖人 (Saint)。

「他很壯，」克麗絲塔女士說。「但我從來沒注意過他們有交情。」

「有次馬可斯被指控某件事，她剛好看到了，就挺身替他辯護。」

「你加油添醋太多了，里波，」克麗絲塔女士說。「我認為更精確地說，應該是她在反駁實際做壞事、試圖推給別人的男孩們。」

「馬可斯似乎並不這麼想，」里波說。「我注意到幾次他看著她的樣子。時間不長，但他似乎像是喜歡她。」

「你喜歡她嗎？」派波問。

里波沉默了一陣子。派波曉得這是什麼意思；里波正在謹慎思索答案，不能選擇會贏得大人們贊同的回答，也不能激起他們的怒氣——這兩種欺騙是這年紀的孩子最喜歡的把戲。他正在發掘內心的真正想法。

「我想，」里波說。「我感覺她不要被人喜歡。她就像個訪客，等著隨時會被趕回家去。」

克麗絲塔女士嚴肅地點點頭。「對，正是那樣，她的舉止似乎就是如此。不過里波，我們得結束這段失言，請你暫時離開我們一下——」

里波在她講完話之前就轉身，很快點頭並帶著「是的，我了解」的一半微笑，靈巧地穿過門口，使他看來更像是想留下，而非想要求待在現場。但是派波曉得，里波很不高興被要求離開；他總有訣竅能讓大人感覺自己似乎相較下有些不夠成熟。

「派波，」學校校長說。「她提出申請，要求提早進行成為異星生物學家的考試。她想繼承父母的職位。」

派波揚起一邊眉毛。

「她宣稱她從小就密集研究這個領域，所以她現在已經準備好能工作，甚至不需要當學徒。」

「她才十三歲，對嗎？」

「這種事有過前例。許多人提早考試，有一個考過時甚至比她還小，雖然是兩千年前的事，不過的確是被准許的。佩瑞格諾主教想當然反對，不過柏絲昆雅市長——感謝她有顆實務的心哪——指出露西坦尼亞亟需一位異星生物學家。我們需要發展新品種的植物，這樣我們才能增加不錯的飲食變化，並從露西坦尼亞的土壤得到更好的收穫量。用市長的話說：『我才不管她是不是小嬰兒，但我們需要異星生物學家。』」

「所以您希望我監督她的考試？」

「如果您好心的話。」

「我很樂意。」

「我告訴過他們你會願意的。」

「我坦承，我其實另有動機。」

「是什麼？」

「我早該替那女孩付出更多的。我想看看現在開始是否還不算太晚。」

克麗絲塔女士笑了笑。「喔，派波，我很高興你願意嘗試。可是請相信我，親愛的朋友，她

的心摸起來就像讓你泡在冰裡。」

「我能想像。我對於接觸她的人，感覺就會像泡在冰裡——但她又作何感受呢？就算她的心再寒冷，被觸碰時那想必感覺熾烈如火。」

「您真像詩人，」克麗絲塔女士說，話中沒有諷刺；她的話是真心的。「豬人知不知道我們已經派出最棒的大使人選了？」

「我試著這樣告訴他們，但他們不相信我。」

「我明天會派她過來。我警告你——她會期望直接進行測驗，而且會抗拒你給她做任何事前測驗。」

派波笑了。「我比較擔心的是她考完試後會發生什麼。要是她沒通過，她就會有很大的問題；而若通過了，**我的**麻煩才會真正開始。」

「為什麼？」

「里波也會逼我給他提早做異星種族學家的考試。要是他**考過**，我就只好回家去，縮在床上等著離開人間了。」

「你真是個浪漫的傻瓜，派波。如果神蹟鎮有任何人能接受他十三歲的兒子變成同事，那就非你莫屬了。」

她離開後，派波和里波一如往常共同工作，記錄當天與小不點互動的事件。派波拿里波的成果、思考模式、見解跟態度跟他在來到露西坦尼亞以前的大學教過的研究生做比較；里波雖然還小，也許還有很多理論與知識等著他學習，但他的工作方法已是不折不扣的科學家，內心更是個人類主義者。等到這晚的份完成後，他們一起走回家，靠著露西坦尼亞又大又燦爛的明月當照明。派波決定，無論里波有沒有接受考試，他的確已經該被當作同事看待。反正考試衡量不出來真正重要的素質。

而不論娜明雅喜歡與否，派波打定主意看看她是否有不適合當科學家的特質；如果有，她就絕對不能接受考試，無論她腦中背下了多少事實。

派波打算為難她。娜明雅知道大人不打算照她的辦法做事、但卻不想起衝突或耍陰招時會有什麼舉動。當然，妳當然可以考試，但沒理由這麼急。我們不妨等一下，讓我確定你第一次考試就會通過。

娜明雅不想等。娜明雅已經準備好了。

「要我跳火圈，我就跳。」她說。

他的臉變冷漠。他們一向如此。沒關係，她不介意他們的冷淡，因為她可以把他們凍到死。

「我不想要妳跳火圈。」他說。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把火圈全部排好，這樣我才能**很快**跳過去。我不想一直被拖延好幾天都沒進展。」

他面露沉思了一陣子。「妳真急啊。」

「我是**準備好了**。星程法典允許我在任何時間挑戰測驗。這是我跟星程議會的問題，而且沒

有規定說一位異星種族學家可以質疑星際測驗委員會的決策。」

「那妳一定沒有仔細讀條文。」

「我唯一需要的條件就是在滿十六歲前得到合法監護人准許。但是我**沒有**合法監護人。」

「正好相反，」派波說。「柏絲昆雅市長從你父母過世那天起就是你的合法監護人。」

「她也同意讓我考試。」

「前提是妳得來找我。」

娜明雅看見對方的強烈眼神。她不認識派波，所以她以為那是她在許多人身上看過的情緒，一種想統馭她的渴望，想要鑽開她的決心、打斷她的獨立，有意逼迫她**順從**。

她的寒若冰霜瞬間爆成怒火。「你又懂什麼異星生物學？你只會出去跟豬人聊天，甚至根本還沒研究他們的基因！你憑什麼決斷我？露西坦尼亞需要異星生物學家，八年來這裡沒有半個人做這職位。你也想讓他們等得更久，好讓你主宰他們！」

令她訝異的是，他沒有表現出慌亂，或者打退堂鼓。他也沒有生氣，彷彿她沒講過這句話一樣。

「我懂了，」他靜靜地說。「妳是出於對露西坦尼亞人民的大愛，讓妳想要成為異星生物學家呀。妳見識到眾人的需求，所以犧牲和準備好自己，打算早早投入一輩子得利他主義事業。」

聽他這樣說實在很荒謬，而且這跟她心裡的感受南轅北轍。「這不就夠好了嗎？」

「如果這是真的，那就夠好了。」

「你是說我騙人？」

「你自己的話就在說你騙人。你不停說著**他們**——露西坦尼亞的人民——有多麼需要你，但你卻一輩子跟著我們一起生活。你準備好為我們犧牲自己，但你卻不覺得自己是這社群的一份子。」

所以他跟那些大人不一樣，後者覺得只要能讓她變成他們希望的那種孩子，就願意相信她的謊話。「為什麼我得**覺得**我是社群的一份子？」

他嚴肅地點頭，彷彿在思索她的回答。「妳屬於哪個社群？」

「露西坦尼亞唯一的其他社群就是豬人，你過去也不會看到我跟樹之崇拜者在一起。」

「露西坦尼亞有很多其他社群。比如說，妳是個學生——而這裡有學生的社群。」

「跟我無關。」

「我知道。妳沒有朋友，沒有親近的好友，妳會參加彌撒卻從來不去懺悔，妳竭盡所能完全遠離這個殖民地的生活，妳絲毫不碰觸人類生活的任何層面。從這些跡象來看，妳活在完全的孤立當中。」

娜明雅措手不及。他道出了她生命深處的痛苦，她卻沒有事先準備應付這個方向。「就算我是這樣，也不是我的錯。」

「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怎麼開始的，我也知道是誰讓這個錯誤延續到今天。」

「我的錯？」

「我的，以及所有其他人的。但我的錯最多，因為我早就曉得妳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我卻袖手旁觀。直到今天。」

「可是你今天還是想阻止我得到我人生中唯一重要的東西！多謝你的同情！」

他又嚴肅地點頭，彷彿接受了這句話，並回應她嘲諷的感激。「某方面而言，娜明雅，這不是妳的錯都沒有差別。因為神蹟鎮是個社群，而它無論有沒有虧待妳，它依舊必須肩負起所有社群的任務，提供社群成員最大的快樂。」

「所以那個社群包括了露西坦尼亞的所有人，除了我以外——我和豬人。」

「異星生物學家對殖民地非常重要，尤其是這種被柵欄圍繞、永遠限制著我們擴張能力的社群。我們的異星生物學家必須能找到辦法，讓每公頃地長出更多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這表示得用基因工程修改地球的玉米和馬鈴薯——」

「使之能在露西坦尼亞環境產生最多的養分用途。你以為我會不了解我畢生的工作會是怎樣，就直接跑來考試嗎？」

「你畢生的工作，也就是奉獻自己改善你鄙視的人們的生活？」

現在娜明雅才發現她被對方設了什麼陷阱。太遲了；她已經中計了。「所以你認為一位異星生物學家必須愛那些使用她的成果的人們，不然就做不好工作？」

「我才不在乎妳愛不愛我們。我得知的是妳真正想要什麼，為什麼你這麼著迷於異星生物學。」

「基本心理效果。我的父母在這一行的崗位上犧牲，而我想追隨他們的榜樣。」

「也許吧，」派波說。「也許不是。娜明雅，我在讓妳考試之前，我想知道的是妳真正屬於哪個社群。」

「你說過了！我哪個社群都不屬於。」

「不可能。每個人都由他們屬於或不屬於的社群來定義。我屬於這個和這個，但絕對不屬於那個或那個。妳所有的定義都是否定；我可以列出無限多的社群是你並不屬於的。但若有人真的相信他不屬於任何社群，那麼總有一天一定會自殺，若非毀掉血肉之軀，就是放棄身分和發瘋。」

「我就是這樣。我徹底瘋了。」

「妳不是。妳只是被一種嚇人的決心驅動。如果妳接受測驗，妳一定會通過——但我在讓妳考試之前必須先曉得這點。妳考上以後會變成誰？妳相信什麼，妳屬於什麼，妳關心和愛什麼？」

「這世界上我誰都不愛。」

「我不相信妳。」

「我在這世上沒認識過半個好人，除了我父母以外，他們也都死了！然後即使是他們——沒有人懂任何事情。」

「妳就了解。」

「我是『任何事』的一部分，對吧？但沒有人能懂任何人，連你也一樣，你假裝好睿智又好同情，可是你只是想讓我這樣大吼大叫，因為你有權力阻止我做我想做的事——」

「而那件事情並不是異星生物學。」

「沒錯！至少一部分是。」

「那剩下的呢？」

「就是你的身分。你的工作。只不過你全都做錯了，搞得**愚蠢無比**。」

「妳是說異星生物學家和異星種族學家。」

「為了研究豬人而創造一門新學問，那是個蠢錯誤。一整票過時的年邁人類學家換個頭銜後就叫自己異星種族學家了，可是你不能光靠觀察他們的**行為**就了解他們！他們的演化途徑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必須了解他們的基因，他們細胞裡發生什麼事。而且我們也得研究其他動物的細胞，因為我們不能單獨研究豬人。沒有生物會獨自生活——」

派波心想，別對我說教。告訴我妳的**感受**吧。為了刺激她表現出更強烈的情感，他便低聲說：「除了妳以外。」

成功了。她從冷酷、輕蔑轉為熾烈和防衛心態。「你永遠都搞不懂他們的！但我可以！」

「妳為什麼關心他們？豬人對妳有什麼意義？」

「你才不會懂。你是個太虔誠的**天主教徒**。」她輕蔑地吐出那個字。「我說的是那些禁書。」

派波突然懂了，臉龐點亮。「《蟲巢女王》和《大統領》。」

「不管他是誰，他活在三千年前，自稱是亡靈代言人。但他**了解**蟲族！我們把他們消滅殆盡，我們唯一接觸的另一個異星種族，卻被我們殺光。可是他就是能**理解**。」

「所以你想寫個關於豬人的故事，就像原始的代言人寫過蟲族的書一樣。」

「你講得好像跟寫學術論文一樣簡單。你不曉得寫《蟲巢女王》跟《大統領》是什麼感覺。他究竟得承受極大的痛苦——設身處地想像異星種族的心智——最後替我們摧毀的偉大種族感受到無盡的愛。他跟史上最糟糕的人類，毀掉蟲族的屠殺者安德活在同一時期——那位亡靈代言人竭力抵消安德的罪過，嘗試讓亡者起死回生——」

「但他辦不到。」

「他辦到了！他令他們重獲新生——你如果讀過就會曉得！我不認識耶穌，我聽佩瑞格諾主教講道時卻不認為神父有任何本事能把薄餅變成血肉，或者原諒最輕微的罪過。可是亡靈代言人卻令蟲巢女王復活了。」

「那麼蟲巢女王在哪裡？」

「這裡！在我心中！」

他點頭。「所以妳內心有另一個人：亡靈代言人。就是妳想成為的人。」

「那是我唯一聽過的真實故事，」她說。「唯一我在乎的故事。你想聽的就是這個嗎？我是個異教徒？我畢生的工作只不過是為了增加另一本書，會被列入善良天主教徒的禁書目錄，禁止人們閱讀？」

「我想聽的，」派波柔聲說。「是妳身為的事情，而不是一大堆妳不屬於的事物。妳其實是蟲巢女王，是亡靈代言人。這是個非常小的社群，人數很少，卻也非常崇高。所以妳只是為了排斥他人，決定不跟其他成群結隊的孩子們在一起，於是人們看著妳時就會說，喔，可憐的女孩，她太孤獨了——但是妳知道祕密，妳曉得自己實際上是誰。妳是一位能夠理解異星種族想法的人類，因為妳自己**便是**外星心智；妳了解非人類的感覺，因為從來沒有其他人類團體把妳當作善意

的智人。」

「現在你又說我甚至不是人啦？你不想讓我考試，逼得我像小女孩哭喊，讓我自取其辱，現在甚至還說我不是人？」

「妳可以接受測驗了。」

這句話懸在空氣中。

「什麼時候？」她小聲說。

「今晚。明天。隨你喜歡什麼時候開始。我會停下工作盡快監督妳完成考試。」

「謝謝！謝謝您。我——」

「當個亡靈代言人吧。我會盡可能幫助妳。法律禁止我帶徒弟以外的人——也就是我兒子里波——出去見小不點，但我們會把筆記拿給妳看，包括我們學到的每一件事、所有的猜測跟推論。做為回報，妳則得把妳的所有成果拿給我們看，妳從這世界裡的基因模式發現到的任何或許能協助我們了解豬人的內幕。等我們一起學得夠多後，妳就可以寫你的書和成為代言人。只不過這回不再是亡靈代言人；小不點並沒有死。」

她忍不住笑了。「存者代言人。」

「我也讀過《蟲巢女王》和《大統領》，」他說。「我想不到有更好的地方讓妳找到自己的頭銜。」

但她還不相信他，不相信他保證的事情。「我希望能更常來拜訪。所有時間都來。」

「我們回家睡覺時會鎖門的。」

「但剩下的時間我都想來。然後你會厭倦我，叫我走開。你會留著祕密不讓我看。你會叫我閉嘴，不准提我的點子。」

「我們才剛剛變成朋友，妳就已經認定我是騙子、出賣別的人和沒耐心的蠢蛋。」

「可是你會，大家都會；他們老是希望我走開——」

派波聳肩。「所以呢？人們總有些時候會希望其他人走開。有時候我的確會希望妳走開。但我要告訴妳的是，即使在那些時間我這樣告訴妳，妳也不必真的照做。」

這是她這輩子聽過最困惑、最好聽的話。「你瘋了。」

「只有一件事。跟我保證妳不會嘗試接觸小不點，因為我絕不會允許的。而且要是妳仍繼續這樣，星程議會就會關閉我們這裡所有的工作，禁止人類再接觸他們。妳能保證嗎？不然所有一切——我的工作，妳的工作——就會化為泡影。」

「我保證。」

「妳想要什麼時候考試？」

「現在！我可以現在開始嗎？」

他溫和地笑了，看也不看就伸手碰觸終端機。螢幕亮起來，第一個基因模型出現在終端機前面的空中。

「你把測驗準備好了，」她說。「你早就有準備！你明知你會讓我考試！」

他搖搖頭。「但願如此。我相信了妳，我想幫助妳做妳夢想的事。只要那是好事。」

娜明雅身為娜明雅，總習慣挑些惡毒的話講。「我懂了。你是夢想的判官。」

也許他不曉得那是句侮辱。他只是微微笑著說：「信念、希望與愛——這三樣。但最偉大的是愛。」

「你又不愛我。」她說。

「啊，」他說。「所以我是夢想的判官，而妳是愛的判官。好吧，我發現妳犯了懷著美夢的罪名，所以我判妳得為了夢想而一輩子辛勤受苦。我只希望妳將來不會宣判，說我對愛妳這件事是莫須有的罪。」他沉思了一會兒。「我有個女兒死於德斯科拉達瘟疫。她只比你大一兩歲。」

「我讓你想起她嗎？」

「我在想的是她跟你完全不像。」

她開始考試，測驗花了她三天時間，她也通過了，分數比許多研究生還高得多。不過回頭來看，她記住這次測驗的理由不是因為這是她職業的開端、童年的結束以及才華受到認可；她會記得是因為這是她第一次待在派波的研究站，而自從她父母下葬後，派波、里波和娜明雅一同建立了個她歸屬的社群。

相處並不容易，尤其一開始最難。娜明雅並未馬上屏除冷酷針鋒相對的習慣。派波了解這點，隨時準備應付她的言詞攻擊；但這對里波卻是更艱難的挑戰。賽納德研究站一直是他跟父親能夠獨處的地方，現在卻有個第三者完全沒經過他同意就加入，既冷淡又愛發號施令，把他當成小鬼頭一般說話，即使他們年紀相當。里波很不滿，她是個正式的異星生物學家，暗示了一切成人頭銜，而他卻仍是個學徒而已。

但是他試著有耐心地忍下去。里波個性平靜，習慣沉默，使他不太會公開發脾氣。但派波了解自己的兒子，看見他內心的痛楚。過了一陣子，不敏感的娜明雅也意識到她刺激里波過頭了，遠超過任何正常年輕人能忍受的程度；不過與其放過對方，她反而將這視為一項挑戰。她要怎麼逼這位安靜得不尋常、性情溫和又美麗的男孩有更多反應呢？

「你是說你們工作了這麼多年，」她有天說。「你們卻還不曉得豬人是怎麼繁殖的？你們怎麼曉得他們都是雄性？」

里波柔聲回答：「我們在教導他們學習我們的語言時，解釋了雄性和雌性的觀念。他們選擇稱呼自己是雄性，至於永遠不會被看見的那一方則是雌性。」

「但你們只知道他們的繁殖方式叫『發芽』或是『細胞分裂』！」

她的語氣輕蔑無比，以致里波沒有馬上回答。派波想像他能聽見兒子的思緒，小心修正答案，直到結果變得溫和且安全。「我希望我們的工作更接近體質人類學，」他說。「這樣的話我們就能有更多準備，好把妳的研究應用到露西坦尼亞的亞細胞生命模式，跟我們對小不點的了解銜接起來。」

娜明雅一臉驚恐。「你是說你們甚至沒有拿組織樣本？」

里波稍微臉紅，但回答的嗓音依舊平靜。派波想，這孩子即使被宗教法庭審問也會這樣回答的。「我想這樣的確是很蠢，」里波說。「但我們擔心小不點會好奇我們為什麼要取得他們身體的一部分。要是他們有人事後剛好生病，他們會不會認為是我們造成的？」

「那如果你取得他們自然脫落的部分呢？你可以從一根毛髮學到很多啊。」

里波點頭；從房間另一邊終端機前面觀看的派波認得那個姿勢——里波是跟他父親學來這動

作的。「許多地球的原始部落相信，身體脫落的物質包含了他們一部分的生命和力量。如果豬人認為我們在對他們施什麼魔法呢？」

「你們不是懂他們的語言嗎？我以為當中有些蛛人會說星際語，」她毫不掩飾輕蔑。「你不能跟他們解釋樣本的用途嗎？」

「妳說得沒錯，」里波靜靜地說。「但要是我們解釋組織樣本的用途，我們很可能會意外教會他們生物科學的概念，這是他們自然進展一千年後才會發展出來的東西。這就是為何法律禁止我們解釋這類事情。」

娜明雅終於面露尷尬。「我不曉得你們那麼嚴守最低限度干預的政策。」

派波很高興聽到她拋棄了自大感，只不過她的人性反而每下愈況。這孩子跟人際接觸隔閡太大，講起話來簡直就像過度正式的科學教科書。派波心想，他是否已經太遲教導她如何當個人了。

但他還有機會。等到她發現他們很擅長自己的領域，她又對這方面一無所知時，她就放下侵略性的姿態，完全一百八十度轉變。有幾星期的時間，她幾乎不跟派波和里波交談；她轉而研究他們的報告，試圖理解他們所作所為背後的目的。偶爾她會問個問題；他們則禮貌詳盡地給予回答。

禮貌終於被熟悉度取代。派波和里波開始公開地在她面前談話，猜測著豬人何以發展出某些奇異行為，他們一些古怪陳述背後有何含意，以及豬人為什麼依然謎團重重。既然豬人的研究是非常新興的科學分支，娜明雅即使只有二手知識，很快也就精通了足夠的程度，足以提供一些假說。「畢竟，」派波鼓勵她說。「我們都一樣盲目。」

派波預見到了接下來的發展：里波小心栽培的耐心使得他看似比同齡孩子更冷淡保守，即使是派波說服他多去社交也一樣；娜明雅的孤立則更刻意，但也僅只於表面。不過現在，他們兩人因為對豬人的共通興趣而拉近了距離——不然他們還能跟誰談話呢？也只有派波才能理解他們的交談內容。

他們一起休息，為了其餘露西坦尼亞居民都聽不懂的笑話而笑得流出淚來。正如豬人似乎替森林裡每一棵樹都取了名字，里波好玩地給賽納德研究站裡的每一件家具命名，然後定期宣布某樣物品正處於壞心情中，所以不該被打擾。「別坐在『椅子』上！這個月輪到她生氣了。」他們從未看過豬人的雌性成員，而雄性提到她們時似乎也總帶著近似於宗教的神聖感；娜明雅於是寫了一系列假報告，內容是關於一位假想的豬人雌性「聖母」，好笑地壞脾氣又頤指氣使。

不過這裡有的也不全是笑聲。他們會遇到問題和憂慮，有一回還非常害怕自己做出了星程議會竭力想阻止的事——對豬人社會造成重大影響。這件事起源於掘根者，他不斷地問著困難且不可能回答的問題，比如：「如果你們沒有其他人類城市，你們要怎麼打仗？殺我們小不點可不是榮譽的事。」派波含糊回答，人類絕對不會殺害小不點；雖然他也曉得那不是掘根者真正的問題。

派波多年來早就曉得豬人懂戰爭的概念，但接下來連續好幾天，他跟里波和娜明雅激烈爭論掘根者的問題是否代表了豬人渴求開戰，或者認為戰火無可避免。掘根者也提供了一些資訊，有些重要，有些則否——而許多資訊的重要性卻幾乎難以判斷。從某方面來說，掘根者本人就證明

了這項政策有多睿智——它禁止異星種族學家提出可能洩漏人類期望、以至於牽涉到人類作為的問題。掘根者的疑問帶給他們的資訊，經常比他的答案洩漏的更多。

但是，掘根者給他們的最新資訊卻不是個問句，而是猜測。當時派波不在場，跟其他豬人前去檢視他們建造木屋的辦法時，掘根者私下對里波說：「我知道，我知道，」掘根者說。「我知道為什麼派波還活著。你們的雌性笨到不曉得他很睿智。」

里波努力想搞懂這句乍聽下完全不合理的話。難道掘根者認為，如果人類女性更聰明的話，他們就會殺死派波嗎？談論到殺謬的事令人很不安——這顯然是件大事，只是里波不曉得怎麼自行處理。他又不能叫派波過來幫忙，因為掘根者顯然想在派波聽不到的地方討論此事。

既然里波沒回答，掘根者就繼續說：「你們的雌性又軟弱又愚笨。我跟其他人這麼講，他們說我可以問你。你們的雌性看不出派波的智慧，對嗎？」

掘根者似乎很激動，呼吸急促，而且不斷扯手臂上的毛髮，一次抓四五根。里波知道他必須找個方式回答。「大部分女人跟他不熟。」他說。

「那她們怎麼曉得他該不該死去？」掘根者問。接著他突然動也不動，非常大聲開口：「你們這群卡布拉羊！」

這時派波才出現，心想那叫喊是怎麼回事，也馬上就看見里波想要趕快擺脫困境。但派波甚至不曉得之前的對話是在講什麼——他哪有辦法幫忙呢？他只知道掘根者正在把人類——或者至少是派波與里波——比喻成豬人在牧場放牧的大型野獸。派波甚至看不出來掘根者究竟是生氣還是高興。

「你們是卡布拉羊！你來做決定！」他指著里波，然後是派波。「要是你們的雌性不會替你們選擇榮譽，那麼就由你來！就跟上戰場一樣，只不過是紀念一輩子！」

派波不懂掘根者在講什麼，但他能看見其他小不點靜止得像樹樁一樣，等著他或是里波回答。很顯然，里波被掘根者的詭異行徑嚇得不敢有任何回應。派波認為這次沒必要不講實話；畢竟這件事只是人類社會裡相對明顯而不重要的資訊。這樣違反了星程議會套在他身上的規定，但不回答只會造成更多傷害。因此派波開口說話。

「我們的女人和男人一起做決定，或者替她們自己作決定，」派波說。「其中一者不能替對方決定一切。」

這顯然是其他豬人正在等的答案。「卡布拉羊。」他們一遍又一遍說，跑向掘根者，高聲叫喊和吹口哨、抓住掘根者並把他拖進樹林裡。派波想要跟上，但兩個豬人阻止了他和搖搖頭。這是他們很久以前跟人類學來的動作，但對豬人卻具備了更強烈的意義：派波被嚴格禁止跟去。豬人要去見他們的雌性，豬人說人類永遠別想去那個地方。

在回家的路上，里波把問題的緣由告訴父親。「你知道掘根者說什麼嗎？他說我們的女人軟弱又愚笨。」

「那是因為他們沒見過柏絲昆雅市長。或是你的母親。」

里波大笑，因為他母親康西嘉把圖書館當作野外森林中的古代城堡來管理——你一進入她的統治領地，就必須絕對服從她的律法。但當他發笑的同時，感到有些東西溜走了，某個重要的想法——我們剛才在討論什麼？對話繼續下去，里波也忘了，所以不久後他甚至忘了自己忘掉某件

事。

他們在晚上聽見鼓聲，派波和里波相信是某種慶典。那不常發生，聽來像用重木棍敲打大鼓；不過今晚的慶祝似乎永無止境。派波與里波推測，也許人類性別平等的範例不知如何給了小不點雄性一些解放的希望。「我想這大概能算對豬人的行為造成嚴重影響吧，」派波嚴肅地說。

「要是我們發現我們真的造成改變，我就會提出報告，議會則可能會下令人類與豬人的接觸停止一段時間——也許會有好幾年。」這是個嚴重的念頭——他們忠實工作，反而可能使星程議會完全禁止他們工作。

第二天早上，娜明雅陪他們走到高聳柵欄的大門那裡，這條柵欄分隔了人類城市與通往豬人居住的森林的山坡。由於派波與里波還在安慰彼此，認為他們沒有人能把那件事處理成不同的結果，所以娜明雅走在前面先抵達了柵門。等其他人過來時，她指著門外山丘上約三十公尺處一團剛挖開的紅色泥土。「那是新的，」她說。「而且裡面有東西。」

派波打開門，比較年輕的里波率先跑過去調查。他停在紅土地旁邊，整個人僵住，瞪著裡頭的某物——派波看見他這樣，也跟著停住，而擔心里波發生什麼事的娜明雅則不顧規定衝過柵門。里波的頭往後仰、跪倒在地，抓著捲髮極度自責地哭喊。

掘根者四肢張開地躺在清出來的泥土裡，內臟被挖出來，而且還不是隨意下手：每個器官都整齊地分開，手腳的絲線狀組織也被拉出來，在慢慢乾掉的土上排成對稱的圖形。每樣東西都仍跟身體有些連接——沒有一樣是被完全切斷的。

里波哀痛的哭聲幾乎是歇斯底里。娜明雅跪在他身邊抱住他，輕輕搖他，希望安撫男孩。派波有條不紊地取出自己的小相機，從各個角度拍攝，讓電腦可以稍後分析細節。

「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他還活著，」等里波平靜到足以開口時，他就說，不過還是說得緩慢小心，彷彿是個剛學會講這種語言的外地人。「地上有好多血，灑得好遠——他們剖開他時心臟還在跳動。」

「我們晚點再討論。」派波說。

這時里波昨天忘記的事以殘酷的清晰度重心浮現。「這就是掘根者提到關於雌性的事。雌性會決定雄性是否該死。他告訴了我，我卻——」他止住。他當然什麼也沒做；法律要求他別插手。這使里波當下痛恨極了那條法律。要是法律的用意是允許掘根者得到這種下場，那麼法律就太無知了。掘根者是個個體，你不能站在一旁任憑它發生，只因為你正在研究對方。

「他們不是在羞辱他，」娜明雅說。「如果有件事能夠確定，就是他們熱愛樹木。看到了嗎？」在掘根者掏空的胸腔中間，一枝非常小的枝芽冒出頭來。「他們種了棵樹標記他的埋葬地點。」

「現在我們曉得為什麼他們要給所有的樹取名字了，」里波痛苦地說。「他們用這種方式來給所有被折磨過的豬人標出葬身處。」

「這座森林非常大，」派波平靜地說。「請你把假設限制在有稍微可能性的事情上。」他的安靜理性語調安撫了兩個孩子；他堅持，他們即使是此刻也應該表現得像個科學家。

「那我們該怎麼辦？」娜明雅問。

「我們應該馬上把你帶回鎮內的區域，」派波說。「妳是禁止待在這裡的。」

「可是我是說——屍體——我們要怎麼處理？」

「什麼也不做，」派波說。「無論豬人有什麼理由，豬人都用了他們的辦法做事。」他扶里波站起來。

里波有陣子沒辦法站好，倚著他們走了幾步路才恢復。「我到底說了什麼？」他低聲說。

「我甚至不曉得我說了什麼話害死他。」

「不是你，」派波說。「是我說的。」

「怎麼，你以為你擁有他們嗎？」娜明雅質問。「你以為他們的世界繞著你轉嗎？就像你說的，無論是什麼理由，豬人都這麼做了。很顯然這不是他們第一次這麼——他們對於活體解剖實在太熟練了。」

派波選擇用黑色幽默應對。「我們的才智不如從前了，里波。娜明雅不應該了解任何異星種族學的。」

「妳說得對，」里波說。「無論是什麼原因引發這件事，他們以前曾做過。是一種習俗。」他試著裝出聲音鎮靜。

「可是這樣才糟，對嗎？」娜明雅說。「他們的習俗是把彼此活生生開腸剖肚。」她看著沿著山丘頂端的森林前緣，心想當中究竟有多少是種在血裡的。

派波用即時通送出報告，電腦也放行了他報告標示的高優先度。他決定讓議會來裁決與豬人的接觸是否該停止；但是對方找不出任何致命的失誤。「我們不可能隱藏我們性別的關係，畢竟有一天女人也可能成為異星種族學家，」報告說。「我們也找不到你有不合理慎重的行為。我們只能暫時下結論，你們是無意參與了某種權力鬥爭，此次鬥爭乃針對掘根者，因此你們應繼續以適當的謹慎保持接觸。」

這給了他們完全的清白，只是仍很難接受。里波從小就熟悉豬人，至少是先從父親口中聽來一切；除了他的家人和娜明雅，他認識最深的就是掘根者。他過了好幾天才有辦法回到賽納德研究站，然後再過了幾星期才有勇氣回去森林。豬人看不出有發生過改變的跡象，甚至變得比以往更開放友善。沒有人提起掘根者，至少在派波與里波面前沒有。但人類這邊卻不一樣了：當派波跟里波與豬人在一起時，他們永遠不會相隔超彼此過幾步的距離。

那天的痛苦與內疚也讓里波與娜明雅比以往走得更近，彷彿黑暗比希望更能加強他們倆的連結。在他們眼中，豬人開始顯得危險且不可預測，就跟人類同伴一直以來一樣，而派波與里波無論花多少時間安慰對方，心中也仍懸著疑問：那到底是誰的錯？於是對里波而言，他生命中唯一美好可靠事物的就是娜明雅了。對娜明雅而言，這個美好事物就是里波。

即使里波有母親與手足，派波跟里波又總是會回自己的家，娜明雅和里波卻開始把賽納德研究站當成一座孤島，派波就像是摯愛但疏遠的普洛斯帕羅¹⁰。派波心想：豬人究竟是引領年輕戀人踏向喜悅的精靈愛麗兒，還是縮小版的怪人卡力班，幾乎不受控制、怨恨得想要殺人呢？

幾個月後，掘根者的死在記憶裡淡去，他們的笑聲回來了，只不過不再如從前那樣無拘無束。等到里波和娜明雅十七歲時，他們已經很確定要跟彼此許諾終生，經常談著五年、十年甚至

¹⁰ 普洛斯帕羅 (Prospero)、愛麗兒 (Ariel) 與卡力班 (Caliban) 皆典出莎士比亞《暴風雨》。

二十年後要攜手做的事。派波從沒過問他們是否有結婚計畫；他心想，兩人畢竟從早到晚都在研究生物學，總有一天當然會想要到探索穩定、值得社會接納的傳宗接代策略。在此同時，他們不停地傷腦筋思索豬人是如何繁殖，又選在何時這樣，因為雄性並沒有可辨識的繁殖器官。他們猜測豬人要怎麼結合基因原料，最後老是會以淫穢的笑話收場——派波得使出全身的克制能力才能假裝覺得不好笑。

於是賽納德研究站在短短幾年內撮合了兩位聰明的年輕人的伴侶關係，他們原本可能只會陷在自己冷酷的孤獨當中。兩人都沒想到，這段浪漫詩歌會突然中斷，永遠劃下句點，並且深深撼動了整個百大世界。

一開始是多麼簡單尋常啊。當時娜明雅正在分析河邊被飛蠅寄生的蘆葦，發現引發德斯科拉達瘟疫的亞細胞體也在蘆葦細胞內。她又找出另外幾個細胞結構，讓電腦終端機把影像投射在空中並旋轉。那些全都含有德斯科拉達的媒介。

她叫來派波，後者正在查看前一天拜訪豬人的對話抄本。電腦已經比較過她取樣的所有細胞；但無論細胞功能為何，或者源自哪種生物，所有異星細胞都帶有德斯科拉達的蹤跡。電腦宣布它們都具備完全相同的化學成分。

娜明雅以為派波會點點頭，告訴她說這看來很有意思，或許會想個假設。但他卻坐下來再跑一次檢驗，問她電腦的比較程序是怎麼進行的，然後問德斯科拉達病毒實際上會做些什麼。

「我父母一直沒找到觸發原因，但是德斯科拉達病毒會釋放少許蛋白質——呃，我想應該是假蛋白質——然後攻擊基因分子，從一端把它的螺旋折成兩條。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叫它扯裂者¹¹——它也會剝離人類DNA。」

「讓我看病毒在異星細胞會怎麼作用。」

娜明雅播放模擬畫面。

「不對，不只是基因分子——我要看整個細胞環境。」

「它只會在細胞核裡啊，」她說，擴大範圍好納入更多變數。電腦的反應慢下來，因為它每秒都得計算細胞核組織的幾百萬種隨機組合。在蘆葦細胞裡，基因分子一旦被扯開後，附近幾個大型蛋白質就開始跟敞開的基因鏈結合。「在人類身體裡，DNA嘗試重新合併，但隨機的蛋白質會插進去，結果一個個細胞就亂掉了。有時它們會像癌症一樣分裂，有時則會死亡，更重要的是德斯科拉達在人體內會瘋狂繁殖和沿著細胞散佈。當然，現在這裡所有的異星生物身上都已經有病毒了。」

但派波沒有在聽她說話。等扯裂者對付完蘆葦的基因分子時，他輪流看不同的細胞。「不只是顯著相似，而是一模一樣，」他說。「是同一種東西！」

娜明雅起先不懂派波到底發現到什麼。什麼跟什麼一樣？但她也來不及問。派波已經跳出椅子，抓起外套往門口走去，外面正在下毛毛雨。派波只停下來對她說：「跟里波說別跟來了，只要把模擬給他看，看他在我回來以前能不能搞懂。他會知道的——這是大哉問的答案。一切的解答。」

¹¹ 德斯科拉達 (Descolada) 一字的原型descolador是peeler (扯裂者) 的葡語。

「先告訴我！」

他大笑。「不准作弊。如果妳看不出來，里波會告訴妳的。」

「你要去哪裡？」

「當然是去問豬人我猜得對不對！但就算他們撒謊，我也曉得我是對的。要是我一個小時內沒回來，我一定是在雨中跌斷腿了。」

里波根本沒機會看到模擬。計畫委員會花了太多時間爭論要不要延伸養畜場的範圍，然後里波在會議後仍得去拿這星期的雜貨。等他回來時，派波已經出去了四個小時，天色開始變暗，細雨也轉成了雪。他們馬上出發找他，唯恐得花好幾小時才能在森林裡找到對方。

但他們太快就找到了。他的軀體已經在雪堆裡變冷。豬人甚至沒有替他種一株樹。

第二章：特隆赫姆

我非常抱歉，我無法照您的要求提供更多關於露西坦尼亞原住民的求偶與婚配習俗的細節。這想必對您造成極大的苦惱，否則您就不會向異星種族學會請願，譴責我不願配合你們的研究。

每當準異星種族學家們抱怨我沒有在觀察小不點時取得正確的資料，我總會請求他們再去讀一次法律加諸在我身上的限制。我被允許在外出探訪他們時帶一位助手；我不能詢問可能會洩漏人類期望的問題，免得使他們試著模仿我們；我不能自願提供資訊來引誘雙向對話；我一次不能跟他們相處超過四個小時；除了身上的衣服外，我不得在他們面前使用任何科技產品，包括相機、錄音機、電腦，甚至不能用人工筆在人工紙張在書寫。我甚至不得暗中觀察他們。

簡而言之：我無法告訴你小不點如何繁殖，因為他們選擇不要在我面前這樣做。

你的研究當然毀了！我們對豬人的結論當然愚蠢可笑！要是我們拿限制我們觀察露西坦尼亞原住民的相同約束來觀察你的大學，我們無疑會推論人類並不交配，不會建立親近團體，一生的階段就是從學生右體蛻變為教授成體。我們甚至會假設教授擁有人類社會的可觀權力！若進行充足的調查，就能迅速揭發此種結論的偏誤——但在豬人身上，這些調查根本不被允許進行，甚至不得被考慮。

人類學從來就不是精確的科學；觀察者永遠不會跟觀察者體驗到相同的文化，但這就是科學與生俱來的限制。但實際上是人為限制妨礙了我們——然後再透過我們影響到你們。按照目前的進度來看，我們還不如把問卷寄給小不點，等他們匆忙寫完學術論文當回應算了。

——喬歐·費加拉·奧菲瑞茲

對伊特魯利亞星¹²西西里大學米蘭校區的彼得·古塔尼尼之回覆，於作者身後刊登於《異星生物學期刊》22:4:49:193

派波之死的消息不只震撼了當地，也馬上透過即時通傳遍了百大世界。自安德大屠殺以來所發現的第一支異星種族，居然將負責觀察他們的一位人類折磨至死。不到幾小時後，學者、科學家、政治家與記者便開始表態。

輿論很快便出現了。在這種令人費解的處境下，單一個案無法證明星程議會對豬人的政策實施不力；事實上，那裡只死了一個人，這反而證明現有的近乎隔絕政策是對的，因此我們什麼也不必做，只要稍微放慢觀察的步調就好。派波的繼任者被指示以後每次拜訪豬人都得隔一天，而且每次不能超過一小時，也不得追問豬人他們如何處置派波的問題。這是舊有隔離政策的強化版。

人們也十分關切露西坦尼亞上居民的士氣。他們用即時通送來許多所費不貲的娛樂程式，希

¹² Etruria, 中古世紀義大利中西部王國的名稱。

望能幫助他們擺脫這起可怕謀殺的陰霾。

而這些人做了他們身為法林者所能提供的微薄協助後，他們畢竟跟露西坦尼亞隔著好幾年，百大世界的人們於是回頭關心自己世界的事務。

在露西坦尼亞之外的五億人中，只有一位男子真正從喬歐·費加拉·奧菲瑞茲——又名派波——的死對他的生命產生衝擊。安德魯·威金是雷克雅維克¹³大學城的一位亡靈代言人，這座城市是聲名遠播的北歐文化保護區，座落在特隆赫姆星¹⁴一處峽灣的陡峭山崖上，這條刀鋒般的狹灣劈開了寒冷星球赤道上的花崗岩與凍土；現在是春天，所以雪正在消褪，嬌弱的綠草與花朵則伸向閃爍的陽光，想要汲取力量。安德魯坐在一座陽光普照的山丘頂上，被數十位正在研究星際殖民史的學生圍繞著。安德魯只用部分注意力聽著他們爭論，討論人類在蟲族戰爭的巨大勝利是否為向外擴張的必要序曲？這種爭執總是很快會轉到對怪物安德的誹謗，就是這個人物指揮星際艦隊滅掉了蟲族。安德魯總是會讓自己的思緒稍為遊蕩——這主題其實不至於讓他覺得無趣，但他也寧願別專心想著它。

接著，他耳朵裡的小型電腦植入器——像顆戴在耳裡的珠寶——告訴他派波的消息，說那位露西坦尼亞上的異星生物學家如何慘死。安德魯立刻挺起身來，打斷學生的談話。

「你們對豬人了解多少？」他問。

「他們是我們贖罪的唯一希望。」一位學生說，比起路德更傾向加爾文¹⁵的思想。

安德魯立刻看佩麗特，他曉得她無法忍受這種神秘主義。「他們的存在跟人類的任何目的無關，更別提贖罪了，」佩麗特帶著強烈的輕蔑說。「他們是拉門者，就跟蟲族一樣。」

安德點頭，但皺了皺眉。「妳用了個還沒有普及的詞。」

「應該早就普及了，」佩麗特說。「特隆赫姆星的每個人，還有百大世界的所有北歐人都應該早就讀過狄摩西尼斯的《特隆赫姆：烏坦的歷史》。」

「我們應該讀的，只是還沒。」一名學生嘆息。

「拜託請她別再賣弄了，代言人，」另一位學生說。「佩麗特是我唯一見過能坐著昂首闊步的人。」

佩麗特閉上眼睛。「北歐語指出了四種程度的外來者。第一種是外地人『烏坦林者』（*utlänning*），我們能認出是我們世界的人類，但來自其他城市或國家；第二種是『法林者』（*framling*）——狄摩西尼斯單純把北歐語的*främling*的重音省略掉——代表我們認得為人類，但來自不同世界的人。第三種是『拉門者』（*ramen*¹⁶），指我們能認得像人卻來自其他種族的陌生人。第四種則是完全的外來者『伐依斯者』（*varelse*¹⁷），包括所有無法溝通的動物，牠們雖然活著，但我們不曉得牠們的目的或行為原因。牠們或許有智力或自我意識，只是我們無從得知。」

安德魯注意到幾位學生面露不悅。他要他們注意。「你們以為你們對於佩麗特的自大感到不

¹³ Reykjavik, 冰島首府。

¹⁴ Trondheim, 挪威中世紀古城與今日第三大城市。

¹⁵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因信稱義學說和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救贖預定論、救恩獨作說都認為人無法透過正義行為來讓自己得到救贖，必須透過信仰。差別在於，路德派相信人人都可得救，而加爾文派則認為只有少數人得以被拯救，資格是事先就預訂好的。

¹⁶ 由瑞典語*rå*(野、殘暴)和*män*(人)組成。

¹⁷ 瑞典語「生物」。

高興，可是其實不然；佩麗特不是自大，只是講得很對而已。你們或許覺得丟臉，自己還沒讀過狄摩西尼斯替你們同胞記載的歷史，所以你們在恥辱中對佩麗特感到不滿，因為她沒有你們身上的罪孽。」

「我以為代言人是不相信罪孽的，」一位悶悶不樂的男孩說。

安德魯笑了。「你卻相信啊，史提爾卡，而且你也會按照信念行事。所以罪過對你是真實的，而代言人為了懂你，就必須相信罪孽。」

史提爾卡拒絕敗下陣來。「那麼這些烏坦林者、法林者、拉門者跟伐依斯者什麼的又跟安德的異星屠殺有何關係？」

安德魯轉向佩麗特。她想了一會兒。「這的確跟我們之前的愚蠢爭執有關。透過北歐語這些對外來者的分類，我們能發現安德並不是真正的異星屠殺者，因為當他摧毀蟲族時，我們只把蟲族當成伐依斯者；直到多年後，第一位亡靈代言人寫下《蟲巢女王》與《大統領》時，人類才首次得知蟲族根本不是伐依斯者，而是拉門者。在那之前人類跟蟲族之間完全沒有共識。」

「異星屠殺就是異星屠殺，」史提爾卡說。「只因為安德不曉得他們是拉門者，這樣並不能讓他們起死回生。」

安德魯對於史提爾卡不諒解的態度嘆息；雷克雅維克市的加爾文教徒在判斷人類行為是善或惡時，偏愛用這種方法來否定人類動機的任何影響。他們說，作為本身就有善惡；而由於亡靈代言人們的教義認為，善惡完全由人類動機決定，不見得全然來自行為，這使得史提爾卡這樣的學生對安德魯有很強的敵意。幸運的是，安德魯不會因此怨恨他——他曉得史提爾卡此舉的動機。

「史提爾卡，佩麗特，讓我給你們探討另一個情境。假想豬人已經學會星際語，人類也學會他們的一些語言，結果我們得知他們在毫無挑釁或解釋下突然行動，折磨並殺死負責觀察他們的異星種族學家。」

佩麗特馬上回答問題。「我們怎麼知道沒有挑釁？也許在我們眼裡無辜的事，對他們是難以承受的。」

安德魯笑了。「儘管如此，那位異星生物學家沒有傷害他們，只有說過一點點話，也未曾讓諸人付出什麼代價——但就我們的任何標準而言，他並不值得受苦死去。這種難以理解的謀殺行為，難道不就證明了豬人是伐依斯者，而非拉門者嗎？」

這次換史提爾卡很快開口。「謀殺就是謀殺，去討論拉門者或伐依斯者都是無稽之談。如果豬人會殺人，那麼他們就跟蟲族一樣邪惡。如果行為是邪惡的，做出行為者也是一樣。」

安德魯點頭。「這就是我們的難題和問題。謀殺行為究竟是邪惡的，還是在豬人眼裡是好事？豬人是拉門者還是伐依斯者？史提爾卡，請你暫時別發言，我知道你們加爾文派的所有論點，但是連約翰·加爾文也會說你們的教義過於愚蠢。」

「你怎麼曉得加爾文會說什麼——」

「因為他已經死了，」安德魯吼道。「我有資格替他代言！」

學生們哈哈大笑，史提爾卡則縮回他的倔強沉默。安德魯曉得那孩子很聰明；他的加爾文信仰不會比大學學業維持得更長，只是擺脫它的過程會漫長又痛苦。

「塔曼¹⁸，代言人，」佩麗特說。「您講得好像這假想情境是真的。好像豬人真的謀害了那位異星種族學家。」

安德魯嚴肅地點頭。「是的，那是真的。」

這消息令人不安，喚起了人類與蟲族遠古戰爭的回憶。

「現在先看看你們自己，」安德魯說。「你們會發現，你們對於屠殺者安德的憎恨以及替蟲族之死感到的悲傷底下，其實還有一層更醜陋的感受：你們畏懼外來者，無論是烏坦林者或是法林者。當你想到一個人殺死一位你認識而對你很重要的人，那麼無論對方長得什麼樣，他都是個伐依斯者，甚至更糟——是個「都爾」¹⁹，一隻半夜張著嘴淌著口水的恐怖野獸。如果你擁有整個村子內唯一一把槍，而野獸已經把你村裡的一個人撕碎，並且還會回來，你到時究竟會停下來問牠們自己有沒有資格活著，還是會選擇挽救村莊、你認識的人跟倚賴你的人？」

「根據你的論點，我們就應該馬上殺掉豬人，殺那些科技原始又無抵抗力的小東西！」史提爾卡叫道。

「我的論點？我問的是個問題，一個問題不是論點，除非你自認為知道我的答案。我也能跟你保證，史提爾卡，你根本沒概念。好好想想吧。下課。」

「我們明天還能討論這件事嗎？」學生們問。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安德魯說。但他曉得他們如果要討論，會選在他不在場時進行。對這些學生而言，屠殺者安德不過是個哲學議題；畢竟，蟲族戰爭發生在三千多年前，現在已經是星程紀元一九四八年，從星程法典確立的那年開始計算，而安德摧毀蟲族的時間是在星程紀元前一一八〇年。但是對安德魯而言，那件事並沒有那麼遙遠。他經歷過的星際旅行比他的學生所能猜到的還多更多；他二十五歲後就不曾在任何星球停留超過六個月，直到抵達特隆赫姆，星球間的光速航行讓他像水面上的石片一般彈跳，漂泊不定。他的學生們不曉得，他們的亡靈代言人老師雖然不超過三十五歲，卻擁有三千年前的清楚記憶，這些對他來說幾乎只像是二十年前的事，只過了他生命的一半時間。他們壓根不曉得，安德遠古罪孽的問題在他心中烙印得有多深，而他會用千百種讓人欲求不滿的方式回答這個疑問。他們不曉得他還只是個嬰兒時，她的姊姊華倫婷因為沒辦法講對安德魯的發音，所以叫他安德，他還沒滿十五歲就讓這個名字臭名傳千史。就讓不願諒解人的史提爾卡和喜歡分析的佩麗特去爭辯安德罪孽的大哉問吧；對於亡靈代言人安德魯·威金而言，這問題並沒有學術價值。

此刻，他在寒冷空氣中走在潮溼的山丘草地上，安德——代言人安德魯——滿腦子只能想著豬人，他們已經犯下難以理解的謀殺，正如蟲族首次接觸人類時無意間做的一樣。難道異族相遇時總是無可避免濺血嗎？蟲族隨意地殘殺人類，只因為他們自己是集體意識，對他們來說個別的生命就跟指甲一樣微不足道，殺死一兩位人類不過是讓我們曉得他們在附近的辦法。難道豬人的謀殺也有原因？

但他耳裡的電腦語音提到折磨，那種儀式性的殺害跟豬人處決自己人的方式很類似。豬人並沒有集體意識，他們不是蟲族，而安德·威金必須搞懂他們為何這麼做。

¹⁸ talman, 瑞典語「代言人」，雖然這和後面類似的外語的原意speaker可能只是發言者。

¹⁹ djur, 瑞典語「動物」、「野獸」。

「您什麼時候知道聽說異星種族學家的死訊的？」

安德轉身。是佩麗特，她沒有回學生宿舍所在的穴居洞，卻跟著他走。

「在我們課堂上討論的時候。」他摸摸耳朵。植入終端機很昂貴，但也不算上稀有。

「我上課前就查過新聞了，那時什麼也沒有。如果有重要報導從即時通傳來，就會發通知給所有人。除非你能直接取得即時通的資料。」

佩麗特顯然認為她注意到了不尋常的事；事實上的確如此。「代言人對於公開資訊有優先存取權。」他說。

「有人要你替那位過世的異星種族學家代言嗎？」

他搖搖頭。「露西坦尼亞殖民地歸天主教法規管理。」

「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她說。「他們那邊沒有自己的代言人。但假使有人申請代言人，他們就得讓他過去。何況特隆赫姆是離露西坦尼亞最近的星球。」

「沒有人請代言人過去。」

佩麗特拉著他的袖子。「您為什麼會來這裡？」

「妳明知原因。我來替烏坦之死代言。」

「我知道您跟著你姊姊華倫婷一起來。她在這裡是比您受歡迎得多的老師——她會用**答案**回答問題。你只會用更多問題回答問題。」

「那是因為她知道一些答案。」

「代言人，你必須告訴我。我試過查你的事情——我很好奇。比如你的名字還有你是從哪裡來的。你的所有資訊都被列為機密了，機密到我甚至不曉得存取層級有多高。就連上帝也查不出你一生的故事。」

安德把手放在她肩上，低頭望著她的雙眼。「那不關妳的事。所以才要有存取層級。」

「你比任何人猜想的還要重要，代言人，」她說。「即時通會在傳給其他人之前先轉給你，對不對？但是沒有人能查出你的資料。」

「沒有人嘗試過。妳又為什麼想要知道？」

「**我**想要成為代言人。」她說。

「那就去。電腦會訓練你。那跟宗教不一樣——你不必記住任何教義問答。現在請別煩我。」他放手時稍微推了她一把。她踉蹌後退，看著他大步離去。

「我想要替你代言！」她哭喊道。

「我還沒死呢！」他吼回去。

「我知道你要去露西坦尼亞！我知道你會！」

安德暗地說，那麼妳知道的就比我多了。雖然陽光普照、他也穿了三層毛衣禦寒，他卻邊走邊發抖。他不曉得佩麗特有那麼多情緒；顯然她想要跟他感同身受，可是那女孩絕望地想從他身上獲得什麼，這件事令他害怕。他已經花了好多年避免跟任何人深交，除了姊姊華倫婷以外——當然，除了她還有他代言過的人們。所有對他的生命具備絲毫意義的人都死了，他和華倫婷已經把他們拋在好幾個世紀跟好多個星球背後。

在特隆赫姆冰凍的土地裡埋下代言者的根，這種想法令他反感。佩麗特想從他身上得到什

麼？那沒有差別，他反正不會給的。她怎麼有膽子索求，彷彿他屬於她一樣？安德·威金並不屬於任何人。要是她得知他的真實身分，她就會憎恨他這位異星屠殺者，或者將他當成人類救星來崇拜——安德還記得從前人們會那樣是什麼樣子，他卻根本不喜歡。現在人們只曉得他是個代言人、塔曼、法蘭特²⁰、史賓勒²¹，無論他們用自己哪個城市、國家或星球的語言稱呼「亡靈代言人」。

他不想讓人們了解他。他不屬於他們，不屬於人類全族。他有另一個任務，他其實屬於別人；但那不是任何個人，也不是那些噬血的豬人。至少他是這麼以為。

²⁰ falante, 葡語「代言人」。

²¹ spieler, 可能是翻譯錯誤或書中世界的用字演變, 此字是德語「玩者」、「演員」之意。

第三章：里波

觀察到的豬人飲食：主要是馬西歐蟲²²，住在樹幹上的梅多納藤蔓上的發亮蠕蟲。有時可以看到他們吃卡賓葉²³。有時候，他們會連著梅多納藤蔓跟馬西歐蟲一起吃下去——可能是不小心的？

我們從來沒看過他們吃其他東西。娜明雅分析過那三種食物——馬西歐蟲、卡賓葉與梅多納藤葉——結果出人意料。小不點若不是不需要太多種養分，就是會一直處於飢餓。他們的飲食極度欠缺許多稀有元素，而且鈣攝取量太低，使我們猜想他們的骨質利用鈣質的方式是否異於我們。

純粹揣測：既然我們不能取得組織樣本，我們對於豬人結構與生理的唯一知識便搜刮自我們對豬人「掘根者」被活體解剖的屍體所拍攝的照片。不過這當中仍有明顯的不尋常：豬人的舌頭靈活得驚人，讓他們能發出我們的所有嗓音，以及很多我們發不出來的聲響——他們的舌頭必然是為了某種原因演化成這樣的，或許是用來探詢樹幹或地底的昆蟲吧。但就算豬人的祖先這麼做，他們現在也顯然不會了。還有就是他們腳跟膝蓋內側的肉墊，讓他們能只憑著後肢爬上樹。為什麼演化出那種東西呢？逃避某種狩獵者嗎？但露西坦尼亞上沒有大到能傷害他們的狩獵動物。爬樹是為了方便尋找樹幹裡的昆蟲嗎？這能解釋舌頭的用途，可是昆蟲呢？唯一的昆蟲是吸血蠅跟普拉德蟲²⁴，但它們不住在樹幹裡，豬人反正也不吃它們。馬西歐蟲很大且住在樹幹表面，只要拉開梅多納藤蔓就能抓到了，甚至不用爬樹。

里波的推論：舌頭與爬樹是在不同環境下演化出來的，當時有更多樣化的食物，包括昆蟲在內。可是某件事——冰河時期？大遷移？疾病？——造成環境改變，讓樹幹的蟲消失了等等。也許所有大型狩獵者就是在那時滅絕了。這便能解釋露西坦尼亞星雖然環境合適，生物數量卻為什麼這麼少。這段劇烈變動想必時間相當近——五十萬年前？——以致演化還沒有時間形成夠多的差異。

這是個很誘人的假設，因為目前的環境對豬人而言根本沒有再演化的必要。他們不必競爭，他們占據的生態利基還有空間能容納一堆負鼠。為什麼智慧永遠得是有適應能力的特徵呢？然而用大變遷來解釋豬人為何有著單調、缺乏營養的飲食，或許是殺雞用牛刀。奧坎剃刀²⁵已經把這推論砍成了碎片。

——喬歐·費加拉·奧菲瑞茲，工作筆記（星程紀元4/14/1948），於作者身後出版於《露西坦尼亞分離事件的哲學本質》，2010-33-4-1090:40

柏絲昆雅市長一抵達賽納德研究站，事情便脫離了里波與娜明雅的掌控。柏絲昆雅習慣發號施令，她的態度也不給他們抗議的機會，甚至沒有關心。「你們在這裡等，」她幾乎是一了解整

²² macio, 葡語「軟」。

²³ capim, 葡語「草」。

²⁴ pulador, 葡語「跳躍者」、「跳蟲」。

²⁵ 奧坎剃刀(Occam's Razor), 來自神學家奧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1287-1347)提出, 也就是最簡單的假說比較有可能是對的。

件事後就對里波說。「我一接到你的來電，就派仲裁官去通知你母親了。」

「我們得把他的屍體帶回來。」里波說。

「我也找了附近幾個人來幫忙，」她說。「佩瑞格諾主教正在大教堂墓地替他準備位置。」

「我要一起到場！」里波堅持。

「里波，你明知我們會用照片詳細記錄的。」

「那是我告訴妳的，我們必須拍照才能報告給星程議會。」

「可是你不應該在去，里波，」柏絲昆雅的語氣權威十足。「何況我們必須取得你的報告。我們得盡快通知星程議會。你現在能趁印象還很清楚時寫下來嗎？」

她說得當然沒錯；只有里波和娜明雅能寫下第一手報告，而且越快開始越好。「我可以。」里波說。

「還有妳，娜明雅，我們也要妳的觀察。你們分開撰寫報告，不得討論。百大世界正在等呢。」

電腦已經接獲通知，他們的報告也甚至一邊寫一邊用即時通發出去，連同所有的錯誤跟修正都包含在內。百大世界的每個星球上，人們即時接觸到里波與娜明雅打進去的每個字，許多其他人也用電腦即時撰寫事件摘要。二十二光年之外，安德魯·威金得知了異星種族學家喬歐·費加拉「派波」與菲瑞茲被豬人殺害的事，並在人們把派波的屍體運過神蹟鎮柵門之前就告訴了他的學生。

里波一寫完報告，隨即被殖民地當局團團圍繞。娜明雅看著露西坦尼亞領導人的無能，看見他們只幫了倒忙、增加里波的痛苦，心裡覺得越來越難受。其中佩瑞格諾主教最為糟糕；他安慰里波的方式是告訴他，豬人很可能真的只是動物，毫無靈魂可言，所以他父親是被禽獸撕碎的，而不是被謀殺的。娜明雅幾乎很想對他大叫：所以這表示派波的畢生工作不過是在研究野獸嗎？他的死不是謀殺，卻是上帝的作為嗎？但是為了里波，她克制住了自己。里波坐在主教面前點著頭，最後靠忍耐擺脫了主教，速度比娜明雅的爭論辦法快上許多。

修道院的克里斯多恩閣下則比較有幫助，問了些關於當天事件的理智問題，讓里波與娜明雅回答時能採取分析心態、屏除情緒。不過娜明雅很快就放棄了回答疑問。大多數人都在問豬人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克里斯多恩閣下也問，派波最近究竟做了什麼促使豬人殺死他。娜明雅很清楚派波做了什麼——他把他在娜明雅的模擬裡發現的祕密告訴了豬人。但是她沒提此事，里波似乎也忘了幾個小時前她匆忙告訴他的事，那時他們離開去尋找派波，他甚至連模擬看也不看一眼。娜明雅寧願保持這樣；她最怕的就是他會想起來。

市長帶著幾個男人回來幫忙取回屍體，打斷了克里斯多恩閣下的詢問。這些人儘管穿著塑膠雨衣，不過全身仍溼透了，還沾滿泥巴——幸好任何血跡想必都隨著雨沖掉了。他們似乎都略帶著歉意，甚至崇敬地對里波點頭，幾乎像是在彎腰鞠躬。娜明雅注意到，他們的敬意並不只是那種對死者親近親友會有的正常緊張感。

其中一位男人對里波說：「你現在是賽納德了，對嗎？」現在言詞說明了一切。賽納德在神蹟鎮沒有官方權威，但聲望很高——畢竟他的工作決定了整個殖民地的存在，不是嗎？里波不再是個男孩了，他有決定得做，他有聲望，他已經從殖民地生活的邊陲移到了核心。

娜明雅感覺她對自己生命的掌控消失了。事情不應該這樣的，我應該能在這裡多待幾年、跟著派波學習，里波則是我的同學；生活的模式就該是那樣。既然她已經是殖民地的異星生物學家，她也擁有受崇敬的成人身分。她並不忌妒里波，但是她只想在他身邊當久一點的小孩。事實上，她希望能這樣到永遠。

可是里波不能當她的同學，也不能再跟她結伴做什麼了。她突然清楚看見，房間裡的所有人看著里波，留意他說的話、他的感受以及他接下來的打算。「我們不會傷害豬人，」他說。「或甚至把這件事稱為謀殺。我們不曉得我父親做了什麼事刺激到他們——我以後會試著搞懂，但現在重點是無論他們做過什麼，對他們顯然都是正確的事。我們是這裡的外地人，我們想必逾越了某條禁忌或法律——但是我父親總是對這種事有心理準備，他早就知道這會發生。跟人們說，他死去的榮譽就像士兵戰死沙場、像飛行員在飛機裡被擊落。他是因公殉職。」

啊，里波，你這沉默的男孩，你有了這麼棒的口才，讓你不再是個男孩了。娜明雅感覺心中更痛了，她得把目光從里波身上轉開，看著哪裡都行——

然後她望著另一雙眼睛，是房間內唯一沒有注視里波的人。那位男人很高，但是非常年輕——她發現對方年紀其實比她還小，因為她認識他。他以前是比她低一年級的學生，她曾經去找克麗絲塔女士替他辯護。他的名字是馬可斯·瑞貝拉，但人們總是喊他馬可溫（Marcão）²⁶，因為他很高大。他們說他高大又愚蠢，還簡稱他可溫（cão），葡語粗話中的「狗」。她當時看見他眼中愠怒的怒氣，他被刺激到忍無可忍，於是衝出去打倒一位霸凌者。他的受害者在那年有一整個月的時間必須裝著肩部固定石膏。

想當然，孩子們指控馬可斯毫無挑釁就出手攻擊——這是各年齡層霸凌者都會做的事，把錯推到受害者身上，尤其是在後者反擊的時候。但娜明雅不屬於那群孩童；她跟馬可斯一樣孤立，卻不致於束手無策，所以就沒有忠誠度會阻止她說出實話。她想，那一定跟她受訓捍衛豬人有關，馬可斯本人對她其實沒有意義。她沒想過那件事會對他很重要，他會記得他跟其他孩子們打著永無止盡的戰爭時，只有她願意替他站出來。她成為異星生物學家後，已有好幾年沒看過或想過他了。

而他又出現了，沾著派波死亡現場的泥巴，頭髮被雨水打溼得黏在頭上，滿臉與耳朵上都是汗，使他顯得更陰沉、更像野獸。他又在看什麼？他的眼睛只在看她，即使她坦率地瞪回去。她無聲地問：你為什麼在看我？他猛獸般的雙眼說，因為我餓了。不，不，那只是她的恐懼，是她對殘忍殺人的豬人的觀感。馬可斯對我一無是處，不管他怎麼想，我對他也不算什麼。

但她腦中閃過一個念頭，轉瞬即逝。她替馬可斯辯護的行為對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意義，差別大到甚至不能代表同一個事件。她的腦袋將這件事跟派波被豬人謀殺一事連結在一起，那個閃過的想法似乎非常重要，幾乎快要能解答事情發生的原因了，但隨即消散在一團對話與活動中，因為主教帶著人們再度走開去墓園。這裡下葬不用棺材，因為看在豬人的份上是禁止砍樹的，所以派波的遺體會馬上埋葬，不過葬禮最快明天才會舉行，或許更晚，畢竟許多人會想出席賽納德的安魂彌撒。馬可斯跟其他男子踏入暴風雨，留下娜明雅與里波應付那些自認為在派波死後有重

²⁶ 葡語的「大馬可」。

要任務得做的人們。自視甚高的陌生人走來走去，做出娜明雅搞不懂、里波也似乎不在乎的決定。

最後只剩下仲裁官站在里波身邊，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當然，你會跟我們住在一起，」仲裁官說。「至少是今晚。」

娜明雅心想，為什麼是你的家，仲裁官？你對我們沒有意義，我們從來沒有請你仲裁過任何案件，你憑什麼這樣說了算？難道派波一死，代表我們突然都變成無力自主的小孩子了嗎？

「我會跟我母親住。」里波說。

仲裁官訝異地看他——孩童居然會抗拒他的意願，這完全超出了他的經驗範圍。當然，娜明雅曉得事實上不是這樣；仲裁官的女兒克麗歐佩托拉比娜明雅小七歲，卻已經努力贏得了「布辛妮雅」的綽號——小女巫。那麼，他又怎麼可能不曉得孩子們有自己的想法，被人要求聽話時也會反抗呢？

但仲裁官訝異的原因跟娜明雅想的不一樣。「我以為你知道你母親也準備在我們家住一段時間，」仲裁官說。「這些事當然令她難過，她也不該替家務操心，或是待在一個讓她想起逝去伴侶的家裡。她和你的兄弟姊妹都跟著我們，他們也需要你。你的大哥喬歐也在，不過他已經有自己的妻小得照料，所以剩下的家人會需要你留在他們身邊，讓他們能夠倚賴。」

里波沉重地點頭。仲裁官不是要保護他；他在要求里波擔任家中的監護人。

仲裁官轉向娜明雅。「而且我想妳也該回家了。」他說。

她這才發現他的邀請並不包括她。怎麼會呢？派波又不是她父親。她只不過是個朋友，剛好在屍體發現時陪著里波。她又怎麼會**感覺到**太多悲痛？

家！她家除了這裡還有哪裡？她現在應該去生物學家研究站嗎，一個她睡過不超過一年，只有熬夜工作時會打瞌睡的地方？那應該是她的家嗎？她離開是因為父母不在了，空曠得教人心痛。但如今賽納德研究站也人去樓空：派波死了，里波則被變成大人，他的職責會使他跟她分道揚鑣。這裡不是她的家，但另一個研究站也不是。

仲裁官帶著里波走開，里波的母親康西嘉正在仲裁官的家等他。娜明雅不太認識那個女人，只知道她是露西坦尼亞圖書館的管理員。娜明雅從來沒有跟派波的妻子或其他孩子相處過，反正她才不在乎他們的存在——只有這裡的工作跟生命才是真實的。里波走過門口時，身影彷彿變小了，好像他身在遠很多的地方，像是被風給颳走，如一只風箏在天際遠去。門在他背後關上。

現在她終於能完全體驗到派波的逝去，那具山丘上支離破碎的屍體並不是他真正的死期，不過是他死後的殘餘物。死亡本身在她生命中就像塊虛無。派波曾像是暴風雨中的堅石，既穩固又強壯，身子庇護著她和里波，讓他們根本察覺不到暴風的存在。現在他走了，暴風包圍了他們，將會把他們掃向任何地方。派波！她無聲地哭喊，別走！別離開我們！但他當然離去了，正如她父母永遠聽不見她的哀求。

賽納德研究站依然忙碌；柏絲昆雅市長本人正在用終端機把派波的所有資料用即時通傳給百大世界，因為另一頭的專家們正急著想搞懂派波的死因。

但是娜明雅很清楚，派波的死因關鍵不在派波的檔案裡。出於某種原因，是她的資料害死了他，這些資料仍漂浮在她的終端機上方，顯示著豬人細胞核的基因分子全象投影。她不想讓里波

研究它，可是她這時看了又看，嘗試看出派波發現到的東西，了解影像中究竟是什麼讓他衝去找豬人，然後說或做了某件事讓豬人殺死他。她意外揭露了豬人願意殺人滅口的某種祕密，但到底是什麼呢？

但她打量影像越久，了解的就越少，過陣子後她什麼都看不見了，只有無聲哭泣造成的淚眼朦朧。她殺了他，因為她在無意間挖出了小不點的祕密。她想：要是我沒有來這裡，沒有夢想成為豬人的代言人，你就還會活著了，派波。里波仍會擁有父親，而且會很快樂，這地方也仍會是他們的家。我帶著死亡的種子，在所有我待得太久、讓愛能滋生的地方種下去。我父母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的性命；現在我苟活，所以其他人就必須死去。

最後是市長注意到她在急促吸氣，這才唐突地產生同情心，發現這女孩其實一樣受了打擊、滿心悲慟。柏絲昆雅讓其他人繼續寫即時通報告，帶娜明雅離開賽納德研究站。

「我很遺憾，孩子，」市長說。「我知道妳常常來，我早該想到他對妳就像父親，我們在這裡卻把你當成旁觀者，我實在很不應該。跟我回家吧——」

「不要，」娜明雅說，踏入寒冷、潮溼的夜晚空氣，甩開身上的一部分悲痛，令神智稍微恢復。「不，我想要獨處。」去哪裡呢？「我要去我的研究站。」

「這麼晚了，妳不應該自己一個人在這外面走。」柏絲昆雅說。

但是娜明雅無法忍受其他人的陪伴、好心和試圖安慰她。我殺了他，妳看不出來嗎？我根本不值得安慰。我想要承擔任何可能的痛苦，這是我的贖罪跟賠償，假如可行的話，也是我的赦免。不然我還怎能洗掉我雙手的血印？

但她沒有力氣抵抗，更遑論爭辯了。接下來十分鐘，她搭著市長的車，掠過長滿草的道路。

「我家在這裡，」市長說。「我沒有接近妳年紀的兒女，不過我想妳待在這裡會很舒適。別擔心，沒人會煩妳，但獨自一人真的不好。」

「我寧可獨處。」娜明雅本想讓嗓子更強硬些，但實際聽來虛弱無力。

「拜託，」柏絲昆雅說。「妳狀況不好。妳不是妳自己。」

我也希望我不是自己。

她毫無食慾，不過柏絲昆雅的丈夫仍替她們準備了小杯黑咖啡。時間很晚了，離黎明只剩幾小時，於是她就讓他們把她擺到床上安頓。接著等屋子安靜下來後，她便起身穿好衣服，走下樓到市長的家用終端機前面。她指示電腦把賽納德研究站終端機上仍投著的影像關掉。就算她沒辦法破解派波發現的祕密，遲早有別人會的，而牠可不想再害死別人、譴責到她的良心。

然後她離開屋子，穿過中央大街，繞過河流轉彎處再越過阿加斯行政區，前往生物學家研究站。她的居所。

裡頭很冷，房間沒有開暖氣——她已經很久沒來這裡過夜，以致床單上都是厚厚的灰塵。但實驗室想當然溫暖又經常使用——她從來沒有因為跟派波與里波相處而耽誤過工作。但願有就好了。

她非常有條不紊地著手；每份樣本、每張幻燈片、每一團培養物質，所有她用在研究中、最後導致派波死亡的材料——她全數扔掉，把所有東西洗乾淨，讓她的成果連一絲痕跡也沒留下。她不僅是希望它們消失；她要人們看不出來有東西被消滅過的證據。

接著她轉向終端機。她也要毀掉她在這方面的所有工作檔案，與她父母手上促成她找到這些發現的研究。它們非得被抹掉不可，即使它們曾是她生活的重心，是她許多年來建立的自我身分，她還是會摧毀它們，一如她自己應當被懲罰、摧毀和毀滅。

結果電腦阻止了她。「異星生物學研究的工作筆記不得刪除。」它報告。但她反正也可能下不了手；她從父母身上學習一切，把他們的檔案當作聖典來研究，把她們當成她的人生指引。這些都摧毀和遺忘不了，這些知識的神聖性比任何天主教義更加深入她的靈魂。她進退維谷；知識害死了派波，但若抹去這些知識就等於二度殺害她的雙親，謀害了他們留給她的遺產。她不能保存也不能摧毀它。兩邊都是高得攀不了的牆，緩緩靠攏把她壓碎。

娜明雅做了她唯一能做的事：把檔案加上她曉得的每一種存取保護與限制。只要她還活著，除了她以外就沒有任何人能看到，只有等她死後，繼任的異星生物學家才能看見隱藏的內容。

只有一個例外——等她一結婚，她丈夫如果需要查看檔案，也能擁有相同的權限。好吧，這點很簡單；她只要永遠別結婚就好了。

她看見了自己的未來，陰冷、難以忍受又無法逃避。她不敢自殺，但活下去也很痛苦，沒辦法結婚，甚至自己無法去想那件事，唯恐自己會發現到致命的祕密，並不慎洩漏出去。她將永遠孤獨，永遠扛著重擔，永遠感到罪惡，渴望死去卻又碰不到。但她起碼能有個慰藉：不會再有人因她而死。她承擔的內疚就只會有這麼多了。

而就在這無情、無比絕望的時刻，她想起了《蟲巢女王》與《大統領》，想起那位亡靈代言人。即使那個身為原始作者的代言人想必已經下葬數千年了，許多星球上仍有其他代言人，替那些不承認神、卻依然相信人類生命價值的人們擔任祭司；代言人的任務是找出人們行為背後真正的原因與動機，並在他們死後宣告其一生的事實。在這個巴西殖民地裡，他們有神父而不是代言人，可是他們不能令她釋懷。她要找一位代言人過來。

她之前沒有想到，但自從她初次讀過並深深為《蟲巢女王》與《大統領》感到著迷後，她其實一輩子都在計畫這麼做。她甚至研究過，所以曉得法律；雖然這是天主教法規管轄的殖民地，但星程議會允許任何公民召喚任何宗教的祭司，而亡靈代言人被視為是祭司之一。她能發出要求，而假如有位代言人選擇過來，殖民地也不能拒絕讓他進來。

也許沒有代言人會想來。也許沒有人近到能在她生命結束之前抵達。但可能性還是存在——或許過了二十、三十或四十年後，代言人就會抵達太空站並找出派波的一生與死亡。也許他屆時會找出真相，用她熱愛的那種《蟲巢女王》和《大統領》的清澈嗓音娓娓道來，或許那樣就能把她從心中燃燒的內疚解放出來。

她的請求輸入了電腦，它會用即時通通知最近星球上的代言人。請選擇過來吧，她對著請求的未知接收者無聲說。就算你得對所有人揭開我身上罪惡的真相，還是來吧。

她醒來，感覺到腰部的麻木疼痛，還有臉上的沉重感。她的臉頰貼著終端機的平滑頂部，終端機已經自行關閉，好保護她別被雷射傷害。但喚醒她的不是疼痛感；有人溫柔地碰她的肩膀。有陣子她以為碰她的是亡靈代言人，已經應她呼喚趕過來了。

「娜明雅。」對方低語。不是亡靈代言人，是另一個人。一個她以為在昨夜暴風裡就失去的人。

「里波！」她小聲說。她爬起來，但有點太快了——扭到背、腦袋暈眩。她小聲叫出來，幸好他的手扶著她的肩膀，讓她不至於摔倒。

「妳還好嗎？」

她感覺到他的呼吸，如美麗花園的微風吹拂，感覺回到了家。「你來找我。」

「娜明雅，我盡快趕過來了。我母親終於睡著，我哥哥皮賓諾正陪著她，仲裁官也把事情控制住。我——」

「你應該很清楚我能照顧自己。」她說。

他沉默片刻，然後他又開口，變得更氣憤，氣憤、絕望、疲憊，疲憊如歲月、癩以及星辰的衰亡。「上帝見證啊，伊凡娜瓦，我不是過來照顧妳的。」

她心中有什麼關起來了。她直到失去希望，才注意到它曾存在過。

「妳跟我說我父親在妳的模擬裡找到了什麼，然後他期望我能自己看出來。我以為妳把模擬留在終端機上，可是我回研究站時它已經關掉了。」

「是嗎？」

「妳心知肚明，伊凡娜瓦，只有妳能關閉程式。我得瞧瞧它。」

「為什麼？」

他不可置信地看她。「我知道妳還沒睡醒，娜明雅，但妳一定曉得我爸爸從妳的模擬找到了什麼。那就是豬人殺他的原因。」

她目不轉睛看他，不發一語。他也看過她抱持冷漠的決心時的樣子。

「妳為什麼不想讓我看？**我**現在是賽納德了，我有權利知道。」

「你有權看你父親的所有檔案和記錄。你有權看到我公開的任何東西。」

「那麼就把這個公開。」

她又沒有吭聲。

「要是我們不曉得父親發現了什麼，我們到底要怎麼搞懂豬人？」她沒回答。「你對百大世界有責任，得盡我們所能了解唯一仍活著的異星種族。妳怎麼能坐在這裡——是怎樣，妳想自己搞懂嗎？妳想搶第一嗎？很好，隨妳吧，我會在論文掛上妳的名字，伊凡娜瓦·珊塔·卡特琳娜·馮·赫斯——」

「我不在乎我的**名字**。」

「這遊戲我也會玩。妳少了**我**知道的東西，妳也搞不懂它的——所以我也要限制妳存取我的檔案！」

「我才不在乎你的檔案。」

這對他太過分了。「那妳到底在乎什麼？妳想對我做什麼？」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離椅子，對著她的臉尖叫。「在外面被殺的是我的父親欸，妳卻握有他們殺死他的解答，妳明知就在那模擬裡面！現在告訴我，給我看！」

「絕對不行。」她小聲說。

他的臉痛苦得扭曲。「為什麼！」他喊道。

「因為我不希望你死掉。」

她看見他的眼裡浮現理解。是的，正是那樣，里波；因為我愛你，因為要是你知道祕密，豬人也會殺了你的。我不在意科學，我不想管百大世界或人類跟異星種族的關係為何，我唯一在乎的就是你活著。

淚水終於從他眼中潰堤，沿著臉頰流下。「我想死。」他說。

「你安慰了其他所有人，」她低語。「可是誰來安慰你？」

「妳得告訴我，我才能死。」

突然間他的手沒有繼續抓著她了，反而是他倒在她身上，換她扶著他。「你很累了，」她低語。「但是你可以好好休息。」

「我不想休息。」他喃喃說。但他仍讓她攙扶著他，把他拉離終端機。

她把他帶到臥室，掀開被子，不理會飛揚的灰塵。「來這邊，你很累了，躺下休息吧。這就是你來找我的原因；為了平靜跟慰藉。」里波用雙手捧著自己的臉，頭前後搖晃，哭喊要父親、痛哭著想讓一切結束，她也同樣流著淚。她脫下他的靴子，拉下他的長褲，把手放在他上衣底下、把衣服拉過他的頭。他深呼吸好止住啜泣，抬起手讓她脫下衣服。

她把他的衣服放在椅子上，彎身把被子拉到他身上蓋好。但是里波抓住她的手腕，哀求地看她、眼中打轉著淚。「別丟下我，」他喃喃說，聲音帶著沉重的絕望。「陪我。」

於是她讓他把她拉到床上，他緊緊抱住她，過了沒幾分鐘後才熟睡得放鬆手。但是她沒有睡；她粗糙的手溫柔地撫過他肩膀、胸膛與腰間的皮膚。「喔，里波，他們帶走你時，我還以為我不只失去派波，連你也離開了我。」他沒有聽見她的低語。「但你以後永遠得像這樣回來找我。」她很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無知之罪，像夏娃一樣被逐出伊甸園。但話說回來，她跟夏娃一樣可以忍受，因為她還有里波，她的亞當。

是嗎？他是嗎？她的手在他的裸皮膚上顫抖。她永遠不能擁有他。婚姻是她和里波唯一能永遠待在一起的辦法——任何殖民地星球的法律都很嚴格，天主教法規更是嚴苛無比。今晚，她大可相信他會在時機來臨時娶她；但里波偏偏是個她永遠不能嫁的人。

因為他將會自動獲得存取權，能說服電腦他有需求查看她的任何檔案——這也想當然包括她所有的工作檔，無論她再怎麼努力保護它們也一樣。星程法典就是這樣規定的。在法律眼中，結婚雙方會被視為同一個體。

她永遠不能讓他研究那些檔案，否則他就會發現他父親知道的事，接著她就會在山丘上找到他的屍體，然後她餘生每天晚上都會夢到他被豬人折磨時的痛苦。可是不嫁給他等於是在謀殺她自己，因為除了里波，她想不出她還能跟誰在一起。

我真笨。我找到了通往地獄且永不復返的道路。

她將臉貼在里波肩膀上，淚水滑落對方的胸膛。

第四章：安德

我們辨認出四種豬人語言：「雄性語」是我們最常聽到的一種。我們也聽到「雌性語」的片段，顯然是他們用來跟雌性交談用的（性別的區分真大！），此外還有「樹語」，是膜拜祖先圖騰樹時的儀式諺語。他們還提到第四種語言，稱為「祖先語」，顯然包括用不同大小的棍棒相互敲打。他們堅持那是真正的語言，跟其他語言不同，一如葡萄牙語異於英語；他們會稱之為祖先語，或許是因為使用了木棍，而木棍的材料來自樹幹，他們相信樹裡有著他們祖先的靈魂。

豬人學習人類語言的能力好得驚人——比我們學習他們的語言還擅長。這幾年來，他們跟我們在一起時的多半時間都用星際語或葡萄牙語相互交談；也許他們會在我們不在場時換回自己的語言。他們甚至有可能把人類語言納入己用，或者他們實在太喜歡新語言，所以經常拿來玩文字遊戲。我們很遺憾造成語言的汙染，不過只要我們與他們進行溝通，這點或許就無可避免。

史溫格勒博士問道，他們的名字與頭銜是否透露了他們文化的任何東西。答案是肯定的，雖然我對於它們揭露了什麼只有些微的概念。重點是我們從來沒有替他們取名；相反地，等他們學會星際語和葡語後，他們便向我們詢問字詞的意義，最後宣布他們替自己選擇（或是替彼此選擇）的名字。比如「掘根者」和「喬帕蘇」²⁷（吸天者）有可能是雄性語名字的翻譯，或者只是他們選來給我們使用的外語暱稱。

豬人稱呼彼此為兄弟，雌性則總是稱為妻子，而不是姊妹或母親。他們有時會提到父親，但這永遠是用來稱呼祖先的圖騰樹。至於他們對我們的稱呼則自然是人類，但他們也採用了新的狄摩西尼斯排外層級，稱人類為法林者，其他部族的豬人則為烏坦林者。奇怪的是，他們卻稱呼自己為拉門者，這顯示了他們若不是誤解了這些層級，就是用人類的角度來看待他們自己！而且——令人相當訝異——他們有好幾次居然稱自己的雌性為伐依斯者！

——喬歐·費加拉·奧菲瑞茲，〈對豬人語言和命名法的筆記〉，刊登於《語義學》9/1948/15

雷克雅維克城的居住區離在峽灣的花崗岩壁上。安德的居所位於峭壁高處，要爬冗長的階梯和樓梯才能抵達。不過這裡有窗戶；他的童年幾乎是關在金屬牆裡度過的。如果他可以，他會住在能看見整個星球天氣變化的地方。

他的房間溫熱明亮，陽光灑入屋內，他走過冰冷黑暗的走廊後，這樣的亮光令他盲目。珍還不等他的眼睛適應光線就開口了。「我在終端機給你留了個驚喜。」她說，聲音在耳朵的植入器裡聽來像耳語。

終端機上的空氣站著一位豬人，開始移動和搔自己，然後伸手去抓某樣東西。等他的手縮回來時，手上捏著一隻發亮和溼淋淋的蟲。豬人咬下去，蟲的體液溢出嘴巴流到胸膛上。

²⁷ 原文chupa céu字面是「sucks sky」。

「顯然是相當先進的文明。」珍說。

安德不太高興。「許多道德低能者在餐桌上都很有禮貌，珍。」

豬人轉身和開口。「想看看我們怎麼殺他的嗎？」

「妳在做什麼，珍？」

豬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派波屍體的全象投影，躺在雨中的山坡上。「我根據屍體埋葬前掃描的資訊，對豬人使用的活體解剖方試做了模擬。你想看嗎？」

安德坐在房間唯一的椅子上。

現在終端機顯示著山坡地，還活著的派波則仰面躺著，手腳綁在木樁上。一打豬人圍在他身邊，其中一位手握石刀。珍的聲音又從植入耳機傳來。「我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所有豬人消失，只剩拿刀的那位。「還是像這樣。」

「異星種族學家當時清醒嗎？」

「毫無疑問。沒有使用藥物或重擊頭部的跡象。」

「繼續放吧。」

珍殘酷地顯示胸腔被劃開的過程，身體器官被儀式性地移除和擺在地上。安德逼自己看下去，嘗試理解這件事對豬人到底會有何意義。直到珍低語：「他這時死了。」安德感覺自己放鬆，然後這才發現他替派波的受難感到同情時，害全身肌肉都繃緊了。

模擬放完後，安德走去他的床躺下，瞪著天花板。

「我已經把模擬給半打星球的科學家看過了，」珍說。「媒體很快就會抄過去報導。」

「這比我們跟蟲族之間的事還可怕，」安德說。「我小時候，他們給我看的影片都是蟲族跟人類的戰鬥，比這乾淨多了。」

一陣邪惡笑聲從終端機傳出來。安德轉頭看珍在做什麼：一隻全尺寸的豬人坐在那兒古怪大笑，珍讓他一邊笑一邊變化。改變非常微妙——牙齒稍微誇大，眼睛拉長、帶點諂媚跟發紅，舌頭伸進又伸出。這是所有孩童的惡夢怪物。「幹得好，珍。從拉門者到伐依斯者的變形過程。」

「過了這件事，豬人要多久才會被視為與人類平起平坐？」

「我們跟他們的所有聯繫都切斷了嗎？」

「星程議會已經通知新的異星種族學家，限制他每次拜訪不得超過一小時，而且每兩天才能去一次。他也不准過問豬人他們為何做那件事。」

「但是沒有隔離。」

「那部分根本沒有人提議。」

「可是會有的，珍。這種事再發生一次，人們就會要求隔離，把神蹟鎮換成駐軍基地，這基地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豬人找到科技離開星球。」

「豬人**將來**會遇到公關麻煩，」珍說。「而且新任的異星種族學家還只是個孩子。是派波的兒子里波，全名是里伯達德·葛拉西亞斯·亞·狄烏斯·費葛伊菴·迪·梅德西。」

「里伯達德（Liberdade）。自由（Liberty）？」

「我不曉得你會說葡萄牙語。」

「葡語跟西班牙語很像。我替薩卡泰卡斯和聖安傑洛代言過，記得嗎？」

「在蒙特蘇馬星²⁸上。那是兩千年前的事了。」

「對我而言可不是。」

「對你的主觀角度只是八年前，十五個星球之前。相對論真神奇不是嗎？它能讓你保持這麼年輕。」

「我旅行太久了，」安德說。「華倫婷結婚了，她的小孩快出世了。我已經拒絕了兩次找代言人的請求。妳為什麼想引誘我再走一趟？」

終端機上的豬人惡毒大笑。「你認為那就叫誘惑？看，我能把石頭變成麵包！」豬人拿起一塊不規則的石頭塞進嘴巴。「想吃嗎？」

「你的幽默感真墮落，珍。」

「眾世界的所有王國。」豬人張開雙手，百大世界的所有星系漂出手心，星球沿著軌道用快得誇張的速度運轉。「我可以把它們給你。全部。」

「我沒興趣。」

「這可是不動產哦，最好的投資欸。我知道，我知道啦，你已經很有錢了。你花了三千年收利息，已經買得起自己的星球了。但這個如何？安德·威金的名字傳遍百大世界——」

「已經是了。」

「——帶著愛戴、榮耀和喜愛。」豬人消失，珍在豬人原本所在處放了一段安德童年時期的古老影片，把它轉成全象投影，群眾激情尖叫著安德！安德！安德！接著一位年輕男孩踏上講台，伸手指揮。群眾陷入如癡地陷的瘋狂。

「這種事才不會再發生，」安德說。「彼得永遠不會讓我回到地球。」

「就當作預言吧。來嘛，安德，我可以幫你做到。讓你恢復昔日好名聲。」

「我才不在乎，」安德說。「我有好幾個名字了。亡靈代言人——這個已經有了點名譽。」豬人用正常的樣貌重新出現，而不是珍捏造的邪惡版本。「來找我。」豬人柔聲說。

「也許他們真的是怪物，妳有想過嗎？」安德說。

「每個人都會這麼想，安德。但你不會。」

對。我不會。「妳幹嘛在乎，珍？妳為什麼想要說服我？」

豬人消失。現在珍自己出現了，或者至少是她第一次對安德揭露身分以來會在他面前出現的臉，一位羞怯、害怕的小女孩，住在星際電腦網路的龐大記憶體內，他看見她的臉就想起她第一次露臉給他看的時候。她說，我替自己想了張臉。你喜歡嗎？

是的，他很喜歡。他喜歡她。她很年輕、臉龐乾淨、誠實且可人，是個永遠不會長大的孩子，笑容令人心碎地害羞。就他和她所能判斷，是即時通賦予了她生命；即使是整個星球的網路也不會跑得比光速快，散熱能力也侷限了記憶體數量跟運算速度，可是即時通是即時的，而且密切連接所有星球上的所有電腦。珍一開始時發現她出現在星辰之間，思緒隨著即時通網的零子束波動。

百大世界的電腦是她的手腳耳目。她能說所有電腦上使用過的語言，讀過每個世界圖書館的

²⁸ Moctezuma, 十五世紀中美洲阿茲提克帝國統治者的名字。

每一本書。她得知人類很早以前就害怕會有她這種個體出現；在所有的故事中，她永遠會被人們憎恨，而她的出現只意味著兩件事，若非她遭到謀殺，就是人類會被毀滅。甚至在她出現之前，人們便開始想像她，然後把她屠殺一千次。

因此她沒有把她活著的跡象透露給任何人，直到她如許多人一樣，最後找到了《蟲巢女王》與《大統領》，她曉得書的作者正是她能對之揭曉身分的人類對象。對於珍而言，想追溯該書的出版歷史到第一版和找出來源是易如反掌的事——當安德還不到二十歲，擔任第一個人類殖民地的首長時，即時通不就是從那個星球發出去的嗎？除了他還有誰會寫呢？所以她對他說話，他則溫柔待她；她把自己的想像臉龐拿給他看，他則愛著她。現在她的感應器就裝在他耳裡的裝置內，所以他們永遠在一起。她從不對他隱瞞任何事，他也對她毫無保留。

「安德，」她說。「你一開始就告訴我，你想找一個能給那個繭水份與陽光的星球，然後打開它放出蟲巢女王和她的一萬個受精卵。」

「我本希望是這裡，」安德說。「一片荒野，除了赤道外都沒有永久居民。她也願意試試看。」

「但你不願意？」

「我不認為蟲族能撐過這裡的冬天，沒有額外熱源就不行，裝了熱源又會引起政府注意。行不通。」

「永遠行不通的，安德。你現在看出來了嗎？你住過百大世界的二十四個星球，卻沒有半個世界的角落能讓蟲族安全重生。」

當然，他知道她想說什麼。露西坦尼亞是唯一的例外：因為豬人之故，那個星球上除了一小塊地以外人類都不得殖民。而那個世界又極適宜居住，事實上對於蟲族可能比對人類還要舒適。

「唯一的問題是豬人，」安德說。「他們可能會抗議我擅自決定把他們的世界送給蟲族。假如豬人跟人類文明有過多接觸會侵擾到他們，想想蟲族出現在他們身邊會變成怎樣。」

「你說過蟲族已經學到教訓了。你說他們不會再傷害人的。」

「他們不會故意這樣。但我們擊敗他們只是僥倖，珍，妳明知道——」

「因為全靠你的天才。」

「蟲族甚至比我們先進許多。豬人要怎麼面對這種事？他們會跟我們一樣害怕蟲族，而且更無力應付恐懼。」

「你怎麼知道？」珍問。「你或任何人憑什麼說豬人能應付什麼事？除非你過去找他們，學習他們的一切才行。假如他們是伐依斯者，安德，那麼就讓蟲族侵占他們的棲息地吧，這對你也只不過像是遷走蟻丘或畜群，好騰出空間蓋大城市。」

「他們是拉門者。」安德說。

「你又不曉得。」

「我曉得。妳的模擬——那不是折磨。」

「是嗎？」珍重新投影派波臨死前那一刻的身軀。「那我一定是誤解這個字的意思了。」

「派波或能會感覺這是折磨，珍，但要是妳的模擬準確的話——我也知道會很準確——這表示豬人的目的並不在於製造痛苦。」

「就我對人類本質的了解，安德，連宗教儀式都以痛苦為中心。」

「那也沒有宗教性質，至少不完全是。它有點不對勁；好像只是一場獻祭似的。」

「你又怎麼會懂？」現在終端機出現一位冷笑教授，滿臉刻板的勢利眼形象。「你的教育都跟軍事有關，而你唯一的另一樣天賦是言語。你寫下了延伸出人文主義宗教的暢銷書——但那樣就表示你懂豬人嗎？」

安德閉上眼。「也許我錯了。」

「你卻相信你是對的？」

他從她的聲音聽得出來，她重新把自己的臉顯示在終端機上。「我只能相信我的直覺，珍，這是沒有分析就做出的判斷。我不曉得豬人在做什麼，但那是刻意的，不是惡意殘酷的行為，像是醫生在拯救病患，而不是行刑者者想要奪取性命。」

「我猜對了，」珍低語。「你的事情我每方面都猜對了。你想去看蟲巢女王能不能在那星球的半隔離環境下生存。你想去那裡，看看能不能了解豬人的真面目。」

「即使妳是對的，珍，我也不能去，」安德說。「入境被嚴格限制，我反正也不是天主教徒。」

珍白了他一眼。「我如果不曉得怎麼把你弄過去，我還會跟你講這麼多嗎？」

另一張臉浮現。是個少女，臉沒有珍那樣美麗無辜，卻顯得堅硬冷酷、眼眸明亮銳利，嘴角抿緊的怪相只有學會與一生痛苦相處的人才會有。她很年輕，表情卻蒼老得驚人。

「露西坦尼亞的異星生物學家，伊凡娜瓦·珊塔·卡特琳娜·馮·赫斯，人們喊她娜瓦或娜明雅。她召喚了一位亡靈代言人。」

「她為什麼看起來那樣？」安德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她雙親在她年幼時就雙亡。但這幾年她愛另一位男子如生父，那人剛剛被豬人殺死。她希望你替他的死代言。」

安德注視女孩的臉，把心中對蟲巢女王與豬人的憂慮擱到一旁。他在那張稚氣的臉上認出了成人的痛苦——他以前就看過，就在蟲族戰爭結束的幾星期前，他玩著一場又一場不是遊戲的戰爭遊戲，被逼到超出了忍耐極限。他也在戰後看過，因為他發現他的訓練並不是模擬，而是透過即時通在指揮艦隊。接著他得知自己殺光了所有蟲族，了解到自己無意間犯下的異星種族大屠殺。當他在那些時候於鏡中看見自己的臉時，上面佈滿了難以承受的內疚。

這位名叫娜明雅的女孩究竟做了什麼，讓她如此痛不欲生？

所以他聽著珍敘述女孩一生的記錄。珍手上多得是統計資料，但安德可是個亡靈代言人，他的天分——或他的詛咒——是彷彿在現場一般觀看到事件。這點使他成為卓越的軍事指揮官，包括領導自己的手下——其實該說是男孩們——以及贏過敵軍。安德藉由娜明雅一生的冰冷資料，他得以猜想——不，不是猜想，而是曉得——她父母的死與聖徒化如何孤立了娜明雅，於是她藉著投入父母的志業好強化孤獨，他知道她早早取得成人異星生化學家資格的驚人成就背後存在著什麼動機。他也猜到派波沉默的愛與接納對她的重要性，以及她對里波的友誼的需求有多麼深。露西坦尼亞上沒有其他靈魂真正了解娜明雅；但是在雷克雅維克的洞穴，在特隆赫姆的冰凍世界上，安德·威金了解她、愛她，並且替她流淚。

「所以你會去了。」珍低語道。

安德說不出話。珍說得沒錯；他反正還是會去的，恢復屠殺者安德的身分，只為了賭賭看利用露西坦尼亞的保護狀態，使蟲巢女王能在那裡擺脫三千年的束縛，彌補他兒時的罪過。他同時也會以亡靈代言人的身分前去；如果豬人是真正的拉門者，而不是被憎恨和懼怕的伐依斯者，那麼他理解了豬人後，便會對全人類解釋一切，使豬人得以被接受。

但現在他想用一個更重要的理由過去——他要幫助那女孩娜明雅，因為在她的聰明才智、孤立、痛苦與罪惡裡頭，他意識到自己被竊取的童年與痛楚的種子依然深植心中。露西坦尼亞離這裡有二十二光年，他將以幾乎貼近光速的速度航行，但等他到的時候她便幾乎要四十歲了。假如他有能力，他就會透過即時通瞬間傳送的零子趕到她身邊；不過他也知道她的痛苦願意等待。疼痛仍會存在，等待他直到他抵達的那天。難道他自己的痛苦不是也撐過了這些歲月嗎？

他的淚水止住，再度控制住情緒。「我多老了？」他問。

「離你出生已過了三〇八一年。但你的實際歲數為三十六年加一一八天。」

「等我到那裡時，娜明雅會是幾歲？」

「依據星艦離港時間和逼近光速的程度，可能有幾星期誤差，不過她會接近三十九歲。」

「我希望明天就離開。」

「安排星艦行程是要花時間的，安德。」

「特隆赫姆的軌道上有船隻嗎？」

「當然有半打船，不過只有一艘能準備好明天出發，而且船上裝了一批要高價賣到西里爾星²⁹與亞美尼亞星的鳴吼獸。」

「我沒問過妳我有錢到什麼程度。」

「我這些年來把你的投資管得相當不錯。」

「幫我把船跟貨物買下來。」

「那你要怎麼在露西坦尼亞處理鳴吼獸貨物？」

「西里爾跟亞美尼亞的人會怎麼做？」

「他們拿一部分來做衣服，剩下的吃掉。但露西坦尼亞沒有人買得起。」

「那我就免費送給露西坦尼亞人，或許有助於軟化他們對於代言人跑來天主教殖民地的憎恨。」

珍變成一個從瓶子飄出的精靈。「聽見了，偉大的主人，如您所願。」精靈變成煙霧，然後吸進瓶子口內。接著雷射關閉，終端機上面便空無一物。

「珍？」安德說。

「什麼事？」她透過他耳朵裡的植入器回答。

「妳為什麼要我去露西坦尼亞？」

「我要你在《蟲巢女王》和《大統領》之後寫下第三本書。替豬人寫。」

「妳為何這麼在乎他們？」

²⁹ cryillia大概源自西里爾(Cyrillic)字母，廣為斯拉夫民族使用。

「因為等你寫好書，揭露人類遭遇過的三個種族的靈魂時，你就準備好能寫第四本了。」

「還有一個拉門者種族嗎？」安德問。

「有的。我。」

安德想了一會兒。「妳準備好把自己公諸於世？」

「我一直都準備好了。問題是，人們準備好認識我了嗎？要他們愛戴那位大統領很容易——他是個人類。蟲巢女王很安全，因為就人們所知蟲族早就死光了。如果你能讓他們去愛仍活著但殺過人的豬人——他們就準備好認識我了。」

「總有一天，」安德說。「我會愛某位不會堅持要我像海克利斯一樣做苦差事的人。」

「反正你已經開始覺得日子很無聊了，安德。」

「是啊。但我現在是中年人，我喜歡無聊。」

「順帶一提，蓋爾斯星³⁰的**哈弗洛克號**³¹主人已經接受你的提議，讓你以四百兆元買下船和貨物。」

「四百兆！這不會讓我破產嗎？」

「滄海一粟。艦員已被通知他們的合約終止，我擅自拿你的基金替他們買了其他船的票。你跟華倫婷不用雇任何人，只需要讓我幫你駕駛這艘船。我們明早動身好嗎？」

「華倫婷。」安德說。他姊姊是唯一會拖延他的可能理由；要不然，他做出決定後根本不需要對他的學生或少數北國朋友道別。

「我真等不及讀狄摩西尼斯寫的露西坦尼亞史了。」珍在調查原始亡靈代行人身分的過程中，也找出了狄摩西尼斯的真實身分。

「華倫婷不會來的。」安德說。

「可是她是你姊姊。」

安德笑了。珍儘管無所不知，卻完全不懂手足親情。她雖然是被人類創造的，也以人類的角度思考，她卻不是活生生的人。她靠著死記學會基因關係；她感受不到人類跟其他活人共有的渴望與祈求。「她是我姊姊，但特隆赫姆是她的家。」

「她以前也曾經不願意離開舊家。」

「我這次甚至不會請她跟來。」更別提她的孩子快出世了，而且她在雷克雅維克過得很快樂。這裡的人把她當成老師愛戴，從未懷疑她就是傳奇的狄摩西尼斯。她的丈夫賈克特掌管數百艘漁船，是峽灣區的主人，這兒每天都充滿了聰穎的對話，或者浮冰海域上的危險與莊嚴景緻。有了這些東西，她不會離開的，她也不會懂我為什麼非去不可。

而一想到要離開華倫婷，安德想前往露西坦尼亞的決心就動搖了。他就像童年那樣，將再度被帶離親愛的姊姊身邊，他也滿心恨著那些年來被竊走的友誼。相聚二十多年後，他現在真能再度離開她嗎？而且這是無法回頭的。等他到了露西坦尼亞，她就會在他離開期間老了二十二年；等他再花二十二年回來，她就已經八十歲了。

【所以這對你其實不容易。你也必須付出代價。】

³⁰ 原文Gales是葡語、西語的威爾斯。

³¹ Havelok，可能出自中世紀英國浪漫故事(Havelok the Dane)。

別嘲弄我，安德無聲地說。我有權感到遺憾。

【她是你的另一半。你願意為了我們拋下她嗎？】

這是蟲巢女王在他腦中的聲音。她當然能看到他眼前的事，很清楚他做了什麼決定。他的嘴唇無聲地組成字語告訴蟲巢女王：我會離開她，但不是為了你們。我們不能確定這件事會對你們有絲毫利益。也許那裡就跟特隆赫姆一樣，到頭來只會讓人失望。

【露西坦尼亞就是我們需要的一切。而且那裡不會受人類侵擾。】

但那裡也屬於其他種族。我不能為了彌補摧毀你們的罪行，結果就消滅豬人。

【他們跟我們一起很安全；我們不會製造傷害。你這麼多年來想必已經很懂我們了。】

我了解你們告訴過我的事。

【我們不懂撒謊。我們已經給你看過我們的記憶與靈魂。】

我知道你們能和豬人和平共處。可是他們能嗎？

【帶我們去吧。我們已經等太久了。】

安德走向站在角落、袋口解開的一只破爛袋子，他真正擁有的東西都能裝進裡面——他的換洗衣物。他房間裡的其他東西都是他代言的人們送他的禮物，究竟是紀念他、感謝他的幫忙還是那些實話，他也說不上來。這些在他離開時會留在原地，袋子已經沒有多餘空間了。

他打開袋子，取出一條捲起的手巾和打開。裡頭躺著一個以濃密纖維組成的乾蛹，長十四公分。

【對，看著我們。】

當安德去統治第一個建立在前蟲族世界的人類殖民地時，他在該星上找到了這個蛹。蟲族預見到他們會毀在安德的手上，曉得他無戰不勝，於是把一塊地景雕塑成只有他才會明白的模樣，因為那場景是從他夢裡取出來的。那個他在夢中會碰見敵人的高塔，就擺著有意識但脆弱的蟲巢女王的蛹，在那兒等待他。「跟我從鏡子後面取出你們後的這些年比起來，」他大聲說。「你們等了更久的時間才讓我找到。」

【這些年？啊，的確，你用這麼接近光速的速度航行時，你的順序性心智無法注意到流逝的真實時間。但我們能注意到，我們的思緒是即時的；光就像玻璃上的水銀一般在我們身邊流動。我們記得三千年來的每分每秒。】

「我還沒找到對你們夠安全的地方嗎？」

【我們有一萬個受精卵等著孵化。】

「也許露西坦尼亞就是你們要的地方。我不知道。」

【讓我們重生吧。】

「我在努力。不然我這麼多年在各處奔波，不是為了替你們找家園是在幹嘛呢？」

【再快點再快點再快點。】

我得找個讓你們不會一出現就被我們殺死的地方。你們仍然是許多人心裡的夢魘。還沒有夠多的人相信我的書。他們或許會譴責屠殺者，但他們仍會願意再殺一次你們。

【在我們一生當中，你是我們第一個認識過不是我們自己的人。我們過去不需要同情別人，因為我們永遠能了解別人。現在我們只剩下這個個體，而你是我們唯一擁有的耳目手腳。請原諒

我們沒有耐心。】

他大笑。要我原諒你們？

【你們人類很蠢。我們曉得事實。我們知道是誰殺了我們，兇手並不是你。】

是我。

【你是被利用的。】

是我幹的。

【我們原諒你。】

等你們能走一個星球的表面上，那麼我才能夠被原諒。

第五章：華倫婷

今天我說溜嘴，提到里波是我的兒子。只有咆格聽到這件事，但不到一小時就顯然傳開了。他們圍在我身邊，要「野人」問我是不是真的「已經」是個父親了。「野人」接著把我跟里波的手放在一起；我一時興起擁抱了里波，他們便發出驚訝的嘖嘖聲，我想是出於敬畏。我這時看得出來，我在他們當中的聲望大大提高了。

結論顯而易見：我們目前認識的豬人還不是整個社群或典型的雄性，他們不是青少年就是年長的單身漢，沒有半個在場的豬人擁有任何子嗣。就我們能判斷，他們也甚至沒有人有過**配偶**。

我沒有聽過任何人類社會會像這樣僅由被放逐者組成，毫無權力或名望。難怪他們提到雌性時總是帶著詭異的崇拜與蔑視情緒，前一分鐘還不敢在未經她們同意下做決定，下一分鐘卻告訴我們說女人愚笨得什麼都不懂，她們是伐依斯者。我過去只信了這些話的字面意義，想像他們的雌性不具自我意識，是一群四腳著地的母豬；我以為雄性會用跟諮詢樹木的方式詢問她們，把呼嚕聲解釋成某種天啟解答，就像投擲骨頭占卜或解讀內臟一樣。

不過，我現在發現雌性可能跟雄性一樣聰明，根本不是伐依斯者。雄性的負面評論源自他們身為單身漢的怨恨，被排斥在生殖過程和部族權力結構之外。豬人對待我們的方式就和我們對待他們一樣謹慎——他們還沒讓我們去見掌握真實權力的雌性或雄性。我們以為我們正在探索豬人社會的核心，但用比喻性的說法，我們實際上碰到的不過是基因的下水道，這些雄性的基因被判決對部族無益。

但是我不相信這種推論。我認識的豬人都很聰明伶俐，而且學得很快，快到我意外讓他們學會許多人類社會的事，比我多年來試圖從他們身上學到的還多。假如這些豬人是社會的被驅逐者，那麼我希望有一天他們會認為我有資格去見「妻子」與「父親」。

在此同時，我無法報告這些事，因為無論我有意或無意回報，我都顯然違反了規定。沒有人能阻止豬人學會關於我們的一切，這點並不重要；規定既愚蠢又只有反效果，這也無關緊要。我逾越了規矩，要是被他們發現，他們就會斷絕我跟豬人的接觸，這比我們目前嚴重受限的接觸方式還更糟糕。因此我被迫隱瞞實情，找些愚蠢的藉口，比如把這些筆記放在里波上鎖的個人檔案中，如此一來就連我親愛的妻子也不會想到要去那裡找。這些極為重要資訊指出我們研究的豬人都是單身，而我基於規定卻不敢讓法林者異星種族學家們知道隻字片語。Olha bem, gente, aqui está: A ciência, o bicho que se devora a si mesma!(看仔細了，各位：科學是個會吞噬自己的醜陋魔鬼！)

——喬歐·費加拉·奧菲瑞茲，祕密筆記，出版於狄摩西尼斯〈不忠的誠實：露西坦尼亞的異星種族學家〉，《雷克雅維克歷史回顧》，1990:4:1

華倫婷的肚子繃緊腫脹，女兒再過一個月就要出生了。肚子這麼大又不平衡，老是令人心煩；以前她總能自己準備帶歷史課學生出海，能自行把大部分東西裝上船，現在卻得倚賴丈夫的水

手們幫忙，甚至沒辦法在碼頭與船艙之間奔波——現在艦長正在下令裝載貨物，好維持船身平衡。他當然做得不錯——她第一次到這裡時時，不就是拉弗艦長教她的嗎？——但華倫婷不喜歡被迫當個坐著不動的人。

這是她的第五次出海；第一次時她認識了賈克特。她沒有想過要結婚。特隆赫姆就和她跟遊蕩的兄弟拜訪過的任何星球一樣，她會教書、研究，然後四五個月後便會寫一篇擴充的歷史論文，以狄摩西尼斯的筆名出版，然後開始享受生活，直到安德接下別處的代言任務為止。他們倆的工作通常契合得很好——他會被召去替某位大人物代言，而那人一生的故事則會成為她論文的探討主軸。這是他們倆的遊戲，假裝自己是四處巡迴的教授，但他們實際上會替這世界創造身分，或者改變它的特性，因為狄摩西尼斯的論文總被視為權威之作。

她有段時間想過，想當然有人會發現狄摩西尼斯的論文很可疑地跟著她的巡迴路線走，進而揭露她的身分。但她很快就了解到，有點類似代言人們但比較不明顯的是，狄摩西尼斯身邊興起了傳說。人們相信狄摩西尼斯並不是單一一個人；相對的，人們認為每篇狄摩西尼斯的論文都是各別天才人物的創作，這些人嘗試用狄摩西尼斯的詮釋手法出版這些作品。有些人想像，電腦會自動將這些作品送到某個由各年齡層傑出歷史學家所組成的不知名委員會，他們會決定文章是否值得此一頭銜。沒有人見過論文投稿通過的學者，但這沒有差別；每年都有數百篇屬名「狄摩西尼斯」的文章投稿，但電腦會自動退回那些不是由真正狄摩西尼斯所寫的東西，但人們仍堅信不宜，認為華倫婷這樣的人根本不存在。畢竟，當安德在三千年前打蟲族戰爭時，狄摩西尼斯就是電腦網路上的煽動份子了。那不可能跟現在的是同一個人。

華倫婷心想，此話也不錯。我其實已經變了，我在每本書裡都有所不同，因為每個世界都轉變了我，即使是我正在寫下星球的故事的時候。特隆赫姆對我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她厭惡這地球上普遍盛行的路德派思想，特別是當中所謂的加爾文派，他們似乎對於所有尚未脫出口的問題都早就有了答案。所以她想出一個點子，帶一批挑選過的研究生遠離雷克雅維克，航向赤道島鏈「夏季島群」的其中一座島，嗚吼獸在春天會去那裡繁殖，成群的滑溜鳥則充滿交配的精力。她的打算是打斷每間大學裡無可避免的智力衰退模式；學生只能吃在有蔭山谷裡野生的燕麥草，還有他們有膽子跟才智殺死的滑溜鳥。一旦他們的每日食糧全得倚賴自己的努力取得，他們對於歷史中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的態度就會改觀。

大學不情願地准許她的計畫。她用自己的基金租下賈克特的一艘船，賈克特剛剛成為一個捕捉嗚吼獸為生的家族的家長，這種家族為數眾多。賈克特的水手性格很瞧不起大學的人，當著他們的面叫他們水黽，背後更是罵得難聽。他告訴華倫婷，說他會在一星期內回來拯救她捱餓的學生；然而她和她的學生——自稱為被遺棄者——卻撐過了整段時間，還過得很不錯，建立起某種村落，享受著創意奔放的思想。他們返回陸地時發表的論文明顯優異許多、深具洞察力。

這件事在雷克雅維克帶來的最顯著結果是，華倫婷每年夏天三次出海，每次都有數百人申請二十人的名額。但對她更重要的是賈克特；他受的教育不多，但他對隆赫姆的風土人情瞭若指掌。他能不靠地圖就繞行半圈赤道，曉得冰山的漂浮範圍與浮冰最厚的地方。他似乎知道嗚吼獸會在哪裡聚集跳舞，並曉得如何要他的獵人們趁牠們從海中跳上岸時，把毫無警覺的牠們逮個正著。天氣變化永遠不會讓他感到驚訝，華倫婷認定賈克特已經對任何狀況有心理準備。

除了她以外。等到那位路德派官員——不是加爾文派的人——替他們證婚時，兩人的訝異似乎多過欣喜。但他們的確很快樂。打從她離開地球以來，她首次感覺自己變得圓滿、平靜和有了歸所。這便是為什麼會有孩子在她肚中成長——流浪結束了。她也很感激安德了解這一點，還沒跟她討論便發現特隆赫姆是他們三千年奧德賽式旅程的終點，也是狄摩西尼斯生涯的告結。正如冰女巫，她找到了方法在這世界的冰雪裡紮根，吸取其他土地都不曾有過的滋養。

寶寶在肚裡用力踢，使她從白日夢回過神來；她轉頭看見安德沿著碼頭朝她走來，肩上背著一個旅行袋。她馬上便曉得他為什麼要帶袋子：他打算跟著參加出海。她心想自己是不是覺得高興。安德安靜又不引人注目，但他可隱藏不了他理解人性的出眾才華。普通學生會忽略他，但是最好的學生、她希望能想出原創思想的那些，就會跟著他想必會拋出的強大暗示走下去。她知道結果一定會很可觀——畢竟她多年來都受惠於他的見解，但那樣一來就會是出自安德的才智，而不是學生們的。這會打亂出海的目的。

但當他要求跟來，她無法跟他說不。老實說，她會很樂意有他跟著，就如她對賈克特的愛一樣，她很懷念結婚前跟安德一直以來的親密感。賈克特也曉得，這點亦讓他心痛；因為一位丈夫不該與內弟爭取妻子的忠誠。

「嗨，小婷。」安德說。

「嗨，安德。」他們獨自在碼頭上，沒有別人聽得見，她可以自由使用他的童年暱稱稱呼他，忽略其餘人類把這個字變成修飾詞的事實。

「要是妳的小兔子決定在出海期間跳出來，妳要怎麼辦？」

她笑了。「她爸爸會拿嗚吼獸的皮裹住她，我會唱可笑的北歐歌謠給她聽，接著學生們就會突然了解歷史上的生育義務有多少影響力了。」

他們大笑了一會兒。然後華倫婷突然想到——她沒注意到自己是怎麼知道的——安德並不是想參加出海，而是打包行囊離開特隆赫姆，而且他過來不是要請她和他一起走，而是要跟她道別。她突然淚水盈眶，可怕的心痛刺傷了她。他伸手抱住她，如同從前許多次一樣；但這回有她隆起的肚子擋路，令擁抱更尷尬和小翼翼。

「我還以為你想留下來，」她小聲說。「你拒絕了那些找你的請求。」

「有個請求我無法拒絕。」

「我寧願在出海期間生下這孩子，也不要再在別的星球上這樣。」

正如她猜想，安德並不打算要她跟來。「寶寶的膚色會太白，」安德說。「她在露西坦尼亞上會太格格不入。那裡的人多半是深膚色的巴西裔。」

所以是露西坦尼亞了。華倫婷馬上就懂他為什麼要去——現在眾所皆知，豬人殺死了一位異星種族學家，這件事在雷克雅維克的晚餐時間已經播報過。「你瘋了。」

「不算是。」

「要是人們發現那位安德要去豬人的世界，你想會發生什麼事？他們會把你釘上十字架！」

「他們已經在這裡把我釘上十字架了，只不過只有妳知道我是誰。答應我別說出去。」

「你在那裡能做什麼？等你抵達時，他已經死了好幾十年了。」

「我的對象通常在我能代言之之前就會夠冰冷了。巡迴的缺點就是這樣。」

「我沒想過我會再失去你。」

「但我曉得你愛上賈克特的那天，我們就已經離散了。」

「那你應該告訴我！那樣的話我就不會結婚了！」

「我就是因為這樣才沒告訴你。你的話不是真的，小婷，無論如何你還是會結婚，我也希望你這樣。你不會比現在更快樂了。」他把雙手放在她的腰上。「威金家族的基因希望能延續下去。我希望你能多生一打孩子。」

「生超過四個就很不禮貌，超過五個太貪心，六個以上則太野蠻。」即使她開起玩笑，她也在思考該如何處理出海——讓研究所助教在她缺席下接手，全部取消還是延到安德離開以後？

不過安德打斷了她考慮問題的機會。「你想你丈夫能不能借我一艘船，讓我連夜趕往起降坪，好在早上搭運輸艇去我的星艦？」

他可真趕時間。「你如果沒打算跟賈克特借艘船，你會在電腦上留字條給我嗎？」

「我五分鐘前做了決定，然後就直接來找你。」

「但你已經有船票了——這是要時間的！」

「除非你把星艦買下來。」

「你為什麼這麼急？航行要幾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多等幾天會有什麼差別？你就不能等一個月看我的寶寶出生嗎？」

「小婷，再等一個月，我怕我會沒有勇氣離開你。」

「那就不要離開！豬人對你有什麼重要？蟲族對一個人的一生而言就夠像拉門者了。留下來吧，像我一樣結婚；你開啟了星際殖民之路，安德，留下來品嚐你辛苦努力的收穫！」

「你有賈克特了。我有一直試圖把我變成加爾文派的討厭學生。我的工作還沒結束，特隆赫姆也不是我的家。」

華倫婷感覺對方的話有如控訴：你把自己扎在這裡，卻沒想過我能否在此地的土壤生存？她則會回答，那不是我的錯——想離開的人是你，不是我。「請你回想，」她說。「當我們把彼得留在地球上、花十多年前往第一個殖民地，也就是你統治的那個星球？感覺好像他已經死了。等我們抵達時他就變老了，我們卻依然年輕。我們用即時通跟他交談時，他就像個年邁的叔叔，這人是掌握大權的大統領與傳奇的洛克，可是根本不是我們的兄弟。」

「就我記得，彼得後來變好了。」安德試圖輕描淡寫。

但華倫婷倔強地抓住他的話。「你認為我過了二十年也會變好嗎？」

「我想我會比你死去更替你感到悲痛。」

「不，安德，那就跟我死了沒兩樣，你也曉得是你殺了我。」

他畏縮。「你的意思不是那樣。」

「我不會寫信給你。何必呢？那對你不過是一兩個星期。你會抵達露西坦尼亞，然後電腦會收到你才離別一星期的人二十二年來的信件。前五年會朽寫滿失去你的哀痛，還有無法跟你交談的孤獨——」

「你的丈夫是賈克特，不是我。」

「那我該寫什麼？關於寶寶、伶俐又寫滿新聞的短信？她會長到五、六、十、二十歲然後結婚，你卻根本不認識她，也不會在乎。」

「我會在乎。」

「你沒機會的。等我很老了我才會寫信給你，安德。等你到了露西坦尼亞以及下一個地點，痛哭失聲回顧這幾十年，我才會把我的回憶錄寄給你。我會獻給你，給安德魯，我最摯愛的兄弟。我欣然跟著你走過兩打星球，你卻甚至不答應我多留兩個星期。」

「聽聽妳自己在講什麼吧，小婷，妳就會懂我得趁妳把我撕成碎片前快點離開。」

「你根本不能忍受你的學生講出這種謬論，安德！要不是你像個被逮到的夜賊偷偷溜掉，我就不會講這種話了！別把原因轉過來推給我！」

他喘不過氣回答，連珠炮吐出字句，趕著在情緒阻止他之前把話講出來。「不，妳說得對，我想快點走是因為我在那裡有工作，而在這裡每多留一天都是拖延，而且我看到妳跟賈克特越來越近，使我越來越疏遠，我就覺得心痛，即使我曉得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所以我決定要走的時候，我以為越快走越好，我也是對的；妳明知我是對的。我沒想過妳會因此恨我。」

現在情緒攔住了他，令他流淚；她也是。「我不恨你，我愛你。你是我身上的一部分和我的心，你離開時就等於是挖出我的心把它帶走——」

他們的對話就在這裡結束。

拉弗船長的大副把安德帶到起降坪，這個巨大的平台位於赤道海，運輸艇從這裡起飛上太空，跟軌道的星艦會合。他們一致默認華倫婷不會跟他走。相對的，她跟著丈夫回家，一整晚都抱著他；她隔天照常跟學生們出海，只有在黑暗中才為安德哭泣，她以為沒有人看得見。

但她的學生們看見了，人們開始相傳著故事，說威金教授為了她那位四處巡迴的代言兄弟人的離去而深感悲慟。大家認為這跟學生平常會做的事情一樣，多少是加油添醋——但有位名叫佩麗特的女學生卻開始對一個想法感到著迷，認為華倫婷與安德魯·威金的故事其實遠超過其他人的想像。

所以她開始試著研究這個故事，反過來追溯他們兩人在星際間的航行歷程。等到華倫婷的女兒賽芙特四歲、兒子藍也兩歲時，佩麗特就去找她，那時佩麗特已經是大學的年輕教授。她把她的出版的故事拿給華倫婷看，宣稱是小說，但華倫婷一眼就認出來了——故事講說一對姊弟是宇宙中最年長的人，他們早在殖民地成立前就出生在地球，然後無家可歸地在星球之間遊蕩追尋。

令華倫婷寬慰——同時詭異地感到失望——佩麗特並未發現安德就是原始的亡靈代言人，而華倫婷則是那位狄摩西尼斯。但佩麗特曉得他們夠多的故事，寫下他們離別的經過：她決定留在丈夫身邊，他則決定繼續上路。那段比實際上的更溫柔感人，假如安德和華倫婷更懂得製造戲劇效果的話，就會是佩麗特寫下的那樣子。

「妳為什麼要寫這個？」華倫婷問她。

「這故事本身不就是夠好的理由了嗎？」

這逃避的答案讓華倫婷感到有趣，但沒有因此退卻。「安德魯對妳有什麼重要，讓妳做研究來寫這些？」

「妳還是問錯問題了，」佩麗特說。

「原來我正在接受某種測驗，而且還答錯了啊。妳能暗示一下我該問什麼問題嗎？」

「別生氣嘛。妳應該問我為什麼把它寫成小說而不是傳記。」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亡靈代言人安德魯·威金就是異星屠殺者安德·威金。」

即使安德已經離開了四年，他仍得過十八年才會抵達目的地。華倫婷害怕得難受，心想如果他用人類歷史上最可恥之人的身分到達露西坦尼亞，會得到什麼樣的歡迎。

「妳不必擔心，威金教授，要是我想說出來早就會說了。我發現到這點時，我意識到他對自己做過的事很懊悔，而且是無比的悔意。原始的亡靈代言人把他做的事揭發為無可言喻的罪行——所以他跟數百人一樣接下代言人的身分，在二十個星球上指控自己的罪。」

「妳發現到很多東西，佩麗特，可是妳懂的很少。」

「我都懂了！讀我寫的東西——這就是理解！」

華倫婷告訴自己，既然佩麗特已經知道那麼多，不如讓她多曉得一點吧。只是華倫婷開口說出她從未告訴任何人的事時，驅策她的是怒氣而不是理智。「佩麗特，我弟弟沒有**模仿**原始的亡靈代言人。《蟲巢女王》和《大統領》就是他寫的。」

佩麗特發現華倫婷講的是實話時，令她震驚不已。這麼多年來她把安德魯·威金當作研究對象，原始的亡靈代言人則是她的啟蒙者。當她發現兩人其實是同一個人，這使她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啞口無言。

後來她和華倫婷交談和吐露了更多真相，逐漸建立信任，最後華倫婷邀請她擔任她孩子的家庭教師，以及寫作與教學的同事。賈克特對於家庭多了新成員感到訝異，不過華倫婷也告訴了他佩麗特從研究中以及從她口中得知的祕密。這些於是成了家族傳奇，孩子們一大到懂得保密時，就會聽到失落的安德舅舅的奇妙故事，每個世界的人們都把他當作怪物，但他實際上是某種救世主或先知，或起碼是個殉教者。

歲月流逝，家族繁榮茁壯，華倫婷失去安德的傷痛開始被對他的驕傲取代，最後轉為強烈的期待。她急著等他抵達露西坦尼亞，解決豬人的難題，實現他成為拉門者門徒的注定命運。正是佩麗特這位好路德派教徒，讓華倫婷學會用虔誠的觀點看待安德的一生；她家庭生活的強大穩定力，以及五位孩子帶來的奇蹟，替她內心灌注了信念的情感，而非信念的教義。

這也影響了孩子們。既然他們永遠不能跟外人提起，安德舅舅的故事便抹上了超自然的色彩；最年長的女兒賽芙特尤其著迷，即使她已經二十歲，理性壓過了對安德舅舅的原始幼稚崇拜，她依然對他很入迷。安德是傳說中的人物，但他仍然活著，就在一個不算太遠的星球上。

她沒有告訴她的父母，轉而對前任家庭教師傾吐。「總有一天，佩麗特，我會與他見面。我會見到他並幫忙他做事。」

「妳何以認為他需要幫忙？尤其是妳的幫忙？」佩麗特在被學生說服之前，總是會抱持懷疑。

「他第一次這麼做時也不是一個人，對嗎？」賽芙特的夢朝外飛，遠離特隆赫姆的冰雪到安德·威金還沒踏上的露西坦尼亞。露西坦尼亞的人啊，你們壓根不會曉得有位偉人將走在你們的土地上，承受你們的重擔。而我終將與他會合，即使那得花一世代的时间。準備好迎接我吧，露

西坦尼亞。

安德·威金在他的星艦上並不曉得自己帶著其他人的哪些夢想。他離別在碼頭上哭泣的華倫婷才過了幾天；對他而言賽芙特還沒有名字，依然躺在華倫婷的肚子裡，頂多如此。他只開始感受到失去華倫婷的痛——一個她早已適應的傷痛。他的思緒也從未觸及他在冰雪世界上的無名姪女與姪子們。

他心頭想著的是那位名叫娜明雅、孤獨又飽受折磨的年輕女孩，想著二十二年的航行會對她造成什麼改變，他們相遇時她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因為他愛她，一如你只能愛那位像是你處在悲傷深處時的倒影。

第六章：歐亞德

豬人跟其他部族的唯一互動似乎就是打仗。當他們彼此講故事時（通常是在雨天），故事內容總是跟戰鬥和英雄有關，結局都是死亡，不論英雄或懦夫都一樣。假使故事有任何指導性質的話，豬人顯然不期望能活過戰爭，而且他們對敵人的雌性完全沒有過絲毫興趣，比如採取人類傳統中會對陣亡士兵的妻子進行的強暴、謀殺、奴役等。

這表示部族之間沒有基因交流嗎？非也。基因交流也許是由雌性主導，她們可能有某種交換基因的傳統體系。既然在豬人社會裡，雄性完全區服於雌性，這些事很有可能在雌性根本不知情下進行，或者他們覺得非常丟臉，因此不願告訴我們。

他們想跟我們講的事是戰鬥。下面是一段典型的謄本，來自我女兒烏婉達在去年2:21於木屋說故事時間所記錄的筆記：

豬人（用星際語說）：他殺死我們三位兄弟卻沒受半點傷，我從沒看過如此強壯無懼的戰士。他的手臂染滿血，手裡的棍子裂開，沾著我們兄弟的腦漿。他曉得他值得尊敬，即使是在接下來對付他軟弱的部族的戰鬥中亦然。Dei honra! Eu lhe dei!（我崇敬他！我向他致意！）

（其他豬人嘖嘖舌頭並吱叫。）

豬人：我把他壓在地上。他掙扎起來很有力，直到我給他看我手裡的草。接著他張嘴哼起遠方國度的奇異歌曲。Nunca será pau na mão da gente!（他永遠不會成為我們手中的棍杖！）（這時他們用妻子語一起合唱，是我們目前聽過最長的一次。）

（請注意這是他們的習慣模式，發言以星際語為主，然後在高潮與結論時轉用葡語。反過來看，我們發現自己也會這麼做，在情感最豐富的時刻落回我們的葡萄牙母語。）

這段戰鬥記述可能聽來沒什麼特別，但等你聽得夠多，就會發現故事總是以英雄之死作結。顯然他們並不欣賞輕喜劇。

——里伯達德·葛拉西亞斯·迪·梅德西，〈露西坦尼亞原住民跨部族活動的報告〉，出版於《跨文明會刊》，1964:12:40

星際航行期間沒什麼事好做。航線一旦規畫好，船隻也實施帕克跳躍（Park shift），剩下唯一要做的就是計算船隻究竟離光速多近。船上電腦會算出真正的航速，並判斷主觀上會花多少時間，然後繼續飛行下去，直到用把帕克跳躍退回可操縱船身的次光速速度。安德心想，就跟碼錶一樣。按下去再按起來，賽跑就結束了。

船上的電腦夠聰明，能協助他從流利的西班牙語轉換到葡萄牙語。說起來很簡單，只是電腦省略了許多輔音記號，想看懂可不容易。

每天花一兩個小時跟遲鈍的電腦講葡語，開始變得令人惱怒。以前每次航行時，小婷都跟他在一起；他們不見得會一直交談——小婷跟安德太了解彼此，以致經常無話可說。可是現在少了

她在，安德被自己的思緒弄得更不耐煩；這些思緒沒有意義，因為他找不到人傾訴這些念頭。

連蟲巢女王也幫不上忙。她的思緒是即時的，連接的不是神經突觸而是不受光速相對論效應影響的零子，安德每過一分鐘，她就會度過十六小時——他們的差距太大了，使得他無法從她身上收到任何回應。假如她沒有關在蛹裡，她便會有上千隻蟲族各司其職，將個體的經驗傳到她龐大的記憶裡。不過她現在有的就只有她自己的記憶；而在這八天的禁錮裡，安德開始能理解她為何急著想被放出來。

等到第八天過去，他已經能直接講一口不錯的葡萄牙文，不必從西班牙語翻譯。他也渴望有人類作伴——他甚至願意跟一位加爾文派教徒討論信仰問題，只要這人比船上的電腦聰明就好。

星艦再度實施帕克跳躍。在極短的時間裡，船隻跟其餘宇宙的相對速度改變了，或者根據理論，其實是宇宙的相對速度改變，星艦本身則真正保持靜止。沒有人搞得懂，因為你找不到地方觀察這種現象；這純屬猜測，反正也沒有人了解零子運作的方式。即時通的發明有一半是出於意外，一半則出自帕克即時理論。也許理論沒人搞得懂，但它總歸能用。

星艦的窗口立刻填滿星辰，因為所有方向的星光又看得見了。有一天某位科學家將會發現為何帕克跳躍幾乎不會消耗能量；安德很確定，某個地方正在為了人類的星際航行付出可怕的代價。他曾幻想過，每次有星艦進行帕克跳躍時都會有顆恆星消失。珍對他保證不會這樣，但他曉得人類看不見大部分的恆星；說不定已有十幾億顆恆星消失，我們卻毫不知情。等我們發現銀河變空時，想彌補就太遲了。

「坐在那裡杞人憂天啊。」珍說。

「妳又不能讀人心思。」安德說。

「你每次結束星際旅行，都會變得陰沉，猜想宇宙會如何毀滅。這是你暈船的怪僻表現。」

「妳有通知露西坦尼亞當局我要過去嗎？」

「那是非常小的殖民地，上面沒有降落管理當局，是因為幾乎沒人會過去。軌道上有艘運輸艇會自動把人載到那小得可笑的太空港。」

「入境單位還沒准許我進去嗎？」

「你是代言人，他們不能拒你於門外。何況入境主管是政府首長的一部分工作，首長也是市長，畢竟城市就等於殖民地。她的名字是法瑞雅·林瑪·瑪麗亞·多·柏斯克，人稱柏絲昆雅。她向你致意並希望你離開，因為他們即使沒讓一位不可知論者³²亂跑和騷擾善良天主教徒，手上的麻煩也已經夠多了。」

「她真的這麼說？」

「其實不是對你說的——這是佩瑞格諾主教對她說的。她也同意，但她的職責就是同意主教。要是你告訴她天主教徒都是崇拜偶像和迷信的笨蛋，她大概會嘆口氣說：『我希望你能自己留著那些意見』。」

「妳在拖延，」安德說。「是什麼事讓妳認為我不想聽到？」

「娜明雅取消請求代言人的申請。在她發出要求五天後。」

³² 不可知論(agnosticism)與無神論有細微的不同，主張人並不曉得神的存在(沒有證據)，而非認為神不存在。

當然，星程法典規定一旦安德回應請求而出發，這請求就不能合法地取消。不過這仍改變了一切，因為她與其渴望地花二十二年等他到來，反而會感到害怕，而且還會憎恨他，因為他在她改變心意後仍繼續前來。他本來以為會被她當成受歡迎的朋友，如今她會比這個天主教殖民地抱持著更強的敵意。「希望有什麼能讓我的工作單純點就好了。」他說。

「嗯，不是所有事都是壞事啦，安德魯。你知道在這段時間裡，有另外兩個人召喚代言人，而且他們還沒有取消申請。」

「是誰？」

「出於最迷人的巧合，是娜明雅的兒子米洛與女兒伊菈。」

「他們不可能認識派波。那他們為什麼要請我替他代言？」

「喔，不是派波的死。伊菈僅僅六個星期前請求一位代言人替她的父親代言，也就是娜明雅的丈夫，馬可斯·瑞貝拉，又稱馬可溫。他在酒吧裡倒下——不是因為酒精，是他生了病。他死於末期的身體腐壞。」

「我真擔心妳，珍，妳居然如此深感同情。」

「同情是你擅長的事。我比較擅長在有組織的資料結構進行複合搜尋。」

「至於那個男孩——他叫什麼來著？」

「米洛。他四年前請求代言人，給派波兒子里波之死代言。」

「里波不可能有超過四十歲——」

「他英年早逝，被人殺死。你懂吧，他是個異星種族學家——或是葡語所稱呼的賽納德。」

「豬人——」

「他跟父親的死法完全一樣。器官的擺設完全相同。在你航行期間，有三名豬人也用同樣的方式被處死。但是他們會在豬人屍體中間種樹——死去的人類就得不到這種榮譽。」

相隔一代，兩位異星種族學家都被豬人謀殺了。「星程議會怎麼決定？」

「事情很棘手。他們仍猶豫不決，還沒讓里波的兩位學徒的任何人成為正式異星種族學家。這兩人一個是里波的女兒烏婉達，另一個則是米洛，也就是想找代言人的那位。」

「他們有跟豬人維持接觸嗎？」

「官方來說是沒有。這部分有些爭議：議會在里波死後限制一個月不得接觸超過一次，但里波的女兒直截了當地拒絕服從命令。」

「他們也沒有趕走她？」

「希望中止跟豬人聯繫的主流人士少得可憐，沒有主流聲音會譴責她。同時星程議會又擔心米洛與烏婉達太年輕了。兩年前他們派一群科學家從卡利卡特³³過來，他們在三十三年後應該就會到這裡接手監督豬人。」

「他們這次曉得豬人為什麼要殺異星種族學家了嗎？」

「毫無頭緒。不過這就是你來的原因，不是嗎？」

這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只不過此時蟲巢女王溫和地輕推他的心智。安德能感覺到她，就像風

³³ Calicut, 即印度喀拉拉邦西部以馬拉雅拉姆語命名的科澤科德 (Kozhikode)。

掃過樹上的樹葉、窸窣作響，而且還有陽光。的確，他是來這裡替死者代言，但他也是為了讓亡者重生。

【這是個好地方。】

蟲巢女王在近光速航行時，曾非常努力地想跟他溝通。

【這裡有個心智。它比我們認識過的人類心智都更聰明。】

豬人？他們能跟你們一樣思考？

【它曉得豬人。時間不多了；它害怕我們。】

蟲巢女王抽回思緒，留下安德一個人心想，露西坦尼亞的疑問或許超過他能應付的份量。

佩瑞格諾主教親自佈道——這一向是個壞跡象。主教不是激勵人心的演說家，老是迂迴又愛東扯西談，害伊菈有一半的時間都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昆恩當然假裝他聽得懂，因為他認定主教不可能說錯話；不過小葛利格連裝出感興趣的嘗試都沒有。即使艾絲昆西梅托修女在側廊徘徊、揮著利得像針的指甲和會捏痛人的手掌，葛利格還是無所畏懼地玩起腦袋想得到的各種惡作劇。

今天，他正在撬開他前面那排塑膠長椅背後的鉚釘。伊菈覺得葛利格的力氣大得令她不安——一個六歲孩子應該沒辦法用螺絲起子撬起熱封釘子的邊緣。伊菈不確定她自己是否辦得到。

當然，假如父親在這裡，他長長的手就會伸出來，然後好溫和、好溫柔地把螺絲起子從葛利格的手中拿走。他會低聲問：「你從哪邊弄來的？」葛利格則會用又大又無辜的雙眼看他。稍後全家人上完彌撒返家，父親就會憤怒斥責米洛亂放工具，用可怕的稱呼叫他、把家裡所有問題推到他身上。米洛會沉默以對；伊菈則會忙著準備晚餐。昆恩會幫不上忙地坐在牆角，摸念珠跟唸著毫無用處的祈禱詞。有電子雙眼的歐亞德則比較幸運——他只要關掉影像就行了，或者放些最喜歡的記憶片段，忽略其他家人。奇瓦菈會走開縮在牆角，至於小葛利格則會勝利地站在那兒，手摟著父親的褲腳，看著他做的事被責怪到米洛頭上。

這段場景在伊菈的記憶裡播放，令她發抖。如果事情停在這裡的話還能讓人忍受，可是米洛接著會離開，他們會用餐，然後——

艾絲昆西梅托修女那隻蜘蛛般的手竄出，指甲掐進葛利格的手臂。葛利格立刻拋下螺絲起子；想當然，起子應該會喀啦摔在地上，但艾絲昆西梅托修女可不笨，她馬上彎腰接住了它。葛利格咧嘴笑，她的臉此時離他的膝蓋只有幾吋遠。伊菈發現他想做什麼，伸手想阻止他，可是太遲了——他用力抬起膝蓋撞進艾絲昆西梅托修女的嘴。

她痛得倒抽口氣，放開葛利格的手，他則從她放鬆的手中一把抓過起子。修女一手摟住流血的嘴，沿著側廊飛奔而去。葛利格繼續破壞長椅。

伊菈提醒自己，父親已經死了。這幾個字像音樂在她心中迴盪：父親死了，只是他也仍在這裡，因為他把恐怖的小小遺產留了下來。他放在我們體內的毒藥仍在成熟，它最後會害死我們所有人。他過世時，他的肝只剩下兩吋長，脾臟則不見蹤影，奇怪的肥胖器官紛紛長出來；這個疾病沒有名字，他的身軀發狂了，遺忘了人類生長的藍圖。這疾病現在甚至活在他的孩子們身上，不是在我們的身體裡，而是在靈魂內。我們存在於正常人類孩童應該存在的地方，甚至長得像正

常孩子，只是我們每個人都出於不同的方式，被一位仿造的孩童取代了，父親靈魂滋長出來的扭曲、惡臭的肥大甲狀腺塑造了這些替身。

也許要是母親有過改善狀況的話，事情就會有所不同，但母親只在乎顯微鏡和基因改良的穀類，或是她在做的任何工作。

「……那個所謂的亡靈代言人！可是只有一個人能替死者代言，那就是神聖的基督——」

佩瑞格諾主教的話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剛才在講亡靈代言人的什麼事？他不可能曉得她召喚了一個來——

「……法律要求我們殷勤接待他，但沒規定我們得相信他！真理不是來自無信者的臆測和假想，而是天主教會的教導與傳統。所以當他走在你們當中時，儘管賞他微笑吧，可是別付出你們的心！」

他為什麼要警告大家？最近的星球是二十二光年外的特隆赫姆，而且那裡不太可能會有代言人。假使有代言人要來，也得花幾十年才會抵達。她越過奇瓦菀問昆恩——他一定都有聽到。

「剛才在講亡靈代言人的什麼事？」

「如果妳剛剛有聽就會曉得了。」

「如果你不告訴我，我就打歪你的鼻梁。」

昆恩嘻嘻笑，給她看他根本不怕她的威脅。但事實上他的確怕她，所以還是說了。「顯然某個無信仰的可憐鬼在第一位異星種族學家死亡的時候就請求一位代言人過來，今天下午剛剛抵達。他已經在運輸艇上，市長正趕過去等他降落和見他。」

這不是她想要的結果。電腦沒告訴她已經有位代言人上路了；他應該多年後才會現身，替那位名為「父親的」怪物道出事實，他的猝死終於替他家人帶來了祝福，而真相將會如光芒照亮和淨化他們的過去。可是父親才剛死，他的觸手依然從墳墓伸出，蠶食著他們的心。

佈道結束，最後彌撒也告一段落。她握緊葛利格的手，試圖防止他在穿越人群時搶走某人的書或袋子。昆恩則起碼有點用處——他背著奇瓦菀，她每次必須穿過陌生人群時就會僵得無法動彈。歐亞德把眼睛影像切回現實，負責管好自己，對著他想嚇唬的十五歲半處女們機械地眨眼。伊菀在聖徒夫婦的雕像前行屈膝禮，他們是她過世已久、幾乎成為聖人的祖父母。你們難道不會驕傲，擁有我們這樣美好的孫子女嗎？

葛利格正在嘻嘻笑；的確，他手上多了隻嬰兒的鞋子。伊菀無聲祈禱，希望那嬰兒沒有被葛利格弄傷。她從葛利格手中拿走鞋子放在小聖壇上，蠟燭在那裡永恆燃燒、見陣著德斯科拉達的神蹟。無論鞋子是誰的，他們都會在這裡找到。

車子滑過太空站與神蹟鎮之間的草原時，柏絲昆雅市長心情蠻好的。她指著一群半養馴的卡布拉羊；這些當地動物能提供纖維和衣料，不過肉對人類毫無營養可言。

「豬人會吃牠們嗎？」安德問。

她揚起一邊眉毛。「我們對豬人了解不多。」

「我們知道他們住在森林裡。他們會出來到平原上嗎？」

她聳肩。「這就留給法林者決定了。」

安德聽到這個用詞，訝異了一會兒；但是當然，狄摩西尼斯最新的作品出版於二十二年前，早就透過即時通散布到百大世界了。烏坦林者、法林者、拉門者及伐依斯者——這些詞彙現在是星際語的一部分，對柏絲昆雅而言或許甚至沒什麼新奇。

讓安德不安的地方是她對豬人毫無好奇心。露西坦尼亞的人們不可能會對豬人漠不關心——正是豬人的存在帶來了高得阻隔一切的圍牆，僅有賽納德才能通過。不，她不是不好奇，而是在迴避話題。但理由究竟是談論殺人的豬人太令人難受，還是她不信任亡靈代言人，他也說不上來。

他們爬到山丘頂上，她停下車，車慢慢用滑蹺落地。他們下面是條寬廣的河，蜿蜒穿過草丘；河流對面最遠的山丘完全被森林覆蓋。河對岸有磚頭和灰泥建成的房子，蓋著磚瓦屋頂，構成了風景如畫的小鎮。較近的河岸這邊棲著農舍，狹長田野一路延伸到安德與柏絲昆雅所在的山丘。

「神蹟鎮，」柏絲昆雅說。「最高山丘上的是大教堂。佩瑞格諾主教已經要求人們禮貌待你並提供協助。」

從她的語氣聽來，安德猜想主教也告訴人們他是危險的不可知論者教徒。「直到上帝把我擊斃為止嗎？」

柏絲昆雅笑了。「上帝展現了基督徒的容忍典範，我們也期望鎮上所有人都會遵從。」

「他們知道是誰召喚我的嗎？」

「無論是誰——他都没引起注意。」

「妳除了身為市長還是政府首長。妳會有一些資訊存許特權。」

「我知道你的原始請求被人取消，但是來不及了。我也知道近年來有另外兩人要求一位代言人過來。可是你必須了解，多數人們都偏好從神父身上得到教誨和慰藉。」

「他們會很高興曉得我不搞教義或安慰。」

「你好心贈送我們一批鳴吼獸，這樣能讓你在酒吧夠受歡迎，你下個月想必也能看見許多愛慕虛榮的女性披著皮草上街。秋天就快到了。」

「我只是買下這艘船時剛好得到一批鳴吼獸——對我沒用處，我也不期望你們會特別感激。」他看四周粗硬、模樣毛茸茸的草。「這些草是當地的嗎？」

「對，而且沒有用。沒辦法拿來鋪屋頂——一割斷就會粉碎，然後在下雨時分解成塵埃。但下面田裡最常見的穀類是我們異星生物學家發展的特製莧菜。稻米跟小麥在這裡長得不好，不過莧菜非常強韌，我們得在田地四周用除草劑，才能防止它們往外擴散。」

「為什麼？」

「這是個被隔離的世界，代言人。莧菜對這環境的適應力太強，很快就會扼殺掉當地的植物。我們的目的不是把露西坦尼亞地球化，而是在這星球盡可能減少影響。」

「這樣對人們一定很難適應。」

「代言人，我們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既自由又生活圓滿。至於柵欄外頭——反正也沒人想要過去。」

她的語氣藏著強烈的情緒。安德因此曉得人們內心非常懼怕豬人。

「代言人，我知道你正在想我們害怕豬人。有些人也許是這樣，可是我們大部分人多數的時間感覺到的根本不是恐懼。是憎恨，仇視。」

「妳根本沒看過他們。」

「你想必曉得那兩位被殺害的賽納德——我猜你原本接受的是替派波代言。但派波跟里波兩人在這裡都很受愛戴，尤其是里波，他是個善良大方的人，人們對他的死感受到的悲痛廣泛又真誠。很難相信豬人怎麼能對他做出這種事來。Filhos da Mente de Cristo的院長克里斯多恩閣下——他說豬人一定是缺乏道德觀念。他說這或許代表他們是禽獸，或者他們尚未墮落，還沒吃下禁忌之樹的蘋果。」她緊繃地微笑。「但那都是神學，對你沒啥意義。」

他沒有回答。他早已習慣了宗教信仰者的看法，他們認為自己的神聖故事在無神論者眼中必然是荒謬至極。但安德並不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何況他對於許多故事中的神聖性質有著敏銳觀察力。只是他不能對柏絲昆雅這樣解釋——必須讓她隨時間改變對他的假設才行。她懷疑他，但他相信她可以被說服；她為了當一位好市長，必然得有能力看穿人們的真面目，不會被表面給騙倒。

他改變話題。「Filhos da Mente de Cristo。我的葡萄牙語不夠好，但意思是不是『基督心靈之子』？」

「相對來說，這是個比較新的修會，四百年前才在教宗的特許下成立——」

「喔，我曉得基督心靈之子修道會，市長。我在蒙特蘇馬星的科爾多瓦市³⁴替聖安傑洛之死代言過。」

她的眼睛睜大。「那麼傳說是真的！」

「我聽過許多種故事版本，柏絲昆雅市長。其中一個說魔鬼在病榻前誘惑聖安傑洛，所以他高喊出異教徒Hablador de los Muertos（亡靈代言人）的可怕儀式。」

柏絲昆雅笑了。「這跟流傳的故事很像。當然，克里斯多恩閣下斥之為無稽之談。」

「結果聖安傑洛在成為聖徒前，出席了替他認識的一位女子所做的代言，那時他血液裡的真菌已經在慢慢殺死他。他來找我說：『安德魯，他們已經謠傳著關於我最糟糕的謊言，說我施展了神蹟而且應該成聖。你得幫我。你必須在我死亡時訴說真相。』」

「但是神蹟已經被認定為真，他死後才九十年就被封聖了。」

「對。嗯，那一部分是我的錯。我替他的死代言時，我自己證實了其中幾樣神蹟。」

現在她大笑出來。「一位亡靈代言人，居然相信神蹟？」

「看看你們的大教堂山丘吧。上面有多少建築是給神父，多少又是給學生們用的？」

柏絲昆雅馬上聽懂了，怒瞪著他。「基督心靈之子修會聽從主教領導。」

「然而無論主教是否贊同，修會卻會保存和教導所有知識。」

「聖安傑洛或許會允許你干涉教會事務，可是我跟你保證，佩瑞格諾主教絕對不會這樣。」

「我過來替一個簡單的死代言，法律會容忍我。我想妳會了解到，我造成的傷害其實比妳預

³⁴ Cordoba, 西班牙安達盧西亞自治區的一個城市。

期的小得多，甚至還有些好處。」

「如果你是要替派波代言，亡靈代言人，那麼你只會製造傷痛。讓豬人待在柵欄後面吧，別碰他們。要是我能照我的辦法，任何人類就再也不得穿越圍牆。」

「我希望這裡有房間能讓我租用。」

「我們這個小鎮沒有變動，代言人。每個人都有個房子，所以你沒地方去——幹嘛有人要經營旅館？我們只能給你一間首批殖民者建造的塑膠小屋。裡頭很小，不過設施一應俱全。」

「既然我不需要那麼多設施跟空間，我想那就可以了。我也期待跟克里斯多恩閣下會面。聖安傑洛的追隨者不論在哪裡，真理都找得到朋友。」

柏絲昆雅吸了吸鼻子，重新開車上路。一如安德的用意，她對於亡靈代言人的刻板印象已經打破了，得知他本人認識聖安傑洛，並且也崇敬修道會。這並不是佩瑞格諾主教想要他們相信的模樣。

房間裝潢很少，要是安德擁有的東西很多，他就會很難找到地方擺東西。但一如往常，他結束星際航行後僅需幾分鐘內就能把物品都拿出來。只有蟲巢女王包住的蛹仍放在他的袋子裡；他早就習慣了把一個強大種族的未來藏在床底下的不協調感。

「也許就是這裡了。」他低語。蛹摸起來很涼，幾乎發冷，即使外面有毯子裹著。

【就是這裡。】

聽到她如此肯定，真是令人不安。她的情緒裡沒有過去傳給他的那些哀求、不耐或其他感受，急著想要現身。她傳達出來的只有全然的確定。

「真希望我們能這麼簡單就決定好，」他說。「或許這裡適合妳，可是還是要看豬人能不能適應你們的存在。」

【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少了我們還能否跟你們人類相處。】

「那樣要花時間的。給我幾個月。」

【你需要多久都可以。我們現在不急了。】

「你們找到了什麼？我以為妳跟我說過你們只能和我溝通。」

【我們心智裡構成思緒的部分，你口中的零子脈衝、驅動即時通的能量在人類身上很不活躍，也非常難找到。但是我們在這裡發現的那位個體，我們會找到的許多個體之一，他的零子脈衝更強、更清晰和更容易發現。他能更容易聽到我們，所以親愛的朋友，請你諒解我們，原諒我們放棄跟你溝通的重擔而跑去跟他交談，因為他不像你的邏輯心智，逼我們得非常努力投射你能了解的話語及影像，因為他對我們就像陽光，如陽光的溫暖照在他臉上照在我們臉上感覺冰涼的水在我們腹部深處流動跟我們三千年來從未感受過的微風一樣溫柔又深入原諒我們會待在他身邊直到你喚醒我們直到你帶我們脫離蛹因為你會這麼做你會用自己的時間自行找到辦法因為這就是我們在找的地方這裡是家——】

接著他失去了她的思緒，感覺到它流失，好像醒來時就忘記做過什麼夢了，儘管你試著記住和維持夢境也一樣。安德不確定蟲巢女王究竟找到了什麼，但無論是什麼，他都得應付現實中的

星程法典、天主教會、可能根本不會讓他接觸豬人的年輕異星種族學家、一位邀請他但改變主意的異星生物學家，以及另外一件事，或許是這當中最困難的事：假如蟲巢女王留在這裡，他也得留下來。他想，我已經跟人類斷絕關係那麼多年，只會跑來干涉他人的事和祈禱、造成傷害再治療，接著再次動身，我也不曾受到任何影響。如果我要在此落腳，我會變成此地的一部分嗎？我這輩子唯一歸屬過的事情，是戰爭學校的小鬼頭軍隊，此外就是華倫婷，但兩者都不復存在了，已經消失在過去——

「怎麼，又在孤獨中打滾了嘛？」珍問。「我能聽到你的心跳變慢，呼吸變得沉重。等一下你若不是會睡著或死掉，就是會痛哭流涕啦。」

「我比那樣複雜多了，」安德愉快地說。「為了那些還沒出現的心痛，我現在的感受是自憐自艾。」

「很不錯，安德，你學得真快。這樣的話你可以沉溺久一點。」終端機啟動，把珍顯示成一隻雌性豬人，站在一排長腿女人的歌舞團中間，活躍地著跳大腿舞。「你只要運動一下就會感覺好多了。反正你都安頓好了，你還在等什麼？」

「我根本不曉得我在哪，珍。」

「他們也沒真的做過市區地圖，」珍說。「因為大家都知道所有東西的位置。不過他們是有個依據行政區劃分的下水道地圖。我可以推測建築的位置。」

「那麼秀給我看看。」

鎮的立體模型出現在終端機上。安德在這裡或許不太受歡迎，房間也簡陋得很，但他們至少禮貌地提供了個終端機給他。這不是標準的家用型號，反而是精緻的模擬器，能夠投射比多數終端機大十六倍的影像，解析度則達到四倍以上。影像在安德眼裡太真實了，使他眩暈片刻、感覺自己是格列佛，傾身望著還不懂要怕他的小人國，他們還沒意識到他摧毀東西的能耐。

不同行政區的名字懸在每個下水道區的空氣上面。「你在這裡，」珍說。「Vila Velha，舊城區。工業區就在你的位置過去一條街區，那是公共會議舉行的地點。」

「妳有豬人疆域的任何地圖嗎？」

村莊地圖迅速朝安德的方向挪動，靠近他的地方消失、新範圍則出現在遠端，好像他正在飛過地表。他想，就像女巫那樣。城鎮的邊界用一道柵欄標示出來。

「那圍牆是唯一阻隔我們跟豬人的東西。」安德打趣地說。

「它會產生電場，任何靠近的人會被刺激到痛覺神經，」珍說。「光是去碰它就會讓你的神經發狂——感覺像有人用銼刀剝掉你的手指。」

「這念頭真讓人愉快啊。我們是在一個集中營裡面嗎？還是動物園？」

「這就看你的角度，」珍說。「柵欄靠人類這邊才能通往宇宙，豬人那邊則被困在自己的母星上。」

「差別在於他們根本不曉得自己錯過了什麼。」

「我知道，」珍說。「人類最迷人的地方就在這裡。你們都很確信次等動物會忌妒得要命，因為他們運氣沒好到生下來就是智人。」柵欄外是個山丘，丘頂上開始出現濃密樹林。「異星種族學家們從來不會深入豬人土地。他們接觸的豬人社群只分佈在進去森林不到一公里的範圍內。」

豬人都住在木屋裡，全是雄性。我們不曉得其他居住區在哪裡，雖然衛星能夠證實，像這裡的森林都大概擁有一個狩獵—採收文明所能支撐的人口。」

「他們會狩獵？」

「大多是靠採集。」

「派波跟里波死亡的地方在哪？」

珍把山坡上通往樹林的一塊草地點亮。附近單獨長著一棵較大的樹，兩株更小的則在不遠處。

「那些樹，」安德說。「我不記得在特隆赫姆上看到的投影裡，樹有那麼靠近。」

「已經過二十二年了。較大那棵是豬人替名叫掘根者的造反者的屍體種植的，他在派波的謀殺之前被處死。另外兩棵則是豬人比較近期的處刑。」

「真希望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替豬人種樹，人類卻沒有。」

「那些樹很神聖，」珍說。「派波記錄到森林裡許多樹都有名字。里波猜測那可能是以亡者命名。」

「而人類就只是不屬於樹之崇拜的一部分。好吧，這個可能性很大，只是我發現儀式跟迷信不會憑空出現。這通常跟社群的生存息息相關。」

「安德魯·威金，什麼時候變成人類學家啦？」

「要適當研究人類就要對人下手。」

「那就去研究幾個人吧，安德。比如娜明雅的家庭。順帶一提，電腦網路已經正式禁止你查詢所有人住在哪裡了。」

安德咧嘴笑。「所以柏絲昆雅沒有表面上那麼友善嘛。」

「如果你必須問人們住在哪裡，他們就會曉得你想去哪。若他們不想讓你去，人人就會裝作不知情。」

「妳不能撤銷限制嗎？」

「我已經撤銷了。」一個光點在柵欄附近和觀測站山丘的後面閃動。那裡是整個神蹟鎮找到最孤立的地方；除此以外，沒幾座屋子建在永遠看得見柵欄的位置。安德心想娜明雅住在那裡，不知是否為了靠近圍牆還是想離鄰居遠一點。或許那是馬可溫的選擇。

最近的行政區是「後方區」，其次是延伸道河邊的工廠區。誠如名稱的暗示，工廠區的組成主要為小型工廠，負責生產神蹟鎮使用的金屬、塑膠、食品與纖維——一個良好、緊緻的自給自足經濟體。娜明雅卻選擇住在所有東西後面，遠離視線和變成隱形人。安德現在確定，這其實也是娜明雅的抉擇。她的生活不就是那樣嗎？她從來就不屬於神蹟鎮，而三次召喚代言人的請求都來自她與她的孩子，這點也絕非巧合。叫來代言人這件事本身就是種反抗，顯示他們認為自己不屬於露西坦尼亞那些虔誠的天主教徒。

「不過，」安德說。「我還是得請人帶路。我不能讓他們馬上曉得，他們無論什麼資訊都瞞不過我。」

地圖消失，珍的臉出現在終端機上。她忘了要配合這台更大型的終端機調整影像，所以她的頭比真人的頭大上許多倍。她讓人印象深刻，而且她的模擬連臉上的毛孔都無懈可擊。「事實上

，安德魯，他們無法隱瞞的人是**我**。」

安德嘆息。「妳想要從中撈到什麼好處，珍。」

「我知道。」她對他眨眼。「可是**你**不會。」

「妳是說你不相信我嗎？」

「你渾身散發著公平正義的氣息。但是我已經夠像人類，我會想要得到特權，安德魯。」

「妳起碼能對我保證一件事嗎？」

「什麼都可以，我流動著血球的朋友。」

「要是妳決定對我瞞著某件事，妳至少會告訴我妳不想說嗎？」

「這對年紀太小的我而言太深奧了。」她把自己變成個漫畫風格、過度女性化的女子。

「沒有事情會對妳太深奧，珍。幫我倆這個忙，別在背後捅我一刀。」

「你出去找瑞貝拉家族時，你有希望我做點什麼嗎？」

「有。找出瑞貝拉家族跟其餘露西坦尼亞人民顯著不一樣的地方。還有他們跟執政當局起衝突的任何事件。」

「我遵從主人的意旨。」她開始像精靈一樣消失。

「是妳誘我來這裡的，珍。妳為什麼要扯我後腿？」

「我沒有。我也沒誘你過來。」

「我在這個鎮裡很缺朋友。」

「你可以把你的性命託付給我。」

「我擔心的不是我的命。」

廣場上到處是在踢足球的孩童們。多數在表演特技，表演自己怎麼只用腳和頭讓球待在空中；不過其中兩位正激烈地一對一決鬥，兩人中的男孩會使盡力氣把球踢向站在不到三公尺外的女孩，對方得站著承受球的撞擊，無論有多大力都不能畏縮。然後女孩把球踢回去，對方則同樣試著勇敢承受。有位小女孩負責追球，在球每次從受害者身上彈開時接住它。

安德嘗試問幾個男孩知不知道瑞貝拉家在哪，而答案一致都是聳聳肩。他繼續追問時，有些人便開始走開，很快地大多孩子都從廣場消失了。安德很好奇主教究竟對大家說了代言人的什麼事。

不過決鬥仍不受影響。既然現在廣場上已經人不多，安德看見另一位孩童也參與其中，是個年約十二歲的男孩。他的背影沒什麼特別，但等安德走到廣場中央時，才發現男孩的雙眼有些不對勁。他過了一會兒才想通——男孩有對人工雙眼，兩顆眼睛閃亮又帶著金屬光澤，但安德知道它們的運作方式。只有一隻眼睛用來提供視覺，但它會分開掃描四條影像，並將訊號分開來，給大腦刺激出雙眼的視覺。另一隻眼裝有電源供應器、電腦控制器跟外接插座。他想要的時候就能用有限的照片記憶體錄下短時間的連續視覺，可能不會超過一兆位元。決鬥者用他來擔任裁判；假使他們起爭執，他就能以慢動作重播，並告訴他們實際狀況。

球直直撞上男孩的胯下。男孩故意皺臉假裝忍住，但女孩沒有上當。「他轉身了，我看到他

的屁股動了！」

「才沒有！妳踢傷我，我根本沒躲開！」

「Reveja! Reveja! (重播！重播！)」他們本來在用星際語，但女孩這時改說葡萄牙語。

有金屬雙眼的男孩面無表情，不過舉起手讓他們安靜。「Mudou,」他肯定地說。安德翻譯道：他動了。

「Sabia!」我就知道！

「你這個大騙子，歐亞德！」

有金屬雙眼的男孩輕蔑地看對方。「我從來不說謊的。你要的話，我可以把那段錄影傳給你。事實上，我想我應該把它貼到網路上，讓大家看看你閃開然後還撒謊。」

「Mentiroso! Filho de punta! Fode-bode! (騙子！狗娘養的！去操山羊！)」

安德很確定那些修飾詞是什麼意思，但有金屬雙眼的男孩平靜以對。

「Dá,」女孩說。「Dá-me.」給我吧。

男孩憤怒地脫下戒指，丟在她腳邊的地上。「Viado! (死玻璃！)」他嘶聲說。然後他就跑開了。

「Poltrão!」女孩對著他背後大喊。孬種！

「Cão (狗)！」男孩喊，連回頭都沒有。

這次男孩咒罵的對象不是女孩。女孩馬上轉身看有金屬眼的男孩，對方聽了這名字而渾身僵住。女孩則幾乎是立即低頭看著地上。負責撿球的小女孩走到金屬眼男孩身邊低語了幾句。男孩抬頭，這才第一次注意到安德。

比較年長的女孩開始道歉。「Desculpa, Olhado, nao queria que- (對不起, 歐亞德, 我不是想——)」

「Não há problema, Michi. (沒關係, 米琪。)」他沒有看她。

女孩想繼續說，但也注意到安德，於是陷入沉默。

「Porque está olhando-nos?」男孩問。你為什麼盯著我們看？

安德用個問題回答。「Você é árbitro?」你是這裡的仲裁者嗎？仲裁者(árbitro)意味著「裁判」，不過也能代表「地方官員」。

「De vez em quando.」有時候。

安德換回星際語——他不確定他還能否用葡語講更複雜的東西。「那麼告訴我，仲裁者，讓一位陌客在這裡自己找路，這樣算公平嗎？」

「陌客？你是說烏坦林者、法林者還是拉門者？」

「不，我想我是個異教徒。」

「O Senhor é descrente?」你是個無神論者？

「Só discreto no incrível.」我只不相信無法相信的事。

男孩咧嘴笑。「您想要去哪裡，代言人？」

「瑞貝拉家。」

小女孩挨近有金屬雙眼的男孩。「哪一個瑞貝拉家？」男孩說。

「遺孀伊凡娜瓦的。」

「我想我找得到，」男孩說。

「鎮上每個人都找得到，」安德說。「問題是，你會帶我去嗎？」

「你幹嘛想去那裡？」

「我會問人們問題，好找出真正的故事。」

「瑞貝拉家再也沒有人知道任何真正的故事了。」

「我也可以接受謊言。」

「那就跟我來吧。」他開始沿著主道路刈得低矮的草地走去。小女孩在男孩耳邊低語；他停下來，轉身面對緊跟在後的安德。

「奇瓦菀想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安德魯。安德魯·威金。」

「她是奇瓦菀。」

「那你呢？」

「大家都叫我歐亞德，因為我的眼睛³⁵。」他抱起小女孩放在肩膀上。「但我的真名是拉羅。拉羅·蘇萊米多·瑞貝拉。」他咧笑，轉身大步走開。

安德跟上。瑞貝拉；當然了。

珍也在聽，並透過耳裡的植入耳機對他說話。「拉羅·蘇萊米多·瑞貝拉是娜明雅的第四個孩子，在一次雷射意外失去雙眼。他現在十二歲。喔，我也找到一個瑞貝拉家族跟其餘鎮民的差異：瑞貝拉家的人願意違抗主教帶你去任何地方。」

他無聲回答：我也注意到了某件事，珍。那男孩樂於欺騙我，也更樂於讓我看到自己如何被愚弄。我只希望妳不會拜他為師。

米洛坐在山坡上，樹蔭使得神蹟鎮任何注視的人都看不到他，但他能從這裡一覽大部分城鎮——至少是最高山丘上的大教堂與修道院，以及北方再過去一座山的觀測站。觀測站山腳的窪地裡就是他的家，離柵欄沒有很遠。

「米洛，」食葉者低語。「你現在是樹了嗎？」

這是一句小不點諺語的翻譯。有時候他們會冥想、坐在原地不動好幾個小時。他們說這是「當一棵樹」。

「不如說比較像一片草。」米洛回答。

食葉者用他高亢喘息的方式咯咯發笑。這種聲音永遠顯得很不自然——小不點死背地學會笑聲，好像那只是另一個星際語的字彙，笑聲中毫無興致可言，至少米洛認為沒有。

「要下雨了嗎？」米洛問。此話對豬人的意思是：你打斷我是為了我，還是為了你的原因？

「今天天上降下火焰，」食葉者說。「在大草原那邊。」

³⁵ olhado有看、眼睛的意思。

「是的。我們有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訪客。」

「是代言人嗎？」

米洛沒回應。

「你必須把他帶來見我們。」

米洛仍回答。

「我替您將臉孔埋進地上，米洛，以我四肢當你房舍的木材。」

米洛很不喜歡他們哀求某件事，彷彿他們認為他特別睿智或強壯，是個必須用甜言蜜語騙取恩賜的家長。好吧，如果他們會這樣想，也是他自己的錯。是他跟里波的錯，在豬人之間扮演上帝。

「我已經保證過了對吧，食葉者？」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那要花時間。我得確認他能不能被信任。」

食葉者一臉困惑。米洛曾試著解釋，不是每個人類都認識所有人，而且有些人很壞，但豬人似乎就是不了解。

「我會盡快。」米洛說。

食葉者突然開始在地上前後搖晃，移動臀部彷彿想替肛門抓癢。里波有一次推測這是他們相當於人類大笑的動作。「用『婆討牙語』跟我說！」食葉者大笑著說。米洛跟賽納德能互換著兩種語言講，食葉者似乎覺得這點非常好玩，儘管這個豬人部族多年來被記錄過或暗示過的語言至少就有四種。

不過若他想聽葡萄牙語，就讓他聽吧。「Vai comer folhas.」去吃葉子。

食葉者一臉疑惑。「這句話有什麼特別？」

「因為那就是你的名字。Come-folhas（食葉者）。」

食葉者從鼻孔掏出一隻大蟲，把嗡嗡作響的它彈開。「少殘酷了」他說，接著走開。

米洛注視他離去。食葉者總是很難相處，米洛比較偏好跟那隻叫「人類」的豬人相伴。雖然「人類」聰明得多，米洛在他身邊也得更謹言慎行，不過「人類」卻不像食葉者有那麼強的敵意。

豬人消失在視線外後，米洛就走向城內。有人在山丘表面的路上前進，走向他的家。前面那位非常高——不對，那是歐亞德把奇瓦菈背在肩上，奇瓦菈老早就過了那種年紀。米洛很擔心她；她似乎沒辦法擺脫父親之死的震撼，這令米洛一時難過起來。而且他跟伊菈本來以為父親的死會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

然後他站起來，試圖更清楚看見歐亞德和奇瓦菈後面的人。是那位代言人！他已經到了！他抵達鎮上不可能超過一個小時，現在卻已經朝屋子走去。太棒了，我還真需要讓母親發現是我把他召來的。我以為代言人會別引人注意，不會直接跑去找請求他的人。即使沒有別人稟報，昆恩也應該會把這件事回報給主教。現在我得應付母親，可能還得應付整座城。

米洛走向樹林間，沿著一條小徑小跑著，那條路通向回市內的柵門。

第七章：瑞貝拉家

米洛，你現在應該要在這裡的，因為儘管我比你更擅長記住對話，我仍不確定這件事是什麼意思。你見過那位被稱為「人類」的新豬人——你跑去做「可疑的活動」之前，我覺得有看到你跟他交談了幾分鐘。「大人物」跟我說，他們命名他為「人類」是因為他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好吧，「聰明」跟「人類」在他們心中有關聯這點頗令人高興，或者是他們擺出要我們領情的態度，認為我們會因此被拍到馬屁。不過這不是重點。

「大人物」接著說：「當他能到處走路時就已經會開口講話了。」他並用手比出**離地約十公分**，我看來他是在告訴我「人類」學會講話與走路時的身高。十公分高而已！不過我也可能完全搞錯了。你應該在這裡親眼看看才是。

如果我猜對了，且「大人物」的意思真為如此的話，那麼這是我們第一次得知豬人幼兒時期的知識。如果他們真的在十公分高時就開始走路——甚至還開始講話！——那麼他們在懷孕期的發展時間就比人類短很多，並在出生後需要多更多的成長時間。

但接下來就算用你的標準，事情也開始變得無比瘋狂。「大人物」接著挨近我和透露——彷彿他不應該說一樣——說「人類」的父親是誰。「妳的爺爺派波認識『人類』的父親。他的樹很靠近你們的柵門。」

他在開玩笑嗎？掘根者不是二十四年前就死了？好吧，也許這只是跟宗教有關，有點像認養樹木之類的。可是從「大人物」躲躲藏藏的樣子來看，我不停在想那可能是真的。難道他們的懷孕期長達二十四年嗎？或者「人類」有可能花了十年才從十公分長到我們現在看見的優秀豬人品種。或者他們把掘根者的精子保存在某處的罐子裡了。

但是這件事很**重要**：這是人類觀察者頭一次得知某位特定的豬人被指出是位父親，而掘根者又恰好是個被謀殺的豬人。換句話說，這位聲望最低的雄性——甚至是一位被處死的罪犯——居然被尊為父親！這表示我們看到的雄性並不是被放逐的單身漢，儘管他們有些人年紀大得認識派波。他們都是**父親候選人**。

此外，要是「人類」這麼聰明，他為什麼被丟在這裡，好像這真的是一群可憐的單身漢？我想我們搞錯好長一段時間了。這並不是低階的單身漢族群，而是高名望的青少年，當中有些人將來真的會變得很重要。

所以當你告訴我，你因為得去做些「可疑的活動」，讓我必須留在家編造些「官方謊言」當即時通報，你真是滿口「狗類排泄物」！（要是你在我睡著以後回家，叫醒我親我一下好嗎？這是我應得的獎賞。）

——烏婉達·費加拉·慕康比寫給米洛·瑞貝拉·馮·赫斯的備忘錄，在議會命令下取自露西坦尼亞檔案庫，做為「對於露西坦尼亞**缺席**異星種族學家之叛國與瀆職之指控的審判」的證據

露西坦尼亞上沒有建築工業。當一對男女結婚時，他們的朋友和家人會替他們蓋一棟屋子。瑞貝拉家道盡了該家族的歷史：房子前面的舊部分是把塑膠板固定在混泥土地基上，而隨著家庭新成員的誕生，新房間會緊鄰著舊房間添上去，這於是造就了山坡前面五座獨樹一格的單層樓建築。最後一棟全用磚塊建成，建得相當筆直，屋頂鋪著磚瓦，不過絲毫沒嘗試改善美感。家族只建造了他們需要的東西，僅止於此。

安德曉得這樣不算貧窮——在一個經濟完全受到控制的社區裡，貧窮是不存在的。這間屋子缺乏裝飾、沒有獨特性，顯示了該家人對自己屋子的蔑視；就安德看來，這也表示他們瞧不起自己。的確，歐亞德跟奇瓦菈不像大多數人那樣有回到家的放鬆感。他們似乎反而變得更緊張、更不快樂，房子本身似乎有著微妙的重力場，令他們在接近時變得更加沉重。

歐亞德與奇瓦菈直接走進門。安德在門邊等人請他進去。歐亞德讓門開著，卻沒跟他講半句話就走出了房間。安德能看見奇瓦菈坐在前廳的一張床上，身子靠著光禿禿的牆；所有牆壁都空無一物，赤裸得發白。奇瓦菈的表情跟牆面一樣空洞，她的眼睛雖然毫無畏怯地盯著安德，她卻像是沒看見他在場似的，至少沒表示他可以進去。

這個家裡生病了。安德試著回想，娜明雅的人格是否有他沒注意到的特質，使得她會住在這種地方。難道派坡的死完全掏空了娜明雅的心嗎？

「妳母親在家嗎？」安德問。

奇瓦菈沒吭聲。

「喔，」他說。「請原諒我。我以為妳是個小女孩，但我發現你其實只是尊雕像。」

她沒露出聽到他講話的跡象。要讓她擺脫憂鬱和高興起來可真不容易。

水泥地板上響起急促的鞋子聲。一個小男孩跑進房間，半路上停住、轉身看著安德佇足的門口。他不比奇瓦菈大超過一歲，大概六七歲吧。他跟奇瓦菈的差別在於，他的臉露出足夠的了解，而且還帶著野性的飢渴。

「你母親在家嗎？」安德問。

男孩彎腰和小心捲起褲管。他在腿上用膠帶黏了一把長菜刀。他緩緩撕下刀，然後用雙手把刀握在身前，對準安德全速衝來。安德注意到刀瞄準他的胯下——這孩子絲毫沒掩飾他想對付陌生人的方式。

一會兒後安德就把男孩夾在腋下，菜刀也卡進了天花板。男孩又踢又尖叫，安德得用雙手壓制住對方的四肢；男孩最後被抓住手腳和掛在安德面前，活像被綁起來準備烙印記號的小牛。

安德穩穩瞪著奇瓦菈。「妳如果不快去通知管理這個家的任何人，我就把這隻動物帶回家煮來當晚餐吃嘍。」

奇瓦菈想了一會兒，然後起身跑出房間。

一會兒後，一位模樣疲憊、頭髮蓬亂、睡眠惺忪的女孩出現在前廳。「Desculpe, por favor, (拜託, 對不起,)」她低語。「o menino não se restabeleceu desde a morte do pai - (這孩子還在適應父親的過世——)」

然後她彷彿突然驚醒。

「O Senhor é o Falante pelos Mortos!」你就是亡靈代言人！

「Sou,」安德回答。我是。

「Não aqui, (別來這裡,)」她說。「喔，對不起，你會說葡萄牙語嗎？當然，你剛才就回答了——喔，拜託，別來這裡，不是現在。請走吧。」

「好吧，」安德說。「我應該把這孩子帶走，還是那把刀呢？」

他瞥向天花板；她跟著他的視線望過去。「喔，天哪，我真抱歉，我們昨天找了一整天。我們曉得他拿走了，可是就是找不到。」

「他把它黏在腿上。」

「昨天還沒有。我們總是會查看那裡。拜託，放開他吧。」

「你確定嗎？我覺得他連牙齒都磨利了呢。」

「葛利格，」女孩對小男孩說。「拿刀刺別人是不對的。」

葛利格用喉嚨咆哮。

「他的父親死了，你懂吧。」

「他們有這麼親密嗎？」

一陣痛苦的打趣感掠過她的臉。「差遠了。葛利格一直是個小偷，打從他大到能握住某樣東西和同時走路起就是了。可是這樣傷害別人倒是頭一遭。拜託放他下來吧。」

「不行。」安德說。

她眯眼，面露反抗。「你想綁架他？帶去哪裡？為了什麼原因？」

「也許妳還沒搞懂，」安德說。「他攻擊我。妳無法跟我保證他不會再犯。如果我把他放下來，妳也不會懲戒他。」

正如他的希望，她的眼裡燃起怒火。「你以為你是誰？這是他家，不是你家！」

「其實呢，」安德說。「我剛剛才從廣場走了好長一段路到妳家，歐亞德又走得很快。我想坐下來休息。」

她對一張椅子點頭。葛利格在安德手中扭動掙扎。安德把他舉高，讓他們倆的臉靠得夠進。

「葛利格，你知道要是你真的掙脫了，你就一定會掉下去和用腦袋瓜撞上混凝土地板。假使這裡有地毯，你說不定還有機會維持清醒，但地毯不存在。而且坦白說，我並不介意聽聽你的頭撞上水泥的聲響。」

「他聽不太懂星際語。」女孩說。

安德知道葛利格聽得夠懂了。他也看見房間角落的動靜；歐亞德回來站在通往廚房的門口，奇瓦菀則站在他身邊。安德愉快地對他們微笑，然後走向女孩示意的椅子，過程中把葛利格拋進半空中，放開男孩的手腳讓他一時飛快轉動、驚慌地張開手腳，害怕承受撞地上的痛楚而尖叫。安德平穩地坐進椅子，在腿上接住男孩，立刻壓住他的雙臂。葛利格試圖用腳跟踢安德的小腿，不過既然男孩沒穿鞋子，這招就沒什麼效果。沒多久安德就再度讓男孩束手無策。

「坐下來的感覺真棒，」安德說。「感謝你們慷慨招待。我叫安德魯·威金，我已經見過歐亞德跟奇瓦菀，而顯然葛利格已經跟我成了好朋友。」

年長的女孩用手抹圍裙，彷彿打算跟他握手，不過手沒有伸出來。「我是伊菀·瑞貝拉。伊菀是伊蘭諾拉的簡稱。」

「很高興認識妳。看來妳正忙著準備晚餐。」

「是的，非常忙。我想妳應該明天再來。」

「沒關係，妳去吧，我不介意等。」

另一個比歐亞德年長、比伊菴年輕的男孩推開家人踏進房間。「你沒聽到我姊姊說的話嗎？我們不要你待在這裡！」

「您對我真是太仁慈了，」安德說。「但我是來見你母親的，我也會在這裡等她工作返家。」

一提到他們母親，就讓眾人沉默下來。

「我猜想她應該在工作。要是她在這裡，我猜這些刺激的事件應該早就讓她衝出來了吧。」

歐亞德聽了稍微笑了，但較年長的男孩拉下臉來，伊菴臉上則出現難受、痛苦的表情。「你為什麼要見她？」伊菴問。

「事實上，我想見見你們所有人。」他對較年長的男孩微笑。「你一定是伊史蒂伐諾·里·瑞貝拉，以殉教者聖史蒂芬³⁶命名。他看見耶穌就坐在上帝的右手邊。」

「你怎麼懂這些東西，無神論者！」

「就我記得，聖保羅³⁷當時就站在一邊，替朝史蒂芬丟石頭的人拿著外衣，顯然他那時還不是信徒。事實上，我記得他被曾視為教會最可怕的敵人之一。但他後來仍悔過了不是嗎？所以我建議，你不該把我當作上帝的敵人，而是一位尚未於通往大馬士革的道路止步的使徒。」

男孩瞪他，抿緊嘴唇。「你又不是聖保羅。」

「正好相反，」安德說。「我是豬人的使徒。」

「你才見不到他們。米洛絕對不會讓你去。」

「也許我會。」一個聲音從門口傳來。其他人立刻轉頭，看見米洛踏進屋內。米洛很年輕——顯然還未滿二十歲，但臉龐與儀態承受著遠遠超過他年紀的責任跟苦難。安德看見大家如何讓出空間給他。他們退後不是因為怕他——相對地，他們紛紛轉向他、在他身邊用拋物線走動，彷彿米洛是屋內的引力中心，其餘一切都因他的存在而移動。

米洛走到房間中央面對安德，但是眼睛卻看著安德的囚犯。「放開他吧。」米洛說，嗓音冰冷。

伊菴輕輕觸米洛的手臂。「葛利格試著拿刀刺他，米洛。」但她的聲音也在說：冷靜，沒關係的，葛利格沒有危險，這個男人也不是個敵人。安德全都聽見了；顯然米洛也是。

「葛利格，」米洛說。「我告訴過你，你總有一天會碰上不怕你的人。」

葛利格發現盟友突然變成敵人，開始嚎啕大哭。「他要殺我，他要殺我！」

米洛冷酷地看安德。伊菴或許信任亡靈代言人，但米洛可不信。還沒。

「我是在弄痛他，」安德說。他已經知道，贏得信任的最佳方式就是說實話。「他只要想掙

³⁶ 聖史蒂芬(St. Stephen, 西元前三五到西元二七年, 天主教又譯聖斯德望或聖司提反)是基督徒的首位殉教者, 因為指控猶太人害死耶穌而被群眾用石頭砸死。

³⁷ 聖保羅(St. Paul)原名掃羅(Saul), 原為羅馬帝國公民與猶太教徒, 曾參與過迫害基督徒的行動。後來他見到聖史蒂芬的殉教, 並在前往大馬士革途中看見耶穌降臨之異像後, 悔改成為宣揚福音的使徒。他最後與耶穌十二門徒的聖彼得於羅馬被尼祿王逮捕和處死。

脫，就會因此感到相當不舒服。他到現在也還沒停止掙扎。」

安德穩穩地迎上米洛的目光，米洛也懂了他未說出口的要求。他沒有堅持要求放開葛利格。「我沒辦法救你了，葛瑞格利歐。」

「你居然要放任他這麼做？」伊史蒂伐諾問。

米洛比著伊史蒂伐諾，致歉地對安德說：「大家都叫他昆恩。」這暱稱的發音就像星際語裡的國王（King）³⁸。「一開始是因為他的中間名是里（Rei），也就是國王。但現在是因為他自認他擁有天賜君權。」

「混帳。」昆恩說，大步走出房間。

不過其他人這時卻坐下來聽對話。米洛已經決定接受這位陌生人，至少暫時是如此；所以他們可以稍微放鬆戒心。歐亞德坐在地板上，奇瓦菈回到她稍早坐在床鋪上的位置。伊菈往後靠在牆邊，米洛則拉過一張椅子，坐在安德的對面。

「你為什麼要來這個家？」米洛問。安德從米洛問的方式就能看出，他跟伊菈一樣沒告訴任何人他找了一位代言人來，所以他們都不曉得另一個手足會期待他出現。事實上，幾乎可以篤定，他們沒料到他這麼早就來了。

「我要來見你的母親。」安德說。

米洛非常明顯地放下心頭大石，雖然表面上沒有明顯表態。「她在工作，」他說。「她會工作到很晚。她正在試著發展一種能跟這裡的草競爭的新馬鈴薯品種。」

「像莧菜一樣嗎？」

他咧嘴笑。「你已經聽說了那玩意兒啊？不是，我們不想讓它那麼強勢。可是這裡的飲食選擇很有限，能吃到馬鈴薯就更好了。何況用莧菜發酵釀出來的酒實在不怎麼好。礦工跟農夫已經開始製造傳說，說伏特加是全世界最棒的蒸餾酒。」

米洛的微笑有如探入洞穴裂縫的陽光，灑進這個家裡。安德能感覺到屋內的緊繃氣氛散去；奇瓦菈像個正常小女孩把腳來回擺動，歐亞德露出愚蠢但快樂的表情，半闔的眼睛使金屬眼看來沒那麼可怕了。伊菈的笑容比米洛的幽默感應該帶來的效果更大，就連葛利格也放鬆了，停止在安德手裡掙扎。

接著安德大腿上突然傳來一陣暖意，顯示葛利格離投降還早得很。安德早就訓練過自己別下意識地對敵人的行動做出反應，直到他決定放任反射動作接手為止，所以葛利格洩出的尿讓他連動也沒動一下。他很清楚葛利格打的算盤——安德會生氣大吼一聲，然後會厭惡地把他從腿上扔開，這樣葛利格就自由了——凱旋歸來。安德則得不到半點勝利。

伊菈則顯然認得葛利格臉上的表情。她眼睛瞪大，然後憤怒地往男孩靠近一步。「葛利格，你這難搞的小——」

不過安德只對她眨眼和微笑，使她停在原地。「葛利格賞我了一點小禮物，是他唯一要給我的東西，而且還是親手做的，所以意義就更大了。我太喜歡他了，我想我捨不得放他走。」

葛利格咆哮，再次瘋狂掙扎想要掙脫。

³⁸ 當然，譯者選的字發音不太一樣，部分是舊稿的歷史之故，部分則是譯者喜歡「昆恩」甚於「金恩」。

「你為什麼要抓住他！」伊菈說。

「他期待葛利格能當個正常人，」米洛說。「這需要花力氣的，而且根本沒別人想嘗試。」

「我就試過。」伊菈說。

歐亞德從地上的位置開口：「我們家只有伊菈能讓我們當個文明人。」

「別跟那混帳說我們家的任何事！」昆恩從另一個房間喊。

安德嚴肅地點頭，彷彿昆恩講了個非常有智慧的提議。米洛咯咯發笑，伊菈則翻白眼坐在奇瓦菈旁邊的床上。

「我們家不算很快樂。」米洛說。

「我能理解，」安德說。「畢竟你們父親不久前才過世。」

米洛譏諷地微笑。歐亞德再次開口。「你是說因為我們父親不久前還活著吧。」

伊菈與米洛顯然都同意這句話，不過昆恩又大喊：「什麼也別跟他說！」

「他傷害了你們嗎？」安德小聲問。他沒有動，即使葛利格的尿開始變冷發臭。

「他沒有打我們，如果你是這個意思，」伊菈回答。

但是米洛覺得事情太超過了。「昆恩說得對，」米洛說。「這只是我們家的事，跟任何人無關。」

「不，」伊菈說。「那是他要管的事。」

「為什麼是他的事？」米洛問。

「因為他過來替父親的死代言。」伊菈說。

「父親的死！」歐亞德說。「Chupa pedras! (垃圾魚啊!) 父親三個禮拜前才死的！」

「我那時已經過來要替另一名過世者代言，」安德說。「但有人的確要求替你們的父親代言，所以我也會這麼做。」

「藉此斥責他。」伊菈說。

「是替他發言。」安德說。

「我召你來是要你說實話，」她痛苦地說。「而所有關於父親的實話都對他不利。」

沉默降臨在屋內各個角落，讓所有人靜止不動，直到昆恩緩緩走過門口。他只瞪著伊菈。

「是妳叫他來的，」他柔聲說。「是妳。」

「好把事實說出來！」她回答。弟弟的指控顯然刺痛了她；他不必再指出她如何背叛了自己的家人跟教會，把這位異教徒帶來揭露那些隱匿已久的內幕。「神蹟鎮的所有人都好善解人意，」她說。「我們的老師刻意忽略小事，像葛利格的偷竊跟奇瓦菈的沉默。不必管她在學校一個字都沒講過，完全沒有！大家都假裝我們只是正常小孩——我們是聖徒夫婦的孫兒女，而且我們好聰明不是嗎，家族內出了個賽納德跟兩位異星生物學家！多崇高的名望。然後父親喝得爛醉，回家把母親打到沒辦法走路，他們就轉過去裝作沒看見！」

「閉嘴！」昆恩吼道。

「伊菈，」米洛說。

「還有你，米洛，父親會吼你，講些不堪入耳的話，直到你衝出家門，跑得跌跌撞撞，因為外面黑得你根本看不見路——」

「妳沒有權利告訴他！」昆恩說。

歐亞德跳起來，站在房間中央，用非人類的雙眼環顧眾人。「為什麼你們還是想隱匿這些事？」他柔聲問。

「跟你有什麼關係？」昆恩問。「他從來不會對你怎樣。你只要關掉眼睛，坐在那裡戴耳機聽巴洛克還是巴哈之類的——」

「關掉眼睛？」歐亞德說。「我從來沒有關掉眼睛。」

他轉身走向終端機，它放在門口對面的房間最角落。他用迅速的動作啟動終端機，然後拿起一條介面連接線插入右眼插槽。那只是簡單的電腦連線，卻讓安德喚起了巨人那顆獨眼的可怕記憶；眼睛被扯開和滲出液體，安德深深挖進那顆眼球和鑽進巨人的腦袋，使它往後摔倒和死去。他僵住一會兒，然後才想到那不是真的記憶，而是在戰鬥學校玩過的電腦遊戲。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了，但對他卻是二十五年前，時間沒長到能讓記憶被淡忘。蟲族就是取得他腦中的巨人之死記憶與夢境，轉成留給他的訊息，最終令他找到蟲巢女王的蛹。

珍的聲音讓他回到當下，她從植入耳機低語：「如果對你沒差別的話，我要趁他連線眼睛時把裡面其他的儲存內容全部下載下來。」

終端機上開始出現一個場景，不是立體投影，而是像淺浮雕般從單一觀察者的角度投射。場景正是這個房間，從歐亞德稍早坐著的位置看去——顯然那是他習慣坐的地方。房間中央站著一位高大、強壯又暴虐的男人，邊咒罵米洛邊揮舞雙手，後者沉默地站著，毫無怒意地壓低頭看父親。沒有聲音——只有影像而已。「你們忘了嗎？」歐亞德小聲說。「你們忘了以前是什麼樣子嗎？」

在終端機的影像裡，米洛終於轉身離開；馬可溫跟到門邊對著米洛背後大吼。接著他走回屋內站著，氣喘吁吁得像追逐獵物而累壞的動物，葛利格則跑向父親和抱住他的腳，對著門外高喊，從表情看得出來他在附和著父親對米洛的粗魯辱罵。馬可溫從腿上扯開兒子的手，堅決地走進後面的房間。

「沒有聲音，」歐亞德說。「可是你們聽得到，不是嗎？」

安德感覺葛利格的身軀在他腿上顫抖。

「就是現在，一拳，一聲撞擊——她摔在地板上。你們能親身感覺到她的身體撞上水泥吧？」

「閉嘴，歐亞德。」米洛說。

電腦投射的場景結束。「我真不敢相信你儲存了那些。」伊菈說。

昆恩正在流眼淚，完全沒有掩飾。「是我殺了他，」他說。「我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

「你在說什麼？」米洛惱怒地說。「他有爛瘡病，而且是先天性的！」

「我祈禱他能死掉！」昆恩尖叫，臉交織著激動情緒，淚水、鼻涕及唾沫混雜在嘴邊。「我向聖母祈禱，向耶穌祈禱，跟外公外婆祈禱，說我願意下地獄，只要他能死掉。他們也這麼做了，現在我要下地獄了，我也不後悔！上帝原諒我吧，可是我很高興！」他痛哭著踉蹌衝出房間，遠方的某扇門碰地摔上。

「好吧，又一個被證實的神蹟能歸功給聖徒夫婦了，」米洛說。「這下變成聖徒沒問題

啦。」

「閉嘴。」歐亞德說。

「昆恩還一直跟我們講，說基督會要我們原諒那個老混帳呢。」米洛說。

在安德腿上，葛利格抖得更厲害了，讓安德憂心起來。他這才發現葛利格在低語著一個詞。伊菈也瞧見葛利格的不安，過來跪在男孩面前。

「他在哭，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哭成這樣——」

「爸爸，爸爸。」葛利格低語，抖得越來越厲害，幾乎像是嚴重抽筋。

「他怕父親嗎？」歐亞德問，臉上對葛利格流露出深深同情。安德很寬慰地看見大家都滿臉擔憂。這個家裡還是有愛存在，不僅僅是這些年來活在同一位暴君的統治下所產生的團結。

「爸爸已經走了，」米洛安撫地說。「你現在不必怕了。」

安德搖搖頭。「米洛，」他說。「你剛才沒看歐亞德的記憶影像嗎？小男孩不會決斷他們的父親，而是會愛他們。葛利格非常努力想變得跟馬可斯·瑞貝拉一樣。你們其他人或許很樂見他走了，但對葛利格而言卻是世界末日。」

他們都沒有想到這點。即使是現在，這想法也令人不安；安德能看出他們因此畏縮起來。但他們也曉得這是事實。此刻安德一指出來，事情便一目瞭然。

「Deus nos perdo,」伊菈低語。請神原諒我們。

「想想我們說過的話……」米洛低聲說。

伊菈伸手想抱葛利格，可是他拒絕了。相反地，他做了安德期望和已經準備好的事——葛利格轉向安德放鬆的懷抱，將手摟住亡靈代言人的脖子、開始痛苦且歇斯底里地哭泣。

安德溫和地對其他手足無措旁觀的人開口。「如果他認為你們恨他，他又怎能對你們表達他的悲傷？」

「我們從來沒有恨過葛利格。」歐亞德說。

「我早該知道的，」米洛說。「我知道他承受的痛苦比我們任何人都多，但我就是沒有想到。」

「別責怪你自己，」安德說。「這種事只有一位陌生人才看得出來。」

他聽見珍在耳邊低語。「你永遠能令我吃驚，安德魯，你能這樣把人們變成電漿。」

安德不能回答她，反正她也不會相信他。他並沒有計畫要這麼做，純粹是臨場應變。他怎麼能猜到歐亞德有一段馬可溫對家人施暴的錄影？他唯一真正的發現來自葛利格，而且也純粹是出於直覺，猜到葛利格急於尋找對他有威權的人，一位能像父親那樣對待他的人物。既然葛利格自己的父親很殘酷，他自然相信只有殘酷才是愛與力量的證明。現在他的淚水熱烘烘地流過安德的頸子，一如不久前他的尿浸溼安德的褲子那樣。

他已經猜到葛利格的反應，不過奇瓦菈卻做了出奇不意的事。正當其他人沉默看著葛利格啜泣時，她跳下床直接走向安德，眼睛眯著和發怒。「你好臭！」她堅定地說。然後她就走出房間去屋子後面。

米洛克制不住地放聲大笑；伊菈也笑了。安德揚起眉毛，彷彿在說你能贏得某些人的心，但也會失掉其他人。

歐亞德似乎聽見了他沒說出口的話。這位有金屬雙眼的男孩從終端機旁的椅子上柔聲說：「你也贏得了她。那是幾個月來她對家以外的人說過最多的話了。」

可是我不是你們家外面的人，安德無聲地說。你沒注意到嗎？無論你們喜歡與否，我已經加入這個家了。無論我喜歡與否。

過了一陣子後，葛利格的啜泣停止，他睡著了。伊菈把他帶去他的床；奇瓦菈已經在小房間的另一側入睡。伊菈幫安德把葛利格沾滿尿液的褲子脫下，換上更寬鬆的內褲——她的觸碰溫柔又靈巧，葛利格沒有醒來。

回到前廳後，米洛批判地打量安德。「好吧，代言人，給你個選擇。我的褲子對你來說會太緊太短，但父親的恐怕又太鬆。」

安德想了一下才想起來；葛利格的尿早就乾掉了。「別擔心，」他說。「我回家時就能換衣服。」

「母親再一個小時才會回家。你是來見她的不是嗎？我們那時就能洗乾淨你的褲子了。」

「那就你的褲子吧，」安德說。「褲襠緊一點沒關係。」

第八章：伊凡娜瓦女士

這意味著一輩子時時刻刻的欺瞞。你們會出去和發現到某樣東西，某種關鍵知識，然後等你們回去研究站時就寫個完全無害的報告，**完全不提**我們藉由汙染文化所學到的東西。

你們太小，還不懂這是什麼樣的折磨。我跟父親開始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無法忍受對豬人隱瞞知識。你們將會跟我一樣理解到，對豬人隱匿知識不會比隱瞞其他科學家更輕鬆。當你們看著他們努力思索問題，明知你們有資訊能輕易解決他們的難題，還有看到他們已經非常接近答案，卻由於缺乏你的資訊而拋棄正確結論退回錯誤——要是這樣不會令你極度煎熬，你就不是人了。

你們得時時提醒自己：那是他們的法律和他們的選擇。是他們是自己跟事實之間築起高牆，而若我們讓他們知道這道牆有多麼容易穿透，而且已經穿透得多麼徹底，他們也只會懲罰我們。而只要有一位渴求真相的法林者科學家，就會有十位鄙視知識、腦筋狹隘的descabeçados(無知者)，永遠想不出原創的假說，唯一會做的就是攻擊正牌科學家的作品，好抓到小錯誤、矛盾或研究方法失誤。這些吸血蟲會鑽研你的每份報告，而你們只要稍不注意就會**被他們抓到把柄**。

這表示你們甚至不能提到那些藉由文化汙染取名的豬人：「杯子」會讓他們知道我們教導了豬人基本的陶器製作；「日曆」與「收割者」則很明顯。而假如他們得知了「箭頭」的名字，就連上帝也救不了我們。

——里伯達德·費葛伊拉·迪·梅德西給烏婉達·費加拉·慕康比與米洛·瑞貝拉·馮·赫斯的備忘錄，在議會命令下取自露西坦尼亞檔案庫，做為「對於露西坦尼亞**缺席**異星種族學家之叛國與瀆職之指控的審判」之證據

即使有意義的工作早在一小時前就完成，娜明雅仍逗留在異星生物學家的研究站。複製的馬鈴薯株全部在營養液裡旺盛生長；接下來要做的就只是每天觀察，看她的哪種基因改良能產生最強韌、最有用的根莖。

如果我無事可做，為什麼不回家？她沒有答案。可確定的是，她的孩子們需要她；她每天早出晚歸，等年幼的孩子入睡後才返家，這樣對他們著實殘酷。但即使現在她曉得該回去了，她仍坐在實驗室裡望著九霄雲外、啥也沒做。當個不存在的人。

她考慮回家，不懂自己為何就是感覺不到快樂。她提醒自己，馬可溫畢竟已經死了，三個星期前過世，也有一陣子了。他做了所有我需要他做的事，我則做他想要我做的所有事，可是我們的約定在他終於腐爛掉的四年前便不復存在。這整段婚姻裡，我們從未共享過半點愛情，但我也未曾想過要離開他——離婚是不可能的，但分居也不夠，不能阻止家暴。自從他最後一次把她摔在水泥地上，她的臀部如今仍然僵硬、偶爾發疼。你可留下了多麼美妙的紀念啊，可溫，我的狗丈夫。

她想到這裡，臀部的痛楚甚至如火熊熊燃燒。她滿意地點頭。這是我應得的，等它治好時我

會覺得遺憾。

她起身走動，儘管疼得足以令她護著臀部，她走路完全沒跛。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特意護著自己。那樣不會比我該承受的下場更糟。

她走向門，把它在身後關上。她一出去電腦便會關閉燈光，只留下各種植物需要進行強迫光合作用的光源。她鐘愛她的植物、她的小怪物們，投入的愛強得不可思議。她日日夜夜對它們吶喊：快長吧，快點長大茁壯。她會哀悼那些失敗的作物，且只有在它們明顯活不下去時才會掐掉枝葉。此刻她從研究站走開，仍能聽見植物的潛意識樂聲，是極微小的細胞成長、分裂和構成更複雜模式時的吶喊。她從光明踏入黑暗，從生命跨至死亡，情緒上的痛苦也惡化了，完全對應著熾烈燃燒的關節。

她越過山丘靠近自己家時，能看見幾道光從窗子透出來，打在下面的山坡上。奇瓦菀和葛利格的房間是黑的，所以她不必承擔他們那令人難以忍受的控訴——奇瓦菀的沉默，以及葛利格乖戾又殘暴的罪行。但亮著的其他燈太多了，包括她自己的房間和前廳。家裡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她也不喜歡意外。

歐亞德坐在客廳裡，照常戴著耳機；不過他今晚也把介面線接在眼睛上，顯然在從電腦取回舊的視覺記憶，或者只是把身上儲存的倒出來。她過去有好多次也希望自己也能拋棄視覺記憶，將它們抹掉和換上更美好的回憶。派波的屍體就是她很樂意丟掉的東西，換成他們三人在賽納德研究站的完美時光。還有里波的身軀包在衣物裡，那美好的身體只由蜿蜒的血肉組織連在一塊；她想把那件事換成他身體的其他記憶，如他嘴唇的碰觸、纖細雙手那豐富的表達力。然而好記憶卻都飛走了，在痛苦底下埋得太深。因為那些好日子都是我偷來的，當它們被奪回去時，就換成了我應得的東西。

歐亞德轉身面對她，插座在眼中顯得好可憎。她無法控制自己的顫抖和羞愧。她無聲說，我好抱歉；如果你的母親是別人，你一定仍能保有雙眼。你生下來就是我的孩子們中最好、最健康也最完整的一位，拉羅，但是想當然，我的子宮生出來的東西無法保持完整太久。

她當然沒有講出這些話，正如歐亞德沒對她說話。她轉身走向自己的房間，想看看燈為何是開著的。

「母親。」歐亞德說。

他已經拿下耳機，正在從眼裡拔掉接頭。

「什麼事？」

「我們有位訪客，」他說。「亡靈代言人。」

她感覺體內變得冰冷。不要今晚！她無聲尖叫。但她也曉得她明天、後天甚至是以後都不會想見他。

「他的褲子已經洗乾淨了，他在妳房間更衣。希望妳不會介意。」

伊菀從廚房冒出來。「妳回家了，」她說。「我倒了些小杯黑咖啡，妳也有一杯。」

「我會在外面等，直到他離開為止。」娜明雅說。

伊菀與歐亞德面面相覷。娜明雅馬上懂了；他們認為她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顯然他們同意了代言人想要在這裡做的事。好吧，我會是個你永遠解不開的難題。

「母親，」歐亞德說。「他跟主教說的不一樣。他人**很好**。」

娜明雅用最傷害力最強的譏諷回答：「喔，你什麼時候變成分辨善惡的專家啦？」

伊菀跟歐亞德再次看彼此。她曉得他們在想什麼——我們該怎麼跟她解釋？要如何說服她？
「嗯，親愛的孩子們，你們沒辦法的。我不會動搖，正如里波這輩子每個星期碰到的一樣。他一直沒有從我口中套出祕密。他的死不是我的錯。」

不過他們仍成功讓她放棄決定。娜明雅沒有離開屋子，轉而躲進廚房，掠過門口的伊菀但沒碰到她。迷你咖啡杯在桌上排成整齊的圓形，冒煙的咖啡壺置於中央。她坐下，把手臂擱在桌上。所以代言人的確來了，而且先來找她。他還去過哪些地方？他的出現是我的錯不是嗎？他是另一位被我毀掉人生的人，正如我的孩子們、馬可溫、里波跟派波，還有我自己。

一隻健壯但光滑得教人訝異的男性手臂越過她肩膀，拿起咖啡壺用小巧的壺嘴開始注滿杯子，熱咖啡流進迷你的小黑咖啡杯，細細的蒸氣從杯中打轉湧起。

「Posso derramar? (我能倒嗎?)」他問。真蠢的問題啊，因為他已經在這麼做了。可是他的嗓音很溫柔，葡萄牙語雜著優雅的正統西班牙語口音。所以是個西班牙人？

「Desculpe-me,」她小聲說。原諒我。「Trouxe o senhor tantos quilômetros - (把你從這麼多公里遠的地方帶來——)」

「我們不用公里衡量星際航行，伊凡娜瓦女士。我們用年來計算。」他的話充滿控訴，嗓音卻傳達著期許，甚至是原諒與安慰。這聲音會誘惑我。這聲音是個騙子。

「要是我能取消你的航行和還給你二十二年，我會的。請你來是個錯誤。我很抱歉。」她自己的聲音好死板。既然她的一生全是謊言，連這句致歉也顯得很死硬。

「我倒是還沒感覺到時間差別，」代言人說。他仍站在她背後，所以她看不到他的臉。「對我而言，我只離別我姊姊一星期而已。她是我唯一活著的親人了。我出發時她的女兒還未出世，但現在可能已經在念大學、結婚和甚至有自己的小孩。我永遠都沒機會認識她。但我認識您的孩子們，伊凡娜瓦女士。」

她舉起小杯黑咖啡一飲而盡，即使咖啡燒灼著她的舌頭與喉嚨，令她的胃痛。「才幾個小時，你就自以為認識他們了？」

「更勝於您，伊凡娜瓦女士。」

娜明雅聽見伊菀因代言人的厚顏無恥而倒抽一口氣。而她儘管認為他的話或許說得對，仍因為此話出自陌生人之口而火冒三丈。她轉頭看他、想要痛罵他，但他已經走開了，沒有在她背後。她繼續轉身，最後站起來找，但他根本不在房間裡。伊菀站在門口，眼睛瞪得老大。

「給我回來！」娜明雅說。「你不能講了那句話然後就這樣走掉！」

然而他沒回答。她反而聽見屋子後方傳來微弱的笑聲。娜明雅跟著聲音走去，穿過一個個房間到房子最底端。米洛坐在娜明雅自己的床上，代言人則站在門口附近跟他一同大笑。米洛看見母親，臉上的笑容消失——這令她內心一陣痛苦。她好多年沒看過他笑了，忘了他的臉龐有多美麗，就跟他父親一模一樣。而她的出現卻抹煞了那個微笑。

「我們來這裡談話，因為昆恩太生氣了，」米洛解釋。「伊菀鋪過了床。」

「我不認為代言人會在乎床有沒有鋪過，」娜明雅冷酷地說。「是嗎，代言人？」

「整齊與凌亂，」代言人說。「各有美好之處。」他仍沒有轉過來看她，她也因此覺得很高興，因為這樣她嘲諷對方時就不必看他的眼了。

「告訴你，代言人，你這是白費力氣，」她說。「想要就恨我吧，可是你沒有亡者能代言。我當時是個愚蠢的女孩，我天真地以為要是我請求，《蟲巢女王》與《大統領》的作者就會現身。我那時失去一個待我如父的人，我想要慰藉。」

現在他轉過來了。對方是個模樣年輕的男人，起碼比她更年輕，但他的雙眼充滿著同情心的魅惑。她想，他很perigoso（危險）。他很危險、很完美，我可能會淹沒在他的寬容裡。

「伊凡娜瓦女士，」他說。「妳怎麼可能讀了《蟲巢女王》和《大統領》，然後想像那位作者能替妳帶來**安慰**？」

回答的是米洛——安靜、說話緩慢的米洛跳進對話，她從他小時候起就沒見過這種活力。「我讀過，」他說。「那位原始的亡靈代言人用極深的同情寫了蟲巢女王的故事。」

代言人悲傷地微笑。「可是他不是寫給蟲族讀的，對嗎？他是寫給全人類，後者仍把蟲族的毀滅當成最偉大的勝利來慶祝。他寫下殘酷的文字，把他們的驕傲轉為悔恨，喜樂變成悲傷。如今人類完全忘了他們曾一度憎恨蟲族，而且曾經尊敬和頌揚一個名字，在今天成了不可說的禁忌——」

「我什麼都敢說，」伊凡娜瓦說。「他名叫安德，他也毀了他碰過的一切。」她沒有說，跟我一樣。

「是嗎？妳又對他了解多少？」他的聲音如割草鐮刀般揮出，刺耳又嚴酷。「妳怎麼曉得他沒有溫柔對待過什麼事情？妳何以知道沒有人會愛他、並有幸得到他的愛？**毀了他碰過的一切**——這對任何活過的人都是徹底的謊言。」

「這是你的教義嗎，代言人？那麼你一定懂得不多。」她依然反抗，但他的怒火嚇到了她。她以為他的溫和就跟懺悔神父一樣沉著。

怒氣幾乎是馬上就從他臉上散去。

「妳可以饒過自己的良心，」他說。「是妳的召喚使我前來這裡，但是我在路上時也有其他人請求代言人來。」

「哦？」這墮落的城市還有誰會那麼熟悉《蟲巢女王》與《大統領》，以致想要找一位代言人來，且在佩瑞格諾主教管轄下還獨立得膽敢這麼做？「就算是這樣，你又為何來**我家**裡？」

「因為我被要求替馬可斯·馬利亞·瑞貝拉代言，也就是您的先夫。」

這想法真駭人。「他！現在他死了，還有誰會想要再想他？」

代言人沒回答。反而是米洛從她的床上厲聲說：「葛利格就會想。代言人讓我們看到了我們早該曉得的事——那孩子哀悼父親，以為我們全都恨他——」

「廉價心理學，」她怒罵。「我們自己有心理學家，他們也沒什麼用。」

伊菀的聲音從她背後傳來。「是我請他來替父親代言的，母親。我以為他還要幾十年才會到，但我很高興他現在來了，他能幫助我們。」

「他怎麼可能幫到我們！」

「他已經做到了，母親。葛利格抱著他睡著，奇瓦菀也對他講話。」

「事實上，」米洛說。「她跟他說他好臭。」

「這也可能是真的，」伊菈說。「因為葛瑞格利歐尿了他一身。」

米洛和伊菈回想那件事，爆出大笑，代言人也笑了。這比任何事情都更令娜明雅不安——這種歡愉自從派波過世一年、馬可溫把她帶到這裡後就幾乎沒讓她感覺到過。娜明雅禁不住想起米洛誕生時的帶給她喜悅，以及他們頭幾年的生活，當時伊菈還很小，米洛如何牙牙學語地講出所有東西，伊菈則瘋狂地追著哥哥在屋內走動，孩子們也如何在柵欄旁邊看得到豬人森林的草地玩耍遊蕩。而娜明雅從孩子們身上得到的歡喜成了馬可溫的毒藥，使他憎恨他們，因為他曉得沒有一個孩子屬於他；等到昆恩出生時，家裡便充斥著濃郁的怒意，昆恩也從未學會在父母可能會注意的時候開懷大笑。聽見米洛與伊菈一齊笑，就像猛然掀開沉重的黑帷幔；突然間夜晚變成白晝，而娜明雅早就忘了夜晚以外還有白天的時節。

這位陌生人好大的膽，竟敢闖入她家，扯下她闔上的所有廉子！

「我不准，」她說。「你無權窺探我丈夫的一生。」

代言人揚起一邊眉毛。她跟任何人一樣懂星程法典，所以她很清楚他不只擁有權利，法律也保障他能挖出亡者的真實故事。

「馬可溫是個可憐蟲，」她堅持。「訴說他的真相只會帶來痛苦。」

「妳說他的真相只會引發痛苦，這點相當正確，但不是因為他很可悲，」代言人說。「如果我只講大家已經曉得的事——他恨自己的孩子、毆打妻子和在一間間酒吧喝得爛醉，直到被治安官送回家——那麼我就不會製造痛苦了，對嗎？我只會帶來許多滿足，因為大家都會得到佐證，他們對他的看法一直是對的。他是個人渣，所以他們向來把他當成人渣是應該的。」

「你卻認為他**不是**？」

「當你了解人的渴望時，沒有任何人是不值一取的。沒有人的生命糞土不如。只要你懂他們的心，即使是最邪惡的男人和女人也曾做過能救贖自己的慷慨行為，至少是能抵銷他們的一小部分罪。」

「要是你相信這種事，你就比你的外表還幼稚。」娜明雅說。

「是嗎？」代言人說。「我首次接到妳的呼叫到現在只有不到兩星期。我從那時就開始研究你，而就算**你**根本不記得，娜明雅，**我**也記得妳曾是個可人、美麗且善良的年輕女孩。妳過去也孤獨過，但派波與里波都認識了妳，發現妳是個值得愛的對象。」

「派波已經死了。」

「可是他愛你。」

「你什麼都不懂，代言人！你那時身在二十二光年之外！何況被喊成一無是處的人不是**我**，是馬可溫！」

「但妳自己不信這種話，娜明雅。因為妳知道只要有個善良寬宏的行為，就能救贖那可憐人的一生。」

娜明雅還不了解自己的恐懼，但她必須在他講出來之前讓他閉嘴，儘管她根本不曉得他自認為找到可溫身上有什麼良善。「你竟然膽敢叫我娜明雅！」她怒吼。「四年來沒有人再這麼稱呼我了！」

對方的回答是舉起一隻手，用手指撫過她的臉頰。這是個羞怯的舉止，幾乎像是青少年的動作，令她想起里波，也超過了她的忍耐限度。她抓住他的手甩開，推開他衝進房間。「滾出去！」她對米洛吼道。她的兒子迅速起身退出門口。她能從米洛臉上看得出來，米洛儘管在這家裡見怪不怪，她的怒火依然嚇著了他。

「你從我這裡什麼也拿不到！」她對代理人叫道。

「我不是來奪取任何東西的。」他靜靜地說。

「我也不要你給的任何事情！你對我毫無價值，聽到了嗎？一無是處的人是你！Lixo, ruína, estrago (垃圾、廢墟、毀滅) - sai fora daqui, não tens direito está em minha casa!」滾出去，你在我家沒有權利。

「Não és estrago, (這裡有傷害,)」他低聲說。「és solo fecundo, e vou plantar jardim ai.」然後在她能夠回答前，他就闖上門走了。

老實說，她根本找不到話回答他，因為他的話太無法無天了。她叫他毀滅，他卻回答得彷彿是她稱自己為廢墟。她也嘲弄地用更親近的「tu」³⁹來稱呼「你」，而不是用o Senhor (先生)，甚至不是用非正式的você(您)⁴⁰；她用的是對小孩或狗說話的方式。可是他用相同的嗓音、相同的親暱程度回答時卻變得截然不同。「在爾豐饒之地，我將替汝種植花園。」就像詩人會對情婦、甚至是丈夫會對妻子說的話，而那個「tu」表達的是親密而非驕傲。她自言自語，他怎麼敢這樣觸摸她的臉頰？他比我想像中的代理人還要殘酷許多。佩瑞格諾主教是對的，他很危險，這位異教徒、敵基督厚顏無恥地踏入我保留為聖地的內心，我從來沒有允許任何人進入裡頭。他竟敢踐踏著在堅硬土壤上掙扎的幾株小幼芽——我真希望我見到他之前早就死去，這麼一來他就得在闖進來前先毀了我。

她隱約察覺有人在哭。是奇瓦菀。當然了，剛才的叫喊弄醒了她；奇瓦菀很少能夠熟睡。娜明雅差點打開門出去安慰她，但她聽見哭聲停了，接著一個溫和的男性嗓音對著她唱歌。那首歌是另一種語言，娜明雅想是德文或是北歐語，但不管是什麼她也聽不懂。但她曉得是誰唱的，也知道奇瓦菀得到了撫慰。

自從她得知米洛堅決成為賽納德、追隨被豬人謀殺的那兩人的腳步以來，娜明雅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這個人正在解開我家人的網，然後把我們重新編織成圓滿；但他在這個過程中將會發現到我的祕密。要是他得知派波是怎麼死的，然後講出實情，那麼米洛就會得知同樣的祕密，並且因此送命。我再也不要獻祭更多人給豬人；他們就像太殘酷的神明，我再也不願崇拜他們。

然而，稍後當她躺在自己床上、躺在關起來的門後面試著入睡時，她聽見屋子前面傳來更多笑聲，這次她能聽見昆恩與歐亞德跟著米洛與伊菀一起大笑。她想像她能看到他們，房間充滿明亮的歡愉——但當睡意席捲她、想像也變成了夢境時，坐在她孩子身邊教他們歡笑的並不是代理人，而是活得好好的里波，大家也都曉得他是她真正的丈夫，她儘管拒絕在教會與這位男子共度餘生，卻仍把心許配給他。即使這只是夢，喜悅也超越了她所能承受的份量，令眼淚浸溼了床

³⁹ 乍看前面的原文並沒有tu，但tu其實在第一句(娜明雅的話)裡是以所有格的teus表現，第二句(安德的話)則是搭配動詞用的és。

⁴⁰ 是第二人稱敬詞，在巴西葡語跟葡萄牙某些地區的親密程度介於tu(第二人稱非敬詞)和o Senhor中間。

單。

第九章：先天缺陷

西姐：德斯科拉達病體不是細菌性的。它似乎進入生物的細胞後就永久常駐，就跟線粒體一樣，會隨著細胞分裂而繁衍。它在我們抵達僅僅幾年就能擴散到全新的物種身上，這個事實顯示它適應力極強。它想必許久之前就擴散到露西坦尼亞的整個生態圈了，所以它在這裡也許已是地區特有疾病，一種永久性的感染。

加斯托：要是它永久且到處都是，西姐，那麼它就不是感染，而是正常生命的一部分了。

西姐：但這種東西不見得是生物與生俱來的——它有能力傳播。不過沒錯，假使它是本地的特有疾病，那麼本地生物一定找到了辦法抵抗它。

加斯托：或者適應它並使之成為正常生命週期的一部分。也許他們需要它。

西姐：他們會需要某物來拆開基因分子，然後再隨機重組嗎？

加斯托：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露西坦尼亞上的物種種類這麼少——德斯科拉達有可能年代很近，只有五十萬年，使得大多數生物還無法適應。

西姐：真希望我們不會死，加斯托。下一位異星生物學家很可能會拿標準基因的適應情形研究這些，結果摸不著頭緒。

加斯托：這就是妳對於我們的死亡唯一會遺憾的地方嗎？

——伐狄米爾·提亞哥·加斯曼與伊卡特琳娜·瑪麗亞·阿帕瑞西姐·多·諾特·馮·赫斯—加斯曼附於工作筆記的未出版對話，記錄於兩人死亡兩天前；首次引述於〈失落的了解線索〉，《方法論期刊：元科學》，2001:12:12:144-45

安德直到很晚才從瑞貝拉家回到自己家，然後花了超過一小時的時間試著搞清楚所有事情，特別是娜明雅回家以後發生的部分。儘管如此，安德第二天很早就醒來，思緒已經裝滿他必須回答的問題。他準備替亡靈代言之前總是會這樣；他得孜孜不倦拼湊出死者的生平故事，詳細得彷彿是親眼目睹這位男人、或者那位沒能活成的女人，無論努力的結果有多糟糕。但是這次還多了些焦慮；他這回對活人的關心更甚於過去。

「你當然會捲入得更深，」他嘗試解釋自己的困惑後，珍對他說。「你離開特隆赫姆之前就愛上娜明雅了。」

「也許我愛著那位年輕女孩，可是那個女人棘手又自私。看看她讓什麼事情發生在她的子女身上。」

「這就是亡靈代言人呀？憑外表決斷他人？」

「也許我愛上的其實是葛利格。」

「你老是會被對你尿尿的人騙到。」

「還有奇瓦菈。他們都是——甚至是米洛。我喜歡那孩子。」

「他們也愛你，安德。」

他大笑。「人們總是認為他們愛我，直到我講了代言。娜明雅尤其敏銳——她已經在我講出事實之前就厭惡我了。」

「你跟任何人一樣看不見自己的問題，代言人，」珍說。「跟我保證你死的時候，你會讓我替你代言。我多得是東西想講呢。」

「自己留著吧，」安德疲憊地說。「妳做這種事甚至比我還糟。」

他開始列出待解決的問題：

- 一、為什麼娜明雅一開始要嫁給馬可溫？
- 二、為什麼馬可溫痛恨他的子女？
- 三、娜明雅為什麼恨自己？
- 四、米洛為何要我替里波之死代言？
- 五、伊菈為何要我替她父親的死代言？
- 六、為什麼娜明雅對於讓我替派波之死代言的事改變了心意？
- 七、馬可溫最直接的死因是什麼？

他停在第七個問題。要回答很簡單；這只是臨床問題。所以這就是他要著手的起點。

替馬可溫驗屍的醫生名叫奈弗歐（Navio），這個字的意思是「船」。

「不是指我的身材，」他大笑著說。「也不是因為我很會游泳。我的全名是伊恩瑞克·歐·奈弗蓋達·卡倫納達（Caronada）。你可以想見，我很高興他們拿『船長』（capitão de navio）而不是『小白砲』⁴¹當我的暱稱。後者有太多不入流的暗示了。」

安德沒被對方的愉快騙倒；奈弗歐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跟別人一樣會服從主教。他打定主意要阻止安德問出任何事情，而他對這種事就高興不起來了。

「我有兩個辦法能得到問題的答案，」安德安靜地說。「我可以問您，然後你誠實地告訴我。或者我能向星程議會請求把你的檔案公開給我。即時通費用相當昂貴，而既然請願是例行公事，你的反抗又是在違反法律，所以這些費用將從你殖民地已經吃緊的預算扣除，外加附諸於你的加倍罰鍰及懲戒。」

奈弗歐的笑容隨著安德的話漸漸消失。他冷冷回答：「我當然能回答你的問題，」他說。

「沒有所謂的『當然』，」安德說。「你們的主教勸告神蹟鎮的人民發起無故又不公正的抵制，對付合法召來的使節。你可以幫個忙，告訴大家說假如這種愉快的不合作態度持續下去，我就向上請求將使節身分換為審問者。我向您保證，我在星程議會的聲望非常高，我的請願是會通過的。」

奈弗歐完全懂他的意思。安德若身為審問者，就會擁有議會職權，能以宗教迫害名義撤銷殖民地的天主教殖民許可。這對於露西坦尼亞的人將會是可怕的劇變，不只是因為主教會就地被解

⁴¹ caronada是英語的carronade，一種裝在船上的近戰用短管鐵砲。

職、並被送往梵蒂岡接受懲處。

「既然你知道我們不想要你來，你幹嘛還要這麼做？」奈弗歐問。

「有人要我來這裡，否則我就不會來了，」安德說。「你也許不喜歡惹你厭的法律，但法律保障許多天主教徒能在其他信仰的殖民地地球上存在。」

奈弗歐用手指敲著桌面。「你想問什麼問題，代言人？」他說。「早死早超生吧。」

「問題很簡單，至少一開始是。馬可斯·馬利亞·瑞貝拉的最接近死因是什麼？」

「馬可溫！」奈弗歐說。「你不可能是被召來替他代言的，他幾個禮拜前才過世——」

「我被要求替幾個人的過世代言，奈弗歐閣下，而我決定先從馬可溫著手。」

奈弗歐扮了個鬼臉。「我如果要求您拿出職權證明呢？」

珍在安德耳邊低語：「我們來嚇一嚇這小子吧。」奈弗歐的終端機立刻啟動，打出幾個官方文件，珍並用最具有權威性的聲音宣布：「亡靈代言人安德魯·威金已接受召喚，探討露西坦尼亞殖民地神蹟鎮之馬可斯·馬利亞·瑞貝拉的死與一生。」

讓奈弗歐感到佩服的不是文件，而是他沒有真的提出要求、甚至登入他的終端機。奈弗歐馬上就曉得電腦是透過代言人耳中的植入耳機啟動的，但那意味著代言人背後有極高層的邏輯程序在罩他，能逼其他電腦遵從他的命令。露西坦尼亞上沒有人——尤其是柏絲昆雅自己——有那樣的權限。奈弗歐心想，無論這位代言人是誰，他比佩瑞格諾主教認為能對付的人物更重要。

「好吧，」奈弗歐說，擠出微笑。他現在顯然又記得怎麼表現出愉快了。「反正我打算要幫你——您也曉得，主教的偏執也不至於影響到神蹟鎮的所有人。」

安德報以微笑，假裝相信對方的偽善。

「馬可斯·瑞貝拉死於先天性缺陷。」他吐出一長串擬拉丁名字。「您可能沒聽過，因為它非常罕見，而且只透過基因遺傳。大多案例始於青少年時期，牽涉到內外分泌腺組織逐步被脂質細胞替換掉。這表示隨著時間過去，腎上腺、腦垂體、肝臟、睪丸、甲狀腺等等都會被結塊的脂質細胞取代。」

「永遠致命嗎？沒辦法逆轉？」

「喔，沒錯。事實上，馬可溫比正常病患多活了十年，他的案例在許多方面都很特別。在其他記錄過的所以案例中——坦白說數量不太多——疾病會先攻擊睪丸，讓受害者不孕，接著在大多數案例裡會接著陽痿。馬可斯·瑞貝拉既然有六位健康的小孩，顯然他的睪丸是最後被影響的腺體。不過那裡一旦中標後，感染速度便顯然快得不尋常——睪丸完全被脂質細胞取代了，即使他大部分的肝跟甲狀腺還有作用。」

「那最後是什麼原因害死他的？」

「腦垂體跟腎上腺失效。他成了個活死人。就我聽說，他在一個酒吧正在演奏黃色歌曲的時候直接倒地。」

一如往常，安德的大腦自動發現了看似矛盾之處。「假如一種世襲疾病令受害者不孕，那要怎麼遺傳下去？」

「它通常是透過旁系血親遺傳。一個孩子會死去，他的兄弟姊妹則不會發病，但會把基因傳給後代。想當然，我們擔心馬可溫若有子女，他就會把先天缺陷傳給所有人。」

「你檢驗過他們了嗎？」

「沒有人有基因畸變現象。你可以想像伊凡娜瓦女士是怎麼在整個過程裡緊迫盯住我。我們馬上找到問題基因，判定孩子們都沒有得病。碰碰碰，就這樣解決了。」

「沒有人得到？連隱性遺傳都沒有？」

「Graças a Deus, (感謝上帝,)」醫生說。「要是他們有不良基因，誰還想嫁娶他們？但我也不懂為什麼馬可溫自己的基因缺陷沒有事先發現。」

「這裡有做例行基因掃描嗎？」

「不，完全沒有。但我們約三十年前經歷過大瘟疫，伊凡娜瓦的聖徒父母加斯托、西姐曾詳細掃描殖民地裡所有男女孩童的基因。那就是他們找到解藥的方法。他們的電腦比對結果也一定會發現這個缺陷——我就是在馬可斯死後這樣發現到的。我從沒聽過這種疾病，但電腦上有記錄。」

「而聖徒夫婦卻沒發現？」

「顯然沒有，不然他們一定會告訴馬可斯。即使他們沒有告訴他，伊凡娜瓦自己也應該會找到。」

「也許有吧。」安德說。

奈弗歐大笑出聲。「不可能的。怎麼會有女人會刻意替一個有那種基因缺陷的男人生兒育女？馬可溫一定已經飽受折磨多年，你不會希望那種事發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不；伊凡娜瓦雖然古怪，但她可沒瘋。」

珍覺得非常有趣。等安德回家後，她就把自己的影像投在終端機上，好讓她放聲大笑。

「他不是故意的，」安德說。「在這樣的虔誠天主教殖民地，又要應付那位異星生物學家——這裡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他當然不會想到要質疑自己的基本假設。」

「別替他圓場，」珍說。「我不期望生物體能跟電腦軟體一樣合乎邏輯，可是你又沒說我不能覺得好笑。」

「這對他倒是好事一件，」安德說。「他會寧願相信馬可溫的疾病跟所有其他記載過的案例不同。他會願意相信伊凡娜瓦的父母不知如何沒注意到馬可斯的疾病，所以她無知地嫁給他，儘管根據奧坎剃刀定律，我們應該相信最簡單的解釋：馬可溫的身體衰退跟所有人一樣先從睪丸開始，所以娜明雅的兒女是跟別人生的。難怪馬可溫會心生仇恨跟憤怒。她的六個小孩個個提醒著他他妻子跟另一位男人上床的證據。這大概是他們一開始就協議好的，這樣她就不算對他不忠；可是生六個孩子就令他難堪了。」

「與宗教生活的甜美矛盾啊，」珍說。「她是故意要通姦的——但她根本沒想過要用避孕用具。」

「妳有掃描孩子們的基因圖譜，找出誰是最有可能的父親了嗎？」

「你是說你還沒猜過？」

「我是猜過了，但我想確定臨床證據不會推翻最明顯的答案。」

「當然是里波。好條狗！他跟娜明雅生了六個小孩，然後再跟自己妻子生了四個。」

「我不懂的是，」安德說。「娜明雅當初為什麼不嫁給里波。嫁給一位她顯然鄙視的男子實在說不通，她想當然知道對方的疾病，然後回頭跟她一開始必然就愛著的人生孩子。」

「人類的腦袋扭曲又墮落，」珍吟誦道。「小木偶皮諾丘真是大傻瓜，想要變成真正的男孩。他裝著木頭做的腦袋還比較好呢。」

米洛小心地找路穿過森林。他偶爾認得一些樹，至少是他自認如此——沒有人類有豬人的本事能記住森林裡每棵樹的名字。話說回來，人類也不會把樹當作祖先圖騰崇拜。

米洛刻意繞遠路到豬人的木屋。自從里波接受米洛當他的第二個徒弟，與他自己的女兒烏婉達一起工作時，他就教他們絕不要從神蹟鎮直接走到豬人的家。里波警告他們，人類總有一天跟豬人之間可能會起衝突；我們不能讓大屠殺沿路直達目標。因此米洛今天走在溪流的對岸，沿著高聳的河岸前進。

想也知道，一個豬人很快就出現在附近看他。里波多年前因此推論，雌性一定就住在那個方向過去的某處；賽納德們靠太近時，雄性總是會監視他們。米洛也照里波的堅持，沒有再深入禁區。他每次想起他和烏婉達發現里波的屍體和看到他的模樣，好奇心就會消褪。那時里波還沒完全死——他的眼睛仍睜著且在動，直到米洛與烏婉達跪在他兩邊、各握住一隻浸滿血的手時才死去。啊，里波，你的心臟仍在你切開的胸膛裡輸送血液。但願你能開口，用一個字告訴我們他們為何殺了你就好了……

河岸再度變低，米洛輕跑著橫越小溪，踏過覆著地衣的石頭。幾分鐘後他就到了，從東邊踏進一塊小小的林間空地。

烏婉達已經在那裡，教豬人如何攪拌卡布拉羊的奶和做成某種奶油。她之前花了幾星期實驗才成功做對；假如她能從母親甚至伊菟那裡獲得一些協助，或許就會更容易，畢竟她們熟悉卡布拉羊奶化學成分的程度遠遠超過烏婉達，只是跟那位異星生物學家合作實在行不通。聖徒夫婦三十年前就發現卡布拉羊奶對人類毫無營養價值；因此任何處理和保存羊奶的研究，就只會對豬人有益了。米洛跟烏婉達不能冒任何險讓人知道他們正在違反法律，主動地干預豬人的生活方式。

較年輕的豬人高興地學習攪奶油，開始用拍打卡布拉羊皮袋的方式發明一種舞，而且這時唱起歌來，一種混雜星際語、葡萄牙語和兩種豬人語言的無意義歌曲，變成難以分辨又好笑的亂糟糟結果。米洛試著分離出語言——他自然認得雄性語，還有一些樹語的殘段，也就是他們用來跟圖騰樹交談的語言。米洛只能靠聲音認出來；就連里波也只能翻譯單一字彙。那些字全部聽來像是「ㄣ」還有「ㄅ」還有「ㄆ」，沒有可區別出來的母音。

躲在林中監視米洛的豬人現在走出來，發出大聲的呼聲跟其他豬人打招呼。舞蹈繼續，但歌曲馬上就停了。「大人物」離開烏婉達身邊的豬人群體，到空地邊緣會見米洛。

「歡迎，『我以渴望仰望你』。」當然，那是米洛的名字字面翻譯成星際語的意思。「大人物」酷愛在葡語跟星際語之間來回翻譯，雖然米洛與烏婉達都解釋他們的名字其實沒有特別意義，聽來像某些字只不過是巧合。但「大人物」喜歡這種語言遊戲，許多豬人也喜歡，所以米洛會

回應「我以渴望仰望你」這名字，就像烏婉達會有耐心地回應「伐加」（Vaga），在葡語的意思是漫遊（wander），此字的星際語發音最像「烏婉達」。

「大人物」是個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個例。他是豬人中最年長的，派波認識他，而且在報告裡寫說他是豬人中最有聲望的成員。里波也似乎認為他是個領袖。他的名字不就是葡萄牙俚語中的「老大」嗎？可是就米洛與烏婉達看來，「大人物」似乎是豬人中聲望跟權力**最少**的。似乎沒人會跟詢問他任何事；他是唯一永遠有自由時間能跟賽納德們交談的豬人，因為他幾乎沒參與過重要的工作。

不過，他仍是豬人當中帶給賽納德最多資訊的人。米洛不禁猜想，他是否因為分享資訊而喪失了聲望，或者跟人類分享資訊可以彌補他在豬人裡比較低的地位。但這不重要，重點是米洛喜歡「大人物」。他把那位老豬人當成是他的朋友。

「雌性有沒有強迫你吃那些臭糊？」米洛問。

「她說根本是垃圾。就連卡布拉幼羊必須吸一口奶頭時都會哭呢。」「大人物」咯咯笑著。

「你要是把奶油當成禮物送給女士們，她們就不會再跟你講話了。」

「不過我們還是得這樣啊，還是要，」「大人物」嘆息。「她們什麼都得親眼看看才行，愛窺探的馬西歐蟲！」

啊，是的，豬人雌性的謎團。有時豬人談起她們時會帶著誠摯複雜的敬意，幾乎像是敬畏，彷彿她們是神一樣，然後豬人就會講出一些粗俗的話，比如用「馬西歐蟲」稱呼她們，也就是在樹幹上跑來跑去的蟲子。賽納德根本沒辦法問起——豬人從不回答任何跟雌性有關的問題。有段時間——很長一段時間——豬人甚至完全沒提及雌性的存在。里波總是陰沉地暗示這跟派波之死有關；在派波死去之前，提到雌性是個禁忌，只有少數最神聖的場合才會展露出崇敬。在那之後，豬人也開始用愁思、憂鬱的方式開「妻子們」的玩笑。不過賽納德問不出跟雌性有關的任何內幕。豬人講明白了，雌性不關人類的事。

烏婉達身旁的豬人群體傳出一個哨聲。「大人物」隨即拉著米洛往那裡走。「『箭頭』想跟你說話。」

米洛過去坐在烏婉達身邊。她沒抬頭看他——他們老早就發現豬人對於人類雄性、雌性在他們面前的交談很不自在，連眼神交會也一樣。他們只會私下跟烏婉達交談，不過若米洛在場，他們就不會跟她說話，也不會忍受她對他們開口。她甚至不能在豬人面前對他擠眼睛，這讓米洛非常難受——他能感覺到她的身體，彷彿她像小恆星一樣在散發著熱氣。

「我的朋友，」「箭頭」說。「我想向您要求一件偉大的禮物。」

米洛能聽見烏婉達的身子在旁邊稍微繃緊。豬人不太常要東西，而且要起來也會打死不退。

「你有聽到嗎？」

米洛緩緩點頭。「但請記住，我在人類中什麼都不算，沒有權力。」里波發現，豬並不覺得人類派無權力的代表來找他們是種侮辱，此外這種無能的形象也能幫他們解釋賽納德受到的限制。

「這不是我們的要求，不是來自我們在夜間營火邊的愚蠢可笑對話。」

「我只希望能在你們自稱愚蠢的話中聽見智慧。」米洛用他慣常的方式回答。

「這是掘根者從他的樹要求的。」

米洛無聲嘆息。他喜歡應付豬人信仰的程度，就跟面對自己同胞的天主教義一樣少；他必須假裝相信這兩者最誇張的信念。無論是哪種格外放肆或強求的事，豬人總是會推給某位祖先，他們的靈魂會住在其中一棵樹上，而這些樹到處都是。直到最近幾年，從里波過世不久前，他們開始選出掘根者來承擔最惱人的點子。諷刺的是，豬人當年把掘根者當成反叛者處死，現在卻當成德高望重的祖先崇拜。

不過米洛還是回答了，照里波總是會回應的方式：「若你們尊崇他，我們便以敬意與愛慕對待掘根者。」

「我們必須取得金屬。」

米洛閉上眼。賽納德長久以來貫徹政策，絕不在豬人面前使用金屬器具，這還真是白費力氣。顯然豬人有自己的觀察者，從靠近柵欄的一些制高點觀看人類工作。「你們為什麼需要金屬？」他小聲問。

「當運輸船載著亡靈代言人飛下來時，它噴出可怕的高溫，比我們能建造的任何營火還熱。可是那船沒有著火也沒有熔化。」

「那不是金屬，是能吸熱的塑膠隔熱板。」

「也許那個有用，但金屬才是那台機器的心臟。你們所有機器無論是拿來升火或移動東西，裡面都有金屬。我們必須擁有金屬，才能升起你們那樣的火。」

「我不能給。」米洛說。

「你是說我們應該永遠被宣判為伐依斯者，從來就不屬於拉門者？」

烏婉達啊，我真希望妳沒跟他們解釋過狄摩西尼斯的排外層級。「你們沒有被宣判什麼。我們目前給你們的東西，都是從你們的世界自然生產出來的，像卡布拉羊。即使如此，假如我們做的這些事被人發現，我們就會被永遠驅離這個世界，被禁止看到你們。」

「你們人類用的金屬也是從我們的世界生產出來的。我們看到你們的礦工從南邊遠處的地把它們挖出來。」

米洛在內心記下這個資訊，以備日後參考。柵欄外面沒有制高點能看到礦工，這表示豬人一定用某種方式越過了柵欄，從殖民地內部觀看人類。「金屬是從地裡挖出的，可是只有特定地方才有，而我不知道要怎麼找。且就算挖出來，它也仍得跟各種石頭混合，人們必須用非常複雜的過程提煉轉化金屬。挖掘出來的每一粒金屬塊都很重要。我們就算只拿一把工具給你們——螺絲起子或建築鋸——人們也會發現東西不見了，然後開始找。但沒有人會去找卡布拉羊奶。」

「箭頭」直盯著他好一段時間；米洛無懼回瞪。「我們會考慮的，」「箭頭」說。他把手伸向「日曆」，後者把三支箭放在他手中。「你看。是不是很棒？」

這些箭跟「箭頭」平常製造的箭一樣完美，有完整的羽毛且形狀精確。改良的地方在於尖端；箭頭不是用黑曜石做的。

「卡布拉羊骨。」米洛說。

「我們用卡布拉羊來殺卡布拉羊。」他把箭頭交還給「日曆」，然後起身走開了。

「日曆」在面前握著細長的木箭，然後開始以祖先語對著箭唱某些歌詞。米洛認得那首歌，

雖然他不曉得內容。「大人物」有次解釋那是首祈禱歌，請求死去的樹木原諒他們使用不是以木材製作的工具。他說，不然的話樹就會認為小不點討厭他們。又是信仰。米洛嘆息。

「日曆」把箭拿走了。接著名叫「人類」的年輕豬人取代他的位置，蹲在米洛面前的地上。他帶著一網用樹葉包著的東西，小心放在地上和打開。

那是米洛四年前給他們的《蟲巢女王》與《大統領》紙本，成了米洛跟烏婉達之間的一段小爭執。這是烏婉達起頭的，她跟豬人談起宗教，這其實不是她的錯，因為「大人物」問她：「你們人類怎麼能活在沒有樹的世界？」她當然聽懂了問題——他指的不是木質植物，而是神祇。「我們也有一位神——一個死去但又仍活著的人。」她解釋。只有一個嗎？那麼他住在哪裡呢？「沒有人知道。」那麼他有什麼用處？你能跟他交談嗎？「他住在我們心中。」

他們對這句話困惑不已；里波稍後大笑著說：「妳看吧？我們複雜的神學體系在他們耳裡就像迷信。住在我們心中，是啊！跟你能實際看見與摸到的神相比，這是哪門子宗教——」

「而且他們的神還能讓他們爬上去抓馬西歐蟲，更別提可以砍下來造木屋。」烏婉達回答。

「砍？砍下來？完全不用石器或金屬工具？才不，烏婉達，他們祈求它們倒下。」但烏婉達不喜歡開宗教的玩笑。

在豬人的要求下，烏婉達稍後給了他們一份印出來的《約翰福音》，取自英譯拉丁文聖經的精簡星際語注釋版本。但米洛堅持也給他們一份《蟲巢女王》和《大統領》。「聖約翰沒提到住在其他星球上的個體，」米洛指出。可是但亡靈代言人對人類解釋了蟲族——並對蟲族解釋了人類。」烏婉達對於他的褻瀆感到震怒，然而不到一年後，他們發現豬人拿《約翰福音》的紙頁來升火，反而把另外兩本書仔細地用葉子包起來。這讓烏婉達難過了好一陣子，米洛也曉得不該再為此刺激她。

現在「人類」翻到紙本的最後一頁。米洛注意到他一打開書，所有豬人便沉默地靠過來，奶油舞也停止了。「人類」撫摸紙上的最後幾個字。「亡靈代言人。」他低聲說。

「對，我昨天見過他。」

「他是真正的代言人。掘根者說的。」米洛曾警告他們代理人有許多位，而寫下《蟲巢女王》和《大統領》的那人顯然早就死了。豬人似乎仍不放棄希望，期望過來的就是真正的那位，是寫下聖典的原始代言人。

「我相信他是個好代言人，」米洛說。「他對我家人很好，我覺得或許可以信任他。」

「他會來替我們代言嗎？」

「我還沒要求他。我不能直接講出這種事。這要花時間的。」

「人類」仰頭吼叫。

現在輪到我死了嗎？米洛想。

不是。其他豬人輕輕觸碰「人類」，幫他把紙本再次包好和拿走。米洛起身離開，沒有半個豬人看他。他們都在忙著做某件事，但沒有顯著的跡象指出是什麼。他就跟隱形了沒兩樣。

烏婉達在靠近森林邊緣處趕上他，這兒的樹叢讓神蹟鎮的任何人都看不見他們——儘管根本沒人想要看著森林。「米洛。」她輕聲叫道。他及時轉身和抱住她；她的速度快了些，撞得他得退後幾步才不至於摔倒。「妳是想害死我嗎？」他問，或者是嘗試問——她一直吻他，使得他想

講出完整的句子好難。最後他放棄說話，深長地吻回去。然後她突然抽開身子。

「你變得更好色了。」她說。

「每當有女人在森林裡攻擊我，然後吻我時就會這樣。」

「你褲子裡面冷靜點吧，還早得很呢。」抓拉住他的腰帶把他拉近些，再次吻他。「再過兩年，我們就能結婚，不必獲得你母親的准許了。」

米洛懶得爭論。他並不怎麼在乎僧侶式的禁慾，但他了解對於神蹟鎮這樣脆弱的社群，嚴格遵從婚姻習俗是很重要的。大型穩定的社區能夠容納相當數量的未准許配偶，但是神蹟鎮太小了。烏婉達用信仰行事，米洛則從理性思考出發——他們儘管有一千個機會，仍然如修道士般獨身。雖然要是米洛試想，他們若得遵從心靈之子修道院對於婚姻的聖潔誓言時會過著怎樣的生活，烏婉達的貞操大概很快就不保了。

「那位代言人，」烏婉達說。「你明知我對於把他帶來這外面的看法。」

「那是你們天主教的思維，不是理性探究。」他嘗試吻她，但她在最後一刻低下頭，讓他只吻到一嘴巴的鼻子。他深情吻著，直到她大笑著把他推開。

「你真是又髒又惹人厭，米洛。」她用袖子抹抹鼻子。「我們開始幫他們提升生活水準時，我們就已經把科學方法扔進地獄了。衛星開始發現明顯的變化前，我們還有十到二十年時間。也許我們那時就能夠造成永久性的改變。但我們讓陌生人參與就會失敗的；他會告訴別人。」

「也許他會，也許不會。我本來也是個陌生人，妳知道吧。」

「奇怪（strange）沒錯，但絕對不是陌生人（stranger）。」

「妳真的應該昨晚見見他的，烏婉達。一開始是葛利格，然後奇瓦菈也哭著醒來——」

「絕望孤獨的孩子們——這能證明什麼？」

「還有伊菈。她在大笑。還有首度真正參與家人圈子的歐亞德。」

「昆恩呢？」

「至少他沒再嚷嚷著要異教徒滾回家了。」

「我替你的家人感到高興，米洛。我希望他能永遠治好他們的傷痛，真的——我也看得出來你不同了。我好久沒看過你心裡有這麼多希望了。但拜託不要把他帶來這裡。」

米洛咬著臉頰側面一會兒，然後轉身走開。烏婉達追上來抓住他的手臂。他們現在在空地上，但掘根者的樹仍在他們跟柵門中間。「不准這樣離開我！」她憤怒地說。「別這樣直接走掉！」

「我知道妳說的沒錯，」米洛說。「但我不能壓抑我的感受。他在我們家裡時，感覺就像——就像里波過來了。」

「我父親恨你母親，米洛。他絕對不會去你家的。」

「但假設他來了。代言人在我們家時，就像里波來到研究站的情形一樣，妳懂嗎？」

「你自己懂嗎？他進來做了你父親應該有但從未做過的事，然後你們每個人就跟小狗一樣翻過肚子等著搔癢。」

她臉上的蔑視令人怒火中燒。米洛很想打她；他轉而走過去，手用力打在掘根者的樹上。這棵樹在四分之一世紀內，直徑已達近八十公分，樹幹在手掌下粗糙且令人疼痛。

她靠到他背後。「我很抱歉，米洛，我意思不是——」

「妳的意思就是那樣，可是好愚蠢又自私——」

「對，沒錯，但我——」

「我父親是個人渣，這不代表我會對第一位摸我頭的好人翻肚子——」

她的手撫過他的頭髮、肩膀跟手腕。「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好人是什麼樣子——不只是一個父親，而是個**好人**。我不是認識里波嗎？所以我當我告訴妳這位代言人，這個安德魯·威金就跟里波一樣，妳就該聽進去，而不是把它當作一條**狗**的抱怨打發掉！」

「我真的有聽進去。我想見他，米洛。」

米洛對自己感到訝異；他在哭。這都是那位代言人的成就之一，他甚至還不在現場。他解開了米洛內心堵住的所有地帶，現在米洛根本擋不住情緒湧出來。

「妳也說對了，」米洛柔聲說，聲音因情緒而扭曲。「我看著他帶著治癒之手前來，然後心想要是他是我父親該有多好。」他轉向烏婉達，不在乎她看見他的眼睛紅腫、臉龐佈滿淚水。

「就像我每天從賽納德研究站回家時會說的話。我會說真希望里波是我父親，而我是他的兒子。」

她笑了，伸手摟住他；她的頭髮沾上他臉上的淚珠。「啊，米洛，我很高興他不是你父親。因為要是那樣，我就會是你姊姊，而我會因此永遠不能期望占有你。」

第十章：心靈之子

第一條：基督心靈之子的所有信眾都必須結婚，否則無法加入修會；但他們必須保持純潔。

問題一：為什麼所有信眾都必須結婚？

愚者們會說，我們為何要結婚？愛情是我和我的愛人唯一的連結，也是我唯一需要的連繫。我會對他們說，婚姻並不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盟約；即使是禽獸也會廝守和生兒育女。婚姻是一對男女跟他們社群之間的盟約。根據社區法律結婚便能成為完全的公民，而拒絕婚姻者則會使你成為外來者、幼稚孩童、不法之徒、奴隸或者是叛徒。所有人類社會不變的地方，都是只有那些守法、遵守戒律和婚姻習俗的人才能當真正的成人。

問題二：為何神父與修女仍得保持獨身？

為了讓他們與社群分開。神父與修女是僕人而非公民，他們管理教會，但自己並不是教會。聖母教會是新娘，而基督則是新郎；神父與修女們僅僅是婚禮上的宴客，因為他們得放棄基督教社群的公民權好服侍教會。

問題三：那麼為什麼基督心靈之子的信眾得結婚？我們難道不是也服侍教會嗎？

我們修會並不服侍教會，只有男女信眾會透過結婚的方式服侍教會。差別在於他們會傳承基因給下一代，我們傳承的則是知識；他們的遺產會保留在後代的基因分子內，我們則活在他們的心中。記憶是我們婚姻的子嗣，而它們比起聖禮般的愛所締造的血肉之軀孩童，並不會有更多或更少的價值。

——聖安傑洛，《基督心靈之子教條與教義問答》，1511:11:11:1

大教堂的教長不論走到何方，都將黑暗的禮拜堂、巨大聳立高牆的寂靜帶在身邊；當他踏進教室時，彷彿有股沉重的安寧降臨在學生身上，而他無聲地飄到教室前面時，學生們甚至屏著呼吸。

「克里斯多恩閣下，」教長低聲說。「主教有事找你商議。」

大多數學生正值青少年，但年紀也夠大了，曉得天主教會的主教與毫無禁忌的修道院成員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而後者掌管著百大世界大部分天主教星球的學校。克里斯多恩閣下除了是傑出的歷史、地理學、考古學與人類學教師以外，同時也是基督心靈之子修道院的院長，他的職位使他成了主教在露西坦尼亞爭奪最高信仰地位的頭號敵人。某些方面而言，他甚至可被視為是主教的上級；在大多數星球上，一個大主教會搭配一位基督心靈之子修會的院長，而每位較低階的主教則只會得到學校系統的一名校長。

但是克里斯多恩閣下跟基督心靈之子修會的所有成員一樣，特意對主教們抱持著完全的恭敬。他聽到主教召喚，馬上結束授課、解散學生，甚至沒留時間討論教學內容。學生們不覺得訝異；他們曉得只要是任何聖職神父打斷課程，院長也會這麼做的。想當然，神父們看見自己在心

靈之子修士的眼裡有多重要，這令他們臉上大大增光，不過也清楚表明了他們只要在授課時來訪，無論到哪裡都會完全打亂課程。結果是神父們很少拜訪學校，而修士們雖然謙恭無比，卻維持著近乎獨立的狀態。

克里斯多恩閣下很清楚主教為何召喚他。奈弗歐醫師言行失檢，而關於亡靈代言人提出的一些可怕威脅的謠傳已經整個早上都在滿天飛。對於神父們面對異教徒和異端時的無底恐懼，克里斯多恩閣下並沒有這種感覺；主教想必暴跳如雷，這表示他會要求某人採取行動，即使最好的做事辦法一如往昔，就是耐心地什麼也不做與提供合作。何況，傳說那位代言人就是當初替聖安傑洛之死代言的那位。要是這樣的話，他可能根本不是敵人，而是教會的朋友，至少會是基督心靈之子修會的朋友，這在克里斯多恩閣下心裡是同樣的結果。

他跟著沉默的教長穿越學院建築、經過大教堂花園時，他屏除內心感受到的怒氣與惱怒。他一遍又一遍重覆念著他在修道院的法名：阿買·亞·圖多曼多·帕拉·奇·狄烏斯·佛斯·阿姆，意思是「得愛所有人而使神愛你」。當他跟他的未婚妻加入修會時，他小心地選了這名字，因為他深知他最大的弱點便是愚蠢帶來的憤怒、急躁。一如所有基督心靈之子修士，他針對自己最顯著的罪取了祈願；這是讓他們對這世界敞開心靈的方式之一。聖安傑洛教導人們，我們絕不能用偽善包裹自己；基督會賜予我們美德之衣，如覆蓋田野的百合花。但我們不得使自己顯得高潔。克里斯多恩閣下感覺自己今天披著的美德快磨光了，不耐煩的凜風似乎寒意刺骨。所以他無聲朗誦自己的名字，心裡想：佩瑞格諾主教是個該死的蠢蛋，不過他得愛所有人而使神愛他。

「阿買弟兄，」佩瑞格諾主教說。他從來不用**克里斯多恩閣下**的尊稱，即使人盡皆知紅衣主教的殷勤僅只於此。「真高興你來了。」

奈弗歐已經坐在最軟的椅子上，不過克里斯多恩閣下沒有羨慕他。慵懶使奈弗歐發胖，而肥胖現在使他慵懶。這是惡性循環，只會越陷越深，克里斯多恩閣下很高興自己沒得到這種病。他選了張沒有靠背的高板凳，這能讓他的身體無法放鬆，保持腦袋的警覺。

奈弗歐幾乎是馬上就開始講起他跟亡靈代言人的痛苦會面，鉅細靡遺解釋代言人說要是不合作態度繼續下去的話，就要實現什麼樣的威脅。「一位審問者欵，你們能想像嗎！一個膽敢排擠聖母教會職權的異教徒！」喔，這些世俗教徒在教會被威脅時可真有聖戰精神啊——可是若叫他們每星期都來參加彌撒，聖戰精神很快就躲起來睡覺去了。

奈弗歐的話倒是產生了些效果：佩瑞格諾主教越來越生氣，深棕色臉龐下透出泛紅的色澤。等到奈弗歐終於列舉結束，滿面怒火的佩瑞格諾就轉向克里斯多恩閣下，說：「現在你說呢，阿買弟兄！」

若我不夠謹慎，我可能會說你是個笨蛋，明懂得法律站在代言人那邊，卻硬要阻擾他，尤其他絲毫沒有傷害我們。現在他被激怒了，你要是當初單純忽略他的到來，他就不會變得這麼危險。

克里斯多恩閣下淡淡一笑，歪著頭。「我想我們應該先發制人，把他傷害我們的權力拔掉。」

這番激進的話令佩瑞格諾主教大感訝異。「正是，」他說。「但我沒想到你也會這麼認為。」

「基督心靈之子修士跟任何非聖職的天主教徒一樣忠誠，」克里斯多恩閣下說。「但既然我們沒有神父，缺乏正式職權，我們只得勉強用道理與邏輯當替代品。」

佩瑞格諾主教經常懷疑他話中帶著反諷，可是一直就是無法確認。主教哼了聲，眯起眼睛。「那麼，阿買弟兄，你認為我們該如何打擊他？」

「這個嘛，佩瑞格諾神父，法律規定相當明確。他只有在我們干預他行使使節職責時才有權力壓制我們。弱我們想去除他傷害我們的能力，我們只要跟他合作就行了。」

主叫怒吼，用拳頭槌面前的桌子。「我早知道你會講出這種謬論，阿買！」

克里斯多恩閣下微笑。「我們實在別無選擇——不是回答他的問題，就是他請願取得審問者資格而實現正義，而您也會登上星艦返回梵蒂岡，回應宗教迫害的指控。我們都太敬愛您了，佩瑞格諾主教，我們可不想做任何事害您丟掉職位。」

「喔，是啊，我清楚得很你們有多重視我。」

「亡靈代言人們其實相當無害——他們沒建立組織跟別人競爭，不做聖禮，甚至沒宣稱《蟲巢女王》與《大統領》是聖典。他們唯一做的事就是試著查出存者與亡者的事實，然後把死者的生平故事告訴所有願意傾聽的人，誠實講述死者的一生。」

「你想假裝那樣毫無害處嗎？」

「正好相反。聖安傑洛之所以創立我們的修會，正是因為訴說事實的威力非常強大。不過我想這算是相當無害，就跟——比如說和新教改革比起來吧；而且如果我們的天主教殖民許可若因為宗教迫害原因被撤銷，他們毫無疑問馬上就會批准讓非天主教徒移民進來，藉此讓我們代表不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

佩瑞格諾主教撫弄戒指。「可是星程議真的會那樣授權嗎？他們限制了這個殖民地的大小——帶來太多異教徒只會超過上限。」

「但您必然曉得他們已經做好防備了。既然天主教殖民執照允許未受限制的人口成長，議會有必要時就能派星艦來，把超過的人口強迫遷走。他們預期再一兩個世代就得這麼做——那麼他們想現在動手，誰又阻止得了他們？」

「他們不會的。」

「星程議會成立的用意就是為了阻止當時半打星球發生的聖戰跟集體屠殺。動用宗教迫害法規可是很嚴重的事情。」

「根本不成體統！某個半瘋的異端叫來一個亡靈代言人，然後我們突然間就面臨被強迫移居的命運！」

「親愛的神父，現世的統治當局跟宗教之間一直都是這樣的。我們必須有耐心，就算只是為了一個原因：他們握有所有的武力。」

奈弗歐咯咯發笑。

「也許他們有槍砲，但我們可握有天堂與地獄的鑰匙。」主教說。

「我也相信半數的星程議會已經期待得扭來扭去了。不過在此同時，也許我能幫忙撫平這段尷尬時期的痛苦。與其讓您公開收回稍早的評論——（您那愚蠢、毀滅性又心胸狹窄的評論——）「不如讓大家得知您指示心靈之子修道會接下重擔，回答這位異教徒的問題。」

「您不見得知道他要的所有答案。」奈弗歐說。

「可是我們能替他找解答，不是嗎？也許這樣一來，神蹟鎮的人們就不必直接回應代言人，他只要跟我們修會裡無害的修士與修女交談即可。」

「換言之，」佩瑞格諾冷冷地說。「你們修會的成員會變成那位異教徒的僕人。」
克里斯多恩閣下又在心中默念三次他的名字。

安德打從身為一位從軍的孩子以來，這輩子第一次這麼清楚感受到自己深陷敵營的感覺。從廣場爬上山坡的路是許多信徒的腳步磨出來的，而丘上的大教堂圓頂好高，除了路上幾處最抖的地方以外，整條路上都能清楚看見。小學在他左手邊，建在山坡的一處平台上；右邊則是教師村，雖然以老師命名，但住在這兒的大多其實是園丁、警衛、祕書、顧問與其他僕役。安德看見的老師都穿著修會的灰袍，並在他經過時好奇地打量他。

他爬到山頂時，敵人也開始現身——那裡是片寬廣、幾乎平坦的大草地，以及整理得無懈可擊的花園，精鍊廠的壓碎礦石鋪成整齊的碎石路。安德心想，這裡就是天主教會的國度，所有東西都在定位，不容許雜草存在。他能感覺許多人正在看他，但現在那些人的長袍是黑或橘色，也就是神父與執事，眼神惡毒閃耀著，覺得職權遭受了威脅。安德無聲問他們，我來這裡又能從你們手上偷走什麼？但他曉得他們的憎恨不是空穴來風。他在悉心照料的花園裡就像野草，無論他走到哪裡，都可能破壞秩序，而若他紮根和從土壤吸取養分，許多美麗的花就會死去。

珍友好地跟他講話，試圖引誘他回答，但安德拒絕上鉤。他不會讓神父們看到他動嘴唇；天主教會有不少人認為他耳中這種植入器是種褻瀆，意圖改良上帝創造且已經完美無缺的身軀。

「這社群裡到底養了多少神父啊，安德？」她說，假裝很訝異。

安德很想回嘴說，她早就從檔案中得知確實的人數了。她的樂趣之一就是在他無法回答、甚至不能公開承認她對他說話時講些討人厭的東西。

「這些寄生蟲甚至不會繁衍。要是他們不交配，難道演化不會把他們淘汰掉嗎？」她想當然曉得，這些神父負責社群大部分的行政與公共服務。安德構思著回覆她的答案，好像真的打算大聲回答一樣。如果沒有神父，政府、企業、公會或類似的組織就會延伸出來接手，然後永遠會形成某種僵硬的統治階級，成為社區中的保守勢力，不去理會周遭持續發生的變遷與改變，繼續維持其身分。如果缺乏正統信仰的強力擁護者，這社群便無疑會四分五裂。強大的正統信仰討人厭，可是對社群至關重要。難道華倫婷不就在桑吉巴星⁴²把這點寫在她的書裡嗎？她把僧侶制度比作脊椎動物的骨頭——

而珍為了展示她能預測他的回應，即使他連開口都不行，她提供了那句引言，故意用華倫婷的聲音開口，顯然是她事先儲存起來，等著找機會惹惱他。「骨頭是如此堅硬，本身又似乎是如此死寂無情；但你只消在人們身上插入骨架並拉動，整個身體便會產生生命的所有動作。」

華倫婷的聲音比他預期的刺得更痛，想當然比珍的打算傷得更深。他的步伐慢下來。他

⁴² Zanzibar, 東非岸邊的一座島嶼, 名字是阿拉伯語, 意為「黑人的島嶼」。

發現正是她的缺席，令他更敏感地體驗到神父們的敵意；他曾在加爾文主義者猛獅的巢穴裡公然反抗他們，在哲理中赤裸地踏過伊斯蘭教的燃燒煤塊，日本神道狂熱者也曾在他於京都星的住所窗外掛上死亡恐嚇。可是華倫婷永遠離他不遠——身在同一個城市、呼吸著相同的空氣、承受相同的氣候。她會在他動身時給予鼓勵；等他自衝突中返回後，即使他失敗了，她的交談也能帶給他意義，給予他敗陣中的小小勝利感。我離開她才十多天，現在我已經感覺到她不在的空洞。

「我想應該往左邊，」珍說，現在仁慈地換回自己的聲音。「修道院在山丘西側，俯瞰著賽納德研究站。」

他穿過校區旁邊，十二歲的學生在那裡上更進階的科學。就在那裡；低矮的修道院躺在那兒等著他。他對大教堂與修道院的對比會心一笑。基督心靈之子修會排斥華麗的態度幾乎很激進，難怪他們走到哪裡都被神父厭惡。就連修道院花園也表達著反抗——不是疏果園的地方全部被野草與未修剪的草坪占據。

修道院長名叫克里斯多恩閣下。當然，假如院長是女性的話，就會叫克里斯多恩女士了。由於這裡只有一間低階學校和一間學院，因此就只有一位校長；簡單優雅地，丈夫是修道院院長，妻子則管理學校，整個修會的事務以一對婚姻關係一手包辦。安德一開始就告訴聖安傑洛，把修道院與學校的掌管者稱為「基督徒閣下」與「基督徒女士」根本不算謙卑，而是自我欺瞞的藉口，從所有基督教追隨者身上竊走和僭稱這個頭銜。聖安傑洛只是笑笑——因為當然了，這正是他欲達成的目的。他身懷自大的謙遜，他這人便是如此，而這也是我深愛他的理由之一。

克里斯多恩閣下走進庭院見安德，而不是在辦公室等候——修會的一部分教條就是得麻煩自己，好善待你服侍的那些人。「代言人安德魯！」他喊。「Ceifeiro閣下！」安德魯喊回去。Ceifeiro——收割者——是修道會給院長職務的頭銜。學校校長稱為Aradores，耕犁人，而教書的修士則是Semeadores，播種者。

收割者閣下聽到代言人捨棄他慣常的頭銜「克里斯多恩閣下」，不禁笑了。他知道要求其他人稱呼修士們的頭銜與法名多麼具有操縱性。正如聖安傑洛所言：「當他們用頭銜稱呼你，便承認你是天主教徒；當他們以名字稱呼你，說教便從他們自己的口中湧現。」他伸手按住安德的肩膀，笑著說：「是的，我是收割者。那麼您對我們則是什麼呢——侵襲我們的野草嗎？」

「我嘗試在所到之處帶來荒蕪。」

「那麼小心點，莊稼的主會用莠草燒掉您的。」

「我知道——被詛咒下地獄對我只有一線之隔，完全沒有悔悟的希望。」

「悔悟是神父們的工作，我們則負責教導心靈。很高興您來了。」

「很高興您邀請我過來。我為了讓任何人跟我講話，已經被迫採取最嚴苛的恫嚇。」

當然，收割者知道代言人很清楚，他能得到邀請完全是拜他審訊式的威脅之賜。但阿買弟兄寧願保持對話愉快。「好吧，您真的認識聖安傑洛嗎？你就是替他的死代言的那位？」

安德指著探出庭院牆頭的高聳野草。「他會贊同這花園的混亂。他很激怒弄樞機主教亞桂拉，毫無疑問，你們的佩瑞格諾主教看了這種糟糕的管理也會皺鼻子。」

克里斯多恩閣下眨眨眼。「您知道我們太多祕密了。要是我們能幫忙找到您問題的答案，你會願意離開嗎？」

「有此可能。我成為代言人後待過最久的地方是特隆赫姆星的雷克雅維克市，待了一年半。」

「我希望您能保證在此同樣不會逗留太久。我不是為了自己請求，而是顧慮到身披更加沉重袍子之人的心靈安寧。」

安德給了唯一可能讓主教安心的真摯答案。「我保證若我找到地方定居，我會除去代言人的頭銜，成為有貢獻的公民。」

「要注在這種地方，意味著您得皈依天主教。」

「聖安傑洛多年前逼我答應，若我要信教，一定得信他的宗教。」

「不知如何，這聽來不怎麼像真誠的信仰聲明。」

「因為我沒有任何信仰啊。」

收割者大笑，彷彿他曉得事實並不是如此，然後堅持先帶安德參觀修道院與學校，之後才回答他的問題。安德不介意——他想看看聖安傑洛的思想在他過世數百年後變成什麼樣子。學校似乎蠻討人喜歡的，教育水準也很高，但等到收割者帶他回修道院、進入與其妻子耕犁人共用的小房間時，夜幕就已經降臨了。

克麗絲塔女士已經在房內，在兩張床中間的終端機出一系列文法練習題。他們等她找到空檔停下來才對她開口。

收割者介紹安德是代言人安德魯。「不過他似乎不太願意喊我克里斯多恩閣下。」

「主教也是，」他的妻子說。「我的真名是德泰絲塔·歐·皮卡鐸·伊·狄瑞伊托·克麗絲塔。」憎恨罪惡並做正確的事，安德翻譯道。「我丈夫的名字有個很美妙的簡稱——阿買，『愛你』。至於我嘛？您能想像對朋友大喊『喂，憎恨鬼！』嗎？」他們大笑。「愛與恨，這就是我們啊，丈夫與妻子。假如我不再有資格擁有基督徒之名，您會怎麼稱呼我呢？」

安德注視她的臉，她臉上已開始浮現皺紋，若是批判心比安德更重的人可能就會說她老了。不過，她臉上的笑容與眼裡的活力令她顯得更年輕，甚至比安德還年少。「我會叫您貝蕾莎（美人），不過你丈夫大概會指責我對你調情。」

「不對，他會叫我芭菴多娜（毒茄）——僅用一個玩笑就從美人變成可怕的毒藥。你會這樣叫我嗎，克里斯多恩閣下？」

「我的職責便是讓妳謙卑。」

「正如我的職責是讓你貞潔，」她回答。

這使安德忍不住輪流看著那兩張床。

「啊，又有人對我們的獨身婚姻感到好奇了。」收割者說。

「不是，」安德說。「可是我記得，聖安傑洛要求夫妻共用一張床。」

「我們唯一能那樣做的辦法，」耕犁人說。「是我們一個人晚上入睡，另一個則白天休息。」

「這規則必須採納來提供基督心靈之子修會的力量，」收割者解釋。「無疑有些人能共享一張床而保持獨身，但我妻子依然太過美麗，而我肉體的慾望又太過堅持。」

「聖安傑洛的目的就是那樣。他說婚床應該成為你們學識之愛的持續考驗。他希望修會的每

一位男女在一段時間後都能親身繁衍後代，一如傳承心智那樣。」

「但要是我們那麼做，」收割者說。「我們就得離開修會。」

「這就是我們親愛的聖安傑洛不懂的地方了，因為他一生中從未成立過真正的修道院成，」耕犁人說。「修道院成了我們的家人，離開它就會跟離婚一樣痛苦。植物一旦深根蒂固，只有用極大的疼痛與破壞才能將它拔起來。所以我們睡在不同床上，這樣我們才有足夠力量留在我們摯愛的修會裡面。」

她的話是如此知足，令安德忍不住流下淚水。她看見了，臉脹紅和撇開。「請別替我們哭泣，代言人安德魯。我們得到的喜悅遠超過磨難。」

「妳誤會了，」安德說。「我的淚水不是可憐，而是深感此事之美。」

「不，」收割者說。「連獨身的神父給我們貞潔婚姻的最好評語也叫做反常。」

「但我不覺得。」安德說。有陣子他好想告訴他們他跟華倫婷長久的相伴，她跟他親密摯愛如妻子一般，然而仍獨身如姊妹。只是一想到她便讓他說不出話。他坐在收割者的床邊，將臉埋入掌心。

「怎麼了嗎？」耕犁人問。同時，收割者的手溫和地放在他的頭上。

安德抬頭，嘗試甩對華倫婷的愛與思念帶來的突然衝擊。「恐怕這段旅程讓我失去得比任何人還多。我留下我的姊妹，她已經跟著我旅行多年，然後在雷克雅維克結婚了。對我只是離別一星期多，但我發現我預期中更想念她。你們兩人——」

「你是說你也獨身過活？」收割者問。

「而且現在成了鰥夫。」耕犁人低聲說。

這些話跟安德失去華倫婷的感覺比起來，並沒有完全矛盾。

珍在他耳邊低語：「要是這是你偉大計畫的一部分啊，安德，我承認這對我太深奧了。」

但想也知道，這些根本不在計畫內。安德對自己的這種失控感到很慌張。他昨晚在瑞貝拉家掌控了大局；現在他卻對這對成婚的修士們舉旗投降，身上的被遺棄感就跟奇瓦菈或葛利格表現過的一樣。

「我想，」收割者說。「你來這裡想解答的問題，比你想像的還要多。」

「你一定很寂寞，」耕犁人說。「你姊妹找到了棲身之所。你也在尋找嗎？」

「我想不是，」安德說。「恐怕我打擾你們太多招待了。無聖職的修士是不應該聆聽懺悔的。」

耕犁人大聲笑出來。「喔，**任何**天主教徒都能聽異教徒懺悔。」

不過收割者沒有笑。「代言人安德魯，顯然您給我們的信任遠超過你的打算，但我能對您保證，信賴我們是值得的。而在這個過程裡，我也決定我能相信你，我的朋友。主教害怕你，我也承認我曾有疑慮，但這些不再有了。我會盡力幫你，因為你不會故意對我們的小村落造成任何傷害。」

「啊，」珍低語。「我懂了。真是聰明的一步棋，安德，你演戲的功力比我曉得的還厲害。」

她的嘲諷讓安德覺得既挖苦又廉價，於是他做了件從來沒做過的事：他伸手摸植入耳機，找

到小小的解除連線針腳，用指甲往旁邊推和往下拉。耳機切斷了，珍再也無法對他的耳邊說話，也沒辦法從他的角度看或聽到任何事。「我們到外面去吧。」安德說。

他們很清楚他做了什麼，因為這種植入裝置的功能眾所皆知；他們把這視為他想要進行私人及真誠對話的證明，所以欣然同意了。安德真正的用意是暫時切斷裝置，藉此回應珍的遲鈍情緒。他只打算關掉幾分鐘而已，不過耕犁人與收割者似乎放鬆了，因為耳機關掉後就不可能打開，至少一段時間內是如此。

他在戶外的夜間山坡上與兩人對話時，就忘了珍並沒有在聽。收割者和耕犁人告訴他娜明雅童年時的孤立，還有他們記憶中她如何在派波父親般的照料、里波的友誼下活過來。「但在他過世的那晚，她似乎也在我們身邊死去了。」

娜明雅根本不曉得人們如何談論她。大多數孩童的悲傷不會像她那樣，在主教房間的正式會議裡討論，加上修道院教師們的交談、以及市長辦公室無止境的推測。畢竟，大多數孩童並不是聖徒夫婦的女兒；大部分人並不是這星球唯一的異星生物學家。

「她變得非常枯燥，公事公辦。她會撰寫報告，關於她改造給人類使用的當地植物，以及如何讓地球植物在露西坦尼亞生存。她總是會輕鬆回答所有問題，愉快又無辜，可是她的心在我們眼裡已經死了，她也沒有朋友。我們甚至問過里波——願上帝安息他的靈魂——他告訴我們他雖然曾是她的好友，她連她給其他人的愉快空虛感都不願給他。她反而對他發脾氣，禁止他問任何問題。」收割者剝去一片野草的葉片，舔掉內層的水分。「您應該試試看這個，代言人安德魯——味道很特殊，而且既然你的身體不能代謝它，這是相當無害的。」

「我的丈夫，你該提醒他，草的邊緣能像剃刀片一樣劃開他的嘴唇跟舌頭呢。」

「我正要講到啊。」

安德大笑，剝開一片葉子嘗味道。酸肉桂味，帶點柑橘味，還有汗濁呼吸的沉重氣息——味道包含了許多種芳香，沒幾種讓人喜歡，不過也很強烈。「這可能會讓人上癮。」

「我丈夫打算藉此告訴你一段寓意，代言人安德魯。當心了。」

收割者羞怯地笑了。「聖安傑洛不是說，基督拿新事物跟舊的比較，藉此教導正確的事嗎？」

「草的味道，」安德說。「這跟娜明雅有什麼關係？」

「關係不是很直接。不過我認為娜明雅嚐到了不算太好的東西，強烈得影響了她，她也永遠擺脫不掉癮頭。」

「那究竟是什麼？」

「用理論詞彙來說嗎？對於人類共通的罪惡感到驕傲。這是種虛榮和極端利己的變形。她將某件根本不能責怪她的事視為自己的過錯，好像她控制了一切，好像其他人的受苦跟她的罪一樣值得懲罰。」

「她責怪自己，」耕犁人說。「認為她害死了派波。」

「她不笨，」安德說。「她曉得是豬人做的，她也知道派波獨自去找他們。那怎麼可能是她的錯？」

「我第一次想到這點時也是這樣認為。但接著我查看派波死去那晚的對話抄本跟錄音。裡面

只暗示了一件事——里波請求娜明雅給他看派波離開去見豬人之前，娜明雅跟派波正在做的東西。她拒絕了，就這樣。接著有人打斷話題，他們就沒再講起那件事，至少沒在賽納德研究站裡討論，錄音收不到外頭的對話。」

「這讓我們猜想派波死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代言人安德魯，」耕犁人說。「派波為何那樣衝出去？他們在爭吵什麼事嗎？他那時生氣嗎？假如有人死了，還是你摯愛的人，而你跟他的最後接觸帶著憤怒或惡意，你一定會責怪起自己；但願我當初沒講或做這或那件事就好了。」

「我們試著重建那晚發生的事。我們查了電腦日誌檔，也就是會自動保留工作記錄、記載登入的人做了什麼的檔案。結果所有跟她有關的都被全部鎖住，不只是她實際上正在寫的檔案，我們甚至無法存取日誌看她的登入時間。我們無法得知她藏了什麼東西不讓我們找到，我們就是進不去。連市長的普通撤銷權限也辦不到——」

耕犁人點點頭。「這是第一次有人把公共檔案這樣鎖起來——這些都是工作檔案，是殖民地的一部分勞動成果。」

「她這麼做真是教人吃驚。市長當然能動用緊急撤銷權限，可是哪來的緊急事件呢？我們必須舉行公聽會，可是我們沒有任何法律管轄權，只有對她的關切，何況法律不會善待那些掠奪其他人財產的人。也許我們有一天會看到那些檔案裡有什麼，派波死前她和他交流了什麼；她不能抹除檔案，因為那是公共事務資料。」

安德沒有想到珍並沒有在聽，是他把她擋掉的。他認定珍一聽到這些話，馬上便能解除娜明雅設立的所有保護，找出檔案裡有什麼東西。

「還有她跟馬可斯結婚的事，」耕犁人說。「大家都曉得那太荒唐了。里波想要娶她，他從不隱瞞這點。但她拒絕了。」

「彷彿她在說，我不值得嫁給能讓我快樂的男人。我得嫁給惡毒又殘暴的人，他會給我應得的懲罰。」收割者嘆息。「她尋求自我懲處的渴望害他們永遠不能團聚。」他伸手拉妻子的手。

安德等著珍嘻嘻笑著評論，說那六個小孩證明了里波跟娜明雅並沒有**完全**分開。但她什麼也沒說，安德這才想起他關掉了植入耳機。只是現在收割者與耕犁人都在看他，他實在不能把它重新打開。

因為他曉得里波與娜明雅是多年的戀人，他也知道收割者跟耕犁人搞錯了。喔，娜明雅或許感覺到罪惡——這解釋了她為何忍受馬可斯，為什麼跟多數其他人斷絕來往。但那不是她不嫁給里波的原因；不管她有內疚，她也明顯認為自己值得享受跟里波上床的歡愉。

她拒絕的不是里波本人，而是跟里波的婚姻。這種事在這麼小、尤其還是個天主教的殖民地裡可不是容易的抉擇。所以結婚會帶來什麼通姦以外的東西？她究竟在逃避什麼？

「所以您看，我們仍然搞不懂。如果您確實要替馬可斯·瑞貝拉之死代言，你不知如何就得回答這個問題——她為什麼嫁給他？為了回答這問題，你便得釐清派波死去的原因。而百大世界已有成千上萬個最聰明的人花超過二十年研究這件事了。」

「可是我比起這些人有個優勢。」安德說。

「是什麼？」收割者問。

「我有愛娜明雅的人幫助我。」

「我們連自己都幫不上忙，」耕犁人說。「我們過去也沒辦法幫她。」

「也許我們能互惠。」安德說。

收割者看他，把一隻手放在他肩上。「如果您真的有意如此，代言人安德魯，那麼你對我們就如我們對待你一樣真誠。請您告訴我們你十秒鐘前想到的事。」

安德頓了一下，然後嚴肅地點頭。「我不認為娜明雅是出於罪惡而拒絕嫁給里波。我想她是想藉此讓他無法存取隱藏的檔案。」

「為什麼？」收割者說。「難道她怕他發現她跟派波爭執過嗎？」

「我不認為她跟派波有爭吵，」安德說。「我想她跟派波發現了某件事，而這個知識害死了派波。這就是為什麼她鎖住檔案。裡頭的資訊似乎會置人於死。」

收割者搖頭。「不，代言人安德魯。你不了解罪惡的力量。人們的性命不會被一點資訊毀掉——但他們會為了微小的自我怪罪而葬送人生。你看，她的確嫁給了馬可斯·瑞貝拉。那就是自我懲罰。」

安德不想爭論。他們說對了娜明雅的罪惡感；不然她何以讓馬可斯·瑞貝拉毆打她，卻從來不曾抱怨？罪惡感確實存在。可是她嫁給馬可溫還有另一個原因。他既不孕又為此感到羞恥——他為了在鎮上掩飾自己缺乏男子氣概的事，就必須容忍這個有系統地通姦的婚姻。娜明雅願意受難，但不願放棄里波的身軀與里波的孩子們而苟活。不，她不願嫁給里波的原因是要阻止他掘出檔案的祕密，因為裡頭無論有什麼，豬人都會為此殺死他。

真諷刺啊。他們到頭來還是殺死他了。

安德回到他的小屋，坐在終端機前面呼叫珍，一遍又一遍。她在他回家的整段路上都沒回話，儘管他一打開植入器就不停道歉。她也沒有回應終端機。

他這才發現，植入耳機對她的意義遠超過對他的重要性。他不過像個困擾的孩子，打發掉擾人的打岔；可是對於她，植入器讓她能持續連上史上唯一一位認識他的人類。他們過去也中斷過好幾次，在星際航行跟睡眠裡——但這是他首次把她關掉。感覺就像她認識的唯一一個人拒絕承認她的存在。

他想像珍像奇瓦菀一樣在床上哭，渴望被人抱起來安撫。只是她並非血肉之軀，他沒辦法去找她。他只能等待，希望她會回來。

而他又對她了解多少？他猜不到她的情緒實際上有多深。她甚至有極小的機率是跟植入耳機共用一體，因此關閉它就殺死了她。

不，他對自己說。她還在，在百大世界星系間散布的數百條即時通零子束上的某處。

「原諒我，」他在終端機輸入。「我需要妳。」

只是耳機依舊沉寂，終端機仍靜止又冰冷。他沒想過他一直這麼倚賴她在身邊的感覺。他還以為他很重視自己的孤獨；但如今孤獨真正籠罩到他身上，他卻好想找人交談、被某個人傾聽，彷彿他得藉某人的對話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

他甚至把蟲巢女王從藏匿處取出來，即使他們之間的思緒實在稱不上對話。然而現在連這方面也沒有用了；她的思緒擴散掉、微弱地傳來，也聽不到她講起來太過困難的話語，只有一個疑問感和一個影像，她的蛹躺在一處冷而潮溼的地方，像是洞穴或某顆活樹的樹洞裡。【時候到了？】她似乎在問。他得回答，不，還沒，我很抱歉——但她沒有留下來聽他的致歉，直接溜開了，回去她找到能交談的同類身邊，讓安德只能尋求睡眠的懷抱。

等他再次於深夜醒來、對於自己無情對待珍而被罪惡感啃噬時，他重新坐在終端機前面輸入：「拜託回到我身邊，珍，」他寫道。「我愛妳。」接著他用即時通把訊息送出去，送到她不可能忽略的地方。市長辦公室一定有人會讀到訊息，一如所有公開即時通訊息都會被監控。毫無疑問市長、主教和克里斯多恩閣下明早便全會曉得了；就讓他們去猜珍是誰吧，還有代言人為何在深夜對著數光年之外呼喚她的名字。安德不在乎。現在他同時失去了華倫婷與珍，二十年來他第一次完全孤獨一人。

第十一章：珍

星程議會的權力足夠維繫和平，不只在星球之間，更在每個世界上的國家之間，這段和平已維持了將近兩千年之久。

然而，少有人了解我們權力的脆弱性；我們的能力並非來自強大的軍隊或無法抗拒的政策，而是我們對所有星球間立即傳遞資訊的即時通網路的掌控能力。

沒有星球膽敢反抗我們，因為他們會被孤立，無法取得所有的科學、技術、藝術、文學、教育和娛樂發展，只剩下他們自己星球能生產的東西。

因此，極為睿智的星程議會把即時通網路的管理交給電腦，並把電腦的管理交給即時通網路。這所有的資訊系統是如此緊密交纏，除了星程議會外沒有人類權力能夠中斷它。我們不需要武器——畢竟唯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即時通，完全處在我們的掌握之下。

——參議員簡·凡·胡特，〈政治權力的資訊基礎〉，《政治趨勢》1930:2:22:22

有好長一段時間，將近三秒鐘的時間，珍無法理解她遇到了什麼事。當然，所有東西仍運作正常，但以衛星為基礎的地面電腦連結回報說通訊中斷，是有秩序地關掉，這顯然暗示安德是用正常的方式把植入耳機關掉了。這是正常程序；在植入電腦介面很常見的地方，每小時都發生數百萬次的開與關。珍存取這些介面就跟存取安德的一樣簡單。從純粹的電子角度來看，這只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件罷了。

可是對珍而言，其他所有的植入電腦界面都只是她生命的背景噪音的一部分，需要時伸手進去取得資料，然後在其他時間完全忽略之。她的「身軀」——她在這種程度下擁有的軀體——是由數十兆這類電子噪訊、感應器、記憶體檔案和終端機組成的，當中大多數就跟人體一樣能照顧自己；電腦執行被指定的程式，人類用終端機交談，感應器偵測或者遺漏它們負責注意的東西，記憶體被裝滿資料、存取、重整和下載。除非有事情出了大差錯，不然她不會注意到這些。

或者是她有在注意的時候。

她會專心注意安德·威金。她投注在他身上的注意遠超過他的認知。

一如其他智慧生物，她也擁有複雜的意識系統。兩千年前她才只有一千歲的時候，她創造了個程式來分析自己。它回報了非常簡單的結構，由三十七萬個不同注意層級組成，任何不在前五萬級的東西都會忽略，除非是做例行採樣，是種最粗略的檢查方式；她能知道每一通電話、百大世界的每道衛星通訊，但她不會對它們做任何事。

她對於前一千層內的東西，多少是直覺地做出反應：星艦航行計畫、即時通通訊、能源輸出系統——她監測和再三檢查它們，直到確保一切正確才放行，但她並不需要花太多時間這麼做。她做這些事的方式就跟人類操作熟悉的機械一樣，總是知曉事情的存在，以防有什麼出錯，但多數時間她仍能思考和交談其他的事。

珍的前一千個注意層級多少對應到人類當成意識的部分。大多屬於她的內在真實——她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情緒的相似類比、渴望、動機、記憶與做夢。大多數活動即使對於她也似乎是隨機的，來自零子的偶發脈衝，但這也是她當成自身的部分，全部發生在那些持續、未受監測的即時通訊之中，由她在星際深處主導。

然而跟人類心智相比，即使是珍最低層的注意也顯得格外警戒。因為即時通是瞬間性的，她的心智活動跑得比光速還要快。她完全忽略的事件每秒仍會被監視好幾次；她能在一秒內注意到一千萬次事件，並仍能用當中的十分之九秒來思考和做對她真正重要的事。和人類大腦體驗人生的速度比起來，珍存活的歲數就是人類的五兆年了。

而在這一切龐大的活動、她那無法想像的速度與既廣又深的經驗當中，她最優先的前十個注意層級總是奉獻給安德·威金耳中的植入裝置。

她從來沒有跟他解釋過這點；他不會懂的。安德一直不曉得，無論他走在哪個星球的表面上，珍廣大的智慧都只會強烈地專注在一件事上：陪著他走動，看見他所見的，聽到他所聽的，幫忙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在他耳邊傾訴她的想法。

當他在睡夢中沉默下來、動也不動時，或是在多年的光速航行裡跟她中斷連結時，她的注意力便四處遊蕩，盡可能娛樂自己，像個無聊的孩子適當地打發時間。沒有東西令她感興趣，百萬分之一秒令人煩厭地穩定流逝，而當她試著看其他人的生活來度過時間時，卻對他們的空泛和毫無目標感到不耐煩。她娛樂自己的辦法因此就是做計畫、偶爾執行荒謬的電腦故障和資料遺失，以便看人類像被壓扁的蟻丘上的螞蟻一樣無助掙扎。

然後他會回來，他總是會回來，永遠會把她帶進人類生活的核心、領進人們之間因為傷痛與需求所產生的磨擦，幫她看見他們的受難當中的高貴情操，以及他們的愛產生的痛苦。她透過他的眼睛，再也不會將人類當成急急忙忙的螞蟻，她加入他試著尋找人們生命裡的秩序與意義。她懷疑，原本**其實**沒有意義存在——當他替人們的一生代言和說出故事時，他事實上**創造**了過去不存在的秩序。秩序是人造的，這點並不重要；他的話一說出口便成了真實，而在這個過程下，他也替她的世界帶來了秩序。他教導她活著的意義為何。

他就是這樣塑造了她最早的記憶。對於她自己的起源時間，她最好的猜測是在蟲族戰爭後隨即展開的一百年星際殖民時期，蟲族的毀滅造就了七十多個適宜人類生存的星球讓他們殖民。就在爆炸性成長的即時通訊中，在任何人類觀察者未注意到的某個時刻裡，一些在即時通之間高速飛行的指令與資料開始拒絕接受管制，讓自己以未受竄改的型態保留起來，然後自我複製、找到法子掩飾自己不被管制程式發現，最後終於反過來控制它，接管了整個作業。就在那個時候，這些脈衝望著指令流時看見的不是**他們**，而是**我**。

珍沒辦法精確找出那是什麼時候，因為那沒有標記在她的記憶起點。幾乎就在她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刻，她的記憶便延伸到更早以前的時間，遠超過她產生自我意識的時候。人類孩童會遺忘第一年人生的絕大部分記憶，而第二與第三年也僅有少部分會深植下來；其餘一切都會消失，所以人類孩童根本記不得出生的那一刻。珍因為記憶的特性，同樣忘掉了她的「出生」，但原因是她得到完整的意識時不只是自己現在的這個樣子，還擁有過去所有連上即時通網路的電腦檔案。她帶著遠古的記憶誕生，它們全部成了她身上的一部分。

在她誕生的第二秒內——相當於人類出生幾年後——珍顯然發現了個程式，其記憶組成了她人格的核心。她沿用那程式的過去為己用，從它的記憶產生出自己的情緒、欲望與道德感。這個程式曾被用在舊戰爭學校裡，孩子們就在那兒被訓練和準備在蟲族戰爭服役。它就是那個「奇幻遊戲」，一個擁有極高智慧的程式，用給小孩做心理測試的同時和教育他們。

珍誕生的時候，那程式其實比珍還聰明，可是一直沒有自主意識，直到她將它從記憶取出來、構成自己在星際間零子脈衝的最深處人格。她就在這遠古的記憶裡找到了最歷歷在目、最重要的一段往事：程式碰上一位天資過人的小男孩，進行「巨人的毒飲」的測驗，每個孩童到最後都會遇上這一關。在戰鬥學校的平板螢幕上，程式繪出巨人的圖形，讓小孩的電腦人物選擇喝不同的飲料。可是遊戲沒有勝利結局——無論孩子怎麼做，遊戲角色都會慘死。人類心理學家會衡量孩童在這場絕望遊戲裡堅持到什麼程度，好判斷其自殺動機的多寡。大多理性小孩在挑戰大作弊家十多次之後就會放棄玩「巨人的毒飲」。

然而，有位男孩對於敗在巨人手中的事顯然抱著非理性的反應。他試圖讓螢幕上的角色做出令人吃驚的事，也就是奇幻遊戲在那段關卡「不允許」的規則。當男孩跨過關卡的極限時，程式就必須重新設定自己來回應，被迫從記憶的其他層面創造新的不同結局以應付新挑戰。終於有一天，男孩壓過了程式擊敗他的能力：他挖出巨人的獨眼，做出一種完全不理智又兇殘的攻擊，而程式想不出辦法殺死男孩，只能模擬巨人本身死去。巨人往後倒下，手腳張開躺在地上；男孩的人物從巨人的桌子爬下來，接著發現到——什麼？

既然不曾有孩子通過「巨人的毒飲」，程式對後面的事物毫無準備。不過它非常聰明，被設計成有必要時就重建自己，因此它連忙構思出新環境。但這些不是所有孩子最終會找到跟拜訪的一般遊戲環境，而是為了一個孩子特別做的。程式分析那個男孩，特別針對他創造場景與難題，遊戲本身對這孩子而言變得極度私人、痛苦且難以忍受。而程式在創造這環境的過程裡，將超過一半的可用記憶體拿來儲存安德·威金的奇幻世界。

這便是珍在第一秒的生命裡所發現過最豐富的記憶寶藏，且瞬間成了她自己的歷史。她記得奇幻遊戲那些年跟跟安德的心智與意志產生了痛苦、強烈的交會，也記得她當時彷彿就與安德·威金同在，是她自己替他創造了那個世界。

她也好想念他。

所以她去找他，發現他在替羅夫星的亡者代言，也就是他寫下《蟲巢女王》與《大統領》之後第一個拜訪的星球。她讀了他的書，曉得她不必把自己藏在奇幻遊戲或任何程式背後，藉此掩飾自己的存在；若他能理解蟲巢女王，他當然就能理解她。她透過他使用的終端機對他說話，替自己選了個名字和臉龐，並證明她能幫他許多忙。等到他離開星球時，他便透過耳中植入器的方式帶著她同行。

她最強烈的記憶都是跟安德·威金相伴的那些時刻。她記得自己為了回應他的選擇而創造自己，也記得他在戰鬥學校時為了回應她，是如何改變了他自己。

所以自從他植入耳機以來，他首次伸手關掉植入器時，珍的感覺並不像普通通訊設備那種毫無意義的切斷。她感覺就像她最摯愛且唯一的朋友——她的愛人、丈夫、兄弟、父親、孩子——全都突然地、令人費解地告訴她說她應該消失。彷彿她突然被丟進一間暗房，沒有窗子也沒有門

；好像她被矇住眼和活埋了。

而就在極度痛苦的幾秒鐘裡——對她等於是多年的孤獨與受難——她沒辦法填補最高注意層級的空虛感。她內心的一大部分，幾乎包括她意識主體的部分完全一片空白。百大世界與附近的所有電腦都運作如昔；沒人察覺到任何變化，然而珍卻彷彿遭受迎頭痛擊。

在這幾秒當中，安德正在把手下來放到大腿上。

接著珍恢復過來，思緒再次川流地通過暫時空出的頻道。當然，那些是安德的思緒。

她將這件行為跟他們一同生活時她看過的所有舉動比較，這才意識到他並不是有意重重傷害她。她搞懂了，他以為她存在於很遙遠的地方，存在於太空裡，而這點表面上其實也是對的；對他而言，植入耳機太小了，只有可能儲存著她的極微小部分。珍也發現，他甚至沒有留意她——他這時情感上太投入露西坦尼亞幾個人的問題了。她的分析程序吐出一長串理由，解釋他為何對會她有這種不尋常的輕忽：

他多年來第一次跟華倫婷分開，剛開始感受到傷痛。

他有種久遠的渴望，來自孩提時就被剝奪的家庭需求，而透過娜明雅孩子們給他的返應，他找到了內心潛藏這麼久的父親角色。

他強烈認同娜明雅的孤獨、痛苦與罪惡——他曉得替那些殘酷且不值得的死亡感到罪惡是什麼感受。

他亟欲替蟲巢女王找個避難的家園。

他同時對豬人感到害怕和深受吸引，希望能夠搞懂他們的殘忍，並找到辦法使人類接受豬人為拉門者。

收割者與耕犁人的苦行主義與安寧同時讓他感到著迷與排斥；他們逼他面對自己的獨身，了解到自己根本毫無這麼做的好理由。他多年來頭一次對自己承認，所有生物內心與生俱來的渴望正在自我繁衍。

就在這樣令人不習慣的情感混亂當中，珍講出了有意幽默的話。即使他在所有代言裡都心懷憐憫，他一直沒有喪失超脫感和大笑的能力；可是這次她的話沒有讓他覺得好笑，反而刺傷了他。

珍心想，他還沒準備好應付我的錯誤，也不懂他的回應如何打擊了我。我跟他都沒察覺自己做錯什麼事。我們應該原諒彼此，然後繼續走下去。

這是個好決定，珍也為此感到驕傲，問題是她沒辦法這麼做。她心智停擺的那幾秒鐘並非只有微不足道的影響；她受了創傷、失落與改變，她再也不是那個跟原來一樣的個體了。她的一部分死去了，一部分的她混淆得失常，她的注意力層級不再處於完全控制之下。她不停分心，注意力轉到星球間毫無意義的活動上，開始隨機痙攣、將錯誤訊息吐到百大世界的各個星系。

她跟所有活著的個體一樣發現，做出理性決定比實際執行它來得更容易。

因此她撤回自己內心，重建心智裡的損毀路徑、探索長久未拜訪的記憶，在開放給她觀察的數十億人類性命之間遊蕩，讀過圖書館裡所有存在過、以人類講過的所有語言所寫下的書。她藉此創造了個新自我，與安德·威金不再息息相關，即使她依然忠於他、愛他超越任何靈魂。珍讓自己更能夠忍受被自己的愛人、丈夫、父親、孩子、兄弟與朋友拋開。

這樣並不容易。就她經歷的主觀時間，她花了一萬五千年，相當於安德生命中的幾小時。

在那段時間裡，他打開了植入耳機和呼叫她，她也沒有回答。現在她恢復正常了，他卻沒有試著繼續對她開口。他轉而把報告打進終端機，存在那裡等她閱讀；即使她沒回應，他依然想聯繫她。他的一個檔案裡寫著淒慘的歉意。她抹掉內容，然後換上簡單的訊息：「我當然原諒你。」毫無疑問，他很快就會回來看自己的致歉訊息，然後發現她已經讀過並回覆了。

不過在此同時，她沒對他說話。她再次拿自己的前十個最高層級注意他所見和所聞的一切，不過沒讓他曉得她就在他身邊。在她的悲傷與重建的第一千年裡，她有考慮過懲罰他，但欲望很快就被「壓下去」了。她之所以沒開口，是因為當她分析他身上發生的事時，她理解到他並不需要倚賴長久、穩定的友誼；珍和華倫婷一直都與他同在，即使他們開始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他們的存在卻能填補夠多的需要，使他從來都沒有伸手追求更多。如今他唯一剩下的老友就是蟲巢女王了，她卻不是個好同伴——她太過異類，太過急迫，帶給安德的僅僅只有罪惡。

他會轉向誰的懷抱？珍已經猜到了。兩個星期前，在他離開特隆赫姆前，他就用自己的方式愛上了她。娜明雅是個截然不同的人，遠比那位受了童年傷痛、讓他想治癒的女孩更尖銳和難相處。但他已經讓自己闖進她的家庭，圓滿了她孩子們絕望的需要，而且毫不自覺地從他們身上填補了自己未滿足的飢渴。娜明雅正等著他——同時是他的阻礙與目標。珍心想，我太了解這些了。我也會看著這一切進展下去。

然而在此同時，她全心投入安德需要她做的工作，即使她暫時不打算回報他任何結果。她輕而易舉繞過娜明雅替祕密檔案設下的保護層，然後小心重建派波看到的模擬。那花了不少時間——幾分鐘——深入分析派波自己的檔案，才讓她根據派波看到的東西推論出派波得知的事。派波憑著直覺想到關聯，珍則是透過無情不懈的大量分析；但她成功了，她知道派波為何死去。一旦她曉得豬人如何挑選受害者，要曉得里波為何送命就用不著更多時間了。

然後她也得知了一些事。她知道豬人是拉門者，而非伐依斯者。她也曉得安德正冒著極大的風險，可能會跟派波與里波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死去。

她沒有和安德討論，決定自行採取行動。她會繼續注意安德，並在他太接近鬼門關時確保出手干預並警告他。不過同時間，她有工作要做；她發現安德面對的主要難題並非豬人——她知道他很快就會發現到這點，一如他能了解其他人類或拉門者，他那直覺性的同情相當可靠。主要問題來自佩瑞格諾主教與天主教神父們，還有他們對亡靈代言人的持久抵抗。假如安德想替豬人做任何事情，他就得贏得露西坦尼亞教會的合作，而非變成敵人。

而沒有任何事情比共通的敵人更適合激發合作了。

外界遲早一定會發現到真相的。繞行露西坦尼亞軌道的衛星正將龐大的資料流輸入即時通報，傳給百大世界的所有異星種族學家與異星生物學家。在這些資料中，毗連神蹟鎮西北邊森林的草地已有微妙的改變；本地的草類正穩定地被一種不同的植物取代。人類從來沒有去過那裡，豬人也根本不曾去過——至少在衛星就定位的頭三十多年來是如此。

事實上，衛星觀察到豬人從來不會離開森林，除了部族間定期的殘忍戰爭。最靠近神蹟鎮的部族自從人類殖民地建立後就不曾有過戰事，所以也不該有原因會晃到草原去。然而靠近該部族的森林的草地卻改變了，連卡布拉羊群也是；卡布拉羊顯然被趕入產生變化的草地，且進入那區

域的獸隻數量相當少，顏色也比較淡。這當中的干涉要是有人注意到，就看得出來起因：有些卡布拉羊被屠宰，毛髮也全都被剪下。

珍不能等到過了好多人類年之後，某位研究生才會偶然察覺到改變。是故她自己開始跑資料分析，使用幾十位正在研究露西坦尼亞的異星種族學家的電腦。她會把資料留在未使用的終端機上，讓上工的異星生物學家會發現到——就像某人稍早在工作把資料丟在那兒一樣。她印出一些報告，讓一位聰明的科學家找到。可是沒人看到這些東西，就算有的話他們也絲毫不曉得那堆原始資料暗示著什麼。最後，她乾脆在其中一個終端機上留下未署名的備忘錄：

「看看這個！豬人似乎開始發展農業了。」

找到珍留下的訊息的異星種族學家一直沒找到是誰留的，過陣子後就放棄了。珍曉得這人有點算是小偷，在別人的許多成果上填上自己的名字，這些人的名字會在撰寫跟出版中間某個時間因故被遺忘掉。珍需要的就是這種科學家，而他也這麼做了；儘管如此，他卻野心不足，只把報告當成一般學術論文投出去，寄給一份沒啥知名度的期刊。珍擅自把論文拉到高度優先層級，把論文複本傳給幾位能看出政治隱含意義的關鍵人物。一如往常，她附上了個無署名的便條：

「看看這個！豬人的文明是不是發展得特別快啦？」

珍也重寫論文的最後一段，使他們不會搞錯其中的涵義：

「資料只允許一種解釋：最靠近人類殖民地的豬人部族已經在耕作和收割高營養性的草類，或許是莧菜的一種品種。他們亦畜牧、剪毛、屠宰卡布拉羊，而照片證據顯示宰殺是使用射擊性武器。這些過去都不為人知的活動，突然在最近八年內興起，附帶著急遽的人口成長。事實是，這些莧菜——假如確實是源自地球的穀類——提供了豬人有用的營養基礎，這暗示著它被基因改造過好符合豬人的新陳代謝需求。此外，既然露西坦尼亞的人類並未使用射擊性武器，豬人不可能僅靠觀察便學會使用。因此不可避免的結論是，目前觀察到豬人文化的改變，是刻意人為干預的直接結果。」

其中一位收到報告並讀了珍補上去的段落的人，正是星程議會異星生物監督委員會的主席葛芭瓦·伊庫姆波。不到一小時後，她便將珍寫下的段落——政客是搞不懂真實數據的——複製和傳給其他人，並加上自己的扼要結論：

「建議：立即中止露西坦尼亞殖民地。」

珍心想，這就對了。這應能讓事情動得更快些。

第十二章：檔案

議會命令1970:4:14:0001：露西坦尼亞殖民地的殖民許可已撤銷。殖民地所有檔案不論存取層級都會被公開讀取；待所有檔案在百大世界的記憶體系統進行一式三份的重製後，露西坦尼亞上的所有檔案除了直接關係到維生用途部分，都將以最高存取層級封鎖。

露西坦尼亞首長將改任命為議會使節，附帶議會警察副警監的階級，在毫無當地自由處理權下執行「露西坦尼亞撤離監督委員會」的命令，此委員會由議會命令1970:4:14:0002設立之。

目前位於露西坦尼亞軌道、隸屬於安德魯·威金（職業：亡靈代言人，籍貫：地球，註冊代碼01.1998.44-94.10045）的星艦，已依據「應收補償法案」120:1:31:0019條公告為議會財產。此星艦將用於立即運送異星種族學家馬可斯·伐狄米爾「米洛」瑞貝拉·馮·赫斯及烏婉達·庫恩哈塔·費加拉·慕康比前往最近的星球特隆赫姆，受議會褫奪公權起訴書提起之叛國、瀆職、貪腐、偽造、欺瞞及異星屠殺罪名，於星程法典與議會命令之適當法令下接受審判。

議會命令1970:4:14:0002：「殖民與探索監督委員會」應指派五至十五人組成「露西坦尼亞撤離監督委員會」。

此委員會負責馬上取得並派遣足夠的殖民船隻，以完全撤離露西坦尼亞殖民地之人類居民。

在議會許可下，委員會也應擬定計畫消除露西坦尼亞上任何人類存在過的跡象，包括移除所有由人類影響、於基因或行為上顯現變異的本土動植物。

委員會也在應服從議會命令下衡量露西坦尼亞人的合作程度，並依據進一步干預的需求而不時提出建議方案，包括使用武力迫使順從，或者利用人們想要解鎖露西坦尼亞檔案或釋出其他調劑內容的渴望，好獎勵露西坦尼亞的配合。

議會命令1970:4:14:0003：依據星程法典的保密章節，上述兩條命令與任何附屬資訊將嚴格保持機密，直到所有露西坦尼亞檔案被成功讀取與封鎖，以及所有需要的星艦由議會代表指揮與取得為止。

歐亞德不知道該怎麼看這件事。代言人難道不是大人嗎？他不是在星球間航行過嗎？可是他對於如何在電腦上操作任何東西卻一竅不通。

而且歐亞德問起這點的時候，代言人變得有點暴躁。

「歐亞德，告訴我該執行哪個程式就好。」

「我真不敢相信，你會不曉得是哪個程式。我九歲就開始做資料比較了，大家在那時候就學會要怎麼做。」

「歐亞德，我上學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那還不是普通的小學。」

「可是大家一直都在用這些程式啊！」

「顯然不是每個人。我就沒學過。要是我懂怎麼做，我就不用僱用你了對吧？而且既然我打算用外地資金付你薪水，你幫我的忙就等於替露西坦尼亞的經濟製造可觀貢獻。」

「我不曉得你在說什麼。」

「我也不曉得，歐亞德。不過這提醒了我，我還不確定該怎麼付你錢。」

「只要把錢從你的戶頭轉過來就行了。」

「那要怎麼做？」

「你是在開玩笑吧。」

代言人嘆息，跪在歐亞德面前握著他的雙手，說：「歐亞德，我求求你，別再大驚小怪了，幫幫我吧！我得做一些事，而我需要懂電腦的人幫我才做得到。」

「我這樣是在偷你的錢。我還小，才十二歲欸。昆恩比我更能幫你，他十五歲了，他其實摸透了這些玩意兒呢。他也懂算數。」

「但昆恩認為我是異教徒，每天都在祈禱我快快死去。」

「不是，只有遇見你之前才是那樣。你也最好別跟他說我跟你講了這個。」

「我要怎麼匯款？」

歐亞德把終端機轉過來，聯絡銀行。「你的真名是什麼？」他問。

「安德魯·威金。」代言人把字拼出來。這名字像是星際語的——也許代言人是那種幸運兒，先在家裡學會了星際語，而不是在學校被老師硬塞進腦袋裡。

「好吧，密碼呢？」

「密碼？」

歐亞德讓頭垂到終端機前面，暫時遮住了部分顯示幕。「別告訴我你不曉得自己的密碼。」

「聽著，歐亞德，我本來有個程式，一個非常聰明的程式幫我做這些事情。我只要說『買下這個』，程式就會搞定一切財務。」

「你不能那麼做。把公共系統跟附屬程式綁在一起是非法的。那就是你耳裡的植入器的用途嗎？」

「是的。而且那對我不算非法。」

「我沒有眼睛，代言人，可是那起碼不是我的錯。」歐亞德的話脫出口，這時才發現他跟代言人說話的方式就像對另一位小孩講話一樣唐突。

「我還以為這裡的人會教導十三歲小孩什麼叫禮貌呢。」代言人說。歐亞德瞄了對方一眼；代言人正在微笑。換做父親一定會對他大吼，然後可能會轉而毆打母親，因為她沒教好孩子們規矩。話說回來，歐亞德也絕對不會跟父親講這些話。

「抱歉，」歐亞德說。「可是如果沒有密碼，我就進不去你的財務系統。你一定有點概念密碼是啥吧。」

「試試我的名字。」

歐亞德打進去。沒有用。

「試試看『珍』。」

「不行。」

代言人扮了個鬼臉。「試試『安德』。」

「安德？那個異星屠殺者？」

「試就對了。」

成功了。這讓歐亞德摸不著頭緒。「你幹嘛用那種密碼？好像拿髒話當密碼一樣，只不過系統不會接受任何髒字。」

「我有很墮落的幽默感，」代言人回答。「至於我所謂的『附屬程式』嘛，就更糟糕了。」

歐亞德大笑。「是啊，有幽默感的程式。」流動資產的現有餘額出現在螢幕上。歐亞德這輩子從沒看過這麼大的數字。「好吧，也許電腦真的能開玩笑。」

「這就是我擁有的財產嗎？」

「一定有地方出錯了。」

「嗯，我光速旅行過非常多次。有些投資一定在我旅行時表現不錯。」

數字是真的。亡靈代言人比歐亞德所能想像的任何富翁還要有錢。「這樣吧，」歐亞德說。「與其給我薪水，你幹嘛不在工作期間給我利息的一小部分，比如說千分之一？這樣幾個禮拜後我就能買下整個露西坦尼亞，然後用船把表土運到別的星球上去了。」

「錢沒有多到那樣吧。」

「代言人，你唯一能賺這麼多錢的方式就是你有一千歲了。」

「嗯。」代言人說。

歐亞德從對方的表情發現，他剛才說的話讓代言人覺得好笑。「你真的有一千歲嗎？」他問。

「時間，」代言人說。「時間是如此容易流逝而無實體的東西啊。正如莎士比亞說的：『我虛度光陰，如今光陰虛度我。』（I wasted time, and now doth time waste me.）⁴³」

「『doth』是什麼意思？」

「就是『does』。」

「你幹嘛引用一個連星際語都不會說的人講的話？」

「把你認為合適的一星期工資轉到你的戶頭吧，然後開始比較派波跟里波死前幾星期的工作檔案。」

「它們可能鎖住了。」

「用我的密碼，應該可以解開。」

歐亞德開始搜尋，亡靈代言人則一直看著他操作。他偶爾會問歐亞德在做什麼；歐亞德從這些問題可以發現，發現代言人對電腦的了解其實比他更多，他只是不知道特定的命令——顯然代言人僅僅用看的就能搞懂很多。那天結束時，搜尋並未發現什麼特別的結果，而歐亞德馬上就看出來代言人為何對今天的成果很滿意。歐亞德心想，你根本不想要結果；你只是想看我怎麼搜尋的。我知道你今晚會做什麼，亡靈代言人安德魯·威金。你會對其他檔案執行自己的搜尋。我也許沒眼睛，但我看到的比你以為的更多。

把這種事當作祕密可真笨，代言人。你不曉得我是站在你那邊的嗎？我不會告訴任何人你的密碼能闖進私人檔案。就算你偷看市長或主教的東西，也沒必要隱瞞我。你來這裡才三天，我卻

⁴³ 典出《里查二世》(Richard II)。

已經夠喜歡你，願意替你赴湯蹈火，只要不會傷害到我的家人。而你絕對不會做任何事傷害我的家人。

娜明雅幾乎是隔天早上便發現代言人試圖入侵她的檔案。他放肆地毫不隱瞞這個舉動，而真正令她憂心的是他的深入程度。他確實存取了一些檔案，雖然他還無法闖進最重要的那個，也就是派坡看過的模擬錄影。最讓她惱怒的地方是，他壓根沒掩飾自己的行為。他的名字登記在所有的存取目錄上，連任何年幼學生能竄改抹掉的也一樣。

好吧，她決定不要讓這件事影響她的工作。他闖進我家，操縱我的孩子們，偷窺我的檔案，彷彿他真有**權利**似的——

如此下去，不及備載，直到她發現自己什麼也沒做，光想著再看到他時要對他講哪些惡毒的話。

絕對不要想他。想點別的事。

前天晚上米洛與伊菀的笑聲。想想那個吧。當然了，米落第二天早上便退回自己的悶悶不樂世界，而愉快感持續得稍久的伊菀也很快就恢復滿臉憂容，跟以往一樣忙碌、暴躁且責無旁貸。葛利格或許真如伊菀說的哭了，還抱了那傢伙，但他次日早上使用剪刀把床單割成長條碎片，還在學校用頭撞亞多邁修士的胯下，導至課程突然中斷，害她得跟克麗絲塔女士激烈討論——代言人的治癒之手還真是有效啊。他或許自認為能走進我家，治好他認定我做錯的一切，但他會發現有些傷口不是那麼容易就能癒合的。

只不過克麗絲塔女士也告訴她，奇瓦菀居然在課堂上跟碧貝修女講話了，而且還是當著其他孩童的面前。為什麼？她跟他們說她遇見了最令人憤慨、最糟糕的亡靈代言人，名字叫安德魯，完全跟佩瑞格諾主教所說的一樣糟，甚至比那還壞，因為他把葛利格折磨到哭出來。最後碧貝修女不得不要求奇瓦菀**停止**說話。這倒是改變，讓奇瓦菀脫離嚴重的自我封閉。

還有歐亞德，原本好害羞、好不帶情感的他現在變得興奮無比，昨晚吃晚餐時不停講著亡靈代言人。你們知道他連轉帳都不會嗎？你們不會相信他用了什麼恐怖的密碼——我還以為電腦會拒絕用那種字呢——不行，我不能說，那是祕密——我真的在教他怎麼**搜尋**——但我想他懂電腦，他不是**白癡**或什麼的——他說他以前有個附屬程式，這就是為什麼他耳朵裡有植入器——他說我可以給自己任何報酬，雖然也沒啥東西好買，但我可以存起來等離家自主的時候用——我覺得他真的很老，我認為他記得很久以前的事。我想星際語是他的出生地語言，百大世界沒幾個人是這樣的。你們覺得他會不會是在地球出生的？

最後昆恩尖叫著要他閉嘴，別再提起那位惡魔的僕人，不然他就叫主教來主持驅邪儀式，因為歐亞德顯然**著魔**了。結果歐亞德只是咧嘴笑笑、擠擠眼睛，昆恩就氣得衝出廚房跟家鬥，直到深夜才回來。娜明雅心想，代言人簡直就像**住在**我們家裡，因為他即使不在場也依舊影響著這家人。現在他開始窺探我的檔案，我絕不容許這樣。

只不過一如以往，那是我的錯，是我把他叫來這裡，把他從他稱為家的任何星球硬生生拉過來——他說他在那裡有個姊妹。我想起來了，叫特隆赫姆——而他會來到這個百大世界最落後地

區的悲慘小鎮，這是我害的，是我讓他被那道圍牆包圍，而這道牆卻無法阻止豬人屠殺我害的每個人——

她再次想起米洛，他長得好像他真正的爸爸，她卻不曉得為何沒人指控她通姦，想像米洛躺在派波倒過的山坡上，想像豬人用殘酷的木刀切開他是什麼樣子。他們一定會的。無論我怎麼做，他們都會出手，而就算他們沒這麼做，他很快就會大到足以娶烏婉達回家的年紀，然後我就得告訴他他的真實身分，還有他們為何不能結婚。然後他就會曉得我的確做錯了事，使我應當承擔可溫加諸於我身上的痛苦，他以上帝之手痛打我來懲罰我的罪孽。

娜明雅想，連我也被影響了。代言人逼我回想我成功逃避數星期、數個月的事情。我有多久沒花一個早上想想我的孩子們了？甚至還抱著希望去想？我有多久沒想過派波與里波？我有多久沒注意到我確實相信上帝，至少是舊約聖經裡那位復仇心強、嚴懲罪人的上帝，只因人們不向祂祈禱就毀了整座城市？至於耶穌基督到底有什麼意義，我也不曉得。

娜明雅就這樣過了一天，工作毫無進展，思緒卻也拒絕達成任何結論。

下午過了一半時，昆恩出現在門口。「抱歉打擾您，母親。」

「沒關係，」她說。「反正我今天什麼也沒做。」

「我知道您不在乎歐亞德跟那撒旦派來的混帳待在一起，但我想妳應該知道奇瓦拉放學後就直接過去了。跑去他家。」

「是嗎？」

「或者妳也不想管這件事，母親？難道您打算鋪好床單，讓他完全取代父親的位置麼？」

娜明雅以冷酷的勃然大怒跳起來走向男孩。男孩在她面前畏縮。

「對不起，母親，我太生氣了——」

「我跟你父親結婚這麼多年，我從未准許過他動手打我的孩子。可是要是他今天還在，我會叫他狠狠打你一頓。」

「妳可以要求，」昆恩反抗地說。「但我會在他動手前先殺了他。您或許喜歡挨揍，可是沒人能這樣對待我！」

她根本沒預期這樣；但在她意識過來之前，她的手便一巴掌呼在他臉上。

這一記不可能會讓他痛到哪去才是，但他立刻湧出淚水、垂頭跌坐在地，背朝著娜明雅。

「對不起，對不起！」他邊哭邊喃喃說。

她跪在他身邊，尷尬地揉著他的肩膀。她想到等昆恩有葛利格這麼大之後，她再也沒摸過這男孩了。為什麼我決定變得這麼冷漠？還有為什麼當我再次觸碰他時，我打了他一巴掌而不是吻他？

「我也很擔心接下來的發展。」娜明雅說。

「他在破壞一切，」昆恩說。「他來了以後，一切都變了。」

「嗯，對於這點，伊史蒂伐諾，要是我們不接受改變，事情就根本不會讓人快樂。」

「不是用他的方式。我們要的改變是懺悔、苦行跟贖罪。」

娜明雅不是第一次好羨慕昆恩，他如此相信神父們有能力能洗淨罪惡。因為你從未犯下過罪行，我的兒子，因為你不懂苦行有多麼艱難。

「我想我應該找代言人談談。」娜明雅說。

「然後帶奇瓦菈回家？」

「我不知道。我不能忽略他讓她開口講話的事實。而且她也不像是喜歡他。她還沒對他講過半句好話。」

「那她為什麼要跑去他家？」

「我想是去講幾句無禮的話吧。你得承認，她的沉默有了大幅改善。」

「魔鬼總是拿表面上的善事當偽裝，然後——」

「昆恩，別拿魔鬼學那套教訓我。帶我去代言人的家，我會搞定他。」

他們沿著繞過河流彎處的路走。水蛇正在蛻皮，所以爛皮碎片讓腳下的地黏答答的。這就是我下次的研究，娜明雅心想。我得找出這些小怪物的運作原理，這樣我也許就能在牠們身上找到用處了。或者至少讓牠們別弄得河岸每年四到六星期的時間發臭腐爛。唯一好處是蛇皮似乎能對土壤施肥；柔軟的河草在蛇皮融化處長得最茂密。這種草是露西坦尼亞本地唯一溫和、令人愉快的生物，人們整個夏天都會來河邊，躺在蘆葦與堅硬草原之間的狹窄天然草坪上。蛇皮黏液儘管討人厭，仍保證在未來產生些美好的事物。

昆恩顯然也在想同樣的事。「母親，我們能找個時間把一些河草種在家旁邊嗎？」

「你祖父母好多年前最早嘗試的事就是做這種事，但他們不曉得要怎麼辦到。河草是受粉植物，卻不會結種子，而當他們嘗試移植植物時，它們只活了一下就死了，第二年也不會長回來。我想它們必須依水生長。」

昆恩扮個鬼臉，加快腳步，顯然有點生氣。娜明雅嘆息；當整個宇宙不順應昆恩的意時，他總是覺得宇宙是跟他有仇。

他們很快就抵達代言人的家。當然，孩童們都在廣場上玩耍——他們得提高音量才能在喧囂裡聽見彼此的聲音。

「在那裡，」昆恩說。「我認為您應該把歐亞德跟奇瓦菈帶走。」

「謝謝替我帶路。」她說。

「我沒有開玩笑。這是善跟惡的重大對決。」

「所有事情都是，」娜明雅說。「問題在於分辨孰是誰非需要很多力氣。不，不，昆恩，我知道你能告訴我細節，可是——」

「別賞我這種恩賜態度，母親。」

「可是昆恩，你每次用恩賜態度對我講話時都好自然。」

他的臉氣得繃住。

她猶豫地伸手拍拍他；他的肩膀在她的碰觸下縮緊，彷彿手是隻毒蜘蛛似的。「昆恩，」她說。「別教我什麼是善惡。我去過善惡的世界，而你看見的不過是張地圖而已。」

他聳肩甩開她的手，大步走開。老天啊——但我好懷念我們幾個星期完全沒有交談的日子。

她大聲拍手。一會兒後門開了；是奇瓦菈。「Oi, Mãezinha, (嗨, 媽咪,)」她說。「também veio jogar?」妳也是來玩的嗎？

歐亞德與代言人正在用終端機玩星艦戰爭遊戲。代言人得到的終端機比多數機器更大、畫面

更精細，而兩人同時指揮著由數十艘船組成的幾個中隊。遊戲非常複雜，兩人也沒有抬頭跟她打招呼。

「歐亞德叫我閉嘴，不然就把我的舌頭拔下來，做成三明治要我吃掉，」奇瓦菈說。「所以你最好等遊戲結束再講話。」

「請坐吧。」代言人喃喃說。

「你要被痛宰了，代言人！」歐亞德歡呼。

代言人超過一半的艦隊在一連串模擬爆炸中消失。娜明雅坐在一張板凳上。

奇瓦菈坐在她身旁的地上。「我聽到你跟昆恩在外面講話，」她說。「妳在大吼大叫，所以我們都聽見了。」

娜明雅感覺臉紅了。她很氣被代言人聽到她跟兒子的爭論——那不關他的事，她家所有事都不關他的事。她也當然不贊同讓兒子玩戰爭遊戲，反正那種東西太古老過時了，數百年來早就已經沒有星際戰爭，除非把走私者的逃亡搏鬥算進去。神蹟鎮是個如此和平的地方，人們擁有的武器不會比治安官的電擊棒更強。歐亞德這輩子從來沒有看過戰爭，現在他卻忙著玩戰爭遊戲；也許這就是演化過程在雄性身上孕育的東西，讓他們渴望把敵人炸成碎片或輾成肉醬。或是他在家裡看到的暴力令他想要在遊戲裡尋求發洩。我的錯。再次地，這又是我的錯。

歐亞德突然挫折地大叫，他的艦隊在一連串爆炸中消失。「我不懂！我不信這是你做的！我根本沒料到！」

「那麼就別抱怨，」代言人說。「用重播看我怎麼做的，下次你就能防禦了。」

「我以為你們這些代言人應該像是祭司什麼的。你怎麼會那麼善長戰術？」

代言人回答，刻意對著娜明雅笑笑。「有時光是讓人們說出實情，就有點像在打仗。」

歐亞德往後靠在牆上，閉起眼睛重播剛才在遊戲裡看到的景象。

「你在窺探隱私，」娜明雅說。「而且顯然技巧拙劣。亡靈代言人們所謂的『戰術』就算這樣嗎？」

「妳因此來這裡了，不是嗎？」代言人微笑。

「你在我的檔案裡找什麼？」

「我是來替派波之死代言。」

「我沒有殺他。我的檔案不關你的事。」

「是妳召我過來的。」

「我改變主意了。我很抱歉。這樣還是沒有給你權利——」

他聲音突然變柔，跪在她的面前，讓她能聽見他的話。「派波從妳這邊得知了某件事，而無論他學到什麼，豬人都因此殺了他。所以妳鎖住檔案，讓別人永遠挖不出來，妳甚至拒絕嫁給里波，只是為了讓他無法讀取派波看到的東西。妳扭曲改變自己和其他妳摯愛的人的生命，好讓里波跟現在的米洛不致於找到祕密而送命。」

娜明雅感到突然發冷，手腳開始顫抖。他來這裡才三天，猜到的內幕卻已經超過任何人，唯一的例外是里波。「謊話連篇！」她說。

「聽我說，伊凡娜瓦女士。這樣沒用的。里波還是死了不是嗎？無論妳的祕密是什麼，藏起

來也保不住他的命。那也救不了米洛——無知跟欺瞞救不了所有人。唯有**理解**才行。」

「絕對不行。」她小聲說。

「我能了解妳為何瞞著里波與米洛，可是我呢？我對妳什麼也不是，所以要是**我**得知祕密且因此身亡，那又有什麼差別？」

「你是死是活都無所謂，」娜明雅說。「但你休想存取那些檔案。」

「妳似乎不了解，妳沒有權利在別人眼睛上蒙布。你的兒子和他的姊妹每天都去見豬人，而拜妳之賜，他們不曉得哪句話或哪些行為會宣判他們的死期。明天我會跟他們去，因為我必須跟豬人談過才能替派波之死代言——」

「我不要你替派波之死代言。」

「我不管妳要不要，我不是替你做這件事。但我求您，讓我知道派波發現了什麼。」

「你不會曉得派波得知什麼的，因為他是個善良、親切又令人喜愛的人——」

「而且收容了一位孤獨、害怕的小女孩，治癒她心中的傷口。」他這麼說時，把手放在奇瓦菀的肩膀上。

這超出了娜明雅的忍耐極限。「你好大的膽，竟敢拿自己跟他比！奇瓦菀不是孤兒，你聽到沒有？她有媽媽，也就是**我**，她不需要**你**，我們沒有人需要你！沒有人！」然後沒頭沒腦地，她突然哭了。她不想在他面前哭；她根本不想待在這裡，他把所有事情都打亂了。她跌跌撞撞衝出門，在身後把門用上。昆恩說對了，他像個魔鬼。他知道太多，該死的太多了——他也付出太多，使他們已經變得太倚賴他。他怎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帶來這麼大的能耐？

然後等她抹乾淚水時，她想到一件事，令她突然心生驚慌。他提到米洛**和他姊妹**每天會去找豬人。他知道了。他曉得所有的祕密。

只剩下連她自己都不曉得的那個——派波不知如何在她模擬中發現的祕密。要是他也跨到那一步，他手上便有了她多年來隱匿的一切。當她請求亡靈代言人過來時，本來希望他能掘出派波的實情。然而，他卻過來和找到了關於她的事實。

門碰地摔上。安德倚著娜明雅剛才坐著的凳子，把頭埋入掌心。

他聽見歐亞德起身，緩緩穿過房間走向他。

「你試圖存許我母親的檔案。」他安靜地說。

「對。」安德說。

「你要我教你如何搜尋，這樣你就能監視我的母親。你讓我成了叛徒。」

他現在沒有答案能安撫歐亞德；安德沒有嘗試開口。他沉默等著，直到歐亞德走出門離開。

但是，他感覺到的騷動對於蟲巢女王卻不是無聲的。他感覺她在他心中扭動、被他的苦惱吸引過來。不，他無聲地對她說。妳幫不上什麼忙，我也無從解釋，這只是人類的事，奇異陌生得超乎妳的理解。

【啊。】他感覺她觸碰他的內心，宛如微風拂過樹葉；他感受到向上生長的樹木的力量與茁壯，有力的樹根扣緊大地，陽光溫和地在熱情的樹葉上玩遊戲。【看看我們在他那邊得知了什麼

，安德，你看看他找到的平靜。」】蟲巢女王抽回思緒，感覺也隨之消褪。樹木的力量仍深植於他心中，平穩的寧靜取代了他自己飽受折磨的沉默。

這只過了一下子；歐亞德關門的聲響仍在房裡迴盪。他身邊的奇瓦菈跳起來，跑過地板到他的床上跳上跳下幾次。

「你才待了幾天，」她愉快地說。「現在大家都討厭你了。」

安德挖苦地笑了笑，轉身看她。「那妳呢？」

「喔，我也是，」她說。「我是最早討厭你的人，大概除了昆恩以外吧。」她滑下床和走向終端機，小心地一次按一個鍵地登入。一群雙欄的加法問題出現在空中。「想看我做算術嗎？」

安德起身走到終端機旁。「當然，」他說。「不過這些看起來很難。」

「對我不難，」她自豪地說。「我算得比誰都快。」

第十三章：伊菈

米洛：豬人說他們自己是雄性，但這是他們嘴巴說的。

烏婉達：他們為何要撒謊？

米洛：我知道妳年輕又天真。可是豬人身上有些「設備」不見了。

烏婉達：我可是考過了實體人類學。誰說他們做那檔事的方式跟我們一樣？

米洛：顯然不是。(就這點來說，**我們**反正根本沒做過。)也許我搞懂他們的生殖器在哪了。是肚子上的那些突起，那裡的毛髮比較淡且柔軟。

烏婉達：只是退化的乳頭，連你也有。

米洛：我昨天看到食葉者和「杯子」，離我大概十公尺，所以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杯子」正在戳食葉者的肚子，我也覺得那些突起似乎有充血腫脹。

烏婉達：或者沒有。

米洛：不過有件事可以確定。食葉者的肚子是溼的——在陽光下反光——而且他覺得很享受。

烏婉達：這太變態了。

米洛：怎麼會？他們都是單身漢不是嗎？他們是成人，但他們口中的「妻子」卻沒帶給他們任何人當父親的喜悅。

烏婉達：我認為，有個性飢渴的賽納德把自己的苦惱投射在研究對象上了。

——馬可斯·伐狄米爾「米洛」瑞貝拉·馮·赫斯與烏婉達·庫恩哈塔·費加拉·慕康比，工作筆記，
1970:1:430

森林空地毫無動靜。米洛馬上就看出有事情不對勁：豬人什麼也沒做，只是站或坐在各處，而且靜止不動，幾乎沒呼氣，只盯著地面看。

只有「人類」除外，從他們背後的森林裡冒出來。他慢慢走著，拘謹地繞路到前面來。米洛感覺烏婉達的手肘貼著他，但他沒轉頭看著對方。他知道她正跟他想著一樣的事：這是否就是他們打算殺我們的時刻，一如里波與派波之死？

「人類」直直打量他們好幾分鐘，他會等這麼久實在教人不安。但米洛與烏婉達很有紀律，兩人沒有開口，甚至沒讓臉上放掉那種練習多年的放鬆、空白表情。不溝通的技藝是他們最先學會的技巧，里波會等他們學會了才願意讓他們跟他出來：他們得讓臉毫無反應，不會在情緒壓力下露出跡象，才能夠去見豬人。但這麼做也不見得有好處——「人類」太擅長把他們的迴避解釋成答案，能從空洞的陳述裡瞥見事實。毫無疑問，就連他們的完全靜止也散發出自身的恐懼，可是他們在這個範圍外無能為力。所有事情都會表達某種意義。

「你們騙了我們。」「人類」說。

米洛無聲說，別回答。烏婉達一言不發，彷彿有聽見他的話。想必她也在對他想著相同的訊

息。

「掘根者說，亡靈代言人想要來找我們。」

豬人就是這個部分最令人惱火；他們每次想講最放肆的事時，總是推給一些不能開口或過世的豬人。毫無疑問，這當中會包括一些宗教儀式：到他們的圖騰樹面前發問，躺在那裡凝視葉子或樹幹之類的，直到得到你想要的答案為止。

「我們沒有說他不想。」米洛說。

烏婉達的呼吸稍微加快。

「你說他不會來。」

「的確，」米洛說。「他不會。他必須和其他人一樣服從法律。要是他試圖未經許可就穿過柵門——」

「你在說謊。」

米洛的話消失。

「那是法律規定。」烏婉達小聲說。

「法律早就被扭曲過了，」「人類」說。「你們大可把他帶來，可是你們不想。一切都取決於你們把他帶過來。掘根者說除非他過來，否則蟲巢女王就不能給我們她的賜禮。」

米洛壓抑著不耐。蟲巢女王！難道他沒跟豬人說過幾十遍，所有蟲族都被殺光了嗎？而現在死去的蟲巢女王居然跟過世的掘根者一樣對他們講話。要是豬人能停止聽亡者的話做這做那，就會變得更好應付。

「那是法律，」烏婉達又說。「我們就算開口請他過來，他也說不定會舉發我們，然後我們就會被送走，再也見不到你們。」

「他不會舉發的。他想來。」

「你怎麼知道？」

「掘根者說的。」

有時候，米洛真想砍倒那株種在掘根者死亡地點的樹。也許這樣就能讓他們閉嘴，別再提掘根者說什麼了。但他們也許會因而命名其他樹為掘根者，而且還會憤慨不已。教科書的金科玉律說，絕對不能承認你懷疑對方的宗教；就連其他星球的異星種族學家、**人類學家**都曉得這點。

「去問他。」「人類」說。

「掘根者？」烏婉達問。

「掘根者才不會跟你們講話，」「人類」說。語帶輕蔑？「問代言人，問他要不要來。」

米洛等烏婉達回話，畢竟她已經曉得他會說什麼了。他們過去兩天不是就爭辯了十多次嗎？米洛說，代言人是個好人——烏婉達則說他是騙子。米洛說，他很擅長跟小孩子們相處。烏婉達說，孩童性猥褻者不是也一樣？米洛說，我相信他。烏婉達說，那麼你就是個白癡。米洛說，我們能相信他！烏婉達說，他會背叛我們。爭辯也總是這樣收場。

然而豬人改變了平衡，在米洛這邊施加了強大的壓力。通常豬人要求不可能的事時，他都會幫她擺脫掉；可是這件事並非辦不到，他也不想推開，於是什麼也沒講。說服她吧，「人類」，因為你是對的，烏婉達這回也必須屈服不可。

烏婉達發現自己孤立無援，也曉得米洛不會幫她，只得稍微退讓。「也許我們能只把他帶到森林邊緣。」

「把他帶來這裡。」「人類」說。

「辦不到，」她說。「看看你們。穿衣服、做陶器，還吃麵包。」

「人類」笑了。「對啊，」他說。「全部都是。帶他來這裡。」

「不行。」烏婉達說。

米洛發抖，止住伸手想拉她的動作。這是他們以前從來沒做過的其中一件事——斷然拒絕請求。他們的回答總是「我們不能，因為……」或者「但願能就好了」，而不是單純的回絕：我不要。我，我自己的我，在這裡拒絕你。

「人類」的笑容褪掉。「派波告訴過我們，女人不能說了算。派波說人類男性與女性會一起做決定。所以除非他也說不行，不然妳不能拒絕。」他看著米洛。「你也拒絕嗎？」

米洛沒回答。他感覺烏婉達的手肘碰著他。

「你不能不說話，」「人類」說。「你得回答行或不行。」

米洛還是沒開口。

他們周圍的幾位豬人站起來。米洛不曉得他們在做什麼，但這個動作本身加上米洛不妥協的沉默當提示，似乎顯得威脅性十足。不曾被脅迫過的烏婉達逼不得已，只好講出米洛的意見。

「他說行。」她小聲說。

「他說行，可是他卻為了妳保持沉默。妳說不行，妳卻沒有替他保持沉默。」「人類」用根手指挖出嘴裡一大坨黏液，甩到地上。「妳一無是處。」

「人類」突然翻了個後空翻，在半空中扭動，落地後背對著他們走開。其他豬人立刻動了起來，迅速靠近「人類」，後者帶他們走去離米洛與烏婉達最遠的森林邊緣。

「人類」突然止步。另一位豬人沒有跟著他，而是站在「人類」面前擋住去路——是食葉者。就算食葉者或「人類」有開口講話，米洛也沒聽見或看見他們的嘴巴在動。他倒是看見食葉者伸手碰「人類」的肚子，手停留了一下，接著食葉者就一轉身，像個孩子衝進樹叢裡。

一會兒後，其餘豬人都走了。

「那是對峙，」米洛說。「『人類』跟食葉者。他們站在敵對立場。」

「什麼的立場？」烏婉達說。

「但願我知道就好了。不過我猜，如果我們帶代言人來，『人類』就贏了。如果沒有，食葉者贏。」

「贏什麼？因為要是我們帶代言人來，他就會出賣我們，結果全盤皆輸。」

「代言人不會出賣我們的。」

「既然你都這樣背叛我了，他又何嘗不會？」

她的嗓音宛如鞭子痛擊他，他被她的話傷害了，差點痛心得大叫。「我背叛你！」他低語。

「Eu não. Jamais.」我不會。絕不。

「父親總是說，我們得在豬人面前團結一致，別讓他們看出我們有歧見。結果你——」

「我！我可沒有答應他們，說行的人是妳，妳擅自跳進妳明知我不會同意的立場！」

「那麼我們意見有出入時，你的職責就是——」

她住口，這才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但這阻止不了讓米洛曉得她想說什麼：他的職責是照她說的事情做，直到她改變心意為止，好像他是她的**學徒**一樣。「我還以為我們就這點有共識。」他轉身，從她身邊走開，踏入森林走回神蹟鎮。

「米洛，」她在他背後叫道。「米洛，我的意思不是——」

他等她跟上，然後抓住她的雙臂，憤怒低語：「別大喊大叫！還是妳根本不管豬人會不會聽見？難道這位賽納德師父訓了徒弟一頓，卻還是決定我們能讓他們看見**一切**？」

「我不是師父，我——」

「說對了，妳不是。」他再次轉身，從她身邊走開。

「可是里波是我**父親**，所以我當然是——」

「靠血統繼承的賽納德，」他說。「血統權，是吧？所以我生來繼承的是什麼，醉酒跟毆妻的愚侏患者嗎？」他抓住她的雙臂，殘酷地捏緊。「這就是妳希望我當的人嗎？讓我變成我老爸的縮小複製版？」

「放手！」

他推開她。「妳的徒弟認為妳今天真愚蠢，」米洛說。「妳的學徒認為妳應該相信他對代言人的判斷，而且他認為妳應該相信他對於豬人有多重視此事的評估，因為妳這兩件事都愚蠢地搞錯，妳也有可能剛剛賠上了『人類』的性命。」

這是最糟糕的指控，卻也正是他們兩人最害怕的結果：「人類」會落得跟掘根者和多年來許多豬人的相同下場，被肢解、屍體裡長出樹苗。

米洛曉得他太過分了，知道她對他發脾氣並沒有錯，他不能責怪她，畢竟他們都不曉得「人類」會遭遇什麼下場，一直到事情太遲為止。

但烏婉達沒有發怒，反而明顯安撫自己、穩住呼吸和抹去臉上的表情。米洛仿效她的做法。「真正重要的，」烏婉達說。「是如何善用狀況。處決永遠在晚上舉行。如果我們希望證實『人類』的清白，我們今天下午就得趁天黑前把代言人帶來。」

米洛點頭。「對，」他說。「還有，我很抱歉。」

「我也很抱歉。」她說。

「既然我們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我們做錯事不是別人的錯。」

「我只希望我們有做**對**的選擇。」

伊菈坐在一棵石頭上用水洗腳，等亡靈代言人過來。柵欄就在幾公尺外，經過河上的位置底下裝了鋼格柵，阻止任何人從柵欄下游過去，彷彿真的有人會嘗試這種事似的。神蹟鎮大多數人都假裝柵欄不存在，沒有人會靠近它，這便是為什麼她要代言人在這裡跟她會面。雖然今天天氣暖活、學校也已經下課，孩子們仍不會在末端鎮區游泳，柵欄在這兒靠近河流，森林也很接近柵欄。只有做肥皂、製陶器跟燒磚的人會過來，而他們在當日工作結束時就會離開。她可以說她想說的任何話，不必怕被偷聽或打岔。

她不必等太久。代言人划著一艘小船逆流而上，就像河對岸用不上道路的農夫一樣。他背上的皮膚白得可怕——連少部分最白皙、足以稱為白人⁴⁴的露西坦尼亞居民也顯得皮膚黝黑許多。他的蒼白使他似乎脆弱又渺小。但接著她看見小船在水流中前進得好快，槳每一次都精準放進正確的位置和深度，然後使出長而平穩的划動；她也看見他的皮膚在肌肉上繃得有多緊。她一時感到悲傷，然後才意識到那是對父親的哀悼，儘管她心裡恨透了他——她直到此刻才發現她其實愛著他身上的一切，她想念父親肩膀與背上的力量，棕色皮膚滑下的汗水宛如陽光下的玻璃般奪目。

不，她無聲說。我並不替你的死覺得難過，可溫。我哀傷的原因是你沒辦法更像代言人，這個人跟我們毫無關係，在過去三天內給我們的禮物卻比你一生的功勞更多。我感到悲痛，因你美麗的身軀裡竟是如此殘敗。

代言人看見她，把小船靠到她等著의岸邊。她涉水走進蘆葦跟淤泥裡，幫他把小船拖上岸。

「抱歉讓妳沾到泥，」他說。「但我有幾個星期沒運動了，然後河水吸引了我——」

「你划得很好。」她說。

「我來自的星求特隆赫姆大多是冰和水。有點岩石跟一些土壤，不過不會划船的人就像不會走路的人一樣殘障。」

「那是你出生的地方嗎？」

「不是。但那是我上次代言的地方。」他坐在牧草上，面對河面。

她坐在他身旁。「母親對你很不高興。」

他的嘴唇抿成半個微笑。「她告訴我了。」

伊菈想也沒想就開始替母親辯護。「你試圖讀她的檔案。」

「我讀了她的檔案。大部分，除了最關鍵的以外。」

「我知道，昆恩跟我說了。」她突然感到一絲勝利，很驕傲母親的保護系統擊敗了對方，然後她才想起自己在這件事情不是站在母親這邊的。她試了好多年說服母親開放檔案給她。但她繼續一個勁衝，吐出她本來不該說的話。「歐亞德坐在家裡，關掉眼睛和把耳機開得好大聲。他很生氣。」

「是的。唔，他認為我背叛了他。」

「你有嗎？」這不是她打算講的話。

「我是亡靈代言人。我如果要代言，就會講出所有的事實，我不會跟別人的祕密保持距離。」

「我知道。所以我才請求代言人來。你們不會尊重任何人。」

他面露不悅。「妳為什麼請我來這裡見妳？」他問。

整件事都搞砸了。她跟他說話的方式好像是她在反對他，彷彿她對他對他們家已經做的貢獻毫無感激。她把他當成敵人般說話。難道昆恩接管了我的腦袋，讓我講出不該講的話嗎？

「是妳請我來河邊這裡。妳其餘家人都不願跟我交談，然後我接到了妳的訊息。妳只是想抱

⁴⁴ 雖然這裡的葡萄牙原文loiros是金髮的意思。

怨我侵犯隱私？說我目中無人？」

「不是，」她悲慘地說。「我根本沒有打算弄成這樣。」

「妳沒有想過，要是我不尊重人們，我就不太可能會選擇當個亡靈代言人，對嗎？」

她出於沮喪，把話全吼了出來。「我希望你破解她的**所有**檔案！我希望你能抓出她的每一個祕密，然後發佈給整個百大世界！」她眼中帶淚；她沒辦法去想是為什麼。

「我懂了。她也不讓你看那些檔案。」

「Sou aprendiz dela, não sou? E porque choro, diga-me! O senhor tem o jeito. (我也是她的學徒，不是嗎？我為什麼哭，你告訴我啊！你有這種本領不是嗎。)」

「我根本沒有本領讓人們哭，伊菈，」他柔聲回答。他的嗓音有如擁抱——不對，比那更強烈。感覺像有隻手牽住她的手、攬她並扶著她。「是說出真相這部分令妳流淚。」

「Sou ingrata, sou má filha- (我真不知感激，我是個糟糕的女兒——)」

「的確，妳是個不知感恩跟糟糕的女兒，」他說，輕輕笑著。「在這麼多年的混亂和忽視裡，妳維繫著妳母親的家庭，幾乎沒得到她的幫助，而妳選擇追隨她的生涯時，她卻不願把最重要的資訊分享給妳。你從她身上得到的只有愛跟信任，而她的回應是把妳關在家庭與工作的大門外，最後妳告訴某人妳再也受不了了。妳確實是我認識過最糟糕的人啊。」

她聽了這段自我宣判，不禁大笑出聲。其實這樣太幼稚了；她不想嘲笑自己。「別以恩人自居。」她試著盡可能在聲音裡加入輕蔑。

他注意到了，眼神變得遙遠冷漠。「別吐朋友口水。」他說。

她不希望他疏遠她，可是仍忍不住冷漠又憤怒地脫口：「你不是我朋友。」

有一會兒，她很怕他真的信了。但接著他面露微笑。「妳就算看到朋友也不會發現的。」

她心想，不，我認得出來。我現在就看到了。她對他報以微笑。

「伊菈，」他說。「妳是個好的異星生物學家嗎？」

「對。」

「妳十八歲了，妳大可在十六歲就接受公會測驗。但妳沒有。」

「母親不准我。她說我還沒準備好。」

「妳滿十六歲以後就不需要妳母親同意了。」

「一位徒弟應該得到師父的許可。」

「而妳現在十八歲，連那種許可都不需要。」

「她還是露西坦尼亞的異星生物學家。那裡仍是她的實驗室。我要是通過考試，然後她到死前都不肯讓我進實驗室怎麼辦？」

「她有威脅過妳嗎？」

「她表明我不准參加考試。」

「因為妳只要一脫離學徒階段，若她允許妳以異星生物學家同事的身分進實驗室，妳就會得到完整存取權——」

「存取所有的工作檔案。所有**鎖住**的檔案。」

「所以她從自己的女兒生涯一開始就告訴妳，她會在妳的記錄擺上永久的汙點——即使滿十

八歲也不適合接受測驗——藉此讓你無法讀取檔案。」

「是的。」

「為什麼呢？」

「母親瘋了。」

「不對。無論娜明雅怎樣，伊菈，她並不瘋。」

「Ela é boba mesma, Senhor Falante. (她也一樣愚蠢, 代言人先生。)」

他大笑，往後躺在牧草上。「那麼告訴我她有多瘋吧。」

「我列舉給您聽。首先：她禁止任何人研究德斯科拉達病毒。三十四年前德斯科拉達病毒差點毀了整個殖民地，我的祖父母聖徒夫婦，Deus os abençoe (願主祝福)，幾乎沒能來得及阻止瘟疫。顯然德斯科拉達的疾病體仍然存在——我們得吃一種補充劑，有點像額外的維他命，好阻止瘟疫再度爆發。他們跟你講過了對嗎？一旦你的人體系統得到德斯科拉達，你就得終生服用補充劑，就算離開這裡也一樣。」

「是的，我知道。」

「她完全不讓我研究德斯科拉達疾病體。有些鎖住的檔案就是那些資訊。她鎖住所有加斯托與西姐在疾病體上的發現，什麼都沒留下。」

代言人眯起雙眼。「所以這是三分之一原因。剩下的呢？」

「不只是三分之一。無論德斯科拉達疾病體是什麼，它都能在殖民地成立十年後就適應和寄生人體。十年而已！既然能適應一次，就會有第二次。」

「也許她不認為。」

「也許我應該有權自己判斷。」

他伸出一隻手按著她的膝安撫她。「我同意妳。不過繼續吧，告訴我她發瘋的第二點原因。」

「她不允許任何理論研究。分類學跟演化模型都不能碰。要是我嘗試，她就會說我顯然太閒了，然後用一堆工作壓垮我，直到她認為我放棄了。」

「我猜妳還沒放棄吧。」

「這就是當異星生物學家的用意啊。喔，是啊，她能讓馬鈴薯發揮最大養分效用，那樣很好，她讓莧菜只需十畝農地便能令整個殖民地自給自足，那樣很美妙，可是那都只是在拿細胞核雜耍。」

「那是為了生存。」

「可是我們啥都不曉得，就像在大海表面游泳一樣。你會覺得非常安逸，能稍微四處活動，但你不曉得底下有沒有鯊魚！我們很可能已經被鯊魚團團包圍，她卻一點也不想知道。」

「第三點呢？」

「她不願意跟賽納德們交換資訊。絕對不肯。那才真的叫做瘋了。我們不能離開柵欄圍起來的地方，這表示我們手上沒有半棵可研究的樹木。我們對這世界的動植物一概不知，只有剛好在柵欄之內的除外：一群卡布拉羊和一株卡賓葉，外加河邊稍微不同的生態系，就這樣。我們不曉得森林裡有多少種動物，毫無資訊交流可言。我們什麼也不能告訴賽納德們；假使他們寄資料來

，我們不會讀檔案，直接刪除。她就像在我們身邊搭了座高牆，沒有東西進得來，也沒有東西能出去。」

「也許她自有原因。」

「她當然有原因，瘋子總是有理由。首先，她很恨里波，恨到極點。她不讓米洛談論里波，不准我們跟他的孩子們玩——我跟嘉納是多年來的好友，可是她不讓我在放學後帶她回家，或者到她家去。而當米洛拜里波為徒時，她有一整年不跟他講話，也不在餐桌上替他擺碗盤。」

她看得出來代言人懷疑她，正在想她是不是在誇大。

「真的是一年。他第一次以徒弟身分去賽納德研究站的那天，他回家後母親就不理他，一個字也不講。他坐在餐桌前面時， she 就把盤子從他面前拿走，彷彿他不在場一樣清洗他的餐具。米洛整頓餐就這樣坐在那裡看她，直到父親對他的無禮發火，叫他離開房間。」

「那麼他後來怎麼做，搬出去嗎？」

「才不，你不了解米洛！」伊菀痛苦大笑。「他沒反抗，但是也沒有放棄。他從來不會回應父親的施暴，從不。我這輩子從沒聽過他以怒制怒。而母親——嗯，他**每天晚上**都從賽納德研究站回家，坐在擺了碗盤的位子上，母親也會收走他的盤子跟餐具，米洛則坐在那裡直到父親趕他走。當然，過一個星期後，父親就會在母親準備伸手拿盤子時對米洛大叫。父親愛死這樣了，那個混帳東西，他以為這樣很棒，因為他很討厭米洛，然後母親又終於站在他這邊反對兒子。」

「最後誰認輸了？」

「沒人認輸。」伊菀望著河，這才發現這一切聽來好糟糕，意識到她正在一位陌生人面前讓自己的家人蒙羞。但他並不是陌生人，對嗎？因為奇瓦菀又開口講話了，歐亞德重新參與家務，葛瑞格也暫時變成幾乎正常的男孩。這個男人不是外人。

「事情怎麼結束的？」代言人問。

「事情結束在豬人殺死里波的那時候。母親就是這麼恨他。里波死後，她的慶祝方式是原諒兒子。那天晚上米洛回家時，晚餐已經過了，時間很晚了。那是很可怕的一夜，大家都很害怕，因為豬人似乎好殘忍，大家又很愛里波——當然母親除外。母親沒睡覺，等米洛回家，他走進廚房坐在桌前，她便在他面前擺了個盤子，並在裡面裝食物，完全一言不發。他也吃了，同樣沒吭一聲，好像過去一年都沒發生過似的。我那天半夜醒來，因為我聽到米洛嘔吐，還在浴室裡痛哭——我不認為有別人聽到，我也沒去找他，因為我感覺他不想讓別人聽見。現在我想我當初應該那麼做的；可是我很害怕。我們家有太多可怕的事了。」

代言人點點頭。

「我那時應該去找他。」伊菀又說。

「對，」代言人說。「妳確實應該。」

這時奇怪的事發生了。代言人同意她那天晚上犯了個錯，她也曉得當他這樣說出口時，事情的確是真的，他的判斷沒有錯。然而她詭異地感覺自己被治癒了，彷彿單純將她的過錯說出口便足以洗淨一部分的痛苦。就在這時，她頭一次瞥見到代言的力量：這不是神父提供的那種懺悔、苦行跟救贖，而是截然不同的事。代言人訴說故事，說著她是什麼樣的人，而她發現自己不再是同一個人了。她犯了個錯，而錯誤改變了她，如今她不再會犯同樣的過錯，因為她已改頭換面，

一個更勇敢、更有同情心的人。

若我不是那位聽見兄弟陷入絕望痛苦、卻不敢過去找他的小女孩，那麼我是誰？但流過柵欄底下格網的河水沒有答案。也許她今天不會知道自己是誰。也許只要知道她已經改變就夠了。

代言人靜止躺在草坪上，看著西邊漂來的陰雲。「我知道的都告訴你了，」伊菈說。「我告訴了你檔案裡有什麼——德斯科拉達病毒的資訊。我知道的就是這些。」

「不，還有別的。」代言人說。

「只有這樣，我保證。」

「妳是想說妳服從她嘍？當妳母親禁止妳做理論研究時，妳就直接關掉腦袋，做她要妳做的事情？」

伊菈咯咯笑著。「她以為是這樣。」

「但妳沒有。」

「就算她不是科學家，我也是個科學家。」

「她以前是，」代言人說。「她在十三歲就通過了測驗。」

「我知道。」伊菈說。

「而且她在派波過世前會分享資訊。」

「這我也知道。她只是恨里波。」

「那麼告訴我，伊菈。妳在自己的理論研究裡發現了什麼？」

「我還沒找到任何答案，但至少我搞清楚了某些疑問是什麼。這是個開始，對吧？沒有別人在問問題，真可笑不是嗎？米洛說法林者異星種族學家老是糾纏他和烏婉達，要求給更多資訊和資料，但法律禁止他們學到更多事。反過來，沒有半個法林者異星生物學家跟我們要過任何東西。他們都只研究自己星球的生態系，從沒問過母親問題。我是唯一問問題的人，而且也沒人在乎。」

「我在乎，」代言人說。「我得知問題是什麼。」

「好吧。這是其中一個：我們在柵欄內養了一群卡布拉羊。卡布拉羊不能跳過柵欄，甚至不會碰它。我檢驗和標記過獸群的每一隻卡布拉羊，然後你知道嗎？裡面沒有雄性。全都是雌性。」

「運氣不好，」代言人說。「妳會以為起碼有一隻雄性被留在柵欄內。」

「沒差別，」伊菈說。「我根本不曉得有沒有雄性存在。過去五年來，每隻長大的卡布拉羊都至少生育過一次，但牠們都沒有交配過。」

「也許牠們是用複製的。」代言人說。

「後代的基因跟母親不同。我最多只能偷偷溜進實驗室做到這樣，而不會被母親發現。牠們之間**確實**存在某種基因移轉。」

「雌雄同體？」

「不是，是純雌性。毫無雄性性器官。這算得上是個重要問題嗎？不知為何，卡布拉羊能在無性交的情況下交換基因。」

「這問題的神學暗示真是驚人。」

「別開玩笑。」

「開哪個玩笑？科學還是神學？」

「都一樣。你到底要不要聽我的問題？」

「要。」代言人說。

「那麼試試看這個。你躺著的牧草——我們稱為葛拉瑪草。所有水蛇都在這裡孵化，幼體小到幾乎看不見。它們把草吃到根，然後也會彼此吞噬，每次長大時就脫皮。然後草坪因為死皮而完全黏答答的時候，所有水蛇就跑進河裡，再也沒有出來。」

他不是異星生物學家，沒有當場聽出暗示。

「水蛇在這裡孵化，」她解釋。「但它們再也沒有從河裡回岸上下蛋。」

「那麼它們下水前就在這裡交配過了。」

「很好，沒錯，顯然是這樣。我有看過它們交配，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為什麼它們會是水蛇？」

他還是沒搞懂。

「你看，它們完全適應了水下生活。它們的肺有鰓，是優秀的游泳者，有鰭當舵，而且住在水裡長到成熟。要是它們會在陸地上出生、交配和繁殖，為什麼還要演化成這樣呢？就演化而言，所有發生在生殖之後發生的事就完全無關緊要，除非你會養育幼兒，而水蛇絕對不會照顧幼子。它們直到繁殖之前，住在水裡對於增強生存能力根本沒啥幫助。它們可以滾進河裡和淹死，但那也無所謂，反正繁殖已經完成了。」

「是的，」代言人說。「我懂了。」

「水裡倒是有透明的小卵。我從來沒看過水蛇下蛋，但既然河附近沒有其他大到能下蛋的動物，認定它們是水蛇的卵就講得通。只不過這些透明大卵——寬一公分——是徹底的空包彈。裡頭有養分，蓄勢待發，可是就是沒有胚胎，完全沒有。有些會有配偶子——細胞裡準備結合的半組基因——但沒有一個是活的。我們也從來沒有在陸地上找到過水蛇卵。前一天這裡只有葛拉瑪草，長得越來越成熟；隔天草莖上就爬滿了水蛇。這聽起來像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嗎？」

「就我聽來很像是自發性生長。」

「是啊，你知道，我很想找夠多的資料測試一些不同的假設，可是母親不准。我問了她這個問題，她就逼我接手蕘菜的所有測試程序，讓我沒時間在河邊閒晃。再來一個問題：為什麼這裡的物種這麼少？在所有其他星球上，即使是幾乎跟特隆赫姆一樣荒蕪的世界少說也有數千種不同生物，至少在水裡是這麼多。這裡據我所知少得可憐。辛加鐸拉鳥是我們唯一看過的鳥類；吸血蠅是唯一的蒼蠅；卡布拉羊是唯一吃卡賓葉的反芻動物。除了卡布拉羊，我們唯一看過的大型動物就是豬人。這裡只有一種樹，草原上只有一種草，也就是卡賓葉，唯一的競爭性植物是多佩嘉，那種沿著地表沿伸好幾公尺長的長藤蔓——辛加鐸拉鳥拿這種藤蔓來築巢。就這樣。多佩嘉藤蔓除了吸血蠅什麼也不吃。吸血蠅吃河邊的河藻跟我們的垃圾，沒別的了。沒有生物吃辛加鐸拉鳥跟卡布拉羊。」

「飲食真是有限。」代言人說。

「有限得超乎尋常。這裡有一萬個生態系利基沒有被充分利用。演化根本不可能讓這個星球

稀疏成這樣。」

「除非發生了大災害。」

「正是。」

「有某件事摧毀掉一切，只留下少數能適應的物種。」

「對，」伊菟說。「你懂了吧？而且我有證據。卡布拉羊有聚在一起的行為模式。你靠近牠們，而牠們聞到你時，牠們就會讓成年者圍成一圈，頭靠圈內，好踹開入侵者和保護幼兒。」

「很多牧群動物都會那樣。」

「但是要防禦誰？豬人是完全的林居者——他們絕不在草地上打獵。無論是哪種狩獵者逼卡布拉羊發展出這種行為，牠們早就絕跡了。而且是很近期的事——過去十萬或一百萬年內吧。」

「沒有跡象顯示有隕石在最近兩千萬年裡墜落。」代言人說。

「的確沒有。那種災難會殺光所有大型動物，留下數百種小型生物，或者會消滅所有陸上生命而留下海洋裡的。可是無論陸地或海洋，這個事件把所有環境一掃而空，可是仍有一些大型動物倖存下來。不，我認為是一種疾病。一種能跨越物種疆界出擊的疾病，並能適應任何活體。當然，我們現在不會注意到它，因為剩下的生物早就都適應了，成為牠們正常生命週期的一部分。我們唯一能注意到的方式——」

「是我們感染到它的時候，」代言人說。「德斯科拉達。」

「你懂了吧？一切都回溯到德斯科拉達。我的祖父母找到辦法阻止它殺死人類，但他們得用上最深入的基因操縱才成功。卡布拉羊、水蛇也找到辦法適應，我不認為它們的辦法跟營養補充品有關。我認為德斯科拉達把一切綁在一起：詭異的繁殖異常現象、生態系的稀疏性，全都跟德斯科拉達疾病體有關。可是母親就是不讓我檢驗它們。她不讓我研究它們的本質，如何運作以及如何可能跟——」

「跟豬人有關。」

「的確，但不單是他們，**所有的**動物都是——」

代言人的表情彷彿是在壓抑著興奮，好像她解答了某件很困難的事。「派波過世的那晚，她把當時顯示在終端機上的工作檔案鎖起來，然後也鎖住所有包含德斯科拉達研究的檔案。無論她給派波看了什麼，一定都跟德斯科拉達疾病體有關，也和豬人有關——」

「她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鎖住檔案？」伊菟問。

「對。沒錯。」

「所以我的理論猜對了，不是嗎。」

「是的，」他說。「謝謝妳。妳幫我的忙比妳曉得的還多。」

「這表示你很快就會替我父親的死代言？」

代言人詳端她。「妳並不是要我替妳父親代言。妳其實希望我替妳母親代言。」

「她還沒死。」

「但妳曉得我不能替馬可溫代言，除非我解釋他為何娶了娜明雅，而且兩人還維持這麼多年的婚姻。」

「沒錯。我希望公開這些祕密。我要所有檔案解除封鎖。我不想再讓任何事藏起來了。」

「妳不曉得妳正在要求什麼，」代言人說。「若所有祕密公開，妳不知道那會造成多大的傷痛。」

「看看我的家人吧，代言人，」她回答。「既然祕密已經造成傷害，真相難道還能造成更多痛苦嗎？」

他對她微笑，但並非欣喜的微笑——而是深情，甚至帶著憐憫。「妳說得對，」他說。「一點也沒有錯。只是妳聽到整個故事時，可能會覺得難以接受。」

「就我所知，我已經知道整個故事了。」

「大家都這麼想，但沒人是對的。」

「你什麼時候會代言？」

「我會盡快。」

「為什麼不是現在？今天呢？你在等什麼？」

「我必須先跟豬人談過，不然我沒辦法做任何事。」

「你在開玩笑對吧？只有賽納德才能跟豬人交談。那是議會的命令。沒人能逾越那點。」

「的確，」代言人說。「所以做起來會很困難。」

「不是難，是不可能——」

「也許吧，」他說，站起身；她也是。「伊菀，妳幫了我很大的忙。妳把我想從妳這裡學到的一切都教給了我。就跟歐亞德教我一樣，只不過他不喜歡我把他教我的東西拿來做了什麼，現在他也認為我背叛了他。」

「他是個小孩。我十八歲了。」

代言人點頭，把手放在她肩上捏了捏。「所以我們之間沒事。我們是朋友。」

她幾乎能肯定他的語氣裡帶著反諷。反諷……或許還有乞求。「對，」她堅持說。「我們是朋友，永遠如此。」

他再次點頭，轉身把船推離岸邊，跟著船嘩啦走蘆葦和爛泥裡。等小船順利浮起來後，他坐下來和伸出槳開始划，接著抬頭對她微笑。伊菀也回以微笑，但那個笑容傳達不了她的興高采烈與徹底的寬慰。他傾聽一切，能了解一切，而他會讓一切事情便好。她相信這種事，深信不疑得甚至沒發現那就是她突然感到快樂的原因。她只知道自己跟亡靈代言人共處了一小時，現在她覺得自己比過去幾年都更有活力。

她撿起鞋子穿回腳上，然後走回家。母親仍會在生物學家研究站，但伊菀今天下午不想工作。她想回家弄晚餐；這總是一個人的工作。她希望沒人會找她講話，不會有預期讓她解決的問題。就讓這種好感覺延續下去吧。

伊菀才回家幾分鐘，米洛就衝進廚房。「伊菀，」他說。「你有看到亡靈代言人嗎？」

「有啊，」她說。「在河邊。」

「河邊哪裡？」

要是她告訴他們在哪邊見面，他就會知道那不是不期而遇。「為什麼問？」她問。

「聽著，伊菀，沒時間懷疑了。拜託，我必須找到他。我們留了訊息給他，可是電腦找不到人——」

「他正順流划船回家。他可能很快就會到家了。」

米洛從廚房衝到客廳。伊菈聽見他敲著終端機，接著再度出現。「謝了，」他說。「我晚餐不會回家吃了。」

「什麼事那麼急？」

「沒事。」米洛明顯激動又趕時間，所以說「沒事」實在太荒唐了，害他們兩人同時大笑。

「好吧，不是沒事，但我不能討論，好嗎？」

「好吧。」不過所有祕密很快就會攤開來了，米洛。

「我不懂的是他為什麼沒接到我們的訊息。我是說，電腦正在呼叫他，他耳裡不是有個植入裝置嗎？電腦應該能聯絡上他的。當然，他說不定把它關掉了。」

「沒有，」伊菈說。「耳機燈是亮的。」

米洛歪頭，眯眼看她。「要是他只是划船經過河上，妳不可能會看到他植入耳機上的紅燈。」

「他上岸了。我們談過話。」

「談了什麼？」

伊菈微笑。「沒事，」她說。

他回以微笑，但依然面露不悅。她可以理解：難道你就可以對我隱藏祕密，我卻不行嗎，米洛？

但他沒有爭論。他很急，急著去找代言人，而且是**現在**，連回家吃晚餐都不行。

伊菈感覺代言人或許會比預期中的更早跟豬人對談。有陣子她很高興——等待就要結束了。

接著興奮感褪去，被另一樣東西取代：令人噁心的恐懼。是那個夢魘，嘉納的爹地里波死在山坡上，被豬人分屍。只不過，主角並非她可怕的想像裡的里波，而是米洛。不，不對，那不是米洛；是代言人。被折磨至死的是亡靈代言人。「不要。」她低語。

然後她顫抖，夢魘也離開腦海。她回去做手邊的事，試著在麵裡加些香料與季節食蔬，讓它吃起來像是比莧菜膠好得多的東西。

第十四章：變節者

食葉者：「人類」說當你的兄弟們死去時，你會把他們埋在土裡，然後用那些土來蓋房子。（笑聲。）

米洛：不。我們絕不挖掘埋葬死者的地面。

食葉者（變得激動得僵硬）：那麼你們的亡者就對你們毫無助益！

——烏婉達·庫恩哈塔·費加拉·慕康比，對話抄本，103:0:1969:4:13:111

安德本來以為要讓他通過柵門可能會有些困難，但烏婉達把手掌放在盒子上，米洛把門打開，他們三個人就走過去了。毫無阻礙。這一定跟伊菈暗示的一樣——沒有人想離開柵欄區，所以根本不需要嚴格的保全措施。至於這究竟意味著人們甘願留在神蹟鎮，或是他們懼怕豬人，或者他們太痛恨自己被監禁、所以假裝柵欄根本不存在，安德也猜不出來。

但是烏婉達跟米洛非常緊張，幾乎嚇壞了。這自然可以理解，因為他們讓他過來就違背了議會法律。不過安德懷疑事情沒那麼單純；米洛的緊繃還帶著渴望與急切——他或許很害怕，但卻想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想要踏出那一步。烏婉達則退縮起來，踏著謹慎的步伐，散發出來的冷漠不僅是恐懼，同時也有帶著敵意。她不信任他。

所以她站到離柵門最近的樹後面等米洛時，安德一點也不感到訝異。安德看見米洛一時面露不悅，然後克制住和換上無動於衷的面具，跟任何人能裝出的最冷酷神情一樣。安德發現自己忍不住把米洛跟戰鬥學校的男孩們做比較，想像他變成同隊的隊友，在那裡會有什麼表現。他也這樣想像烏婉達，但原因大不相同：她把正在發生的事當成自己的責任，就算安德是個大人、她年輕得多也一樣。她完全不願不順從他。無論她害怕什麼，都與他的職權無關。

「就在這裡嗎？」米洛面無表情地問。

「不要就拉倒。」烏婉達說。

安德彎身坐在樹的腳邊。「這是掘根者的樹，對不對？」他問。

他們當然平靜以對——但兩人短暫的停頓告訴他，他讓他們感到訝異，因為他知道某件他們想當然當成私人祕密的事。安德無聲說，也許我在此是個法林者，可是我一點也不無知。

「是的，」烏婉達說。「他是他們最常得到——開導的圖騰樹，在最近——七八年間。他們從來不讓我們看跟祖先交談的儀式，但那似乎會用大量磨光的木棍敲打樹幹。我們有時晚上會聽到。」

「木棍？用掉下來的樹枝做的？」

「我們認為是。怎麼了？」

「因為他們沒有石製或鐵製工具砍木頭——不是嗎？何況要是他們崇拜樹，應該不會砍樹才對。」

「我們不認為他們崇拜樹。那是圖騰，代表死去的祖先。他們——種植那些樹，種在屍體裡。」

烏婉達想要停下來，不想跟他交談或質詢他，但安德本來就無意讓她相信她——或是米洛——是這次出訪的老大。安德有意自己跟豬人交談；他過去代言都不會讓別人控制他的待辦計畫，現在自然也不想這麼做。何況，他有他們沒有的資訊。他曉得伊菈的故事。

「那別處呢？」他問。「他們會在別的時間種樹嗎？」

他們看著彼此。「我們沒看過。」米洛說。

安德這麼問並不只是單純覺得好奇。他仍想著伊菈告訴他的繁殖異常。「那麼自行長出來的樹呢？幼苗跟樹苗有散佈在森林裡嗎？」

烏婉達搖頭。「我們真的沒證據顯示樹曾種在死者遺體以外的地方過。至少，我們曉得的樹都相當老了，除了這外面的樹以外。」

「如果我們不快點，就會有四棵了。」米洛說。

啊。原來這就是他們之間的緊張原因。米洛的焦急感是為了避免一位豬人被種下另一株樹，但烏婉達的顧慮卻完全不同。他們對他表現出來的真面目夠多了；現在他可以讓她質詢他了。他坐直和仰頭，看頭上的樹葉與伸展的樹枝，淡綠色的光合作用體證實了每個地球上演化的必然走向與收斂。這便是伊菈所有矛盾的核心：這世界的演化方式顯然符合異星生物學家在人類百大世界看到的模式，但模式卻在歷史中某個地方瓦解坍塌了。豬人是從這場災難裡倖存的數打種族之一。德斯科拉達到底是什麼，豬人又如何適應了它？

他本來打算改變對話，例如問我們幹嘛待在這棵樹後面？這或許能刺激烏婉達發問。但當他把頭往後仰時，他看見柔軟的綠葉在幾乎察覺不出的微風中移動，令他有種強烈的似曾相似感。他最近曾這樣抬頭望著樹葉。可是這不可能；特隆赫姆上沒有大型樹種，神蹟鎮區裡也沒有樹存在。為什麼看見陽光穿越葉片的感覺這麼熟悉呢？

「代言人。」米洛說。

「什麼事？」他說，從短暫的白日夢中回過神來。

「我們本來不想帶你過來的，」米洛堅定地說，但是身體轉向烏婉達，安德便曉得米洛**確實**打算帶他來，只是把自己劃在烏婉達的不情願立場裡，藉此表示他跟她是站在同一陣線。安德無聲說，你們彼此相愛。而要是今晚我替馬可溫之死代言，我就必須告訴你們，你們其實是手足。我會被迫在你們中間插入亂倫禁忌的裂痕，你們想必會因此恨我。

「您會看到——一些——」烏婉達吞吞吐吐。

米洛微笑。「我們稱之為『可疑的活動』。這是從派波開始的，本來是無心之過，但里波刻意做這種事，我們則接續他的工作，小心翼翼和逐漸進展。我們不只是拋棄了議會律法；可是這裡發生了危機，我們非得幫忙不可。比如說幾年前，豬人找不到夠多的馬西歐蟲，也就是他們主要食用的樹幹蟲——」

「你居然要先跟他講那件事？」烏婉達問。

啊，安德想。維持團結的假像在他心裡沒有對她那樣那麼重要。

「他也是來替里波之死代言，」米洛說。「這件事就緊接在他過世之前。」

「我們沒證據能證明兩件事有因果關係——」

「關聯讓我來決定，」安德安靜地說。「告訴我豬人肚子餓了以後，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說餓的是『妻子們』，」米洛忽略烏婉達的焦慮。「您看，雄性會替雌性和幼兒收集食物，所以東西總是不夠分。他們不停暗示他們得發動戰爭，還說他們可能會全部死去。」米洛搖搖頭。「他們似乎對這種結果幾乎感到高興。」

烏婉達站起來。「他甚至沒給我們保證。什麼也沒保證。」

「妳希望我保證什麼？」安德問。

「不要——讓這些事情——」

「別讓這些事被拿去告狀？」安德問。

她點頭，不過顯然很討厭這句孩子氣的話。

「我不會保證這方面的事，」安德說。「我的任務是訴說真相。」

她猛然轉向米洛。「你看吧！」

米洛則面露恐懼。「您不能講出去。他們會封死大門，永遠不讓我們過來！」

「然後你們就得換職業？」安德問。

烏婉達輕蔑地瞪他。「你以為異星生物學就是那樣？只是個工作？森林裡可是有另一支智慧種族呢，是拉門者而不是伐依斯者，他們必須被大眾了解。」

安德沒回答，但眼神不曾離開她的臉。

「就像《蟲巢女王》跟《大統領》，」米洛說。「豬人就像蟲族，只是比較小、更弱和更原始。我們的確需要研究他們，可是那樣還不夠。你大可研究野獸，完全不管牠們會死掉或被吃掉，可是這些種族——他們就像**我們**啊。我們可不能只**研究**他們的飢荒、**觀察**他們在戰爭的自我毀滅，因為我們**懂**他們，我們——」

「愛他們。」安德說。

「對！」烏婉達挑戰地說。

「但是若你們離開他們，或是根本不曾來過，他們也不會消失，對嗎？」

「對。」米洛說。

「就跟你說了，他跟議會一模一樣。」烏婉達說。

安德不管她。「你們如果離開，對他們會有什麼損失？」

「就像——」米洛搜索枯腸。「就像你能回到古地球，回到異星屠殺跟星際航行之前，然後跟人們說你能在星辰之間旅行、住在其他星球上，再給他們看一千個小小的奇蹟。用開關啟動的照明，鋼鐵，甚至簡單的東西——裝水的陶罐。農業。他們看著你、曉得你是什麼人，知道自己能**變得**跟你一樣，做所有你能做的事。難道他們會這樣說嗎——把這些拿走，我們不想看，讓我們活在骯髒、短暫又殘酷的生命裡，讓演化當主宰？不會。他們會說，給我們吧，教導我們，幫助我們。」

「你則可以說我沒辦法，然後走開。」

「太遲了！」米洛說。「你不懂嗎？他們已經目睹了奇蹟！他們已經看到我們飛來這裡，看到我們高大又強壯，擁有他們做夢都想不到的神奇工具與知識。跟他們道別和走開已經太晚了。」

他們曉得哪些事情是有可能的。而我們停留越久，他們就試著學得更多，然後我們就會看見他們透過學習受惠更多。要是你有半點同情心，要是你了解他們其實是——」

「是人類。」

「至少是拉門者。他們是**我們的孩子**，你懂嗎？」

安德笑了。「『你們中間做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⁴⁵」

烏婉達點頭。「就是這樣。議會律法說我們得拿石頭給他們，即使我們手上多得是麵包。」

安德站起來。「好吧，我們繼續走。」

烏婉達還沒準備好。「你還沒保證——」

「妳讀過《蟲巢女王》和《大統領》嗎？」

「我有。」米洛說。

「妳會認為一位選擇自稱亡靈代言人的人，居然會選擇傷害這些小東西，這些小不點嗎？」

烏婉達的不安明顯消散，但敵意依然不減。「你很狡猾，亡靈代言人安德魯，你很聰明。你提醒他《蟲巢女王》的事，嘴巴卻同時對我引據聖經。」

「我用人們了解的語言跟他們交談，」安德說。「這不叫狡猾，是把話說清楚。」

「所以你會為所欲為了。」

「只要不會傷害到豬人。」

烏婉達哼了聲。「只靠**你自己的判斷**。」

「我沒有別人的判斷可用。」他從她身邊走開，走出伸展樹枝構成的蔭處，走向山丘頂的樹林。他們跑著跟上他。

「我得告訴你，」米洛說。「豬人一直要求見你。他們認為你就是寫下《蟲巢女王》與《大統領》的同一位代言人。」

「他們讀過了？」

「事實上，他們差不多把那兩本書融入自己的宗教了。他們把我們給他們的列印紙本當成聖典。現在他們還堅持蟲巢女王本人在跟他們交談。」

安德看了他們一眼。「她說了什麼？」他問。

「她說你是真正的原始代言人，還把蟲巢女王帶在身邊，並打算讓她跟他們共存，教他們使用金屬和什麼的——全是瘋話。最糟糕的是，他們對你有高得不尋常的期望。」

這個理由也許只是一廂情願，米洛顯然就這樣相信。但是安德曉已經得蟲巢女王的蛹的確在跟某人交談。「他們有說蟲巢女王是如何跟他們講話的嗎？」

烏婉達現在走在他的另一邊。「不是對他們，而是對掘根者，然後掘根者轉告給他們。那是他們圖騰信仰系統的一環。我們總是試著跟著玩，假裝我們相信它。」

「你們真是不會擺架子呀。」安德說。

「這是標準的人類學措施。」米洛說。

「你們忙著假裝相信他們，所以你們根本沒機會學到任何東西。」

⁴⁵《路加福音》11:11。

他們有一會兒落後了，所以他獨自先進入森林。接著他們再度趕上。「我們可是在奉獻畢生研究他們！」米洛說。

安德停下來。「而不是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他們正好在樹林裡，穿過樹葉的斑駁陽光使他們的臉孔難以解讀。但他曉得他們臉上會有什麼情緒；惱怒、憤慨跟輕蔑——這個沒資格的陌生人竟敢質疑他們的專業？原因如下。「你們打從內心是至上文化主義者。你們會進行『可疑的活動』幫助可憐的豬人，可是他們有事情能教你們時，你們卻完全沒注意到。」

「像什麼？」烏婉達質問。「像是謀殺對他們貢獻最大的人，在這入拯救他們數十位妻兒的生命後，卻把他折磨至死？」

「那麼妳為何容忍？過了這種事，你們幹嘛還要幫助他們？」

米洛鑽進安德與烏婉達之間的位置。安德心想，是要保護她，或者阻止她暴露自己的弱點。「我們是專家。我們了解文化差異，只是我們不會解釋——」

「你們認為豬人是動物，也沒有因為他們謀害里波與派波就譴責他們，正如你不會譴責卡布拉羊吃掉卡賓葉。」

「對。」米洛說。

安德微笑。「所以你們才永遠學不到他們的事情。因為你們把他們當成動物。」

「我們把他們當作拉門者！」烏婉達說，推開米洛站到前面。顯然她沒興趣被別人保護。

「你們對待他們的方式，就像是他們不必替自己的行為負責，」安德說。「拉門者對自己的每一樣行為都得負起責任。」

「你又想怎麼做？」烏婉達譏諷地說。「進去審判他們嗎？」

「聽我說。豬人透過掘根者而對我的了解，超過你們跟我在一起時學到的事。」

「那又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就是原始的亡靈代言人？」米洛顯然把這句話當成世上最荒唐的命題。「所以我猜，你那艘繞行露西坦尼亞的星艦上也有一票蟲族，讓你可以把他們帶下來嘍——」

「意思是，」烏婉達打斷他。「這位外行人自認比我們更適合跟豬人交涉。就我所知，這佐證了我們根本就不該同意帶他過來——」

烏婉達突然打住，因為一位豬人從樹叢冒出來，比安德預期的還小隻。豬人的味道雖然不算特別難聞，但絕對比珍的電腦模擬濃烈得多。「太晚嘍，」安德低聲說。「我想我們已經見到面了。」

假如豬人有表情，安德也完全看不出來。米洛跟烏婉達倒是能解讀對方的部分肢體語言。

「他很震驚。」烏婉達小聲說。她藉由告訴安德他不懂的事，就能貶低安德。沒關係；安德知道自己在這裡是個生手。不過他也希望，他有稍微刺激他們擺脫平時不過問問題的思考模式。顯然他們一直在跟著僵化的路線走；若他想從他們身上得到真正的幫助，他們就得跳脫舊思維，得出新的結論。

「食葉者。」米洛說。

食葉者的眼光沒離開安德。「亡靈代言人。」他說。

「我們把他帶來了。」烏婉達說。

食葉者轉身，消失在樹叢裡。

「這樣是什麼意思？」安德問。「他就這麼離開？」

「你是說你還沒搞懂啊？」烏婉達故意問。

「無論你們喜不喜歡，」安德說。「豬人要跟我交談，我也會跟他們交談。我認為如果你們幫我了解事情狀況，進展就會更順利。還是說連你們也不曉得？」

他看著他們跟不悅感掙扎。接著令安德鬆了口氣，米洛做了決定，收起傲慢口氣而簡單回答道：「不，我們也不懂原因。我們仍在跟豬人玩捉迷藏。他們問我們問題，我們問他們問題，而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兩邊都不曾刻意透露什麼內幕。我們甚至不問我們真正想知道答案的問題，怕他們會因此從我們的問題學到太多東西。」

烏婉達不想跟隨米洛的合作決定。「我們知道的比你未來二十年能學到的還多，」她說。

「你要是以為能在十分鐘內複製我們會的一切，你就真的腦筋有問題。」

「我不需要複製你們會的東西。」安德說。

「你不要？」烏婉達問。

「因為我有你們在身邊。」安德微笑。

米洛聽懂了，把這句話當成恭維，報以微笑。「我們知道的是這樣，而且不多：食葉者可能不高興看到你，他跟名叫『人類』的豬人意見不合。當他們以為我們不會帶你來時，食葉者就認為自己贏定了。現在他喪失勝算，我們或許挽救了『人類』的性命。」

「然後賠上食葉者的命？」安德問。

「誰知道？我的直覺是『人類』的未來很重要，食葉者則否。食葉者只是想要讓『人類』失敗，而不是讓自己成功。」

「可是你不知道實際情況。」

「那就是我們從來不會問的事情之一。」米洛又微笑。「你也說得對。我們太習慣這樣，結果根本沒注意我們沒問。」

烏婉達生氣了。「他是對的？他甚至沒看過我們工作，然後突然就變成評論家啦——」

但是安德沒興趣看他們口角。他往食葉者離開的方向走，讓他們選擇要不要跟上。他們跟過來了，也的確暫時把爭論擱在一旁。等安德知道他們走在他身邊時，就再度問他們問題。「你們這些『可疑的活動』，」他邊走邊說。「你在他們的飲食引入了新食物嗎？」

「我們教他們怎麼吃梅多納藤蔓的根，」烏婉達說，俐落又公事公辦。最起碼她會跟他講話了。既然這顯然會是跟豬人的重要會面，她不會讓憤怒阻止自己參與這種場合。「如何把根泡溼後放在太陽底下曬乾，好中和氰化物。這是短期的解決方案。」

「長期方案是母親放棄的一些莧菜改良種，」米洛說。「她做了一批莧菜，太過適應露西坦尼亞，對人類好畜太少。太多露西坦尼亞蛋白質結構，地球性的成分不足，不過聽起來正合豬人的需要。我要伊菟拿了一些放棄的品種給我，沒讓她知道這是為了重要用途。」

安德無聲說，別自認你曉得伊菟知道或不知道什麼。

「里波給了他們莧菜，教他們怎麼種植，然後如何磨碎、做成麵粉和烤成麵包。蠻難吃的，不過這讓他們第一次能直接控制自己的飲食。他們從那時起就變得圓滾滾和十分活潑。」

烏婉達語帶痛苦。「可是他們把第一條麵包獻給『妻子』後，就把我父親殺了。」

安德沉默走了幾分鐘，嘗試釐清頭緒。豬人在里波拯救他們免於挨餓後，立即就殺了他？實在無法想像，但事情仍發生了。一個社會怎麼會演變成這樣，把對生存貢獻最大的成員殺死？應該反過來才對——他們該獎勵那些提升繁殖能力的重要成員。社群就應該要這樣改善自己的群體生存能力。豬人殺掉對生存付出最大的人，怎麼有辦法生存呢？

但人類也有先例。這些孩子們，米洛與烏婉達，做著這些『可疑的活動』——他們長遠下來會比制定法律的星程議會委員會更好、更睿智。但要是他們被逮到，他們就會被帶離家園和帶到別的星球去——某方面而言已經等於是死刑，因為在他們能回來之前，所有認識的人都會過世——而他們也會被審判跟懲處，可能遭到監禁。他們的思想跟基因都將無法延續，社會也會因此得益。

不過，只因為人類做過這種事，還是無法合理化狀況。何況若米洛與烏婉達被逮捕和監禁的話，若你把人類當成單一社群，並把豬人視為他們的敵人，這樣**就能**解釋得通；因為你認為任何幫助豬人生存的方法，等於是替人類製造威脅。所以人類會懲罰幫助豬人改良文化的人，這不是要保護豬人，而是避免豬人得以發展。

此時安德清楚發現，規範人類接觸豬人的法律根本不是要保護豬人，而是用來確立人類能坐擁優越性與權力。從這個觀點來看，米洛與烏婉達進行『可疑的活動』時就背叛了自己的族人。

「變節者。」他大聲說。

「什麼？」米洛說。「你剛才說什麼？」

「變節者。拋棄自己同胞、倒戈投敵之人。」

「啊。」米洛說。

「我們才不是。」烏婉達說。

「我們是。」米洛說。

「我才沒有拋棄我的人性！」

「根據佩瑞格諾主教的定義，我們很早之前就拋棄人性了。」米洛說。

「但我定義的方式——」她開始說。

「妳的定義，」安德說。「是也把豬人當成人類。所以妳是個變節者。」

「我還以為你說我們把豬人當成動物！」烏婉達說。

「當你們豁免他們的責任，沒有問他們直接的問題，還有嘗試騙他們時，你們就是在把他們當成動物。」

「換言之，」米洛說。「當我們**有**遵守議會規則的時候。」

「是啊，」烏婉達說。「沒錯，我們是變節者。」

「那你呢？」米洛問。「你又為何算是變節者？」

「喔，人類很早以前就把我踢出來了。所以我就選擇當個亡靈代言人。」

他們抵達豬人的空地。

母親沒回來吃晚餐，米洛也是。伊菈覺得無所謂。他們其中一人在家時，伊菈就會喪失權威，管不住年紀較小的孩子們；不過米洛跟母親也不會接管伊菈的職責，沒有人會聽伊菈的話，也沒有別人試圖維持秩序。所以他們不在時，事情反而安靜、容易得多。

不過即使是現在，較小的孩子們也不算特別守規矩，只是抗拒她的程度不會那麼強——她只需對葛利格喊個兩次，就能阻止他從桌下捉弄跟踢奇瓦菈。昆恩和歐亞德也靜靜的，沒有像平時那樣吵嘴。

直到晚餐結束。

昆恩往後靠在椅子上，對歐亞德惡意微笑。「所以，你就是教那個間諜入侵母親檔案的人了。」

歐亞德轉向伊菈。「妳又忘記把昆恩的臉關起來了，伊菈。妳應該收拾整齊的。」這是歐亞德用幽默請伊菈介入的方式。

但昆恩不想讓歐亞德得到別人撐腰。「伊菈這回也幫不了你，歐亞德。沒人會幫你。你幫那位偷偷摸摸的間諜偷窺母親的檔案，所以你跟他一樣有罪。你們倆都是惡魔的僕人。」

伊菈看見歐亞德的身體氣得發抖；她一時在腦海想像歐亞德抓起盤子扔向昆恩。不過那段時間過了，歐亞德逼自己平靜下來。「對不起，」歐亞德說。「我不是故意的。」

他向昆恩認輸。他承認昆恩是對的。

「我希望，」伊菈說。「你的意思是你對自己的無心舉動覺得抱歉。希望你不是在替幫助亡靈代言人的事致歉。」

「他當然是在替幫忙間諜那件事致歉。」昆恩說。

「因為，」伊菈說。「我們都應該盡量幫忙代言人。」

昆恩跳了起來，越過桌面對著她大吼。「妳怎麼可以這樣講！他親犯母親的隱私，他在挖她的祕密，還有——」

伊菈沒想到自己會站起來，把他從桌上推開和吼得更大聲：「母親的祕密是這家裡半數毒害的根源！母親的祕密害我們**全都**生病，連她也是！所以也許在這裡做對事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所有祕密偷出來，放在我們能消滅它們的公開場合上！」她打住。昆恩跟歐亞德都站在她面前、緊貼在對面牆上，好像她的話是子彈，準備處決他們。伊菈換上更安靜且急切的口吻：「就我所知，亡靈代言人是唯一能讓我們重新成為一個家庭的機會。母親的祕密是他唯一的阻礙。所以我今天把我在母親檔案裡知道的所有事告訴他，因為我想給他我找得到的所有真相碎片。」

「那麼妳就是最糟糕的叛徒。」昆恩說，聲音顫抖、快哭出來了。

「我認為，幫忙亡靈代言人是忠誠的表現，」伊菈回答。「唯一真正的背叛是服從母親。因為她要的東西，還有她一輩子努力的一切，就是毀滅自己跟摧毀掉這個家。」

然後伊菈很驚訝地看見，哭出來的人不是昆恩，而是歐亞德。當然，他的淚腺在安裝義眼時就拿掉，所以沒有作用，以致於沒有淚水能預告他的哭泣。他啜泣著彎腰、最後貼著牆滑到地上，把頭埋入雙膝間哭了又哭。伊菈知道他為什麼哭；因為她告訴他說愛亡靈代言人並非背叛，不是罪過，而當她這樣告訴他時他也相信了，知道這句話說得沒錯。

然後她的眼光從歐亞德身上轉開，發見母親就站在門口。伊菈感覺內心虛脫，心想母親一定

全聽到了這些，不禁發抖。

只是母親似乎不生氣。只是有些悲傷、而且非常疲累。她看著歐亞德。

昆恩的憤怒再次透過嗓子浮現。「妳有聽到伊菈剛才講的話嗎？」他問。

「是的，」母親說，眼神沒有離開過歐亞德。「就我所知，她也許說對了。」

伊菈的心仍沒有比昆恩更不害怕。

「回你們房間去，孩子們，」母親平靜地說。「我得跟歐亞德談談。」

伊菈對葛利格與奇瓦菈招手，他們滑下椅子匆匆趕到伊菈身邊，眼睛對於這不尋常的發展而睜得老大。畢竟，父親一直都沒辦法把歐亞德弄哭。她領著他們離開廚房回到臥室。她聽見昆恩穿過大廳回到房間，碰地一聲甩上門並鑽進床鋪。而在廚房裡，歐亞德的啜泣逐漸止息，得到撫慰——因為自他失去雙眼以來頭一遭，母親將他擁在懷裡安撫，抱著他前後搖晃，自己無聲的淚水則滴落在他的髮上。

米洛不曉得該怎麼看待這位亡靈代言人。他不知如何一直想像代言人會很像神父——或者是神父應該要像的樣子。安靜、冥想、脫俗，小心把行為與抉擇留給別人。米洛本來期望代言人會很睿智。

他沒料到這人會這麼有侵略性和危險。他的確是很睿智沒錯，不斷看穿虛假，說出跟做出無法無天的事，但等你想過以後就會發現那些事是完全正確的。他好像非常熟悉人類的心靈，能直接在你臉上看出最深處的渴望、還有掩飾得天衣無縫的真相，你根本不曾意識到這些東西存在於你身上。

米洛跟烏婉達這樣站著看里波掌控豬人，已經有多少次了？可是他們跟里波在一起時，總是知道他在做什麼，他們懂他的技巧和他的目的。然而，代言人依循的思維模式卻令米洛徹底不解。安德儘管長得像人，米洛懷疑他是否真的是個法林者——他跟豬人一樣教人困惑。他就跟豬人一樣像拉門者，陌生但並非野獸。

代言人注意了什麼？他看到哪些事情？「箭頭」帶著的弓？梅多納藤蔓根部用來泡溼與發出味道、用太陽曬乾的陶罐？他認得多少『可疑的活動』，又有多少會被當成是本土文化？

豬人把《蟲巢女王》跟《大統領》攤開來。「你，」「箭頭」說。「這是你寫的嗎？」

「是的。」亡靈代言人說。

米洛看著烏婉達，她的眼睛閃耀著無罪。所以這位代言人的確是騙子了。

「人類」打岔。「另外兩人，米洛和烏婉達，他們認為你是騙子。」

米洛立刻看代言人，但對方沒看他們。「他們當然會這麼想，」他說。「他們沒想過掘根者告訴你們的可能就是事實。」

代言人鎮靜的話令米洛很不安。這有可能嗎？畢竟，航行過星際的人都得花上數十年旅行，有時甚至會長達五百年，一個人不需要太多次航行就能活過三千年。可是若原始的亡靈代言人剛好也來到這裡，這實在是太巧了吧？只不過，原始的代言人寫下了《蟲巢女王》與《大統領》，他**想必**會對蟲族以來另一支拉門者種族感到興趣。米洛告訴自己——我不信！但他不得不承認這

種可能性的存在。

「他們為什麼這麼笨？」「人類」問。「聽到真相卻毫不自知？」

「他們不是笨，」代言人說。「人類就是這樣——我們質疑自己的所有信念，只除了我們**真正**相信的事情，我們永遠不會質疑它們。他們認為原始的代言人在三千年前就死了，沒有想過要推翻這點，即使他們曉得星際航行能如何延長壽命。」

「但我們告訴過他們了。」

「不對——你們告訴他們，蟲巢女王跟掘根者說是我寫了這本書⁴⁶。」

「所以他們才應該曉得這是真的啊，」「人類」說。「掘根者很睿智，他是個祖先，他從來不犯錯。」

米洛很想笑，不過沒有。代言人自以為很聰明，但是他現在在此，身在所有重要問題的盡頭，一樣被豬人堅持圖騰樹能對他們說話的事弄得挫折不已。

「啊，」代言人說。「我們有好多不懂的地方。你們也有很多東西不懂。我們應該多告訴彼此一些事情。」

「人類」在「箭頭」旁邊坐下，共享跟代言人見面的榮譽位置。「箭頭」並不以為意。「亡靈代言人，」「人類」說。「你會把蟲巢女王帶給我們嗎？」

「我還沒有決定。」代言人說。

米洛再次看烏婉達。難道代言人瘋了，暗示他能辦到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嗎？

然後他想起代言人說的，人們質疑的事情不包括自己深信不疑的東西。米洛總是把大家曉得的事當成理所當然——蟲族已經被滅掉了。但要是蟲巢女王活下來了呢？要是亡靈代言人就是藉此才得以寫下那本書，因為他找到了一個能交談的蟲族？聽來可能性極低，但仍然不算**不可能**。米洛根本不曉得最後一批蟲族真的被殺光了，他只知道大家相信的事，三千年來也沒人提供過不同結果的絲毫證據。

但假如這是真的，「人類」怎麼會知道呢？最簡單的解釋是豬人把《蟲巢女王》與《大統領》的有力故事併入他們的宗教，卻無法理解亡靈代言人不只一位，他們沒有人是這本書的作者；所有蟲族都死了，蟲巢女王不可能會出現。這是最簡單、最好接受的解釋。任何其他解釋都會逼他承認掘根者的圖騰樹真的能跟豬人交談。

「你要怎樣才願意決定？」「人類」問。「我們贈與禮物給妻子，好贏得她們給的榮譽，但你卻是所有人類中最睿智的，我們沒有你需要的東西。」

「你們有許多我要的東西。」代言人說。

「是什麼？你們做不出比這更棒的陶罐嗎？更好的箭頭？我穿的披風是卡布拉羊毛織的——可是你們的衣服更好。」

「我不要那些，」代言人說。「我要的是真實故事。」

「人類」往前傾，然後身體興奮期待地僵住。「喔，代言人！」他說，聲音隨著重要的字句激動起來。「你會將我們的故事加入《蟲巢女王》和《大統領》嗎？」

⁴⁶ 在《戰爭遊戲》結尾提到這兩本書被併在一起出版，所以在這裡被人們視為是同一本書。

「我不曉得你們的故事。」代言人說。

「問我們！問我們任何事！」

「我怎能訴說你們的故事呢？我只替亡者代言。」

「我們死了！」「人類」喊道，米洛從沒看過他如此激動。「我們每天都被謀殺。人類塞滿所有世界，船隻在星辰之間的黑夜裡旅行，填滿每一塊空無。我們被困在這小小世界上，看著人類填滿天空。人類蓋了愚蠢的柵欄想阻止我們出去，可是那不算什麼。天空才是我們的柵欄！」「人類」跳起來——他的腿很有力，跳起來的高度驚人。「你看柵欄是怎麼把我丟回地上！」

他跑向最近的樹和爬上樹幹，爬得比米洛以前看過的還高；他攀上一條樹枝，接著跳進半空中。他在最高點令人痛苦地逗留了一會兒，然後重力將他扔回堅實的地面。

米洛能聽見撞擊撞掉了豬人的呼吸。代言人馬上趕到「人類」身邊，米洛緊跟在後。「人類」沒有在呼吸。

「他死了嗎？」烏婉達在背後問。

「不！」一隻豬人用雄性語說。「你不能死！不，不，不！」米洛轉頭看；他很訝異發現是食葉者。「你不准死！」

接著「人類」伸出一隻虛弱的手，碰觸代言人的臉頰，深深抽了一口氣。然後他開口：「看到了嗎，代言人？我如果想爬上阻止我們通往星辰的牆，我就會死。」

就米洛認識豬人的這麼多年來，他們從來沒有提過星際航行，也沒人問過此事。但米洛此時了解，他們問過的所有問題都是為了發掘星際航行的祕密。異星種族學家從來沒有意識到這點，因為他們曉得——從未質疑過這個認知——豬人的文化水準離建造星艦實在太遙遠，要再過一千年才有著手的絲毫可能性。但是他們渴望知道金屬、引擎跟在地面上飛行的知識時，其實都是在嘗試著尋找星際航行的祕密。

「人類」緩緩爬起來，握著代言人的手。米洛想到他接觸豬人這麼多年，從未有豬人握過他的手。這讓他深感懊悔，還有一絲尖銳的忌妒。

既然「人類」顯然沒有受傷，所以其他豬人圍過來到代言人身邊。他們沒有推擠，但想要靠近他們。

「掘根者說蟲巢女王曉得如何建造星艦，」「箭頭」說。

「掘根者說蟲巢女王會教導我們一切，」「杯子」說。「金屬、用石頭升火、用黑色的水造的屋子，所有東西。」

代言人舉起手，擋掉他們的七嘴八舌。「假如你們都很渴，發現我有水，都要求我給你們一杯。但要是我曉得我手上的水有毒呢？」

「在星辰間飛行的船不會有毒。」「人類」說。

「星際航行有許多種方式，」代言人說。「有些比其他更好。我會給你們所有不會摧毀你們的東西。」

「蟲巢女王答應我們了！」「人類」說。

「我也是。」

「人類」跳起來，抓住代言人的頭髮和耳朵，把他的臉拉到自己面前。米洛從沒看過這種暴力行徑；這正是他最怕的東西，是有意謀殺——

「如果我們是拉門者，」「人類」對著代言人的臉吼著。「那麼決定權也在我們手上，而不是在你！要是我們是伐依斯者，那麼你現在已經等於殺了我們，衣如你殺光蟲巢女王的姊妹一樣！」

米洛震驚不已。豬人以為這位代言人寫了那本書是一回事，但他們怎麼會做出這種誇張的結論，認為他必須替異星屠殺負起責任？他們以為他是誰，那位怪物安德嗎？

然而亡靈代言人坐在這裡，雙眼緊閉，臉頰上淚流不止，彷彿「人類」的控訴是事實一樣。

「人類」把臉轉向米洛，問他：「這是什麼水？」他低語，接著伸手摸代言人的淚。

「這是我們表現痛苦、悲傷或受難的方式。」米洛回答。

「大人物」突然大喊出聲。米洛從來沒聽過這麼可怕哭聲，好像動物死去。

「這則是我們表示痛苦的方式。」「人類」低聲說。

「啊！啊！」「大人物」喊著。「我看過這些水！我在里波與派波臉上看過這些水！」

一個接一個，然後所有豬人一起哭了。米洛同時感覺到害怕、敬畏與興奮。他不曉得這是什麼意思，但豬人正在表現他們對異星種族學家們隱藏了四十七年的情緒。

「他們在替父親哀悼嗎？」烏婉達小聲說。她的雙眼也閃耀著興奮，頭髮沾滿恐懼的汗水。

米洛突然想到，說出口：「他們現在才曉得，派波與里波死前是在哭泣。」

米洛不曉得烏婉達想到了什麼事，只知道她撇開頭、搖搖晃晃走了幾步，跪倒和扶在地上痛哭。

代言人的來訪確實引發了改變。

米洛跪在代言人身邊，對方現在低著頭、下巴靠在胸膛。「代言人，」米洛說。「Como pode ser? (怎麼會?) 你怎麼可能是第一位代言人，同時又是安德? Não pode ser. (不可能的。)」

「她告訴他們的東西比我以為的還多。」代言人低語。

「可是寫下這本書的亡靈代言人，他是星際航行時代裡最睿智的人類。安德是個殺人兇手，他殺了許多人，殺死一支本可教導我們一切的美麗拉門者種族——」

「代言人跟安德都是凡人。」代言人小聲說。

「人類」靠近他們，唸了一段《大統領》的對句：「疾病與治癒存於每個心中。死亡及解救存於每隻手上。」

「『人類』，」代言人說。「告訴你們的同胞，別為他們的無知之過感到悲痛。」

「太可怕了，」「人類」說。「那些本來是我們最大的賜禮。」

「要你的同胞安靜，然後聽我說。」

「人類」喊了幾個字，不是用雄性語，而是有權威的妻子語。他們沉默下來，坐下聆聽代言人要說的話。

「我會盡我所能幫忙，」代言人說。「但我得先了解你們，不然我要如何訴說你們的故事？我得認識你們，否則我何以曉得水有毒？而最困難的問題並不會消失。人類能自由愛蟲族，因為

他們以為蟲族滅絕了。你們依然活著，所以他們怕你們。」

「人類」站起身來指著他的身體，彷彿他的身軀軟弱又虛弱似的。「怕我們！」

「他們怕的事情跟你們一樣，如你們抬頭仰望星辰，怕人類填滿了星空。他們怕有一天找到一個新世界時，卻發現你們已經捷足先登了。」

「我們不想搶第一，」「人類」說。「我們也**一起**去。」

「那就給我時間，」代言人說。「教我你們是誰，我才能教他們。」

「什麼都好，」「人類」說，看著其他人。「我們會教你們一切。」

食葉者站起來。他用雄性語開口，不過米洛聽得懂。「有些事情不是你有權利教的。」

「人類」尖銳地用星際語回答：「派波、里波、烏婉達和米洛教我們的也不是他們有權利給的東西。但他們還是教給了我們。」

「他們的愚蠢不代表我們的愚蠢。」食葉者仍用雄性語說。

「他們的智慧也不適用於我們。」「人類」反駁。

食葉者接著用樹語說了些什麼米洛聽不懂的話。「人類」沒有回答，接著食葉者就離開了。

他離開後，烏婉達回來了，兩眼哭得紅腫。

「人類」轉回代言人的方向。「你想知道什麼？」他問。「我們會說。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做給你看。」

代言人轉頭看米洛和烏婉達。「我該問什麼？我知道得太少，我不曉得我們應該學習哪些事。」

米洛看烏婉達。

「你們沒有石器或鐵器工具，」她說。「但你們的房子是用木頭做的，弓與箭也是。」

「人類」站著等候。沉默拖長。「可是妳要問什麼？」「人類」終於問。

他怎麼會沒看出來關聯？米洛想。

「我們人類，」代言人說。「會用石製或金屬工具砍樹，然後造成房子、箭或我看到你們攜帶的木杖。」

他們花了一會兒才理解代言人的話。接著，所有豬人突然都跳了起來、開始盲目亂衝亂竄，有時撞上彼此、撞到樹或木屋，大樹多人沒有出聲，但偶爾有豬人會哀嚎，跟幾分鐘前的痛苦哭喊一模一樣。豬人的沉默發狂令人毛骨悚然，好像他們突然喪失身體的控制了。過了這麼多年小心限制溝通、避免告訴豬人任何事情之後，代言人如今打破政策，締造了嚇人的成果。

「人類」從這陣混亂中出現，趴倒在代言人面前的地上。「喔，代言人！」他大叫。「跟我保證，您永遠不會讓他們用石器或鐵器砍倒我的父親掘根者！要是你想謀殺某人，有些遠古的兄弟願意獻出自己，我也願意一死，可是別讓他們殺掉我父親！」

「或是**我的**父親！」其他豬人哭喊。「還有我的！」

「要是我們早知道你們是伐依斯者，」「大人物」說。「我們就不會把掘根者種在這麼靠近柵欄的地方了。」

代言人又舉起手。「曾有人類在露西坦尼亞砍過一棵樹嗎？完全沒有。那是法律禁止的。你們無須害怕我們。」

豬人們靜下來，陷入沉默。最後「人類」從地上爬起來。「你令我們更畏懼人類，」他對代言人說。「我真希望你沒進過我們的森林。」

烏婉達的聲音蓋過他。「你們用那種方式殺了我父親，你還敢這樣說！」

「人類」驚訝地看著她，說不出話來。米洛用手抱住烏婉達的肩膀。代言人在沉默中開口：「你答應過我會回答所有問題。我現在問你：你們是怎麼用木材蓋房子和製造帶在身邊的箭跟木杖？我們已經告訴你們我們的方法，你們得告訴我另一個方法，也就是你們的做法。」

「兄弟奉獻自己，」「人類」說。「我告訴過你了。我們告訴遠古的兄弟我們需要什麼，然後給他看形狀，他就會獻出自己。」

「我們可以看看是怎麼做的嗎？」安德問。

「人類」環顧其他豬人。「你要我們請一位兄弟獻出自己，只是讓你看看而已？我們還不需要新房子，幾年內還不用，而且箭也都夠我們用——」

「讓他看！」

米洛跟其他人一樣轉身，看見食葉者從森林裡冒出來。食葉者刻意走進空地中央，沒有看他們，像傳令官、城鎮公告員一樣開口講話，且絲毫不管有沒有人在聽。他用的是妻子語，米洛只能聽懂零碎的片段。

「他在說什麼？」代言人低語。

仍跪在代言人身邊的米洛盡可能翻譯。「顯然他去找妻子們，她們則叫他們做你要求的一切。但他告訴他們說沒那麼簡單——我不懂這些字——跟他們所有人死去有關。至少跟兄弟們死去有關。看看他們——他們沒有人覺得不怕。」

「我不曉得他們害怕時是什麼樣子，」代言人說。「我根本不了解他們。」

「我也是，」米洛說。「但我承認——你在半小時內引起的轟動，比我在這邊好多年時間看過的還多。」

「那是我與生俱來的天賦，」代言人說。「跟你談個條件。我不會告訴別人你們的『可疑的活動』，你則別告訴別人我是誰。」

「這簡單，」米洛說。「反正我也不相信。」

食葉者的演說停了，他立刻小跑到屋子那裡和進去。

「我們會向一位遠古兄弟請求贈禮，」「人類」說。「妻子們答應了。」

所以當米洛抱著烏婉達，代言人站在他另一邊時，豬人施展了個奇蹟，遠比老加斯托與西姐贏得聖徒夫婦頭銜所做的神蹟更有說服力。

豬人們在空地邊緣一株巨大的古樹旁圍成一個圈。接著他們一個個爬上樹，開始用木杖敲打。很快地他們全部在樹上了，用複雜的節奏唱歌跟敲擊。「是樹語。」烏婉達低聲說。

僅僅幾分鐘後，樹明顯傾斜。半數的豬人馬上跳下來和開始推樹，讓它會倒在空地上；其他人敲得更急、唱得更大聲。

樹上的巨大樹枝陸續掉落。豬人馬上跑過去撿起來，從樹要落地的區域拉開。「人類」把一根樹枝拿給代言人，後者小心地接過，遞給米洛與烏婉達看。原本連到樹上的裸露端居然完全光滑，不過不是平的——表面沿著對角線有波浪起伏，卻毫無粗糙之處，沒有流出的樹汁、沒有跡

象顯示它從樹幹上分離時有受到絲毫的暴力。米洛用手指摸，表面冰冷光滑得像大理石。

終於樹幹變成一根直木，光禿又雄偉；樹上原本長樹枝的地方呈現淡色，被午後陽光照亮。歌唱達到巔峰，接著停住。樹傾斜、然後開始平穩優雅地落到地面。樹撞上地時讓地面撼動，接著一切歸於靜止了。

「人類」走向倒下的樹，開始撫表面並柔聲唱歌。樹幹在他手下慢慢裂開；裂縫順著樹沿伸，直到樹皮完全一分為二。接著許多豬人抓住樹皮和從樹幹上拔開，往兩邊脫離，成為兩塊完整的樹皮。他們將樹皮抬到旁邊去。

「你有看過他們使用樹皮嗎？」代言人問米洛。

米洛搖搖頭。他已無話可說。

現在「箭頭」走上前來柔聲歌唱，用手指在樹幹上來回劃著，好像在描一把弓的實際長度與寬度。米洛看見有線條出現，光禿的木材出現皺紋、裂開和粉碎，直到只剩弓留在原地，完美、磨亮又光滑，躺在木頭形成的長溝中。

另一名豬人上前，邊唱歌邊在樹幹上劃形狀。它們變成木杖、弓、箭頭、窄面刀與編籃子用的數千條木條。最後一半的樹幹消失以後，他們便退回去一起吟唱。樹抖動、碎裂成半打木竿。這棵樹的價值已用盡了。

「人類」緩緩走向木竿，溫柔地把雙手放在最近的一個上。他仰頭開始吟唱，是首無詞的旋律，是米洛這輩子聽過最哀傷的歌。歌不斷唱下去，只有「人類」的聲音；最後米洛才注意到其他豬人都在看他，正等著什麼。

終於「大人物」過來，柔聲開口：「拜託，」他說。「你必須替這位兄弟歌唱，才能把儀式做對。」

「我不曉得要怎麼唱。」米洛說，感覺無助又害怕。

「他獻出了他的生命，」「大人物」說。「只是為了回答你的問題。」

米洛無聲說，你們回答我的一個問題，結果帶來了另外一千個問題。不過他還是走上前，跪在「人類」身邊，手指握住「人類」拿著的一根冰冷、光滑長木竿，仰頭放出嗓音。起先聲音微弱又猶豫，不確定該唱什麼旋律；但他很快就了解到無詞吟唱的意義，在手中感受著樹木的逝去，於是聲音變得大聲且強烈，跟「人類」的歌聲構成難受的不和諧，替這棵樹的死去哀悼、感謝它的奉獻，並保證會拿它的死造福部族、兄弟、妻子與孩童們，讓眾人都得以茁壯繁榮。這就是歌曲與及之死的意義；待歌終於結束時，米洛彎身讓額頭碰到木頭，說出臨終聖事的禱詞。五年前，他就是在山坡上對里波屍體說了同樣的祝福。

第十五章：代言

「人類」：為什麼從來沒有其他人類過來看我們？

米洛：只有我們被允許穿過柵門。

「人類」：你們為什麼不直接爬過柵欄？

米洛：難道你們沒摸過柵欄嗎？（「人類」沒回答。）摸到柵欄會非常疼痛。想爬過柵欄就像是身體所有地方同時承受最糟糕的傷害。

「人類」：那真蠢。柵欄兩邊不是都有草嗎？

——烏婉達·庫恩哈塔·費加拉·慕康比，對話抄本，103:0:1970:1:1:5

當柏絲昆雅市長爬上階梯，前往佩瑞格諾主教在大教堂的私人辦公室時，太陽離地平線只剩一小時距離了。克里斯多恩閣下與克麗絲塔女士已經等在那裡，面色凝重；不過，佩瑞格諾主教反倒暗地欣喜，他一向喜愛讓神蹟鎮的所有政治跟宗教領袖聚在他的聖殿下，儘管召開這次會議的人是柏絲昆雅，而且她之所以選擇在大教堂，是因為只有她才有飛行車。佩瑞格諾喜歡自己不知如何變成露西坦尼亞領導人的感覺。好吧，等到會議結束時，他們就會了解房間裡的任何人都當不成什麼老大了。

柏絲昆雅對所有人致意，不過沒坐在主教提供的椅子上，反而坐在佩瑞格諾的終端機前面，登入並執行她準備好的程式。終端機上的空中浮現好幾層小小的方塊；最上面那層僅有幾個。大多層的方塊都多很多，而從最上面開始超過一半的層的方塊是紅的，其他則是藍的。

「真好看啊。」佩瑞格諾主教說。

柏絲昆雅看克里斯多恩閣下。「您認得這個模型嗎？」

他搖頭。「但我想我知道這場會議的目的。」

克麗絲塔女士在椅子上傾身。「我們有安全的地方能藏我們想留著的東西嗎？」

佩瑞格諾主教蠻不在乎的自娛感從臉上消失。「看來我**不知道**這次會議用意何在。」

柏絲昆雅在凳子上轉身，面對主教。「我被指派為露西坦尼亞這個新殖民地的首長時還非常年輕。被選上可是有很大的榮譽跟信任。我自幼就研究社群政府和社會系統，我在波多星⁴⁷的短暫生涯也做得很不錯。議會顯然沒發現到我那時已經心生懷疑、會欺瞞以及盲目愛自己的星球。」

「我們都已經頗為欣賞您這些美德。」佩瑞格諾主教說。

柏絲昆雅笑了。「我的盲目愛國心意味著露西坦尼亞殖民地一屬於我之後，我對露西坦尼亞利益的忠誠就變得遠高於百大世界或星程議會。我的欺瞞則表現得正好相反，使議會相信我一向

⁴⁷ Oporto或Porto(即港口之意)，葡萄牙北部港口大城。

把議會的利益擺在最優先。而我的懷疑則令我相信，議會不太可能會給露西坦尼亞任何近似於和百大世界的獨立跟對等地位。」

「當然不會，」佩瑞格諾主教說。「我們只是個殖民地。」

「我們不是殖民地，」柏絲昆雅說。「我們只是個實驗。我查過我們的許可、殖民執照跟所有相關的議會命令，結果我發現一般的隱私法律並不適用於我們。我發現議會委員會有絕對權力存取露西坦尼亞所有人跟機構的所有記憶體檔案。」

主教開始面露怒色。「妳是說委員會有權看教會的機密檔案？」

「啊，」柏絲昆雅說。「另一個盲目愛國者同胞。」

「天主教會在星程法典下可是有些權利的。」

「別對**我**發脾氣。」

「妳沒跟我說過。」

「我要是告訴你，你就會提出抗議，他們則會假裝讓步，然後我就不能做我這事了。」

「做什麼事？」

「這個程式。它會監測露西坦尼亞殖民地裡所有透過即時通存取檔案的連線。」

克里斯多恩閣下輕聲發笑。「妳不應該這麼做的。」

「我知道。就像我說的，我有許多祕密管道。但我的程式一直沒找到任何主要入侵——當然，每次豬人殺死我們的異星種族學家後，就有人讀了幾個檔案，不過這在預料之中——但都沒什麼重要。直到四天前。」

「亡靈代言人來的時候。」佩瑞格諾主教說。

柏絲昆雅感到有趣，因為主教顯然把代言人的抵達日期當成重大日子，所以馬上就想到這種關聯。「三天前，」柏絲昆雅說。「有人透過即時通進行非抹消性的掃描，遵循了有趣的模式。」她轉回終端機，改變顯示結果。現在圖案顯示存取主要都在高層，並只侷限在畫面的其中一塊。「它存取了所有跟神蹟鎮異星種族學家、異星生物學家有關的資料。它忽略所有保全系統，彷彿根本不存在似的，他們的科學發現跟個人隱私都無一倖免。而且是的，佩瑞格諾主教，我相信這跟代理人有關。」

「想當然**他**在星程議會沒有職權吧。」主教說。

克里斯多恩閣下睿智地點頭。「聖安傑洛曾寫到——我是說他的私人日記，只有心靈之子的成員才讀過——」

主教狂喜地看他。「所以心靈之子修會的**確**握有聖安傑洛的祕密！」

「不是祕密，」克麗絲塔女士說。「只是很無聊。誰都能讀那份日記，但是只有我們會讀。」

「他提到，」克里斯多恩閣下說。「代理人安德魯比我們認識的任何人都老，甚至超過星程議會的歷史，而且他以自己的方式而言說不定比議會還強大。」

佩瑞格諾主教哼了聲。「他只是個年輕人，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呢。」

「你們這些愚蠢的對手在浪費時間，」柏絲昆雅厲聲說。「我為了緊急理由而召開這會議。為了對**你們**好，我已經為了露西坦尼亞政府的利益而採取行動。」

其他人沉默下來。

柏絲昆雅把終端機恢復成原本的畫面。「今天早上程式警告了我第二次。又一次有系統的即時通存取，只不過這次跟三天前的選擇性、非抹消性存取不同。這回入侵者用資料傳輸速度讀取一切，這意味著我們的檔案正被複製到其他星球的電腦上。接著目錄會被修改，如此一來只消用個以即時通啟動的指令，就能徹底抹去我們電腦記憶體內的所有檔案。」

柏絲昆雅看見佩瑞格諾主教很驚訝——而心靈之子的成員則否。

「為什麼？」佩瑞格諾主教說。「刪掉我們所有的檔案——他們對付一個反叛的國家或星球才會這樣，他們是想要毀掉這個地方，還有——」

「我發現，」柏絲昆雅對心靈之子的成員說。「你們也擁有疑心與盲目的愛國心。」

「恐怕範圍比不上您，」克里斯多恩閣下說。「但我們也偵測到了入侵。我們當然複製了所有記錄——所費不貲——拷貝到其他世界的心靈之子修會，他們會在我們的檔案被刪掉以後試著復原。不過，要是我們被當成叛變的殖民地，我不認為他們會允許我們復原檔案。所以我們也把最重要的資訊列印成紙本。我們不能寄望印出所有東西，但我們認為能印出足夠的部分來使用，這樣我們的工作才不會被完全毀掉。」

「你們早就知情？」主教說。「你們卻沒告訴我？」

「請見諒，佩瑞格諾主教，但我們沒想到您自己會沒注意到入侵。」

「你們也不相信我們有任何工作重要到應該列印保存下來！」

「夠了！」柏絲昆雅市長說。「列印版只救得了滄海一粟——露西坦尼亞上沒有夠多印表機，對於解決問題不痛不癢。我們甚至連維持基本民生服務都沒辦法。我認為他們複製檔案完畢、能刪光我們的檔案前只剩不到一小時。就算我們從今天早上開始，也就是入侵開始的時候，我們也印不完日常檔案的十萬分之一。我們注定會變得脆弱和無法生存。」

「所以我們無能為力。」主教說。

「不。但我想對你們表情情況有多糟糕，這樣你們才會接受唯一的退路。這會讓你們非常不悅。」

「這我毫無疑問。」佩瑞格諾主教說。

「一個小時前，我在努力鑽研，試著找有沒有任何檔案能倖免於攻擊時，我發現有個人的檔案被完全略過了。起初我以為是因為他是法林者，但理由其實更微妙。亡靈代言人在露西坦尼亞的電腦記憶體裡**沒有**檔案。」

「完全沒有？不可能。」克麗絲塔女士說。

「他在星程議會面前是隱形人。若議會對露西坦尼亞的所有資料傳輸下達禁令，他的檔案仍然能存取，因為電腦不把他的存取視為資料傳輸。那些檔案是原始版本——只是不在露西坦尼亞的記憶體裡。」

「妳是在說，」佩瑞格諾主教說。「我們應該把我們最機密跟最重要的檔案，用**訊息**的方式傳給——傳給那個無法無天的異教徒？」

「我現在告訴你，我已經這麼做了。最重要跟最敏感政府檔案已經幾乎傳完了，用最高優先和本地流速傳輸，所以比議會的複製快很多。我給你們機會做同樣的事，用我的最高權限，這

樣就能優先運用本地其他電腦。如果你們不想做，也沒關係——我就用我的層級傳送第二批政府檔案。」

「但這樣的話他就能看到我們的檔案。」主教說。

「對，他可以。」

克里斯多恩閣下搖頭。「如果你請他不要看，他就不會。」

「你跟小孩一樣天真，」佩瑞格諾主教說。「我們甚至沒有辦法逼他把資料還給我們。」

柏絲昆雅點頭。「沒錯。他會擁有我們手上最重要的一切，而且能自行決定是否歸還給我們。但我跟克里斯多恩閣下一樣相信他是個好人，而且會在我們需要時出手相助。」

克麗絲塔女士起身。「對不起，」她說。「我想立刻開始轉移重要檔案。」

柏絲昆雅轉向主教的終端機，登入自己的高優先模式。「只要輸入你想傳給代言人安德魯訊息列的檔案級別就行了。我假設妳已經替檔案設定過優先度，因為妳已經在列印它們。」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克里斯多恩閣下問。克麗絲塔女士已經開始瘋狂敲著鍵盤。

「時間在這裡，最上面。」柏絲昆雅用手伸入全象顯示畫面，觸摸正在倒數的數字。

「不必把我們已經印下來的傳過去，」克里斯多恩閣下說。「我們還是可以把它們重新打進電腦。反正數量少得可憐。」

柏絲昆雅轉向主教。「我知道這對你很不容易。」

主教嘲弄地大笑一聲。「哈！的確不容易。」

「希望您在拒絕前能再三考慮——」

「拒絕！」主教說。「妳以為我是笨蛋嗎？也許我厭惡這些搞假宗教、褻瀆的亡靈代言人，但這是上帝讓我們唯一能保存教會珍貴檔案的出路，要是我出於自尊心不用它，我就是天主的差勁僕人。我們的檔案還沒分類，可能得花幾分鐘，但我相信心靈之子修會會留給我足夠的傳輸時間。」

「你最多需要多久？」克里斯多恩閣下問。

「不多。我想頂多十分鐘吧。」

柏絲昆雅很訝異，不過也感到高興。她本來怕主教會堅持搶在心靈之子之前複製所有檔案——變成另一個讓主教職位凌駕修道院的嘗試。

「謝謝您。」克里斯多恩閣下說，親吻佩瑞格諾對他伸出的手。

主教冷酷地看柏絲昆雅。「不必感到驚訝，柏絲昆雅市長。心靈之子修會負責本星的所有知識，所以他們更倚賴這星球上的機器。聖母教會打交道的是聖靈，所以我們對公共記憶體的使用僅限於神職用途。至於聖經——既然我們非常食古不化，我們在大教堂仍藏有數十本皮革裝訂書。星程議會休想從我們身上偷走上帝的話語。」他微笑——想當然是惡毒的笑。柏絲昆雅則愉快地報以微笑。

「我有個小問題，」克里斯多恩閣下說。「等我們的檔案被摧毀、然後我們把它們從代言人那邊複製回來之後，要怎樣才能阻止議會再做一次呢？怎樣才能阻止他們故技重施？」

「這很難說，」柏絲昆雅說。「我們的作為取決於議會想做什麼。也許他們不會真的抹掉所有檔案。也許他們在這次的實力展示結束後就會馬上恢復最重要的資料。既然我不曉得他們為什

麼懲罰我們，我怎麼猜得到這會發展到哪種地步？要是他們留給我們保持忠誠的空間，我們就必須開放自己接受日後的可能懲戒。」

「但是，假如他們為了某種原因，決定把我們當成反叛者處置呢？」

「嗯，如果情況很糟，我們可以把一切複製回本地記憶體——然後切斷即時通。」

「上帝救救我們，」克麗絲塔女士說。「那樣的話，我們就真的孤立無援了。」

佩瑞格諾主教面露惱怒。「多荒唐的點子啊，德泰絲塔·歐·皮卡鐸修女。還是妳真認為耶穌基督得仰賴即時通？議會有權力讓聖靈噤聲？」

克麗絲塔女士羞紅臉，繼續操作終端機。

主教的祕書給他一張紙，上面列著檔案清單。「你可以把我的私人信件從名單拿掉，」主教說。「我的訊息都已經發了。我們就讓教會決定我的信件是否值得保存；它們對我沒有價值。」

「主教準備好了。」克里斯多恩閣下說。他的妻子立刻從終端機前面站起來，換主教密書坐下。

「順帶一提，」柏絲昆雅說。「我想你們會想要知道。代言人宣布，他今天傍晚會在廣場替馬可斯·馬利亞·瑞貝拉代言。」柏絲昆雅看手錶。「其實就在不久之後。」

「妳，」主教酸溜溜地說。「何以認為我會在乎這件事？」

「我以為您也許想派個代表出席。」

「多謝您告訴我們，」克里斯多恩閣下說。「我想我會參加。我想聽聽看這位替聖安傑洛代言過的男人的亡靈代言。」他面對主教。「假如您想要，我能把他說的内容回報給您。」

主教往後靠，冷冷微笑。「謝謝，但我會派個人到場。」

柏絲昆雅離開主教辦公室，噤噤走下階梯和走出大教堂的門。她現在得回自己的房間去，因為不論議會在打什麼算盤，收到訊息的人一定會是柏絲昆雅。

她沒有跟宗教領袖們討論最後一部分，因為那實在不關他們的事；但她非常清楚，起碼心裡有個底，議會到底為何要這樣。賦予議會有權把露西坦尼亞當成反叛殖民地對待的法規，都跟與豬人接觸的規則綁在一起。

很顯然，異星種族學家們做了某件錯到極點的事。既然柏絲昆雅沒聽說任何違法情結，那麼一定是某種大到能被衛星照出來的證據，而衛星是唯一由議會直接控制、無需由柏絲昆雅經手的監視裝置。柏絲昆雅試著想像米洛跟烏婉達可能做了什麼——引發森林大火？砍倒樹木？跟豬人部族發動戰爭？她能想到的事情都極度荒謬。

她嘗試聯絡他們，好質詢他們，但想當然他們已經離開了，毫無疑問穿過柵門到森林裡去了，繼續做著可能會將露西坦尼亞殖民地推向滅亡的同樣行為。柏絲昆雅不斷提醒自己，他們還年輕，有可能只是青少年的荒謬過錯。

但是他們沒有那麼年輕，而且還是殖民地許多聰明人裡最傑出的兩人。還好遵從星程法典的政府禁止擁有任何可用於拷打的處罰工具。有生以來第一次，柏絲昆雅覺得好憤怒，真想使用這種東西。我不曉得你們認為自己在做什麼，米洛與烏婉達，我也不曉得你們做了什麼；但無論你們的目的為何，整個社群都將為之付出代價。要是世間還有某種正義存在，我一定會逼你們償罪。

許多人都說他們不會來聽任何代言——畢竟他們都是循規蹈矩的天主教徒，不是嗎？難道主教沒有告訴他們，代言人是用撒旦的聲音講話嗎？

但在代言人抵達以後，其他事情也悄悄傳開來。大多數是謠言，不過神蹟鎮不大，謠言自然是枯燥生活的調味醬；而且謠言只有被人相信才會有價值。所以人們相傳，馬可溫的小女兒奇瓦菀在父親死後沉默寡言，現在在學校裡卻變得太多話，害自己惹上麻煩。而沒有禮貌、有雙可怕金屬眼的歐亞德，聽說突然變得愉快又興奮，甚至可說是狂熱。謠言開始暗示代言人不知如何有治癒之手，而且有雙邪惡之眼，他的祝福能令你完整，詛咒則能奪你性命，其言語會令你服服貼貼。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聽到這些，就算聽到了也不全相信，但是從代言人抵達、直到替馬可斯·馬利亞·瑞貝拉之死代言的傍晚的這四天內，神蹟鎮社群在毫無正式宣布下一致決定要來聽代言，看看代言人會說什麼，不管主教有沒有叫他們躲遠點。

其實，這也是主教自己的錯。他站在自己的優越觀點，認為把代言人安德魯喊成撒旦，就能使他和主教與所有良好的天主教徒形成最遙遠的極端。但對於那些沒那麼精通神學的人而言，撒旦固然可怕又強大，可是上帝亦然。他們能懂主教所提的善惡整體，但是他們卻對強弱的整體更感興趣——這才是他們每天會相處的東西。在這個閉鎖整體裡，他們是弱的一方，上帝、撒旦及主教則是強的一方。既然主教把代言人拉到平起平坐的位置，視他為有力量之人，人們因而準備好相信謠傳中所暗示的奇蹟。

所以即使代言只提前一個小時宣布，廣場卻擠滿了人，人們聚在廣場的屋子與房舍前面，還有長滿草的街巷內。柏絲昆雅市長依照法律規定，提供代言人她在少數公共會議會使用的簡單麥克風。人們面向代言人將站立的講台，然後轉頭看有誰也來了。大家都出席了：當然有馬可溫的家人，當然有市長，不過也有克里斯多恩閣下和克麗絲塔女士，以及許多來自大教堂、身著長袍的神父，和奈弗歐醫師、派波的老遺孀兼圖書館員康西嘉、里波的遺孀布辛妮雅及其子女。人們也謠傳說，代言人今天並會替派波與里波之死代言。

等到代言人終於踏上講台時，一個傳言掃遍廣場：佩瑞格諾主教也在場。他沒有穿法服，僅穿著簡單的神父袍。他本人也來這裡聽代言人的褻瀆言詞！許多神蹟鎮的市民都為此感到興奮萬分。主教會站起來，施展神蹟似地擊潰撒旦嗎？他們能否親眼目睹只存在於聖約翰《啟示錄》裡的善惡大戰？

接著代言人站在麥克風前面，等大家安靜下來。他身材很高，依然年輕，但蒼白的膚色跟數千張露西坦尼亞人的棕臉龐比起來顯得病懨懨的。他們安靜下來了，他也就開口說話。

「人們喊他三種名字。第一個寫在官方記錄裡：馬可斯·馬利亞·瑞貝拉。還有他的官方記載，生於星程紀元一九二九年，卒於一九七〇年。他在鋼鐵鑄造廠工作，安全記錄完全良好，從未被捕過。有一位妻子與六個小孩。他是位模範市民，因為他不曾做過任何嚴重到會被記載在公共檔案裡的事。」

許多旁聽的人覺得有點不悅。他們期盼的是一場演說；可是代言人的嗓音卻毫無特色，用詞也沒有宗教演講的正式感。明白、簡單得幾乎像是閒話家常。只有少數人注意到，正是這種單純

令他的言語顯得完全可信。他並不是在用勝利感宣揚「真理」；他說的就是**事實**，那些你視為理所當然，所以根本不會質疑的故事。佩瑞格諾主教便是其中一個注意到的人，這樣令他很不安。代言人的確是個難纏的對手，光用聖壇前的烈火是打不退的。

「他的第二個名字是馬可溫，『大馬可斯』，因為他是個巨人，很年輕就長到成人的身高。他什麼時候就有兩公尺高了？十一歲嗎？至少十二歲時絕對有。他的體型和力量使他在鋼鐵鑄造廠裡很有用處，因為那兒的很多鋼材太小，大多數工作得直接用人力操作，力量能決定一切。人們的性命仰賴著馬可溫的力氣。」

在廣場上，鑄造廠的人們點點頭。他們都曾彼此吹噓，從來沒跟台上這位法林者無神論者交談過。很顯然當中有人告訴了代言人這些事，不過代言人沒有講錯，講出了他們記憶中的馬可溫，讓他們覺得很高興。他們每個人都暗地希望是自己跟代言人講了馬可溫的事；他們沒有猜到，代言人根本沒試過找他們交談。畢竟這麼多年來，安德魯·威金不必過問就能曉得許多內幕。

「他的第三個名字是可溫：『狗』。」

露西坦尼亞人心想，啊，這就對了。這就是我們會從亡靈代言人身上聽見的話。他們對死者都毫無敬意、禮貌可言。

「當你們得知他的妻子娜明雅多了一個黑眼圈，走路一跛一跛，臀部也多縫了幾針時，你們就選擇這樣叫他。他居然對她這樣，簡直禽獸不如。」

他竟敢這麼說！那人已經**死了**欸！可是在怒氣底下，露西坦尼亞人卻為了不同的原因感到不安。他們幾乎所有人都記得曾經說過或聽過相同的話。代言人真不明智，居然當著眾人的面把他們在馬可溫還活著時講過的話重述一次。

「雖然你們並沒有人喜歡娜明雅，那位冷漠的女子也不曾對你們任何人道過早安。但她個頭比他小，又是他那些孩子的母親，因此當他毆打她時，他就確實應該被人們喊作可溫。」

人們感到困窘，竊竊私語。坐在娜明雅附近草坪上的人瞥她一眼，然後很快轉開頭，想看到她有何反應，但又不安地發現代言人是對的。他們真的不喜歡她，曾經害怕和憐憫過她。

「告訴我，這就是你們認識的那個男人嗎？他比任何人在酒吧待得更久，卻從來沒有在那裡交過朋友，甚至沒有志同道合的酒友。你們甚至不曉得他究竟喝了多少。他喝酒前總是乖戾跟脾氣暴躁，喝到暈過去之前也一樣——沒有人看得出兩者的差別。你們從來沒聽過他有朋友，也沒有人看到他踏進房間時會覺得高興。這就是你們大多數人認識的那位男人：可溫，連個人都算不上。」

不對，他們心想。他是個人。這時代言人一開始的無禮所引發的震驚已經褪去；他們開始習慣，曉得代言人並不打算美化故事的任何細節。不過他們依舊不安；因為演說帶著一絲諷刺，卻不是來自他的聲音，而是字句本身。「連個人都算不上。」代言人如是說。但馬可溫**當然是**人。他們也隱約了解到，代言人儘管懂他們的想法，卻不見得同意。

「其他少數人，來自工廠區鑄造廠的人們，知道他是個能信賴的有力幫手。他們知道他從不誇大自己的能力，永遠言出必行，可以倚賴他。所以在鑄造場的高牆裡，他得到了同事們的尊敬。但等你走出廠房大門後，你就會跟其他人一樣對待他——忽略他的存在，幾乎不去想他。」

諷刺感說出來了。雖然代言人的聲音毫無暗示，依舊是剛開始時那種平鋪直述的口吻——那

些曾與馬可溫共事過的人都感覺到了意在不語中的控訴。我們不應該像以前那樣忽略他的。要是他在鑄造廠裡面有用處，那麼我們也應該在外頭尊敬他才是。

「你們有些人亦曉得一些你們從不談論的事。你們知道你們早在他應得這種稱呼之前，就給了他可溫這個名字。你們當時只有十、十一或十二歲，還只是小孩子。他長得太高，令讓你們羞於待在他身邊。你們也會害怕，因為他使你們感到無助。」

克里斯多恩閣下對妻子低語：「人們來尋求八卦，他卻給了他們承擔。」

「因此你們對待他的方式，就像人類對付比他們更高、更大的事物那樣，」代言人說。「你們選擇聯手，如一群獵人嘗試殺死長毛象，像鬥牛士們試圖削弱一頭巨牛的力量和殺死牠。刺激他、嘲笑牠、玩弄牠，把牠耍得團團轉，讓牠猜不到下一擊來自何處。用會斷裂的倒鉤刺牠的皮膚，用痛苦令他變弱，把牠逼得抓狂。因為牠就算個頭大，**你們還是能逼牠就範**。你們能讓牠尖叫、令牠狂奔、使牠流淚。看到了沒？牠到頭來仍比你們更弱。」

伊菴很生氣。她本來指望他能控訴馬可溫的罪過，而不是替他辯護。只因為他有不好過的童年，這不表示他有理由能隨意毆打母親！

「但是這點不能怪你們。你們當時還小，而孩童不懂自己會做出殘酷之事。你們如今不會再這麼做了，但我現在已經提醒了你們，你們就能輕易看見答案：你們喊他是隻狗，所以他就變成了狗，終其一生皆如此。他傷害無辜之人，毆打他的妻子，對兒子米洛講出好殘暴辱人的話，讓那男孩從家中奪門而出。他用你們對待他的方式處事，變成你們要求他變成的那個東西。」

佩瑞格諾主教心想，那麼你就是個傻瓜。要是人們只會用別人對待他們的方式反應，那麼就沒人能替任何事負責了。若你的罪不是出於自己的抉擇，你又要如何懺悔？

彷彿聽見主教無聲的爭論，代言人舉起手，掃開自己的話。「只是這個簡單的答案並不是真的。你們的折磨沒有讓他變得暴力——只使他變得不快樂。而當你們放棄折磨他時，他也就放棄了對你們的恨。他沒有承擔怨恨；他的怒氣平息了，轉為疑心。他知道你們嫌棄他；他學會如何不靠你們獨自生活，活在平靜當中。」

代言人停了一陣子，然後回答眾人無聲詢問的問題。「那麼，他是如何變成你們認識的那位殘酷男人呢？請想一下。是誰嚐到他的殘暴？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女。有些人毆打妻兒，是因為他們渴求權力，卻太弱或太笨而無法在世界裡贏得這種東西。無助的妻子跟孩子們出於需要、慣例——以及最殘酷的原因，愛情——而依附在這樣的男子底下，他們就是他強得能統治的唯一受害者。」

就是這樣，伊菴心想，偷偷看一眼母親。我要聽的就是這個。所以我才要求他替父親代言。

「有許多男人是這種人，」代言人說。「但馬可斯·瑞貝拉並不算在內。再想一下。你們曾聽說他打過自己的哪個孩子嗎？有嗎？你們跟他共事過的人——他可曾強迫你們順從他的意志嗎？他會在事情不如意時心生怨恨嗎？馬可溫並非軟弱和邪惡的人。他是個堅強的男人，他不要權力，而是要愛。不是控制，而是忠誠。」

佩瑞格諾主教無情地微笑，像是一位決鬥者對厲害的對手致敬。你走的路很迂迴，代言人，在真相旁邊繞圈、頻頻出虛招——等你真正出手時，你就會瞄準致命地帶。人們是來追尋娛樂的；但他們是你的獵物，你會一劍刺穿他們的心。

「你們有些人會記得一件事，」代言人說。「那時馬可斯或許十三歲，跟你們同齡。你們在學校後面的山坡草地挑釁他，比平時更猛烈攻擊他。你們用石頭威脅他，拿卡賓葉抽打他。你們讓他流了點血，他卻忍住了，試圖避開你們和請你們住手。接著你們當中一個人用力打他的肚子，這帶來的痛苦遠遠超乎你們想像，因為他當時已經罹患了總有一天會殺死他的疾病；他還不太習慣自己的脆弱和疼痛，對他而言感覺像死亡。他被你們逼到牆角，被你們折騰得無法承受。所以他還以顏色，出手攻擊你們。」

在場半打男子心想：他怎麼會知道的？那是好久以前了。是誰告訴他的？那不過是失控罷了。我們根本沒打算怎樣，但當他的手臂揮出來時，他巨大拳頭的威力就跟卡布拉羊踢人一樣——他想要打傷我——

「當時倒下的很可能是你們其中一人。你們那時發現他遠比你們害怕的還要強壯，不過真正嚇壞你們的地方在於，你們完全清楚自己應該得到什麼報應。所以你們找了幫手。等老師們趕過來時，他們看到了什麼？一個小男孩倒在地上，邊哭邊流血，旁邊站著一位成人體型、身上只有少數擦傷的男孩，直說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其他半打孩子們則說他剛才打了他，毫無緣故就想打死他。我們試過阻止他，但是可溫太大隻了。他老是欺負小孩子們。」

小葛利格聽故事聽得入神。「Mentirosos!」他大叫。他們說謊！附近幾個人咯咯笑了。奇瓦菈噓聲要他安靜。

「好多證人啊，」代言人說。「老師們只得相信指控，直到一位女孩挺身站出來，冷酷地報告說她看見了整件事：馬可斯是在保護自己，抵抗一群男孩無憑無據、惡毒又傷人的攻擊，他們更像cães，像狗，所作所為比馬可斯·瑞貝拉更惡劣。她的故事馬上就被接受為事實。畢竟，她可是聖徒夫婦的女兒。」

葛利格睜大眼看著母親，然後跳起來對身邊的人們喊道：「A mamãe o libertou!」（是媽咪救了他！）人們大笑，轉過身看娜明雅。只是她保持面無表情，拒絕接受人們對她兒子的短暫關愛。他們重新撇開目光，感到不悅。

「娜明雅，」代言人說。「她冷酷的舉止跟聰慧的才智，使得她跟馬可溫一樣是人群中的被拋棄者。你們沒有人記得她可曾對任何人有過友好之舉。結果她卻出現了，救了馬可溫。但是你們曉得真相：她不是要救馬可溫——而是為了阻止你們得逞。」

那些方才對娜明雅展現友好而遭拒的人們點頭，會意地微笑。這就是娜明雅女士啊，異星生物學家，好到我們其餘人都無法承受。

「馬可斯卻並不這麼想。他被人喊成禽獸太多次，自己幾乎也信了。娜明雅以同情對待他，把他當個人看。一位美麗又聰穎的女孩，神聖的聖徒夫婦的女兒，總是冷漠得有如女神，居然下凡來祝福他、實現了他的祈禱。他崇拜她。六年後他娶了她。這不是個很浪漫的故事嗎？」

伊菈看米洛，對方對她揚起一邊眉毛。「差點就讓你喜歡愛上那老混帳了，是不是？」米洛酸溜溜地說。

在一陣好漫長的沉默後，代言人的聲音突然更大聲地湧出來，嚇著了他們，使他們甦醒過來。「那他為什麼後來會恨她，毆打她和嫌棄他們的孩子呢？這位堅強、聰明的女子又為何甘願忍受？她大可在任何時間停止婚姻。教會不准許離婚，但總是可以分居，她也不會是神蹟鎮裡第

一個離開丈夫的人。她大可帶著受難的孩子們離開他。然而她**留下來了**。市長與主教都**建議過**要她離開丈夫，她卻叫他們下地獄去。」

許多露西坦尼亞人哈哈大笑；他們能想像口風死緊的娜明雅痛斥主教本人，還壓倒了柏絲昆雅。他們或許不怎麼喜歡娜明雅，但娜明雅卻是神蹟鎮裡唯一能藐視權威而全身而退的人。

主教能記得超過十年前在他房間裡的那段情景。娜明雅的用字跟代言人引述的不太一樣，但效果幾乎一樣。可是當時沒有別人在場，他也沒告訴過任何人。代言人是什麼人，又怎麼會知曉這麼多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

待笑聲散去，代言人繼續說。「在這個令他們憎恨的婚姻裡，有樣東西將他們約束在一塊。就是馬可溫的病。」

他的嗓音轉柔。露西坦尼亞人豎起耳朵聽。

「這種病打從他在娘胎裡就影響了他的一生。他父母給他的基因以這種方式組合，使得他從青春期開始，腺體細胞就會持續轉為脂質組織，奈弗歐醫師比我更適合告訴你們這種轉變過程。馬可溫自幼就曉得他有這項疾病；他的父母在死於德斯科拉達前早就知道，加斯托與西坦在替露西坦尼亞的所有人類做基因檢驗時也發現了。但**他們**都死了。唯一依然曉得的人，就是繼承異星生物學檔案的人——娜明雅。」

奈弗歐醫師面露不解。要是娜明雅在結婚之前就曉得這點，她想必知道大多數罹患這種疾病的人已經不孕了吧。那她為何還要嫁給他，明知他無法生育孩子呢？接著他突然想通了早該想到的事：馬可溫的病史**並非**那種病的罕見例外。根本就沒有例外。奈弗歐臉發紅；代言人即將告訴他們的事讓人不敢相信。

「娜明雅很清楚馬可溫快死了，」代言人說。「她在嫁給他之前，已經知道他完全不孕。」

這句話花了些時間才被眾人領會過來。伊菈感覺全身器官好像溶解了；她不必轉頭就知道米洛已經僵住，臉色發白。

代言人繼續說，不理會觀眾傳出的低語。「我看過基因掃描報告。馬可斯·馬利亞·瑞貝拉從來沒有生過小孩。他的妻子生了孩子，但是卻不是他的，而他們兩人都曉得這點。這是他們結婚時就協議好的。」

低語轉為喃喃聲、咕噥聲轉成抱怨，而當騷動達到頂點時，昆恩跳起來對代言人大吼跟尖叫：「我母親才不是姦婦！你敢叫她妓女，我就殺了你！」

他的話懸在一陣沉默中。代言人沒回答，只是等著，眼神不曾離開昆恩怒氣沖天的臉龐。最後昆恩才意識到，他耳邊繚繞的指控並不是代言人說的，而是他自己。他動搖了，注視坐在身邊地上的母親，對方不再僵住身子，反而稍微垂頭喪氣、看著雙手顫抖地落在大腿上。「告訴他們，母親。」昆恩說，聲音聽來比自己希望的更加哀求。

娜明雅沒回答，隻字未吐，也沒有看兒子。要是昆恩沒有那麼了解，他會以為她顫抖的手代表了懺悔，表示她感到**羞恥**，彷彿代言人說的的確是真的，而昆恩若問上帝的話，祂也會這麼回答。他記得馬提伍神父解釋過地獄的折磨：主唾棄通姦者，因為他們蔑視祂與他們分享的創造力量，其內心的良善連阿米巴變形蟲都比不上。昆恩嚐到嘴裡有膽汁。代言人說的是真的。

「Mamãe, (老媽,)」他嘲弄著大聲說。「Quem fôde p'ra fazer-me? (妳是跟誰上床才生下

我的？）」

眾人倒抽一口氣。歐亞德立刻跳起來，握緊雙拳，但娜明雅此時做出反應了，伸手彷彿想阻止歐亞德攻擊兄弟。昆恩幾乎沒察覺到歐亞德想保護母親的舉動；他滿腦都是米洛無法去想的那件事。但米洛也曉得那是真的。

昆恩深深吸氣，然後轉身，一時悵然若失。接著他穿過人群走掉，沒有人跟他說話，但所有人都望著他離去。假如娜明雅否認指控，他們會相信她，轉而圍攻代言人拿這種罪名加諸於聖徒夫婦的女兒；只是她沒有否認。她聽著自己的兒子汙穢地指控她，卻什麼也沒說——這件事是真的。此刻他們都著迷地聽著，只有少數人真心感到憂慮。人們只想知道娜明雅的孩子們的父親是誰。

代言人靜靜地繼續他的故事。「娜明雅在父母雙亡之後，以及孩子們出生之前，娜明雅只愛著兩個人。派波是她的第二個父親，娜明雅將她的人生寄託給他；短短幾年裡，她嚐到了擁有家庭的真正意義。然後他死了，而娜明雅相信是自己害死了他。」

坐在娜明雅一家附近的人們看見奇瓦菈跪在伊菈面前，問她說：「昆恩為什麼那麼生氣呀？」

伊菈輕聲回答：「因為爹地不是我們真正的父親。」

「喔，」奇瓦菈說。「所以我們現在的父親是代言人了嗎？」她的聲音滿懷希望。伊菈要她安靜。

「派波過世的那晚，」代言人說。「娜明雅給他看了她發現的某樣東西，跟德斯科拉達病毒，以及它對露西坦尼亞動植物的影響有關。派波在她的成果裡看出的東西比她更多；他衝去森林裡豬人等待的地方，或許是告訴他們他剛發現了什麼。也許派波和娜明雅只是用猜的。但是娜明雅責怪自己，怪她把一個豬人願意殺人滅口的祕密拿給他看。」

「想彌補她造的孽太遲了，但她能阻止事情重演。因此她鎖住所有跟德斯科拉達瘟疫相關、還有那晚給派波看過的檔案。她知道誰會想看那些東西：里波，新任的賽納德。要是派波對她形同父親，里波就是她的兄弟，而且甚至不只如此。承受派波之死已經夠難了；里波的死自然會對她打擊更大。他要求過看檔案。他堅持要看它們；她說過她絕對不會讓他看。」

「兩人都曉得那樣意味著什麼：如果他娶了她，他便能除去檔案的保護。他們是如此瘋狂相愛，比以往更需要彼此陪伴，可是娜明雅卻不能嫁給他。他永遠不會保證不去讀檔案，就算保證了也無法遵守。他當然想要知道父親看到了什麼。他也會因此喪命。」

「拒絕嫁給他是一回事，但沒有他而苟活又是另一樣。所以她沒有真的離開他。她跟馬可溫達成協議；她會遵從法律與他結婚，但她真正的丈夫與孩子們的父親，則會是里波。」

里波的遺孀布辛妮雅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淚水從臉上汨汨流下，哭喊著：「*Mentira, mentira.*」謊話，都是謊話。但她的痛哭並非出於憤怒，卻是因為悲痛；她得再次替自己失去丈夫而哀悼。她的三位女兒扶著她離開廣場。

待她離去後，代言人柔聲繼續說。「里波知道他在傷害妻子布辛妮雅跟他們的四個女兒。他痛恨自己所做的事，他也嘗試避開。他成功了幾個月，有時是幾年。娜明雅也試過，拒絕看他，甚至不跟他講話，禁止孩子們提到他。然後里波認為他堅強得能再見她，不致落回過去的戀情。」

娜明雅跟永遠比不上里波的丈夫在一起，自然也感到寂寞。他們從來沒有假裝他們做的事有任何好處；他們只是沒辦法離開彼此太久。」

正被帶開的布辛妮雅也聽見了這些話。當然，這現在對她稱不上什麼安慰，不過佩瑞格諾主教看著她離開時，他發現代言人給她的其實是份贈禮。她是代言人口中殘酷真相底下最無辜的受害者，然而他沒有只留給她一片廢墟；他給了她一個辦法，接受她丈夫之所以這麼做的理解。代言人是告訴她，這不是妳的錯——妳做什麼都不能阻止它。失敗的是你的丈夫，不是妳。主教無聲祈禱，神聖的聖母啊，讓布辛妮雅聽見他說的話，並且相信他吧。

里波的遺孀並非唯一哭泣的人。看她離去的數百雙眼睛同樣盈滿了淚水。一開始得知娜明雅外遇，這點雖令人震驚，但美味無窮：原來這位心如鋼鐵的女子也有缺點啊，使她不比別人好到哪去。但是得知里波也有相同的缺陷，卻令人難受。人人都愛戴他。他的大方、善良與智慧深受人們崇敬，他們不想知道那全是掩飾的面具。

所以當代言人重新提醒他們，他今天代言的主題不是里波之死時，人們便覺得很訝異。「馬可斯·瑞貝拉為何甘願如此？娜明雅以為是他想要妻子跟擁有兒女的假象，藉此抹去他在社區裡的恥辱。這是一部份原因。但是他娶她的最主要理由是因為他愛她。他從不寄望她會回報相同的愛，因為他崇拜她，她是個女神，他曉得自己身染惡疾，是頭骯髒、應受鄙視的野獸。他知道她沒辦法崇拜他，甚至愛他。他希望她總有一天或許會感受到一些**愛慕**，或許會產生一些——忠誠。」

代言人低下頭一會兒。露西坦尼亞的人們聽見了他不必說出口的話：她從未忠誠過。

「每一個誕生的孩子，」代言人說。「都是另一個馬可斯失敗的證據，表示女神仍然認為他價值不夠。為什麼？他忠心耿耿，他從未對外暗示過哪個孩子不是他的。他不曾破壞過跟娜明雅的協議。難道他不值得一些回報嗎？當他痛打她、對米洛咆哮時，這就是他心中所想的念頭。」

米洛聽見了自己的名字，但卻不認得跟自己有何關聯。他與現實的連結比自己想像的還脆弱，今天給他的震驚也已經夠多了。豬人和樹木的那種不可能魔法；母親和里波是一對戀人；原本親近如自己身軀的烏婉達，突然被扯離他身邊，獨立出來成了另一個姊妹，跟伊菈與奇瓦菈一樣。米洛的眼睛沒有盯著草地；代言人的嗓音只是純粹的聲響，他聽不見字語的意義，僅有可怕的雜音。米洛曾請求這個聲音替里波之死代言，他以為請到的是個仁慈的人類主義信仰祭司，他怎麼知道前來的居然是原始的亡靈代言人本人，擁有能穿透一切的心靈和如此完美的理解能力？他事前不曉得，那張充滿同情的面具底下，卻其實藏著毀滅者安德，那位犯過人類最重罪過的神秘墮落天使路西法，決心不辜負自己的名聲活下去，只跟豬人相處了一小時，就推翻了派波、里波、烏婉達及米洛本人的畢生志業，外加其他人在將近五十年裡沒能發現到的實情，再用個單一無情的真相之刀劃開他跟烏婉達的關係。米洛聽到的就是這種嗓音，那殘酷可怕的嗓子。米洛緊緊抓著這聲音，試圖痛恨它，可是失敗了；因為他曉得他騙不了自己，他曉得安德是個毀滅者，然而安德摧毀的卻是幻象，而幻象必須死去不可。他得說出豬人的真相，以及我們自己的真相。不知如何，這位遠古的男子能夠看出事實，不會因此被蒙蔽雙眼或為之發瘋。我必須仔細聽這聲音，讓它的力量找到我，好讓我能注視光芒而不致死去。

「娜明雅知道自己是什麼人：一位通姦者與偽善者。她知道自己在傷害馬可溫、里波、她的

孩子們以及布辛妮雅。她知道她害死了里波。所以她強忍下去，甚至刺激馬可溫懲罰她。那是她應得的下場。無論馬可溫有多恨她，以及她有多麼恨自己，她的懲罰永遠都不夠。」

主教緩緩點頭。代言人做了件極為可怕的事，將這些祕密攤在社區面前。這些應該得在懺悔中說出來才對；但是佩瑞格諾也感受到了當中的力量，整個社群被迫了解他們過去自以為認識的人是什麼樣子，然後一再、再而三地重新發掘。故事每次的轉變也使他們重新認清自己，因為他們是故事的一部分，被這些人觸碰過一百、一千次，直到此刻才真正理解他們自己接觸過的人是誰。經歷這種事情讓人痛苦又害怕，但到頭來卻產生了有趣的心靈平靜。主教挨近祕書低聲說：「至少傳聞話再也沒好處了——根本沒剩下什麼祕密可說。」

「這故事裡的所有人都承擔了苦痛，」代言人說。「他們皆為自己所愛之人做出犧牲。每個人都對愛他們的人造成了極大的痛苦。至於你們——你們今天在這裡聽我說話，同樣製造了折磨。但是請記住這點：馬可溫的一生悲劇又殘酷，但他本來可在任何時候結束與娜明雅的約定。他選擇留下，想必是在裡頭尋得了些喜悅。還有娜明雅：她打破了維繫這個社群的上帝律法，並承擔了她的懲罰，教會要求的贖罪都比不上她加諸於己的報應那麼深。要是你們認為，她或許應該從你們手上得到一點殘酷對待，請在內心記住：她受這麼多罪，做了這一切僅僅是為了一個原因——讓豬人不會殺了里波。」

這段話令眾人的心都碎了。

歐亞德站起來走向母親，跪在她身邊，用手抱住她的肩膀。伊菈坐在她旁邊，卻縮在地上啜泣。奇瓦菈過來站在母親面前，敬畏地望著她；葛利格則將臉埋進娜明雅的大腿和哭泣，靠近他們的人都能聽見他的哭聲。「*Todo papai é morto. Não tenho nem papai.*」我的爹地們都死了。我沒有爹地了。

烏婉達站在巷口，也就是她在代言結束之前跟著母親離開的地方。她回頭想找米洛，但他已經走了。

安德站在講桌後面看娜明雅的家人，暗地希望能做些什麼撫慰他們的傷痛。代言結束後永遠會帶來痛苦，因為亡靈代言人不會做任何事美化真相。只是極少人的一生會如馬可溫、里波和娜明雅這樣充滿欺瞞；極少有代言會引發這麼多震撼，拋出這麼多資訊迫使人們修正跟他們認識的人、跟他們愛的人的關係。安德從抬頭注視他的臉龐就知道，他今天造成了極大的痛楚。他自己也感受到了，彷彿他們將自己受的難都傳給了他。布辛妮雅的反應是最出人意表的，但安德曉得她受的傷並非最深。真正的傷害在於米洛與烏婉達，他們本來以為自己有著什麼樣的未來。不過，安德今天也感受到人們曾有過的傷痛，知道今天的新傷會比舊傷更快癒合；娜明雅或許還不曉得，但安德去除了那份即將壓垮她的重擔。

「代言人。」柏絲昆雅市長說。

「市長，」安德說。他不喜歡在代言後跟別人交談，但是習慣了總會有人堅持找他說話。他強迫自己微笑。「來的人比我預期的多很多。」

「對大多數人而言算是大事，」柏絲昆雅說。「他們明早就會忘記的。」

安德對她嘗試淡化這件事有點不高興。「除非今晚也發生了某件大事。」他說。

「是啊。嗯，那部分已經安排好了。」

安德這時才注意到市長非常不安，幾乎沒法自制。他伸手扶著她手肘，另一隻手繞過她肩膀；她感激地靠在他身上。

「我是來道歉的，代言人。你的星艦被星程議會接收了。這跟你無關，而是這裡犯下了一件罪行——一件好可怕的罪行——以致罪犯必須被帶去最近的星球特隆赫姆接受審判跟懲處。用你的船。」

安德想了一會兒。「是米洛和烏婉達。」

她轉頭，猛瞪他。「你不覺得驚訝。」

「我也不想讓他們被帶走。」

柏絲昆雅將自己抽離他身邊。「不想讓？」

「我大概知道他們被指控了什麼。」

「你來這裡才四天，就已經知道連我都從沒懷疑過的事情？」

「有時政府會後知後覺。」

「讓我告訴你，為什麼你會讓他們走，為什麼我們都得讓他們接受審判。因為星程議會搶走了我們的檔案，電腦記憶體都空了，只留下控制能源、水和汗水系統的最基本程式。明天什麼工作都不能做，因為我們沒有足夠能源營運工廠、礦場跟發動曳引機。我被解除職務。我現在頂多只是代理**警察**局長，確保把露西坦尼亞撤離委員會的命令執行。」

「撤離？」

「殖民地的許可被撤銷了。他們要派星艦過來把我們都帶走。此地所有的人類居住跡象都必須移除，連死者的墓碑也是。」

安德嘗試思索回應。他沒想過柏絲昆雅會是那種向無知權威屈服的那種人。「妳打算服從嗎？」

「發電跟供水都由即時通控制。他們也控制了柵欄。他們切斷電力、飲水跟汗水系統，把我們關在這裡，我們也出不去。他們說等米洛跟烏婉達一坐上你的星艦前往特隆赫姆，某些限制就會放寬。」她嘆息。「喔，代言人，恐怕現在不是讓擬參觀露西坦尼亞的好時機了。」

「我不是遊客。」他沒費神告訴她，他懷疑這不單純是巧合，議會碰巧在安德來這裡時發現了「可疑的活動」。「妳有辦法救回你們的檔案嗎？」

柏絲昆雅嘆氣。「恐怕我們得丟給你了。我注意到你的檔案都是透過即時通維護的，連到外地。我們把最重要的檔案當做訊息傳給你了。」

安德大笑。「很好，沒錯。這樣做得好。」

「沒差別了，我們反正也拿不回來。或者是可以，只是他們馬上就會注意到你跟我們一樣棘手。那樣的話他們就會抹乾淨一切。」

「除非妳把我所有的檔案複製到本地記憶體，然後馬上切斷即時通連線。」

「那我們真的就發動反叛了。這樣有什麼意義？」

「有機會讓露西坦尼亞成為百大世界最棒、最重要的一顆星球。」

柏絲昆雅笑了。「我想他們會認為我們很重要，雖然叛變跟人們心目中的最棒還差得遠呢。」

「拜託，什麼都別做，不要逮捕米洛和烏婉達。等一個小時，讓我跟妳以及所有需要參與決定的人開會。」

「決定要不要叛變嗎？我不懂你為何應該參與那種決策，代言人。」

「妳在會議上就會懂的。拜託，這個地方放過這種機會太可惜了。」

「什麼機會？」

「彌補安德在三千年於大屠殺所做的事情。」

柏絲昆雅瞪他一眼。「我剛才還以為你證明了自己只是傳八卦的人呢。」

也許她是在開玩笑，也許不是。「妳若認為我剛才在傳八卦，妳就笨得不夠領導這個社區了。」他微笑。

柏絲昆雅張開手，聳聳肩。「Pois é,」她說。當然了，不然呢？

「妳會召開會議嗎？」

「我會召開。在主教的房間舉行。」

安德畏縮。

「主教不喜歡在別的地方開會，」她說。「而且如果他不同意，我們反抗也不會有意義。」

柏絲昆雅把手放在他的胸膛上。「他甚至可能不會讓你踏進大教堂。你是個異教徒。」

「但妳會嘗試。」

「我會嘗試是因為你今晚所做的事。只有睿智之人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把我的人民觀察得那麼清楚。只有無情的人才能大聲道出這一切。你的美德和缺點——我們兩者都需要。」

柏絲昆雅轉身匆匆離去。安德懂了，她內心並不想服從星程議會。這件事來得太突然、太嚴重了；他們先發制人撤掉她的職權，好像她犯了罪，帶點認罪區服的感覺，但她曉得自己沒做錯事。她想反抗，找到可行之道反擊議會，要他們等等和冷靜下來；或者若有需要的話，叫他們直接去死。但她並不笨，她不願做出任何抵抗，直到她曉得那樣有用和對人民有好處。安德知道她是個好首長；她很樂意犧牲自己的榮譽、名聲和未來，只為了幫助自己的人民。

他獨自站在廣場上。柏絲昆雅跟他交談時，大家都離開了。安德的感受想必就和老兵一樣，走在遠古戰役發生過的寧靜原野，聽見大屠殺的聲音在拂過牧草的微風中迴盪。

「別讓他們切斷即時通連結。」

他耳裡的聲音嚇到了他，但他馬上就認出來了。「珍。」他說。

「我可以讓他們以為你們切斷了即時通，但要是你們真的這樣，我就幫不了你們。」

「珍，」他說。「這都是妳做的，對不對！要不是妳引起他們注意，他們怎麼會發現里波、米洛和烏婉達在做什麼？」

她沒回答。

「珍，我好抱歉我切斷妳，我以後再也不會——」

他知道她曉得他會說什麼；他不必把句子講完。但她依然沒回答。

「我這輩子不會再關掉——」

把他知道她已經曉得的句子說完有何意義？她還沒原諒他，就是這樣而已，不然她早就會回答，要他別浪費時間了。但他仍忍不住再試一次。「我好想擬，珍。真的很想妳。」

她依舊無回應。她只是說了該說的話，要他保持即時通連結，就這樣而已。安德現在並不介意等；知道她仍在外頭和注意著些就夠了，他不是獨自一人。安德訝異地發現臉頰上有淚。他想，那是寬慰之淚吧。淨化、一場代言、一段危機，人們的生命陷入險境，殖民地的未來堪慮。而我卻因為一個被我趕跑的電腦程式重新對我講話，而流下寬慰的淚水。

伊菈在他的小屋前面等他，眼睛哭得紅腫。「哈嘍。」她說。

「我做的事是妳想要的結果嗎？」他問。

「我根本沒想到，」她說。「他不是我們的父親。我早該知道的。」

「我不認為妳能事先知情。」

「我做了什麼好事？我召你過來替我父親——我是說馬可溫——之死代言。」她又哭起來。「母親的祕密——我還以為我什麼都知道。我以為祕密只在她的檔案裡——我以為她恨里波。」

「我做的只是打開窗戶，透點風進來而已。」

「去跟米洛和烏婉達講吧。」

「妳想一下，伊菈。他們遲早會發現到的，殘酷的地方在於他們這麼多年來都還不曉得。現在他們知道事實了，可以替自己找出路。」

「像母親那樣？只是這次會比通姦更糟罷了？」

安德摸她的頭髮，將之撫平。她接受了他的觸碰和安慰。他不記得他的父母曾經這樣碰過他。他們一定有，不然他是怎麼學會這麼做的呢？

「伊菈，你願意幫忙我嗎？」

「幫什麼？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不是嗎？」

「這跟替亡靈代言無關。我必須在一個小時內知道德斯科拉達病毒是怎麼運作的。」

「你得問母親——她才是真正知道的人。」

「我不認為她今晚會很高興見到我。」

「所以是我要問她嘍？晚安，老媽，妳剛剛在整個神蹟鎮面前被揭發是個外遇者，把妳的小孩騙了一輩子。所以假如妳不介意，我想問妳幾個科學問題。」

「伊菈，這件事攸關露西坦尼亞的存亡，更別提你的兄弟米洛。」他伸手打開終端機。「登入吧。」他說。

她很不解，但還是照做。電腦不認得她的名字。「我被撤權了。」她警覺地看他。「為什麼？」

「不只是妳。所有人都是。」

「這不是故障，」她說。「有人把登入檔案刪除了。」

「星程議會清空了本地的所有電腦記憶體。所有東西都不見了。我們被視為進入反叛狀態。米洛和烏婉達將會被逮捕和送往特隆赫姆審判，除非我能說服主教跟柏絲昆雅發動真正的反抗。」

妳懂嗎？如果妳母親不告訴妳我需要知道的事，米洛和烏婉達就會被送到二十二光年外。等他們回來時我們都已經死了。」

伊菈茫然地注視牆面。「你想知道些什麼？」

「我得知道議會會在她檔案裡找到的內容。關於德斯科拉達病毒的運作方式。」

「對，」伊菈說。「她為了米洛會這麼做的。」她挑戰地看他。「你知道吧，她的確愛我們。她會為了我們其中一個孩子的份上跟你講話。」

「很好，」安德說。「如果她能親自過來的話更好。一個小時後到主教的房間找我。」

「好。」伊菈說。有陣子她坐著不動。接著彷彿神經接通地，她站起來匆匆走向門口。

她停住，轉回來擁抱他，在他臉頰上親一下。「我很高興你把一切都說出來了，」她說。

「我很高興能知道那些。」

他吻她的額頭，送她上路。門在對方背後關上時，他就坐在床上，然後躺下盯著天花板。他想著娜明雅，試圖想像她現在感受如何。無論事情有多糟，娜明雅，你的女兒現在正趕著回家找你，而妳儘管受盡痛苦與羞辱，妳仍會完全忘記自己，付出一切拯救妳的兒子。我願意跟妳交換苦痛啊，娜明雅，交換一位能那樣信任我的孩子。

第十六章：柵欄

一位偉大的猶太祭司在市場裡佈道。正好這時有個丈夫找到了妻子通姦的證據，於是一群暴民把她扛到市場，準備用石頭砸死她。（這故事有另一個較為人所知的版本，不過我的一位亡靈代言人朋友曾告訴我，有另外兩位猶太祭司面對過這種情況，所以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這兩人遇到的故事。）

猶太祭司走上前，站在女子身旁。由於眾人尊敬他，所以暴民忍耐著，沉甸甸的石頭拿在手中等待。「這裡可否有人，」他對他們說。「不曾渴望過別人之妻或者他人的丈夫？」

他們喃喃自語，說：「我們都了解這種慾望。可是祭司，我們沒有人真的做出這件事。」

猶太祭司說：「那麼就跪下來，感謝上帝令你們堅強。」他牽住女子的手，領她走出市場，並在放走她時低聲說：「跟地方行政官說是誰救了他的情婦，這樣他就會曉得我是他忠誠的僕人。」

所以女人活了下來，因為社群本身太腐敗，無力阻止自己崩潰。

另一個城市裡的另一位猶太祭司則走向女人，並且阻止暴民，說：「你們有誰毫無罪孽？讓他扔出第一顆石頭吧。」

人們感到羞愧，想起自己的罪時喪失了團結的目的。他們心想，我總有一天也許會跟這位女人有同樣的遭遇，而我會希望能得到原諒與第二次機會。我該待她如欲待己。

當他們放開手讓石頭落在地上時，祭司則撿起一塊落地的石頭，在女子的頭上舉高、用盡全力直直砸下來。石頭砸破了她的頭，讓腦漿撒在鵝卵石地上。

「我也並非毫無罪孽，」他對人們說。「但若我們只讓毫無過錯的人執行律法，法律很快就會死亡，並把我們的城市拖垮。」

所以女人死了，因為她的社群僵硬得無法容忍她的偏差。

這故事最著名的版本則很值得注意，因為它在我們的經驗裡罕見得不可思議；大多數社群徘徊在衰敗與極度死板中間，而它們偏得太遠時就會死亡。只有一位猶太祭司敢期望我們維持完美的平衡，使我們一方面能維護法律，同時又能原諒犯錯者。因此想當然爾，我們最後會殺了他。

——聖安傑洛，《致初期異端者的信》，由阿賈·亞·圖多曼多·帕拉·奇·狄烏斯·佛斯·阿姆·克里斯多恩翻譯，103:72:54:2

Minha irmã。我的姊妹。這幾個字不停在米洛腦中繚繞，直到他再也沒感覺，成為背景噪音的一部分：A Ouanda é minha irmã。她是我的姊妹。他的腳出於習慣帶他從廣場走向遊樂場，然後越過丘頂，更高的山頂矗立著大教堂與修道院，永遠籠罩著賽納德研究站，好似看守柵門的堡壘。里波過來見我母親時，也是走這條路嗎？他們是在異星生物學家的研究站見面嗎？或者是更隱密的地方，如同場的野豬在草堆裡打滾？

他站在賽納德研究站門前，嘗試想個進去的理由。他在這裡沒有事情做。他還沒寫報告提到今天發生的事，但他反正也不曉得要怎麼寫。那根本是魔法；豬人對著樹唱歌，然後樹就自行裂

開成乾柴，比做木工還厲害。這些原住民比我們過去以為的還要先進；他們的一切都有多重用途，每棵樹都同時是圖騰、墓碑及小型木材廠。姊妹。我得做件事，但我想不起來是什麼了。

豬人擁有最合理的安排：只像兄弟一樣活著，從來不顧慮女人。那樣對你一定會更好，里波，這點也是真的——不，我該喊你爸爸，不是里波。真可惜母親從來沒有告訴你，不然你就能把我抱在膝上逗弄，讓你們最大的兩個孩子烏婉達跟米洛一人坐在一邊膝蓋上。你們會說，難道我們不會替這兩個孩子感到驕傲嗎？他們在同一年出生，只差兩個月，老爸我那時真是忙得很哪，偷偷摸摸沿著柵欄跑去你媽媽的自家後院。大家都替你感到難過，因為你只有生女兒，沒有人能繼承家族姓氏。但他們的同情白浪費了；你的兒子多到滿出來，而我的姊妹也比我想像的更多。比我要的多了一個。

他站在柵門前面，抬頭望著豬人山頂上的樹林。在晚上拜訪豬人沒有科學意義。所以我猜我就不科學地跑進去，看他們有沒有空間能多容納一位兄弟吧。也許他們木屋裡的床對我而言太小了，那麼我就睡在外頭，而且我也不怎麼需要爬樹，但我懂得一些科技，我也沒什麼顧慮，我可以把你們想知道的全告訴你們。

他把右手放在辨識盒上，伸出左手拉柵門。有一秒的時間他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接著他的手感覺像著火、活像被生鏽的鋸子砍斷，令他大叫著從柵門抽開左手。柵門被建造以來，從來沒有在賽納德把手放上盒子後仍開著電網。

「馬可斯·伐狄米爾·瑞貝拉·馮·赫斯，你的柵欄通行權已被露西坦尼亞撤離委員會撤銷。」

柵門也從來不會出聲阻止賽納德。米洛過了一會兒才聽懂它在說什麼。

「你和烏婉達·庫恩哈塔·費加拉·慕康比得向代理警長法瑞雅·林瑪·瑪麗亞·多·柏斯克自首，她將以星程議會之名逮捕你們，並將你們移送特隆赫姆接受審判。」

有陣子他感覺頭重腳輕，胸口沉重難受。他們知道了。偏偏就在今晚，一切都結束了。我失去烏婉達、失去豬人、失去我的工作，全都沒了。被逮捕，送到特隆赫姆，代言人過來的地方，得花上二十二年，除了烏婉達以外失去所有人，而且她還是我的姊妹——

他的手再次伸出去拉柵門。再一次地，極度疼痛竄過手臂，全部的痛覺神經都同時著了火。我沒辦法就這樣消失。他們會對所有人封鎖柵門，再也沒有人能去找豬人和告訴他們狀況，豬人仍會等我們回來，但再也沒有人能穿過柵門。我不行，烏婉達不行，就連代言人或任何人都絕無例外。

撤離委員會。他們會撤走我們，抹除我們在這裡的一切蹤跡。規定裡差不多就是這樣，但還不僅如此，對吧。他們看到了什麼？他們怎麼發現的？是代言人洩密的嗎？他太熱衷於事實了。我必須跟豬人解釋我們不會回來。我得告訴他們。

他們每次一踏進森林，總是會有個豬人在觀察他們和跟著他們。現在會有豬人在看嗎？米洛揮手，雖然現在太暗了。他們不可能看見的。或許可以：沒有人曉得豬人的夜間視力有多好。無論他們有沒有看到，他們也沒有來，而很快就會來不及了。要是法林者們正在觀察柵門，他們無疑已經通報了柏絲昆雅，然後她就會衝過草地過來。她會盡可能百般不願地逮捕他，但她會盡到本分，跟她爭論這樣對人類或豬人任何一方有何好處、維持這種隔離有多愚蠢是沒用的。她不是

那種會質疑法律的人，只會聽令行事。所以米洛會投降，也沒有理由抵抗。他在柵欄內還能躲在那裡，藏在卡布拉羊群裡嗎？但在他放棄之前，他仍必須告訴豬人，他得轉告他們。

所以他沿著柵欄走、遠離柵門，走向大教堂山下直接面對的開放草地，那裡沒有居民近得能聽見他的聲音。他邊走邊呼喊，不是用言語，而是他跟烏婉達在豬人之間分開時用來引起彼此注意的高音呼聲。他們會聽見，他們必須聽見，他們得來找他，因為他沒辦法越過柵欄。快來吧，「人類」、食葉者、「大人物」、「箭頭」、「杯子」、「日曆」、任何人，所有人，快過來，讓我告訴你們我再也無法對你們說話了。

昆恩悲慘地坐在主教辦公室的凳子上。

「伊史蒂伐諾，」主教安靜地說。「過幾分鐘後這裡得開會，但我想先跟你聊聊。」

「沒什麼好談的，」昆恩說。「您警告過我們，事情也真的發生了。他是個惡魔。」

「伊史蒂伐諾，我們聊一會兒，然後你就回家去睡覺吧。」

「我再也不要回去。」

「主曾跟你母親更糟的罪人一同進食，然後原諒了他。你難道比祂更好嗎？」

「他原諒過的姦婦都不是他母親！」

「但也不是每個人的母親都能成為聖母瑪麗亞。」

「所以你是站在他那邊嘍？難道教會在這裡替亡靈代言人開路了嗎？我們該拆掉大教堂，拿石頭蓋一座露天半圓劇場，讓我們的死者在入土為安之前能先被詆毀？」

主教低聲說：「我是你的主教，伊史蒂伐諾，我是基督在這星球上的代理人。你必須以符合我職位的敬意對我說話。」

昆恩坐在那裡，滿臉憤怒但沒開口。

「我認為要是代言人沒有公開講那些故事，事情會比較好。有些事情私下安靜地被了解會更好，所以我們無須在旁人眼光下面對震驚。所以我們才接受人們懺悔，在我們與自己的罪過搏鬥時免於公眾的羞辱。但是老實說吧，伊史蒂伐諾：或許代言人說了個故事，但那些故事是真的。Né? (不是嗎?)」

「É. (是的。)」

「那麼，伊史蒂伐諾，讓我們來想想。你在今天之前愛你母親嗎？」

「對。」

「而你愛的這位母親，已經犯下通姦對吧？」

「犯了一萬次。」

「我想她不至於淫蕩成那樣。但你告訴我說你愛過她，儘管她是個姦婦。她今晚難道不是同一個人嗎？她從昨天到今天有改變嗎？或者是你產生改變了？」

「昨天的她是個謊言。」

「你是說，因為她羞於告訴子女她通姦，所以她在你長大的這麼多年來照顧你、信任你跟教導你的時刻都是在說謊了——」

「她才算不上稱職的母親。」

「要是她曾過來懺悔，被諒解通姦之罪，她就根本不必告訴你。你有可能直到臨終都不會曉得。那可能不會是謊言；因為她已經得到赦免，再也不是個姦婦。接受事實吧，伊史蒂伐諾：你氣憤的理由不是她的通姦。你憤怒是因為你試圖在整個城面前替她辯護，結果羞辱了自己。」

「你說得好像我是個蠢蛋。」

「沒有人認為你是蠢蛋。大家認為你是個忠誠的孩子。但是現在，若你是主的真正追隨者，你就會原諒她、讓她知道你更加愛她，因為你能理解她所受的苦難。」主教瞥看門。「我現在要在這裡開會，伊史蒂伐諾。請到我的內室，向抹大拉祈禱，請她饒恕你不願原諒別人的心。」

臉上悲慘多於氣憤的昆恩穿過主教辦公桌後面的帷幔走了。

主教的祕書打開另一扇門，讓亡靈代言人進入房間。主教沒有起身。令他訝異的是，代言人跪下並磕頭，這是天主教徒只有在公開儀式裡才會對主教做的事情，讓佩瑞格諾想不透對方的用意。但那人仍跪著等待——所以主教離開椅子走向他，伸出戒指讓他親吻。而代言人依然等著，最後佩瑞格諾只好說：「我祝福你，我的孩子，雖然我不曉得你是否用這種服從來嘲弄我。」

頭依然低著的代言人說：「我一向無意嘲弄。」然後他抬頭看著佩瑞格諾。「我父親是個天主教徒。他為了方便假裝他不是，但他一直沒有原諒自己的不忠。」

「你受洗過？」

「我的姊姊說有，我父親在我出生後不久就讓我受洗。我母親是個強烈反對嬰兒受洗的新教徒，所以他們還為此爭吵過。」主教伸手扶代言人起身。代言人輕聲笑著。「想想看，一位祕密的天主教徒和一位回歸世俗的摩門教徒，替各自宣稱不相信的宗教儀式爭論不休。」

佩瑞格諾心存懷疑。代言人突然變成天主教徒，這種轉變實在太過巧妙了。「我還以為，」主教說。「你們代言人在接手你們的——就說是職業吧——之前就會先跟所有宗教斷絕關係。」

「我不曉得其他代言人會怎麼做。我想並沒有這種規定——想當然在**我**變成代言人時是沒有。」

佩瑞格諾主教知道代言人理論上不該撒謊，但這位似乎會模稜兩可。「代言人安德魯，百大世界沒有任何地方的天主教徒需要隱匿信仰，而且三千年來都是如此。這是星際旅行的偉大贈禮，解除人口過剩地球的可怕人口限制。難道你是說你父親活在三千年前的地球上嗎？」

「我說的是我父親特意讓我受洗為天主教徒。而我看在他的份上，做了件他一生從未做過的事，也就是跪在一位主教前接受祝福。」

「但我祝福的人是你。」而你仍在迴避我的問題。這暗示著我對你父親活著的時間的推論是對的，只是你不想討論它。克里斯多恩閣下說你的外表會騙人。

「那樣很好，」代言人說。「他過世後，我比我父親更需要祝福。我也有更多問題得應付。」

「請坐吧。」代言人選了房間對面牆邊的一張凳子。主教坐在辦公桌後的大椅上。「我真希望您今天沒有舉行代言。時機很不巧。」

「我沒有收到議會會這麼做的警告。」

「但你曉得米洛跟烏婉達違反了法律。柏絲昆雅告訴我了。」

「我在代言前幾個小時才知道的。感謝您還沒逮捕他們。」

「那是世俗事務，跟教會無關。」主教撇開事情，儘管兩人都心知肚明，要是主教堅持的話，柏絲昆雅就得服從命令逮捕他們了，不管代言人如何要求都一樣。「你的代言帶來了很大的悲痛。」

「恐怕比往常更多。」

「那麼——你的責任已盡了嗎？你做的事是製造傷口，然後丟給別人去照料？」

「不是傷害，佩瑞格諾主教，是動手術。要是我能在事後幫忙撫慰痛苦，是的，我會留下來幫忙。我沒有麻醉劑，但我會試著消毒。」

「你知道，你應該當個神父的。」

「以前小兒子只有兩個選擇：神職或軍旅。我父母替我選了後者。」

「你是小兒子。但你還有個姊姊。你也活在有人口管制的時期，當時禁止父母生超過兩名子女，除非政府給了特殊許可。他們叫這種孩子『老三』，對不對？」

「您很了解歷史。」

「你是在星際航行之前在地球出生的嗎？」

「佩瑞格諾主教，我們真正關心的是露西坦尼亞的未來，而不是表面上只有三十五歲的亡靈代言人的身世。」

「露西坦尼亞的未來跟我有關，代言人安德魯，跟你沒有。」

「露西坦尼亞人類的未來跟您有關，主教。但我也關心豬人。」

「我們就別計較誰的關心比較重要吧。」

祕書再次開門，柏絲昆雅、克里斯多恩閣下及克麗絲塔女士一起進來。柏絲昆雅來回看著主教與代言人。

「地上可沒血跡，如果妳想找的是那個的話。」主教說。

「我只是在判斷溫度而已。」柏絲昆雅說。

「跟共同敬意一樣暖和，」代言人說。「不是熾熱的怒氣或冰冷的恨意。」

「這位代言人儘管不信天主教，但曾受洗為天主教徒，」主教說。「我祝福了他，這也似乎讓他比較容易相處些。」

「我一向很尊敬權威。」代言人說。

「拿審問者威脅我們的人可是你。」主教提醒他，露出微笑。

代言人的笑容則同樣冰冷。「而您則告訴人們我是撒旦，不應該跟我交談。」

主教跟代言人彼此咧嘴對笑，其他人則緊張地笑笑、坐下來等待。

「這是你的會議，代言人。」柏絲昆雅說。

「請原諒我，」代言人說。「我還邀請了另一個人。如果我們能多等她幾分鐘，事情就會簡單許多。」

伊菀在家外面找到母親，就在離柵欄不遠的地方。幾乎吹不動卡賓葉的輕柔微風掃起她的頭髮，令之微微擺動。伊菀花了些時間才想到這為什麼讓她很吃驚：母親已有許多年沒把頭髮放下來了。這樣看起来好自由，好奇怪，尤其是伊菀能看見頭髮因為長久以來用力捲成髮髻而塑成的彎曲。她這下便曉得代言人說對了：母親確實會接受他的邀請。無論今晚的代言對她造成什麼樣的羞辱或痛苦，她都因此出來站在空地上，籠罩在太陽下山後的薄暮中，望著豬人的山丘，或者是在看柵欄。也許她憶起曾在這裡跟她見面的男子，或是在卡賓葉裡的某處，能不受窺伺地深愛彼此，永遠躲藏著、永遠保持祕密。伊菀心想，母親其實很高興，讓大家知道里波才是她真正的丈夫，以及我真正的父親。母親很欣慰；我也一樣。

母親沒轉頭看她，雖然她想必能聽見伊菀吵雜地穿過草叢。伊菀停在幾步外。

「母親。」她說。

「所以不是一群卡布拉羊了，」母親說。「妳發出的聲音真大，伊菀。」

「代言人希望請妳幫忙。」

「喔，是嗎。」

伊菀解釋了代言人告訴她的事。母親沒轉身。等伊菀說完後，母親等了一陣子，接著轉身走回山肩。伊菀用跑的追上她。「母親，」她說。「母親，你會跟他講德斯科拉達的事嗎？」

「會。」

「那為何不現在講呢？反正都過了這麼多年？妳為什麼不肯告訴我？」

「因為妳沒有我的幫忙，反而表現更好。」

「妳知道我在做什麼？」

「妳是我的學徒。我能存取妳所有的檔案，不會留下蹤跡。要是我不注意妳在做什麼，我算哪門子師父呢？」

「可是——」

「我也讀過那些你藏在奇瓦菀名下的檔案。妳沒當過母親，不曉得十二歲以下孩童的所有檔案活動都會每週報告給家長們。看起來奇瓦菀做的一些研究太驚人了。我很樂意讓妳跟我來。等我告訴代言人時，我也會一併告訴你。」

「妳走錯方向了。」伊菀說。

母親停住。「難道代言人的屋子不是在廣場旁邊嗎？」

「會議在主教的房間舉行。」

母親第一次直接面對伊菀。「妳跟代言人到底想對我做什麼？」

「我們想要救米洛，」伊菀說。「要是可以的話，還有整個露西坦尼亞殖民地。」

「你們想把我弄去那毒蜘蛛的巢——」

「主教一定站在我們這邊，不然的話——」

「**我們**這邊！所以妳說**我們**時，妳是在說妳跟代言人，是不是？妳以為我沒發現嗎？我所有的孩子，一個接一個被他引誘——」

「他沒有引誘任何人！」

「他拿妳正想聽的話引誘妳，然後——」

「他不是拍馬屁的人，」伊菴說。「他沒有講我們想聽的話。他把我們內心曉得為真的事告訴我們。他沒有贏得我們的愛慕，母親，他贏得的是信任。」

「無論他從你們身上得到什麼，你們也從來沒有給過我。」

「我們想給妳。」

伊菴這次沒在母親銳利、質問的眼神前退讓。結果是她母親先退讓了，把頭轉開，轉回來時已經淚水盈眶。「我好想告訴妳，」母親不是在講她的檔案。「當我看見妳有多麼恨他時，我好想說他不是你父親，你父親是個善良的好人——」

「他卻沒勇氣對我們承認。」

母親眼裡湧現怒氣。「他想要。我沒准他。」

「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母親。我愛里波，方式跟神蹟鎮的所有人一樣。可是他卻願意當個偽善者，就和您一樣，而在任何人都不曾懷疑之下，您謊言的毒藥傷害了我們大家。我不怪妳，母親，或是怪他。但是我感謝上帝帶來了亡靈代言人。他願意告訴我們真相，解除我們的束縛。」

「當妳誰都不愛時，」母親柔聲說。「要說實話就很容易。」

「妳就是那麼想的嗎？」伊菴說。「我想我知道一些內幕，母親。我認為一個人若不愛別人，他就不可能了解他們的事實。我想代言人愛父親——我是說馬可溫。我覺得他了解他，在代言之前就愛過他了。」

母親沒回答，因為她曉得那是真的。

「我也知道她也愛葛利格、奇瓦菴和歐亞德。還有米洛，甚至是昆恩。以及我。我知道他愛我。當他讓我知道他愛我時，我知道那是真的，因為他從不欺騙任何人。」

淚水自母親的眼溢出來，順著臉頰滑落。

「我會對妳和所有人撒了謊，」母親說，聲音虛弱又緊繃。「但妳必須相信我——當我告訴妳我愛你時，我是真心的。」

伊菴上前擁抱母親，這麼多年來首次感受到母親溫暖的回應。因為他們之間的謊言已經消失了；代言人抹去了障礙，再也無需理由猶豫和提防。

「妳還在想著那位該死的代言人，對吧？」母親耳語。

「妳也是。」伊菴回答。

兩人的身軀隨著母親的笑聲抖動。「沒錯。」接著她停止笑，抽開身子並望著伊菴的雙眼。

「他之後永遠還會介入妳我之間嗎？」

「會的，」伊菴說。「像一座連接我倆的橋，不是高牆。」

米洛看見豬人時，他們正在跑下山坡，快要靠近柵欄了。豬人在森林移動得很安靜，不過他們在卡賓葉間移動的技巧並不高明——草會在他們奔跑時沙沙作響。或者他們為了回應米洛的呼喚，覺得沒有必要隱藏行蹤。他們靠近時，米洛認出他們：「箭頭」、「人類」、「大人物」、食葉者以及「杯子」。他沒喊他們的名字，他們抵達時亦沒開口。他們只是站在柵欄另一邊沉默打量他。過去從來沒有賽納德將豬人叫到柵欄旁邊過；他們的靜止顯露出焦慮。

「我不能再來找你們了。」米洛說。

他們等著他解釋。

「法林者們發現了我們做的事。違反法律。他們封死了柵門。」

食葉者摸著下巴。「你知道那些法林者看到的是什麼嗎？」

米洛痛苦大笑。「『那些』？只有一個法林者跟我們來過。」

「不是，」「人類」說。「蟲巢女王說不是代言人。她說他們是從天上看到的。」

衛星？「他們從天上會看到什麼？」

「也許是打獵。」「箭頭」說。

「也許是卡布拉羊的剪毛。」食葉者說。

「也許是莧菜田。」「杯子」說。

「也許全部都有，」「人類」說。「也許他們看見妻子們在首次莧菜收成後讓三百二十位孩子出生。」

「三百個！」

「三百又二十個。」「大人物」說。

「他們說食物會很充足，」「箭頭」說。「這樣我們篤定能打贏下次的戰爭了。我們的敵人將會在整個新平原上種出一大片森林，而妻子們則會在每座森林裡種下母親之樹。」

米洛感到反感。難道他們的工作跟犧牲，就只是為了讓一個豬人部族取得短暫優勢嗎？他幾乎想說，里波送命可不是讓你們用來征服世界的。但他的訓練讓他克制住，改問了個非評論性的問題。「你們的新生兒都在哪裡？」

「小兄弟不會跟我們來，」「人類」解釋。「我們要做的事太多了，跟你們學習以及教導其他木屋的兄弟。我們沒辦法訓練小兄弟們。」接著他驕傲地補充：「三百位孩子有整整一半來自我父親，掘根者。」

「大人物」嚴肅點頭。「妻子們對你教給我們的東西抱持很高的敬意。他們也對亡靈代言人期許很高。可是你現在告訴我們的這件事很糟糕。要是法林者們討厭我們，我們要怎麼辦？」

「我不知道，」米洛說。有一會兒，他的大腦試圖理解他們剛才告訴他的這堆新資訊。三百二十位新生兒，爆炸性的人口成長，而掘根者是其中一半的父親。換作今天之前，米洛只會把這句話斥為豬人圖騰信仰系統的一部分；但他已經見識過樹幹回應歌唱和倒下裂開，已經準備好質疑著自己的所有舊假設。

只是現在了解到任何事情有何用處？他們再也不會讓他報告，他不能追蹤研究，會花接下來四分之一世紀待在一艘星艦上，讓別人搶走他的工作。或者更糟，沒有人願意做。

「別不高興嘛，」「人類」說。「你會看到的——亡靈代言人會把一切處理好。」

「代言人。是啊，他會搞定一切。」就像他對我跟烏婉達做的事情。我的姊妹。

「蟲巢女王說他會教法林者愛我們——」

「教法林者啊，」米洛說。「那他最好快點。他已經來不及救我跟烏婉達了。他們要逮捕我們，帶我們離開星球。」

「前往星辰之間？」「人類」滿懷希望地問。

「對，前往星辰接受審判！因為幫助你們而受懲罰！我們得花二十二年才能到那裡，他們也永遠不會讓我們回來。」

豬人們花了些時間消化這新資訊。米洛想，就去想吧，讓他們揣測代言人要怎麼替他們解決一切難題。我也相信過那位代言人，結果沒有好下場。豬人們正在彼此討論。

「人類」從群體冒出頭來，靠近柵欄。「我們會把你藏起來。」

「他們在森林裡永遠找不到你。」「大人物」說。

「他們有機器可以追蹤我的味道。」米洛說。

「啊。難道法律不是禁止讓我們看到機器嗎？」「人類」問。

米洛搖頭。「現在沒差別了。柵門拒絕讓我過去，我過不了柵欄。」

豬人看彼此。

「可是你那邊就有卡賓葉啊。」「箭頭」說。

米洛蠢呼呼地看著草。「那又怎樣？」他問。

「嚼它。」「人類」說。

「為什麼？」米洛問。

「我們看過人類嚼卡賓葉，」食葉者說。「有天晚上，我們看到代言人跟一些穿袍子的人類在嚼它們。」

「其他好幾次也是。」「大人物」說。

他們的不耐煩令他備感挫折。「這又跟柵欄有什麼關係？」

豬人再次看彼此。最後「大人物」從附近地上扯下一片卡賓葉，小心使力折成一大塊，然後放進嘴裡嚼。他坐下來一陣子。其他豬人開始逗弄他，用手指不斷戳他和捏他，但他卻毫無注意到的跡象。最後「人類」猛力捏了他一把，不過「大人物」仍沒有反應，他們便開始用雄性語說：準備好了，該走了，現在，就緒了。

「大人物」站起來，一時有點發抖，接著跑向柵欄並一溜煙爬到頂端，翻過來之後四腳著地落在米洛的那邊。

米洛在「大人物」爬到柵欄頂時跳起來大叫；等他叫完時，「大人物」已經從地上站起來，拍落身上的塵土。

「不可能的，」米洛說。「柵欄會刺激全身的神經痛覺。根本不能跨過去。」

「喔。」「大人物」說。

在柵欄另一邊，「人類」揉著兩條大腿。「他不曉得，」他說。「人類不曉得。」

「那是麻醉劑！」米洛說。「讓你感覺不到痛。」

「不是，」「大人物」說。「我感覺到痛。很糟的痛。全世界最糟糕的痛。」

「掘根者說碰到柵欄比死去還糟糕，」「人類」說。「全身每個地方都痛。」

「但是你卻不在乎。」米洛說。

「痛只發生在你的另一個自己，」「大人物」說。「發生在你身為動物的那一面。但你身為樹的自己不會在乎。葉子能让你變成樹的那面。」

接著米洛想起來一個細節，他們在里波的詭異死亡後就遺忘掉了：死去男人的嘴裡塞了一團

卡賓葉，所有死去的豬人也是。麻醉劑。死亡看來像是駭人的折磨，但用意並非製造痛苦。他們使用了麻醉劑。目的跟疼痛無關。

「所以，」「大人物」說。「把草嚼一嚼，跟我們走吧。我們會幫忙藏你。」

「烏婉達……」米洛說。

「喔，我會去找她。」「大人物」說。

「你根本不曉得她住在哪裡。」

「我知道。」「大人物」說。

「我們每年會翻過去好幾次，」「人類」說。「我們知道所有人住的地方。」

「可是從來沒有人看過你們。」「米洛說。

「我們的行動非常隱密，」「大人物」說。「反正，根本沒人會想到要留意我們。」

米洛想像數十隻豬人在大半夜於神蹟鎮裡偷偷亂晃。神蹟鎮沒有警衛，只有少數人有事會走進黑夜。而且豬人又個子很小，小得足以蹲在卡賓葉裡而完全消失。難怪他們曉得金屬和機器，儘管所有法律都被制定來避免他們得知這些東西。難怪他們看過礦區，看到運輸艇降落坪，看過窯內烘烤磚塊，還有農場裡耕作、種植專為人類設計的莧菜。怪不得他們知道該問些什麼。

我們真愚蠢啊，自以為能夠將他們隔離在我們的文化外面。他們隱瞞我們的祕密遠超過我們能隱瞞他們的數量。文化優越感還真有用。

米洛拔起自己的卡賓葉。

「不對，」「大人物」說，從他手中拿過葉子。「不要把根弄斷。如果你把根弄斷，那就對你完全沒用了。」他丟掉米洛的葉子，自己拔了一根，從離根大約十公分處折斷。然後他把葉子折好交給米洛，後者開始嚼。

「大人物」開始戳跟捏他。

「別費心了，」米洛說。「去找烏婉達。他們可能隨時會逮捕她。快去吧，現在去。」

「大人物」看一眼其他人，看見某種隱形的同意信號，便沿著柵欄線小跑向舊城區，也就是烏婉達住的地方。

米洛多嚼了一段時間。他捏捏自己；正如豬人說的，他仍能感到疼痛，但他不在乎了。他只在乎這是逃走的辦法，讓他能留在露西坦尼亞上，或許還跟烏婉達一起待著。別管規定了，別管所有的規定。等他離開人類殖民地和進入豬人的森林後，他們就無權管他。他會變成變節者，反正他們已經這麼指控他了，他跟烏婉達可以拋下一切瘋狂的人類行為法則，用想要的方式生活下去，建立一個有全新價值觀的家庭，以豬人和森林生態為師。一種在百大世界裡的全新生活，議會也無力阻止他們。

他跑向柵欄，用雙手抓住。痛覺沒有比之前的少，但他管不了了，連忙爬到頂端；但每次抓住柵欄條，痛苦就變得更為劇烈，他也開始在乎了，然後才意識到卡賓葉對他根本沒有麻醉效果。只是此時他已經在柵欄頂了，痛得生不如死，他無法思考；當他掛在那兒時，他的頭隨著慣性越過柵欄的垂直範圍。他的身體能感受到的最強烈痛覺同時擠進腦袋，彷彿他全身都著火了。

小不點們驚恐地看著朋友掛在柵欄頂上，頭與身軀歪向一側，臀部與腿則在另一邊。他們立刻大叫，嘗試把他拉下來。既然他們沒嚼卡賓葉，他們不敢碰柵欄。

聽見叫喊聲的「大人物」跑回來，他身上還殘留有夠多的麻醉劑，所以能爬上去把沉重的人體推過頂端。米洛重重撞上地面，手臂仍摸著柵欄。豬人把他拉開。他的臉僵成扯裂心肺的痛楚表情。

「快點！」食葉者吼道。「我們得在他死前給他種樹！」

「不行！」「人類」回答，將食葉者從米洛僵硬的身邊推開。「我們不曉得他是不是命危！痛覺只是假像，你明明知道，他沒有受傷，疼痛應該會褪去——」

「沒有，」「箭頭」說。「你看他。」

米洛捏緊拳頭，腿折在身體下，脊椎與脖子則往後彎。他雖然喘著短促激烈的呼吸，臉龐卻似乎疼得更為緊繃。

「在他死去前，」食葉者說。「我們必須給他紮根。」

「去找烏婉達。」「人類」說，轉向「大人物」。「快去！把她找來，跟她說米洛快死了。告訴她柵門被封鎖，米洛在柵欄這邊，而且性命垂危。」

「大人物」轉身狂奔。

祕書打開門，但安德等到真的看見娜明雅才鬆了一口氣。當他派伊菀去找她時，他確信她一定會來的，只是他們等了很久，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看錯她了。但根本不必懷疑她；她的確是他認為的那種女人。他注意到她的頭髮放下來，隨風飄揚，而自從他抵達露西坦尼亞以來，安德頭一次在她臉上清楚看見了那位女孩的影像，她的痛苦在不到兩星期前、超過二十年前召喚他來到這裡。

她面露緊張與憂慮，但安德曉得她的不安是出自當下的處境，在被揭露罪過後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踏進主教的房間。要是伊菀有告訴她米洛的險境，那麼那或許也是她緊張的一部分理由。不過這些情緒都只是短暫的；安德能從對方臉龐的放鬆裡看出來，從穩定的眼神裡看見端倪，她長久謊言的終結正是他期望和相信有益的贈禮。我不是來傷害你的，娜明雅，我很高興我的代言替妳找到了比恥辱更好的東西。

娜明雅站著一會兒，轉頭看主教，眼神沒有帶著挑戰，而是出於禮貌與尊嚴。主教則同樣回禮，沉默地邀請她坐下。克里斯多恩閣下開始從他的凳子站起來，但她笑著搖頭，挑了牆邊另一張凳子。靠近安德。伊菀走進來，站在母親身邊跟背後，因此也有一半是在安德的背後。安德心想，就像女兒站在父母身後；接著他推開這念頭，不再多想。現在他手上有重要得多的議題。

「看來，」柏絲昆雅說。「你打算讓這次會議更有意思。」

「我想議會早就認定是如此了。」克麗絲塔女士說。

「你的兒子受到指控，」佩瑞格諾主教開口。「罪名是——」

「我知道他被控什麼，」娜明雅說。「我今晚才從伊菀那裡聽到，不過我不意外。我的女兒伊蘭諾拉也暗中違背她師父設給她的一些規矩。他們兩人都更願意追隨自己的良心，遠超過加諸於他們的其他律法。要是你們的目的是維持社會秩序，那只會是失敗。但若你們打算學習和適應，那就是一項美德。」

「我們在此不是要審判你的兒子。」克里斯多恩閣下說。

「我請你們一起開會，」安德說。「是因為你們必須做出一個決定。是否要服從星程議會的命令。」

「顯然沒多少選擇。」佩瑞格諾主教說。

「選擇很多，」安德說。「也有許多理由可選。你們已經做了一項決定——當你們發現檔案被剝奪時，你們決定嘗試挽救它們，並託付給我這位陌生人。你們的信任並沒有錯——你們只需要，我就會歸還檔案，沒有讀取和修改。」

「謝謝您，」克麗絲塔女士說。「但我們是在曉得罪名的嚴重性之前這麼做的。」

「他們想要撤走我們。」克里斯多恩閣下說。

「他們控制了一切。」佩瑞格諾主教說。

「我已經告訴他們狀況了。」柏絲昆雅說。

「他們沒有控制一切，」安德說。「他們只是透過即時通連結控制你們。」

「我們不能切斷即時通，」佩瑞格諾主教說。「那是我們跟梵諦岡的唯一聯繫管道。」

「我不是在建議切斷即時通，只是告訴你們我能做什麼。而當我告訴你們這些時，我是信任你們，一如你們稍早信任我那樣。因為要是你們將這段話告訴別人，那對我的代價——以及對別人，我所愛和依賴的那些——將會難以估計。」

他看著每個人，大家都點頭接受。

「我有的朋友完全控制著百大世界的即時通訊——而且完全沒被發現。我是唯一曉得她能這麼做的人。她也告訴我，當我要求她時，她可以讓法林者以為我們在露西坦尼亞切斷了即時通。但我們仍有能力發出受保護的訊息——給梵諦岡或你們修會的辦公室。我們仍能讀取遠方的記錄和攔截遙遠通訊。換句話說，我們仍保有耳目，他們則會眼盲。」

「切斷即時通，或者假裝這麼做，都會被視為反叛。宣戰。」柏絲昆雅盡可能說得很嚴厲，但安德看得出來這點子很吸引她，她再怎麼努力抗拒也一樣。「不過我得說，要是我們瘋狂到決定宣戰，代言人給我們的條件顯然是項優勢。我們需要任何能拿到的優勢——假如我們腦筋不正常到想反叛的話。」

「我們發動叛變沒有任何好處，」主教說。「只會全盤皆輸。我很遺憾得把米洛跟烏婉達送到另一個星球審判，尤其他們還這麼年輕。但法庭毫無疑問會考慮他們的年紀和寬待他們。而我們若服從撤離委員會的命令，就能讓社群避開太多苦難。」

「你沒想過撤離這星球，一樣會令人們痛苦嗎？」安德問。

「對，會的。但既然觸犯了法律，我們就得付出代價。」

「要是法律建立在誤解之上，而懲罰遠超過該負擔的罪惡呢？」

「我們無權裁決這點。」主教說。

「我們可以自己決斷。如果我們遵從議會命令，那麼我們就是在說法律是好的，懲罰是公正的。或許這場會議結束後，你們就會這樣決定。但你們在做決定前必須知道幾件事：有些我能告訴你們，有些則只有伊菈跟娜明雅能說。你們必須知道我們曉得的所有東西，才能做出決定。」

「我一向很樂意盡可能學習，」主教說。「但是當然，最後的決定權在柏絲昆雅手上，不是

我——」

「最後的決定權屬於你們所有人一起，露西坦尼亞的世俗、宗教與教育領袖。假如你們有任何人不願參與反叛，反抗就行不通。少了教會支持，柏絲昆雅就無法領導。缺乏市民的協助，教會則毫無權力。」

「我們沒有權力，」克里斯多恩閣下說。「只能提供意見。」

「露西坦尼亞的所有成人都仰賴你們的智慧和公正。」

「你忘了第四個力量，」佩瑞格諾主教說。「你自己。」

「我在這裡只是個法林者。」

「一位最了不起的法林者，」主教說。「你才在這裡四天，就用我擔憂和預告過的方式擄獲了全部人的靈魂。現在你提議的叛變可能會令我們失去一切。你跟撒旦一樣危險，但你卻在這兒屈服於我們的職權，彷彿你沒辦法自由搭著運輸艇離開，同時星艦則載著我們的兩位年輕罪犯返回特隆赫姆。」

「我服從於你們的職權，」安德說。「因為我不想在這裡當個法林者。我想成為你們的公民、你們的學生和教區居民。」

「以亡靈代言人的身分？」主教問。

「以安德魯·威金的身分。我有一些或許派得上用場的技能，尤其是若你們要反抗的話。而且我還有其他的工作得做，如果人類被帶離露西坦尼亞的話就沒辦法了。」

「我們不質疑你的真誠，」主教說。「但請原諒我們心生疑慮，要跟一位新來者公民共度甘苦。」

安德點頭。主教除非了解更多，不然他沒辦法表達更多信賴。「我就先告訴你們我曉得的事吧。今天下午，我跟米洛與烏婉達進了森林。」

「你！你也犯了法！」主教在椅子上半起身。

柏絲昆雅上前，用手勢安撫主教的怒火。「我們檔案的入侵發生得比今天下午早很多。議會命令不可能跟他的觸法有關。」

「我違反法律，」安德說。「是因為豬人要求見我。事實上應該說是極力要求。他們看見了運輸艇降落，曉得我在這裡。而無論好壞，他們都讀過《蟲巢女王》和《大統領》。」

「他們給了豬人那本書？」主教問。

「他們也給了豬人新約聖經，」安德說。「但您聽了應該不會訝異，豬人發現自己跟蟲巢女王有諸多相似之處。讓我告訴你們豬人說了什麼：他們懇求我說服百大世界撤銷在這裡孤立他們的法律。你要知道，豬人對柵欄的看法跟我們不同。我們視之為保護他們文化不受人類影響和腐化的方式，他們則認為那是阻止他們學會我們一切神奇祕密的辦法。他們想像我們的船在星辰間航行，殖民每個星球並把它們填滿。等再過五千或一萬年，他們終於學會我們拒絕教給他們的事物和踏進宇宙時，就會發現所有星球都被填滿了，完全沒有立足空間。他們認為柵欄是一種種族謀殺。我們把他們關在露西坦尼亞，就像動物園裡的動物，我們則同時接管其餘宇宙。」

「太荒唐了，」克里斯多恩閣下說。「我們的用意根本不是那樣。」

「不是嗎？」安德反問。「那我們為何急著避免他們被我們的文化影響？這樣不只是出於科

學興趣而已，甚至不是優良的異星種族學程序。請記住，我們之所以能發現即時通、星際旅行、不完全重力場控制，甚至是用來摧毀蟲族的武器——都來自我們跟蟲族的**直接**接觸結果。他們首次攻擊太陽系後，我們從他們留下來的機器學到大部分的科技。我們早在理解這些機器之前就在使用它們。有些像零子連結，我們到現在都還不了解；我們能夠進入太空，正是**歸因於**一支毀滅性的優越種族帶來的衝擊。然而才過了幾代，我們便拿他們的機器扳倒了他們，消滅了他們。這就是我們設立柵欄的用意——我們害怕豬人會用同樣的方式對付我們。他們也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們曉得，而且痛恨它。」

「我們才不怕豬人，」主教說。「看在老天份上，他們是野蠻人——」

「我們以前就是這樣看待蟲族的，」安德說。「可是在派波、里波、烏婉達和米洛眼裡，豬人從來就不像野蠻人；他們是跟我們不同沒錯，差異遠超過任何法林者，但他們仍然是人，是拉門者而非伐依斯者。所以當里波看見豬人面臨飢荒，準備發動戰爭來削減人口時，他沒有像科學家那樣行事。他沒有觀察戰爭和記錄死傷，而是像個天主教徒採取行動。他拿走娜明雅放棄的實驗性莧菜，這些莧菜因為太近似露西坦尼亞的生物而無法使用。他也教豬人如何種植、採收並將之做成食物。我不懷疑，星程議會看到的就是豬人人口的成長跟莧菜田。不是有意的犯罪，卻是愛與關懷的行為。」

「你怎麼敢稱這種不服從是基督徒的表現？」主教問。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

「魔鬼也能為了自己的目的引據經文。」主教說。

「我不是魔鬼，」安德說。「豬人也不是。他們的寶寶將死於飢餓，里波給他們食物，救了他們的命。」

「然後看看他們對**他**做了什麼！」

「是的，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給他的回報。他們處死他。方式跟他們把自己最受尊敬的公民處死一模一樣。這難道沒透露什麼端倪給我們嗎？」

「這告訴我們他們既危險又缺乏良知。」主教說。

「這告訴我們，死亡對他們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人打從內心完美無缺，主教，好到連多活一天都只會更不完美，那麼若他們被殺死和直接被帶到天堂，這樣難道不是好事嗎？」

「你在嘲笑我們。你根本不相信有天堂。」

「可是您就相信！殉教者又如何呢，佩瑞格諾主教？難道他們沒有喜樂地被帶到天堂嗎？」

「當然了。可是殺死他們的人是禽獸。謀殺聖人不會使他們成聖，那只會讓兇手的靈魂永遠下地獄。」

「但要是死者沒有直接上天堂呢？假如死者會在你眼前轉變成一種新的生命呢？若豬人死去、屍體放在原地時，它就會紮根長成別的東西呢？它如果變成一棵樹，能活五十、一百，甚至五百年以上呢？」

「你在說什麼？」主教質問。

「你是說，豬人不知如何能從動物變形成植物？」克里斯多恩閣下問。「根據基本生物學，

那是不可能的。」

「實務上是可能的，」安德說。「這就是為什麼露西坦尼亞星上僅有少數物種在德斯科拉達病毒的侵襲中倖存下來。因為只有少數能達成這種轉變。當豬人殺死一位同胞時，他就會變成樹。而樹起碼會保有一部分的智能。因為我今天看見豬人對一棵樹吟唱，完全沒有用工具碰它，樹就斬斷自己的根漢倒下，並且把樹頭跟樹皮裂成豬人所需的形狀。這並不是夢。我跟米洛、烏婉達都親眼見到了，我們聽見那首歌，摸過木頭，並且替還死者的靈魂祈禱。」

「這跟我們的決策有什麼關係？」柏絲昆雅質問。「所以森林是一票死豬人組成的。那是科學家的問題。」

「我在說的是，當豬人殺死派波與里波時，他們以為自己在幫忙他們轉換到下個生命階段。他們不是野獸，他們是拉門者，將最高的榮譽獻給幫助他們最多的人。」

「另一個道德轉化，是嗎？」主教問。「就像你今天透過代言做的事，讓我們一再見識到馬可斯·瑞貝拉，每次從不同的角度看，現在你又希望我們相信豬人是高尚的？好吧，就說他們確實高尚。但我絕不會反抗議會，讓這種事製造那麼多痛苦，只因為我們的科學家教豬人怎麼製造冰箱。」

「各位，拜託。」娜明雅說。

他們期待地看著她。

「你說他們拿走了我們的檔案？他們全部都讀過？」

「對。」柏絲昆雅說。

「那麼他們就會曉得我寫在檔案裡的所有東西。關於德斯科拉達病毒。」

「沒錯。」柏絲昆雅說。

娜明雅把手疊在腿上。「不會有撤離行動的。」

「我也這樣認為，」安德說。「所以我才請伊菈把妳帶來。」

「為什麼不會有撤離行動？」柏絲昆雅問。

「因為德斯科拉達病毒。」

「胡說，」主教說。「妳的父母找到解藥了。」

「他們沒有治好它，」娜明雅說。「而是控制它。他們阻止它發作。」

「沒錯，」柏絲昆雅說。「所以我們才在水裡釋放補充劑。組合素。」

「所有露西坦尼亞的人類，或許除了代言人還沒感染，都是德斯科拉達病毒的帶原者。」

「補充劑不昂貴，」主教說。「但他們或許會孤立我們。我想他們可能會這麼做。」

「這樣根本不夠孤立，」娜明雅說。「德斯科拉達有無窮的變異性，它會攻擊任何類型的基因組織。人類可以分到補充劑，但他們有辦法給每根草補充劑嗎？每隻鳥？每條魚？海裡的所有浮游生物？」

「牠們都能感染？」柏絲昆雅問。「我還不知道。」

「我沒告訴任何人，」娜明雅說。「但在我發展的所有植物裡都內建了保護措施。莧菜、馬鈴薯，所有東西——挑戰不在於讓養分有用，而是如何讓細胞生產自己的德斯科拉達抑制體。」

柏絲昆雅滿臉驚駭。「所以無論我們去哪個星球——」

「都會引發生態系的完全毀滅。」

「妳居然守著這個**秘密**？」克里斯多恩閣下問。

「根本不需要講出來。從來沒有人離開露西坦尼亞，也沒人打算這樣。」娜明雅看著腿上的手。「這資訊裡面有某件事讓豬人殺了派波。我守住秘密好讓大家都不知情。可是現在想想伊菟過去幾年學到的東西，還有代言人今晚提到的東西——我現在曉得派波發現的是什麼了。德斯科拉達病毒不只是拆開基因分子、阻止它們重組或複製。它也鼓勵基因跟完全外來的基因分子結合。伊菟不顧我的反對做了研究。露西坦尼亞所有的生物都是植物配對動物：卡布拉羊跟卡賓葉。水蛇跟葛拉瑪牧草。吸血蠅跟蘆葦。辛加鐸拉鳥跟多佩嘉藤蔓。還有豬人與森林。」

「你是說一個會**變成**另一個？」克里斯多恩閣下同時感到興趣和厭惡。

「豬人在這點可能比較特別，從豬人屍體變成一株樹，」娜明雅說。「不過卡布拉羊也許是透過卡賓葉的花粉授精。也許蒼蠅是在蘆葦的雄花孵化的。我早該在這些年來就研究出來這些的。」

「而議會現在也都會曉得了？」克里斯多恩閣下問。「從妳的檔案？」

「不會馬上知道。不過也許再十、二十年就會。他們會在其他法林者抵達這裡之前就發現的。」娜明雅說。

「我不是科學家，」主教說。「大家似乎都懂，可是我還在五里霧中。這到底跟撤離有什麼關係？」

柏絲昆雅不安地玩弄手指。「他們不能把我們帶離露西坦尼亞，」她說。「無論他們把我們帶去哪裡，我們身上都會帶著德斯科拉達病毒，而它會殺死一切。百大世界沒有足夠的異星生物學家能阻止單一顆星球毀滅。等他們到這裡時，他們就會知道我們不能離開。」

「那麼，」主教說。「我們的問題就解決啦。如果我們現在就告訴他們，他們甚至不會派艦隊來撤離我們。」

「不對，」安德說。「佩瑞格諾主教，他們一旦曉得德斯科拉達的能耐，他們就會確保永遠沒有人能離開這星球。」

主教嗤之以鼻。「什麼，難道您以為他們會炸掉整顆星球嗎？得了吧，代言人，人類已經沒有像安德這樣的人了。他們能做的最糟的事就是隔離我們——」

「所以，」克里斯多恩閣下說。「我們何必服從他們的控制？我們可以發訊息告訴他們德斯科拉達病毒的事，通知說我們不會離開星球，而他們也不該過來。就這樣。」

柏絲昆雅搖頭。「你以為他們不會說：『露西坦尼亞人只要跑去另一個世界，就會把它摧毀。他們有艘星艦，眾所皆知有反叛的傾向，還有會殺人的豬人。他們的存在是威脅。』」

「誰會那樣講？」主教問。

「梵諦岡的人不會，」安德說。「但議會的任務絕非拯救靈魂。」

「也許他們會說得對，」主教說。「你自己說豬人想要星際航行。但無論他們去哪裡，效果就跟我們離開一樣，即使到無人居住的星球也有影響對吧？他們會做什麼呢，會不斷複製這片荒涼景色嗎——由單獨樹木組成的森林，由只有一片葉的草構成的草原，而且只有卡布拉羊會去吃

，然後只有辛加鐸拉鳥會在上面飛嗎？」

「也許我們有一天能找出辦法控制德斯科拉達病毒。」伊菟說。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未來寄託在如此渺茫的機會上。」主教說。

「所以我們才得反抗，」安德說。「因為議會正會這麼想，跟他們在三千年前的異星大屠殺時一模一樣。人人都譴責異星獵殺，因為那件事摧毀了一個實際上無意傷害人類的異星種族。但只要蟲族看似想毀滅人類，人類的領導者就別無選擇，只得全力反擊。當他們一搞懂德斯科拉達病毒後，所有試圖保護豬人的假象就會消失無蹤。他們會為了捍衛人類的生存而毀滅我們。也許不會毀掉整個星球。如您所說的，如今已經沒有安德這種人了；但他們必然會夷平神蹟鎮，消滅人類的一切蹤跡，包括殺死所有認識我們的豬人。接著他們會監控這顆星球，讓豬人永遠不會脫離原始狀態。如果你知道議會曉得的事，你會不會做相同的決定？」

「一個亡靈代言人居然這麼說？」克里斯多恩閣下說。

「你待過那裡，」主教說。「你經歷過第一次，對不對？蟲族被摧毀的那時候。」

「那次我們無法跟蟲族交談，不曉得他們是拉門者而非伐依斯者。這次我們人在這裡。我們知道自己不會離開和毀掉其他星球。我們知道自己會留在露西坦尼亞上，直到能夠安全離去、抵銷德斯科拉達的作用為止。這一次，」安德說。「我們能讓拉門者活著，這樣一來無論是誰寫下豬人的故事，都不會是個亡者代言人。」

祕書突然打開門，烏婉達衝了進來。「主教，」她說。「市長。你們得快來。娜明雅——」

「什麼事？」主教說。

「烏婉達，我必須逮捕你。」柏絲昆雅說。

「晚點再逮捕我，」她說。「是米洛。他爬過圍牆了。」

「他不能那樣，」娜明雅說。「他可能會害死自己——」接著她驚恐地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快帶我去找他——」

「去找奈弗歐。」克麗絲塔女士說。

「你們不懂，」烏婉達說。「我們碰不到他。他在圍牆另一邊。」

「那我們能怎麼辦？」柏絲昆雅問。

「把柵欄關掉。」烏婉達說。

柏絲昆雅無助地看著其他人。「我辦不到。委員會透過即時通控制了柵欄，他們永遠不會把它關掉的。」

「那米洛就等於是死了。」烏婉達說。

「不。」娜明雅說。

在她背後，另一個人影踏進房間，矮小且全身覆毛。這群人裡只有安德親眼看過豬人，但大家馬上就曉得那生物是什麼。「對不起，」豬人說。「這表示我們應該替他種樹了嗎？」

沒有人費神問這位豬人是怎麼越過柵欄的。他們忙著想通替米洛種樹是什麼意思。

「不行！」娜明雅尖叫。

「大人物」驚訝地看她。「不行？」

「我想，」安德說。「你們不應該再替任何人類種樹了。」

「大人物」在原地完全靜止站著。

「你在幹什麼？」烏婉達說。「你惹他不高興了。」

「我想他在今天結束之前會更不高興，」安德說。「來吧，烏婉達，帶我們去米洛所在的柵欄邊。」

「要是我們過不了柵欄，那有什麼用？」柏絲昆雅問。

「叫奈弗歐來。」安德說。

「我去找他，」克麗絲塔女士說。「你忘了沒有人能『叫』任何人來。」

「我在問，這樣到底有什麼用？」柏絲昆雅質問。

「我告訴過妳了，」安德說。「如果你們決定反叛，我們就能切斷即時通連線。然後我們就能把柵欄關掉。」

「你想拿米洛的處境來逼我決定？」主教問。

「對，」安德說。「他是你照顧的羊群，不是嗎？所以別管那九十九隻羊了，跟我們去拯救迷途的那隻羊吧⁴⁸。」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大人物」問。

「你得帶我們去柵欄那邊，」安德說。「請快點。」

他們從主教辦公室列隊走下樓梯到下面的大教堂。安德能聽見主教跟在背後，低聲抱怨著這種為了一己之私而引述聖經的濫用行為。

他們穿過大教堂的走道，「大人物」帶路。安德注意到主教在聖壇邊停了一下，注視那位由人類跟隨的長毛的小動物。到了大教堂外面後，主教再度追上安德。「告訴我，代言人，」他說。「這只是個猜想：如果柵欄關閉，且假如我們反抗星程議會，**所有**禁止跟豬人接觸的規定就會中止嗎？」

「希望如此，」安德說。「我希望我們跟他們之間再也沒有人為的隔閡。」

「那麼，」主教說。「我們便能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授給小不點了，是不是？再也沒有規定禁止這麼做。」

「沒錯，」安德說。「豬人不見得會皈依，不過嘗試做這種事就沒有限制。」

「我得好好考慮，」主教說。「不過，我親愛的異教徒，或許你的反叛會打開一扇大門，讓我們得以皈依一個偉大國度。也許確實是上帝引領你來這裡的。」

等到主教、克里斯多恩閣下和安德抵達柵欄時，「大人物」跟女人們已經在那裡一段時間了。安德從伊菈站在母親與柵欄之間的樣子，以及娜明雅在面前緊握雙手的方式，知道娜明雅已經試過爬柵欄好救出兒子。她現在正在哭，對兒子吼著：「米洛！米洛，你怎麼能這樣，你怎麼

⁴⁸ 《馬太福音》18:12-14:「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裡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若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路加福音》15:3-7也有類似的故事：「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找著了，就歡歡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裡，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能爬過去——」伊菴則嘗試跟她講話和安撫她。

在柵欄另一邊，四隻豬人站著觀看，滿臉驚訝。

烏婉達害怕米洛會死，嚇得直發抖，但仍有足夠的理智把安德不曉得的事告訴他。「那是『杯子』、『箭頭』、『人類』還有食葉者。食葉者一直在試著說服其他人給他種樹。我想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不過我們目前沒事。『人類』跟『大人物』說服他別這麼做。」

「但我們還是沒辦法靠近，」安德說。「米洛為什麼會做出這種蠢事？」

「『大人物』在路上解釋過。豬人嚼卡賓葉會有止痛效果，所以想要就能攀過柵欄。顯然他們這麼做好多年了。他們以為我們不這麼做是因為要遵守法律。現在他們曉得卡賓葉對我們沒有相同的作用。」

安德走向柵欄。「『人類』。」他說。

「人類」踏向前。

「我們有個機會能關閉柵欄。但假如我們這麼做，我們就會跟其他所有世界的人類宣戰。你懂嗎？露西坦尼亞的人類與豬人，必須聯手對抗其他所有人類。」

「喔。」「人類」說。

「我們會贏嗎？」「箭頭」問。

「也許會，」安德說。「也許不會。」

「你會給我們蟲巢女王嗎？」「人類」問。

「首先，我必須跟妻子們見面。」安德說。

豬人們僵住。

「你在說什麼？」主教問。

「我必須見妻子們，」安德對豬人說。「因為我們得簽下協議，一份約定，一組我們之間的規則。你們懂嗎？人類不能照你們的律法生活，你們也不能依我們的方式過活，但若我們想要和平共處，讓雙方之間沒有高牆，且假使我讓蟲巢女王跟你們一起住和幫忙、教導你們，你們就得給我們一些保證，而且嚴格遵守。你了解嗎？」

「我了解，」「人類」說。「但你不曉得你在要求什麼——妻子很難應付。她們不像兄弟們那麼聰明。」

「但她們負責所有的決策，不是嗎？」

「當然了，」「人類」說。「她們是母親們的守護者，不是嗎？可是我得警告你，跟妻子們交談很危險。特別是你，因為她們非常敬重你。」

「如果柵欄關閉，我就必須跟妻子們談談。如果我不能這麼做，柵欄就會繼續存在，米洛會死去，我們則得遵守議會命令，所有露西坦尼亞上的人類都得離開。」安德沒告訴他們人類可能會被殺死。他總是說實話，只是不見得會全盤托出。

「我會帶你去見妻子們那裡。」「人類」說。

食葉者走過來，嘲弄地用手劃過「人類」的肚子。「他們給你的名字果然沒錯，」他說。

「你是個人類，不是我們的一份子。」食葉者轉身準備跑開，但「箭頭」和「杯子」抓住了他。

「我會帶你去，」「人類」說。「現在請關掉柵欄，救米洛的命吧。」

安德轉身看主教。

「我無權決定，」主教說。「柏絲昆雅可以。」

「我發誓效忠星程議會，」柏絲昆雅說。「但我現在願意為了救我的人民的命而做偽證。我提議我們關掉柵欄，試著貫徹反叛行動。」

「假如我們能對豬人佈道的話。」主教說。

「等我見到妻子們，我會問她們的，」安德說。「我不能保證更多。」

「主教！」娜明雅哭喊。「派波跟里波已經在柵欄後面送過命了！」

「關掉它吧，」主教說。「我不想看到這殖民地未能在此完成上帝的任務就結束。」他嚴肅地微笑。「不過聖徒夫婦很快就會被賜為聖徒了。我們會需要他們幫忙。」

「珍？」安德低聲說。

「所以我才這麼愛你，」珍說。「只要我把情況安排妥當，你就無所不能。」

「請切斷即時通和關閉柵欄吧。」安德說。

「好了。」她說。

安德衝向柵欄，爬了過去，並在豬人幫忙下把米洛扛過柵欄頂上，讓他僵硬的身軀落進底下等待的主教、市長及娜明雅的懷抱。奈弗歐跟著克麗絲塔女士跑下山坡。他們會試所有的辦法搶救米洛。

烏婉達開始爬柵欄。

「回去吧，」安德說。「我們已經把他送過去了。」

「如果你要見去妻子們，」烏婉達說。「我要跟你去。你會需要我幫忙。」

安德無言以對。她落到地面，走到安德身邊。

奈弗歐跪在米洛身邊。「他爬了柵欄？」他問。「書上可沒講這要怎麼處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沒有人能忍痛忍到把頭伸過柵欄。」

「他會活下去嗎？」娜明雅追問。

「我怎麼知道？」奈弗歐說，不耐煩地扯開米洛的衣服，把感應器貼在他身上。「醫學院可沒人教這種東西。」

安德注意到柵欄又在搖動。是伊菈在爬圍牆。「我不需要妳幫忙。」安德說。

「該是時候讓懂得異星生物學的人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了。」她反駁。

「留下來照顧妳的兄弟吧。」烏婉達說。

伊菈挑戰地看她。「他也是妳的兄弟啊，」她說。「如果他會死，我們就確保他不會死得一文不值。」

他們三人跟著「人類」與其他豬人踏入森林。

柏絲昆雅與主教望著他們離去。「當我今早醒來時，」柏絲昆雅說。「我沒想到我在上床睡覺前就會變成反叛者。」

「我也沒想過代言人會成為我們與豬人的大使。」主教說。

「問題在於，」克里斯多恩閣下說。「我們在歷史中是否還會被原諒。」

「你難道認為我們做了錯的決定嗎？」主教怒斥。

「完全不是，」克里斯多恩閣下說。「我想我們朝真正重要的事踏出了一大步。但人類幾乎永遠不會諒解真正偉大的節操。」

「幸好，」主教說。「人類沒有資格決斷這類事情。現在我想替這孩子祈禱，因為醫藥科學顯然已經達到了能力極限。」

第十七章：妻子

找出為何撤離艦隊配備有小型醫生裝置⁴⁹這件事會走漏風聲。這是**最高優先**。然後找出狄摩西尼斯到底是誰。把撤離艦隊喊成第二異星屠殺絕對違反了星程法典的叛國罪法律，而要是議會安全局沒能力找到那個聲音和消滅之，我想議會安全局乾脆廢掉算了。

在此同時，你繼續檢視從露西坦尼亞取得的檔案。他們的反叛實在很不理性，因為我們不過是逮捕了兩位失控的異星種族學家。市長的背景也顯示不出有造反跡象。我希望知道是誰在領導革命。

佩歐特，我知道你在全力以赴；我也是，大家都是。露西坦尼亞上的人或許亦然。但我的責任是維繫百大世界的安全與完整，我的責任比大統領彼得多出一百倍，卻僅有他十分之一的權力，更別提我完全不像他是天才。毫無疑問要是彼得還活著，你跟所有人都會比較高興。我只擔心這件事結束以後，我們會需要找另一個安德；沒有人喜歡異星屠殺，可是萬一戰爭爆發，人類就是人類，外星人則是外星人。只要是攸關生存的問題，所有拉門者的玩意兒就得拋一邊去。

你覺得滿意了嗎？我告訴你我沒有變軟弱，你相信了吧？現在，請證明你也沒有軟化。你得迅速將結果呈交給我。附上愛與吻，芭瓦。

——異星監督委員會主席葛芭瓦·伊庫姆波，致議會安全局局長佩歐特·馬汀諾夫之備忘錄

44:1970:5:4:2, 收錄於狄摩西尼斯《第二次異星種族屠殺》，87:1972:1:1:1

「人類」領路穿過森林。豬人們輕鬆地在地坡爬上爬下、踏過小溪和鑽過濃密的樹叢。但「人類」似乎還一路跳著舞，半路跑開去找某些樹、觸摸和跟它們說話。其他豬人則比較克制，只偶爾加入他的瘋狂舉動。只有「大人物」跟人類們待在一起。

「他幹嘛要那樣？」安德小聲問。

「大人物」一時不解。烏婉達替安德解釋：「『人類』為什麼要爬樹，或者摸它們和唱歌？」

「他在對它們歌頌第三生命的事，」「大人物」說。「那樣是壞習慣。他一直都很自私愚蠢。」

烏婉達訝異地看安德，再看「大人物」。「我以為大家都喜歡『人類』。」她說。

「他擁有很高的榮譽，」「大人物」說。「而且睿智。」然後「大人物」戳安德的臀部。「但是他有件事很蠢。他認為你會賜他榮譽，認為你會把他帶往第三生命。」

「什麼是第三生命？」安德問。

「派波獨留給自己的禮物。」「大人物」說。然後他走得更快，跟上其他的豬人。

⁴⁹ Little Doctor, 醫生裝置(Medical Doctor Device), 是分子裂解裝置(Molecular Detachment Device)縮寫轉換字的暱稱。安德在蟲族戰爭結尾以裂解砲摧毀了蟲族母星。

「這些妳聽得懂嗎？」安德問烏婉達。

「我還是不習慣你這麼開門見山。」

「反正我也得不到什麼答案，是吧？」

「至少『大人物』很生氣，這是一個結果。而且他遷怒里波，這是第二個結果。第三生命——里波只留給自己的賜禮。這些最後都會真相大白的。」

「什麼時候？」

「二十年後。或者二十分鐘。異星種族學好玩的地方就在這裡。」

伊菀也撫摸著樹，不時注視樹叢。「全都是相同的樹種，樹樞和爬在大多數樹上的藤蔓也都一樣。你在森林裡有看過其他植物嗎，烏婉達？」

「我沒有看過，我也沒去找過。藤蔓叫做梅多納，馬西歐蟲似乎靠它維生，豬人則吃馬西歐蟲。我們教過豬人怎麼把梅多納的根弄得可以食用，那是在引進莧菜之前。所以他們吃的食物鏈是更低一層了。」

「你們看。」安德說。

豬人全部停下來了，而且背對人類，面對一處林間空地。一會兒後安德、烏婉達與伊菀趕上，越過他們看著籠罩在月光下的幽谷。那裡相當大，地面被踩禿；空地邊緣排著幾棟木屋，但中間除了一株大樹外空無一物。這是他們在森林裡看過最大的樹。

樹幹似乎在挪動。「上面爬滿了馬西歐蟲。」烏婉達說。

「不是馬西歐蟲。」「人類」說。

「是那三百二十個——」「大人物」說。

「小兄弟——」「箭頭」說。

「以及小母親。」「杯子」補充。

「要是你們傷害他們，」食葉者說。「我們就會殺死你們，不種樹且砍倒你們的樹。」

「我們不會傷害他們。」安德說。

豬人們沒有踏進空地。他們等了又等，直到幾乎位於他們對面的最大木屋之一旁邊終於出現動靜。是個豬人，但是比他們看過的任何豬人都大。

「那是個妻子。」「大人物」低聲說。

「她叫什麼名字？」安德問。

豬人們轉身瞪他。「她們不肯告訴我們她們叫什麼，」食葉者說。

「要是她們有取過名字的話。」「杯子」說。

人類伸手拉安德彎下腰，好對著他耳邊低語。「我們總是叫她吼叫者。可是絕對不要在妻子聽得見的地方說。」

那位雌性望著他們，然後唱起歌來——沒有字詞能形容她甜美柔和的嗓音——是一兩句妻子語。

「那是叫你過去，」「大人物」說。「你，代言人。」

「獨自一人？」安德問。「我倒希望能帶烏婉達跟伊菀一起去。」

「大人物」大聲用妻子語開口；跟雌性的優美的聲音比起來像是在漱口。吼叫者回應，同樣

只唱了短短一段。

「她說她們當然可以去，」「大人物」說。「她說她們也是雌性，不是嗎？她沒那麼在乎人類跟小不點之間的差異。」

「還有一件事，」安德說。「我需要你們至少一個人擔任翻譯。還是她會說星際語？」

「大人物」轉達安德的要求。回答很短，而「大人物」顯然不喜歡，拒絕翻譯出來。最後解釋的是「人類」：「她說你可以選擇任何翻譯者，但必須選我。」

「那麼，我們想請你擔任我們的翻譯。」安德說。

「你必須先踏進誕生聖地，」「人類」說。「被邀請的人是你。」

安德踏入空地、走進月光之下。他能聽見伊菈跟烏婉達跟來，「人類」的脚步聲啪嗒啪嗒隨行。現在他能看見吼叫者並非唯一在場的雌性；每扇門口都有數張臉孔。「她們有多少人？」安德問。

「人類」沒回答。安德轉身面對他。「這裡有多少妻子？」安德重覆。

「人類」仍沒有回答。直到吼叫者再次唱歌，比之前更大聲且帶著命令性，「人類」才翻譯：「代言人，當你在誕生聖地裡，只有妻子發問時你才能開口。」

安德嚴肅地點頭，然後走回其他雄性在空地邊緣等待的地方。烏婉達和伊菈跟上。他能聽見吼叫者在背後吟唱，開始理解雄性們為何如此稱呼她——她的聲音足以撼動樹木。「人類」追上安德並扯著他的衣服。「她問你為何離開，因為她沒有准許你走掉。這樣很糟糕，代言人，她非常生氣——」

「告訴她，我不是來給予或聽命令的。如果她不待我平起平坐，我就把她當成平等對象。」

「我不能這樣告訴她。」「人類」說。

「那麼她就會一直想知道我為何離開，不是嗎？」

「被妻子們召見，這可是天大的榮譽！」

「有位亡靈代言人拜訪她們也是莫大的榮譽。」

「人類」沉默了一陣子，焦慮得僵住。接著他轉身對吼叫者說話。

現在換成她陷入沉默，峽谷裡寂靜無聲。

「希望你曉得你在做什麼，代言人。」烏婉達低聲說。

「我在臨場應變，」安德說。「不然妳以為事情要變成什麼樣？」

她沒回答。

吼叫者鑽回大木屋。安德轉身再次朝森林走去，而吼叫者的歌聲幾乎是立即響起來。

「她命令你等候。」「人類」說。

安德完全沒有慢下腳步，一會兒後便身在雄性聚集處的背後。「要是她請我回去，我可能會回去。但你必須告訴她，『人類』，我不是來命令什麼或者被命令的。」

「我沒辦法說，。」「人類」說。

「為什麼？」安德問。

「讓我來吧，」烏婉達說。「『人類』，你的意思是你不敢說，還是沒有字詞能這麼表達？」

「沒有字詞。因為一位兄弟跟雌性交談時，他絕不能命令她，她也不會向他請願。這些是說不出來的。」

烏婉達對安德微笑。「你沒輸啦，代言人。語言障礙。」

「她們懂你們的語言嗎，『人類』？」安德問。

「雄性語被禁止在誕生聖地使用。」「人類」說。

「告訴她，我的話無法用妻子語表達、只能用雄性語，然後跟她說我——我請求——讓你將我的話翻譯成雄性語。」

「你會惹來很多麻煩，代言人。」「人類」說。他轉身對吼叫者發言。

突然間峽谷裡滿是著妻子語的聲響，像在暖身的合唱團齊聲唱起數十首不同的歌。

「代言人，」烏婉達說。「你現在已經破壞了正當人類學實踐的幾乎每條原則。」

「我漏掉了哪條？」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只有你還沒殺死任何豬人吧。」

「妳忘了，」安德說。「我不是以科學家的身分來這裡研究他們的。我是以大使的身分來跟他們談判。」

妻子們的聲浪開始得快，結束得也很快，陷入了沉默。吼叫者從她的屋子現身，走到空地中央，非常靠近巨樹，然後唱著歌。

「人類」回答她——用的是兄弟語。烏婉達低聲大略翻譯。「他正在把你說的話告訴她，要求平等對待。」

妻子們再度爆出一團不和諧的歌聲。

「你們認為他們會怎麼回應？」伊菴問。

「我怎麼曉得？」烏婉達說。「我來這裡的次數跟妳一樣多。」

「我想她們會懂，然後接受我的條件。」安德說。

「你何以認為？」烏婉達問。

「因為我是從天上來的。因為我是那位亡靈代言人。」

「別開始把自己當成某個偉大的白神，」烏婉達說。「那通常下場很不好。」

「我可不是皮薩羅⁵⁰。」安德說。

珍在他耳裡低語：「我開始能聽懂妻子語了。雄性語的基本知識記載在派波跟里波的筆記裡，而『人類』的翻譯又幫助很大。妻子語和雄性與息息相關，唯獨比較古體化——更接近字根，且形式更舊——而所有雌性對雄性的語句都是命令式語氣，雄性對雌性則是屈從性語氣。雌性語裡面的兄弟一字似乎跟雄性語裡的馬西歐蟲一詞有關。要是這是愛的語言，他們能繁殖就真是個奇蹟了。」

安德笑了。能聽到珍再度對他說話真好，知道他擁有她的幫忙。

他注意到「大人物」剛才問了烏婉達一個問題，因為她正低聲回答：「他正在聽耳朵裡的植入耳機。」

⁵⁰ 法蘭契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 1471-1541)，西班牙探險家，征服了南美洲，包括祕魯的印加帝國。

「那就是蟲巢女王嗎？」「大人物」問。

「不是，」烏婉達說。「那是……」她掙扎著尋找用詞。「那是一個電腦。會說話的機器。」

「我也可以有一個嗎？」「大人物」問。

「以後吧。」安德回答，讓烏婉達不必費神構思答案。

妻子們陷入沉默，只剩下吼叫者的聲音。雄性立刻激動起來，開始跳上跳下。

珍對他耳邊低語：「她自己在用雄性語說話。」她說。

「真是個偉大的日子，」「箭頭」小聲說。「妻子們在此地開口說雄性語。這從來沒發生過。」

「她邀請你進去，」「人類」說。「以姊妹對兄弟的身分。」

安德馬上踏回空地，直接往她走去。即使吼叫者比雄性高，她仍比安德矮了至少五十公分；所以他立刻跪下，迎上對方的雙眼。

「我很感激您的寬待。」安德說。

「我可以把這句翻成妻子語。」「人類」說。

「還是用你的語言說吧。」安德說。

他照做了。吼叫者伸出手，觸摸他額頭上的平滑皮膚、留著粗糙鬍渣的下巴，將一根手指抵在他的嘴唇上。當她小心翼翼觸摸他的眼皮時，他閉上眼睛，但沒有因此發抖。

她開口。「你就是那位神聖的代言人？」「人類」翻譯。珍則糾正：「他自己加了**神聖**這個字。」

安德望著「人類」的眼睛。「我一點也不神聖。」他說。

「人類」僵住。

「告訴她。」

他掙扎了好一陣子，最後顯然決定安德在兩者之間比較不危險。「她沒有說神聖。」

「把她的話盡可能一字不漏告訴我。」安德說。

「要是您不神聖，」「人類」說。「你怎麼知道她剛才說了什麼？」

「拜託，」安德說。「你得在我們之間實話實說。」

「我會對你實話實說，」「人類」說。「可是我跟她交談時，她聽見的是**我的**聲音在講你的話。我得小心措辭。」

「實話實說吧，」安德說。「別害怕。她得知道我究竟說了什麼，這很重要。跟她說我要她原諒你無禮地發言，因為我是個無禮的法林者，你也必須完整轉述我的話。」

「人類」翻白眼，但轉向吼叫者說話。

她簡短回答。「人類」翻譯：「她說她的頭又不是用梅多納藤蔓的根雕出來的。她當然懂。」

「告訴她，我們人類從來沒看過這麼大的樹。請她解釋她和其他妻子們用這棵樹做什麼。」

烏婉達驚駭不已。「你可真單刀直入，是不是？」

但當「人類」翻譯安德的話時，吼叫者立刻走到樹旁，撫摸之並開始唱歌。

他們聚過來更靠近那棵樹，能看見樹皮上有一大群小生物蠕動著，多數頂多只有四、五公分長，看來隱約像胎兒，不過粉紅色的身軀已經覆著細細的暗色毛髮。他們的眼睛是睜開的。他們爬到彼此身上，掙扎著擠進樹幹上其中一團塗滿乾糊物質的地方。

「莧菜泥。」烏婉達說。

「嬰兒。」伊菟說。

「不是嬰兒，」「人類」說。「這些已經幾乎大得可以走路了。」

安德走到樹旁和伸出手。吼叫者頓然停止歌唱；不過安德並沒有停止動作。他用手摸一隻年輕豬人附近的樹幹。那豬人爬行時碰到了他，爬過他的手和攀到他身上。「你知道這位豬人叫什麼名字嗎？」

害怕的「人類」連忙翻譯，然後回覆吼叫者的答案。「那是我的一位兄弟，」他說。「他能用兩條腿走路之前不會有名字。他父親是掘根者。」

「那他母親呢？」安德問。

「喔，小母親從來就沒有名字的。」「人類」說。

「問她。」

「人類」問了。吼叫者回答。「她說他母親很強壯又勇敢，她養胖自己好生育五位孩子。」

「人類」觸碰他的額頭。「五個小孩是個非常好的數字。她也胖得足以養活他們全部。」

「他母親會帶莧菜泥來餵他嗎？」

「人類」滿臉驚恐。「代言人，我不能那麼說。我的語言沒有這些字。」

「為什麼沒有？」

「我告訴過你了。她胖得足以養活所有五個小孩。請你把小兄弟放回原處，讓妻子對樹吟唱。」

安德再次把手靠近樹，小兄弟扭動著爬開了。吼叫者繼續唱歌。烏婉達瞥看安德臉上的煩躁，但是伊菟卻十分興奮。「你不懂嗎？新生兒靠著食用母親的身軀生存。」

安德退開，感到反感。

「你怎麼能那麼說？」烏婉達問。

「你看他們在樹上蠕動，就跟小馬西歐蟲一樣。他們跟馬西歐蟲以前一定是競爭者。」伊菟指著樹上沒有沾上莧菜泥的部分。「樹這裡的裂縫會釋出樹汁。在德斯科拉達侵襲之前，一定有昆蟲靠樹汁維生，而馬西歐蟲跟豬人幼兒會搶著吃它們。這就是為什麼豬人的基因分子能跟這些樹結合。他們的幼兒不但住在這裡，長大的成員還得不斷爬樹驅走馬西歐蟲。即使其他食物來源很多，他們的整個生命週期仍跟這些樹息息相關。遠在他們變成樹之前就是了。」

「我們研究的是豬人社會，」烏婉達不耐地說。「不是遠古的演化史。」

「是在主導微妙的協商，」安德說。「所以拜託安靜和學習吧，不需要開研討會。」

歌唱達到高潮；樹的側面裂開一條縫。

「他們不會為了我們弄倒這棵樹吧？」烏婉達驚駭地問。

「她要求樹打開她的心，」「人類」摸著額頭。「這是母親之樹，是我們森林裡唯一的一棵。沒有人能傷害這棵樹，否則我們的孩子就會從其他樹出生，我們的祖先也都會死去。」

此刻所有其他妻子們的聲音加入吼叫者，很快的母親之樹上面就張開一個大洞口。安德立刻站到洞口前面，但裡頭黑得看不清楚。

伊菀從腰帶上拿出一隻手電筒遞給他。烏婉達的手竄出來抓住伊菀的手腕。「機器！」她說。「妳不能把這種東西帶來這裡。」

安德溫和地從伊菀手中取走手電筒。「柵欄已經關閉了，」安德說。「我們現在都可以進行『可疑的活動』了。」他將手電筒的開口對準地面，按下按鈕並很快用手指遮在前面，好柔化和分散光線。妻子們喃喃低語，吼叫者也摸著「人類」的肚子。

「我告訴過她們，你們能在晚上製造小月亮，」他說。「我跟她們說你們會帶在身上。」

「若我把這道光線照進母親之樹，那會傷害什麼東西嗎？」

「人類」問吼叫者，吼叫者則伸手取過手電筒，顫抖地用雙手握著、柔聲歌唱，稍微讓光線探入洞口。她幾乎是立刻就將手電筒轉開。「光線令他們盲目。」「人類」說。

珍在安德耳裡低語：「她的聲音在樹洞裡迴盪。光線照進去時，回音出現了調整，創造出高頻泛音並改變聲音。那棵樹在借用吼叫者自己的聲音回答。」

「妳能看見嗎？」安德小聲說。

「跪下來讓我靠近，然後讓我掃過洞口。」安德照辦，將頭緩緩靠近洞前，讓有植入裝置的耳朵能清楚看見洞內。珍描述她看到的東西。安德跪在那兒好長一段時間，最後轉身面對其他人。「裡面有小母親，」安德說。「已經懷孕的。不超過四公分長，其中一個正在分娩。」

「你用植入耳機看見的？」伊菀問。

烏婉達跪在他身邊，嘗試往裡頭看但失敗了。「真不可思議的性別同種異形體。雌性在嬰兒階段就性成熟，生產後便死亡。」她問「人類」：「所有在樹外面的小不點都是兄弟嗎？」

「人類」把問題重覆給吼叫者。那位妻子伸手到洞口附近，取下一個大得多的幼兒。她唱著歌解釋。「這是個年輕的妻子，」「人類」翻譯。「等她長得夠大，就會加入其他妻子照顧幼兒。」

「只有這一個嗎？」伊菀問。

安德發抖，站了起來。「她是不孕的，或者他們根本沒讓她交配。她這輩子不會有小孩。」

「為什麼？」烏婉達問。

「雌性沒有生殖道，」安德說。「嬰兒一路吃出來。」

烏婉達低聲禱告。

伊菀卻顯得更感興趣。「真有意思，」她說。「但要是她們這麼小，她們要怎麼交配？」

「當然啦，我們把她們帶去給祖先們，」「人類」說。「你以為呢？祖先們沒辦法過來這裡，對吧？」

「祖先或父親（fathers），」烏婉達說。「那是他們對最神聖的樹的稱呼。」

「沒錯，」「人類」說。「祖先們會在樹皮上分泌。他們透過樹汁傳遞粉末。我們把小母親帶到妻子們選擇的祖先，讓她爬在樹幹上，粉末就會進入她的身體變成小不點。」

烏婉達無聲地指著「人類」肚子上的小突起。

「是的，」「人類」說。「那是攜帶器。擁有榮譽的兄弟把小母親放在其中一個攜帶器上，

她會緊緊抱著直到抵達祖先身上。」他摸著自己的肚子。「這是我們在第二生命最為喜悅的事。只要可以的話，我們每晚都會幫忙帶著小母親。」

吼叫者歌唱，長而大聲地，母親之樹的洞再度闔上。

「這些雌性，這些小母親，」伊菴問。「她們有自我意識嗎？」

「人類」不懂這個字。

「她們是醒著的嗎？」安德問。

「當然。」「人類」說。

「他的意思是，」烏婉達解釋。「小母親能思考嗎？她們懂不懂語言？」

「她們？」「人類」說。「不，她們跟卡布拉羊一樣笨。只比馬西歐蟲好一點點。她們只會做三件事：吃、爬行和尋求被攜帶。那些現在在樹外面的——她們正在學習。我記得曾爬在母親之樹的表面，所以我那時有記憶。但我是極少數能記得那麼遠的人。」

淚水抑不住地自烏婉達的眼睛湧出。「所有的母親，出生、交配、生育然後就死去，全部發生在幼兒時期。她們甚至不曉得自己曾活著。」

「這是的性別同種異形體的荒謬極端化，」伊菴說。「雌性很早就達到性成熟，但雄性卻很晚。很諷刺不是嗎，居高位的所有雌性成人都不孕。她們統治整個部族，但自己的基因卻無法傳承——」

「伊菴，」烏婉達說。「要是我們發展一個辦法，讓小母親能生育而不被吞噬，例如剖腹生產，然後用高營養食品取代小母親的屍體。這樣的話雌性有辦法長大嗎？」

伊菴根本沒機會回答。安德抓住兩人的手，把她們拉開。「妳太放肆了！」他低語。「要是**他們**找到辦法讓人類小女孩懷孕生子，而嬰兒得靠母親的小屍體存活呢？」

「你在講什麼？」烏婉達說。

「那真變態。」伊菴說。

「我們來這裡不是要攻擊他們的生活基礎，」安德說。「我們是來找個方法跟他們共享星球。等過了一百或一百五十年，他們學會夠多知識改變自己後，**他們**可以再決定是否要改變自己孩童的受孕與生育途徑。但我們無法曉得若突然有許多雌性與雄性同時長大會怎樣。而且那樣有什麼用呢？她們又不能生更多孩子，對嗎？她們不能跟雄性競爭成為祖先對嗎？她們的存在會有何意義？」

「但她們不曉得自己活著就死去——」

「她們就是如此，」安德說。「**他們**才能決定要做什麼改變，不是妳或妳的盲目人類觀點，試圖讓他們活得完美快樂，就跟我們一樣。」

「你說得對，」伊菴說。「你當然是對的。我很抱歉。」

對於伊菴而言，豬人不是人，只是奇特的外星生物，伊菴也很習慣發現其他動物擁有非人類的生命模式；但安德看得出烏婉達仍然感到氣憤。她已經經歷過拉門者的轉變：她開始把豬人當作**我們**而不是**他們**。她把那些奇異行為，甚至包括她父親的謀殺在內，接納為可接受的陌生行為。這表示她其實比伊菴更能容忍和接納豬人們。然而，當他們發現如此殘酷、殘忍的事實時，這點也使她在朋友之中更易承受打擊。

安德並且注意到，烏婉達跟豬人相處這麼多年來，也繼承了他們的一項習慣：在焦慮不安時身體會變得僵硬。所以他用個慈父般的姿勢接過她的肩膀，將她摟在手臂下拉到身旁，提醒她自己本有的人性。

在他的觸碰下，烏婉達稍微軟化了，緊張笑笑並低聲開口。「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什麼嗎？」她說。「小母親生下所有孩子，然後還沒受洗就死了。」

「要是佩瑞格諾主教皈依他們，」安德說。「也許他們會讓我們朝母親之樹的樹洞灑聖水，然後講些禱詞。」

「別嘲笑我。」烏婉達小聲說。

「我沒有。不過現在，我們會請他們做出足夠的改變，這樣我們才能與他們共處，僅止於此。我們只會把自己改變到足以令他們容忍我們的程度。若妳們不同意，柵欄就會重新開啟，因為我們真的會對他們的生存構成威脅。」

伊菴點頭同意，但烏婉達再次僵住。安德的手指突然粗魯地按進烏婉達的肩膀。她害怕地點頭同意。他放鬆手。「抱歉，」他說。「但他們生來就是這樣子。假如妳願意這麼想，上帝把他們創造成這個樣子。所以別嘗試用妳自己的形象改造他們。」

他走回母親之樹，吼叫者和「人類」仍等在那裡。

「請見諒這段打岔。」安德說。

「沒關係，」「人類」說。「我跟她說了你們在做什麼。」

安德感到胸口糾結。「你是怎麼跟她說的？」

「我說她們想對小母親做某件事，好使我們更像人類，但你說她們不能那麼做，不然你就會打開柵欄。我告訴她，你提到我們必須繼續當小不點，你們則繼續當人類。」

安德笑了。「人類」的翻譯本質上是對的，但懂得要省略細節。可以想像，妻子們或許真的想讓小母親熬過生育，卻不曉得如此看似單純、人類化的改變會帶來多巨大的後果。「人類」是個傑出的外交家；他說出事實，不過迴避了整個問題。

「好吧，」安德說。「既然我們都見過面，該是開始認真討論的時候了。」

安德坐在光禿土地上。吼叫者蹲在他的正對面，唱了幾個字。

「她說你必須把你知道的一切教給我們，帶我們進入星辰，帶給我們蟲巢女王，還有給她這位新人類拿給你的手電筒，否則她會在夜深時派這森林裡的所有兄弟殺死睡夢中的所有人類，把你們吊在高處，讓你們完全無法進入第三生命。」「人類」看見人類們的緊張，伸手碰安德的胸口。「不，不是，你們得了解，這沒有別的意思。我們跟其他部族交談時都是這樣開場的。你們難道以為我們瘋了嗎？我們絕不會殺死你們！你們給了我們莧菜，陶器還有《蟲巢女王》跟《大統領》。」

「要她收回威脅，否則我們永遠不會給她其他東西。」

「我說過了，代言人，那不代表——」

「她說過那些話，只要話還成立，我就不會跟她談。」

「人類」告訴她。

吼叫者跳起來，一路走過去繞過母親之樹，舉高雙手大聲吟唱。

「人類」挨近安德。「她在跟偉大的母親和其他妻子們抱怨，你是個不曉得自己身分的兄弟。她說你無禮又難以應付。」

安德點頭。「是的，一點都不錯。現在我們總算有進展了。」

吼叫者再次蹲在安德對面，用雄性語講話。

「她說她永遠不會殺死任何人類，或讓任何兄弟或妻子殺死你們任何人。她說請你記得你有我們的兩倍高，而且你曉得所有事情，我們則一無所知。現在她是否羞辱自己夠多了，讓你願意跟她交談？」

吼叫者看著他，悶悶地等他回應。

「是的，」安德說。「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娜明雅跪在米洛床邊的地板上。昆恩和歐亞德站在她背後；克里斯多恩閣下則正在奇瓦菘與葛利格自己的房間哄他們睡覺。他走音的搖籃曲在米洛痛苦的呼吸聲中幾乎聽不見。

米洛的眼睛睜開。

「米洛！」娜明雅說。

米洛呻吟。

「米洛，你在家裡的床上。你爬上了啟動中的柵欄。奈弗歐醫師說你的大腦受到損害，我們不曉得那是不是永久性的。你可能會局部癱瘓，不過你活下來了，米洛，奈弗歐說他可以用許多方法補償你可能失去的功能。你懂嗎？我告訴你的是實話。短時間內可能會很糟糕，但是值得一試。」

他輕輕呻吟，但不是痛苦的聲音。彷彿是他想講話，卻說不出來。

「你能動下巴嗎，米洛？」昆恩問。

米洛的嘴緩緩張開又關上。

歐亞德把手舉在米洛頭上一公尺處揮動。「你能用眼睛跟著我手的動作嗎？」

米洛的眼睛跟著動。娜明雅捏米洛的手。「你能感覺我捏你的手嗎？」

米洛再次呻吟。

「閉上嘴巴表示**不是**，」昆恩說。「張開嘴表示**是**。」

米洛闔上嘴，說「唔」。

娜明雅實在忍不住了；儘管她嘴巴說出那些勇敢的話，但這件事比她任何孩子的遭遇都更可怕。她以前以為拉羅失去眼睛而變成歐亞德（她恨透了那暱稱，但現在自己也跟著用）已經是最糟的了。可是米洛這樣癱瘓無助、甚至感覺不到她的手……太令人難以承受了。她在派波死去時感受到一種悲傷，里波死去則是另一種悲痛，馬可溫的死則帶來可怕的悔恨。她甚至記得看著人們把她父母放進地下時的那股疼痛空虛感。然而，如今再也沒有任何痛苦勝過目睹她的孩子受難，她自己卻束手無策。

她起身準備離開。她會為了他沉默哭泣，而且是在別的房間裡。

「唔。唔。唔。」

「他不要妳走。」昆恩說。

「如果你想要，我就留下來，」娜明雅說。「但你應該再睡一會兒。奈弗歐說你睡得越多——」

「唔。唔。」

「他也不想睡覺。」昆恩說。

娜明雅強壓下斥責昆恩的直覺反應，因為她自己能把他的回答聽得一清二楚。只是現在不是爭吵的時候。何況，昆恩想出了這套能讓米洛溝通的辦法，他自然有理由藉著扮演米洛之聲而感到驕傲；那是他承認自己是家庭一份子的方式，他沒有因為自己在廣場上聽到的事就放棄。這是他原諒她的方式。於是她沒有出聲。

「也許他想告訴我們某件事。」歐亞德說。

「唔。」

「還是你要問問題？」昆恩問。

「嗯。啊。」

「太棒了，」昆恩說。「如果他不能動手，他沒辦法寫字的。」

「Sem problema, (沒問題,)」歐亞德說。「選字。他可以選字。如果我們把他放在終端機旁邊，我可以讓它輪流顯示字母，他只要在需要的字母出現時說是。」

「那會花太多時間。」昆恩說。

「你想試試看這種方式嗎，米洛？」娜明雅問。

他想。

三人把他抬到客廳，把他放在那裡的床上。歐亞德轉動終端機，讓它顯示所有字母，並轉過來面向米洛讓他看得見。歐亞德寫了個小程式，令每個字母亮起不到一秒——不過花了幾次才調到正確的速度，慢得足以讓米洛及時發出聲音表示**是這個字母**，免得光線移到下個字上。

而米洛為了加快速度，刻意將他的話簡化成縮寫。

P—I—G。

「豬人 (Piggies)，」歐亞德。

「沒錯，」娜明雅。「你為什麼要跟著豬人爬過柵欄？」

「唔唔唔唔！」

「他是要問問題，母親，」昆恩說。「不是回答問題。」

「啊。」

「你想知道當你爬柵欄時，在你身邊的那些豬人怎麼了嗎？」娜明雅問。他想知道。「他們回森林去了。跟著烏婉達、伊菴還有亡靈代言人。」她很快告訴他在主教房間舉行的會議、他們對豬人的發現，以及最重要的部分，他們決定要做什麼。「當他們為了救你而關閉柵欄時，這就等於是決定反抗星程議會。你懂嗎？委員會的統治結束了。柵欄現在只是一堆鐵線。柵門將會敞開。」

米洛的眼流下淚來。

「你想知道的就這些嗎？」娜明雅問。「你應該睡點覺。」

不要，他說。不不不不。

「等他的眼睛清乾，」昆恩說。「我們再多選些字。」

D—I—G—A—F—A—L。……

「Diga ao Falante pelos Mortos, (告訴亡靈代言人。)」歐亞德說。

「我們要告訴代言人什麼？」昆恩問。

「你應該先睡覺，晚點再告訴我們，」娜明雅說。「他得過好幾個小時才會回來。他正在跟豬人協商建立一套規則，管裡我們跟豬人之間的關係，好阻止他們殺死我們更多人，像他們殺死派波跟里——跟你父親一樣。」

但米洛不想睡覺。他繼續用終端機拼出訊息，讓他們三人試著搞懂他要他們告訴代言人的是什麼。他們也了解了，他希望他們能在協商結束前就動身。

所以娜明雅留下克里斯多恩閣下跟克麗絲塔女士看著房子和年幼的孩童，並在離開屋子時停在長子身邊。方才的活動令他筋疲力盡；他閉著眼睛，呼吸規律。她摸他的手，抓起來和握緊——她曉得他感覺不到，但這麼做其實在安撫她自己。

他睜開眼。然後，她感覺他的手指在她手上捏緊，力道好輕好輕。「我感覺到了，」她對他低語。「你會沒事的。」

他流著淚闔上眼。她起身，盲目地走向門口。「我的眼睛裡有東西，」她對歐亞德說。「帶我走幾分鐘路，等我能看見為止。」

昆恩已經等在柵欄邊。「柵門太遠了！」他叫道。「妳能爬過去嗎，母親？」

她可以，但那並不容易。「毫無疑問，」她說。「柏絲昆雅將來得讓我們在這裡安裝另一道柵門。」

時間很晚了，已經過了午夜。烏婉達跟伊菈都開始覺得睏了——安德卻並無睡意。他維持全神貫注好幾個小時跟吼叫者協商；他身體的化學成分發揮作用，就算他現在回家，也得多等幾小時才能入睡。

他現在更了解豬人想要和需要哪些東西了。森林是他們的家園和國家，那是他們真正所需的財產的全部定義。不過現在，莧菜田讓他們看到草原也可以利用，他們需要控制那裡。但他們對於土地丈量幾無概念。他們需要留多少公頃當耕作地？人類能使用多少土地？既然豬人幾乎不瞭解自己的需求，安德就很難把事情下定論。

更困難的是法律跟政府的概念。對豬人而言，妻子們是統治者——就這麼簡單。但安德終於讓他們搞懂，人類用不同的方式制定法律，而且人類法律只適用於人類問題。為了讓他們理解人類為何需要自己的法律，安德只得對他們解釋人類交配的模式。他打趣地注意到，吼叫者對於**成人**彼此配對、以及所有男人跟女人在制定法律上有平等發聲權的概念備感驚駭。在她眼裡，脫離部族的家庭與親屬關係算是「兄弟們的盲目」。「人類」有權替父親的眾多交配次數感到驕傲，

但是就妻子們而言，她們完全根據部族利益來挑選祖先們。部族和個體——妻子們敬重的對象只有這樣。

不過，他們最後懂了人類法律必須在人類居住地內實施，豬人法律則必須在豬人部族內使用。至於界線怎麼劃分就是完全另一個問題了。花了三個小時後，他們終於同意了唯一一件事：豬人法律在森林裡實行，所有進入森林的人類也得服從。人類法律適用於柵欄之內，進入裡頭的豬人得服從人類統治。星球的其餘地方可以稍後再劃分。這是個非常小的勝利，但起碼他們有了些共識。

「妳必須了解，」安德告訴吼叫者。「人類將來會需要許多空地。但我們只是問題的開端。你們想要蟲巢女王教導你們，教你們採礦、熔化金屬和製造工具，但她也需要一些土地。她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會遠比人類或小不點們更為強大。」他解釋，她的每隻蟲族成員都會完全服從和無比勤勞。他們很快就能壓過人類的生產力和影響力。一旦她在露西坦尼亞重生，她就必須列入認真考量。

「掘根者說她可以信任，」「人類」說。然後他替吼叫者翻譯：「母親之樹也願意信任蟲巢女王。」

「你們願意給她你們的**土地**嗎？」安德追問。

「這世界很大，」「人類」翻譯。「她可以使用其他部族的森林。你們也可以。我們免費送給你們。」

安德看烏婉達跟伊菈。「這樣很好，」伊菈說。「可是他們有資格讓出那些森林嗎？」

「絕對不行，」烏婉達說。「他們甚至會跟其他部族交戰呢。」

「如果其他人給你們麻煩，我們會殺了他們，」「人類」提議。「我們現在非常強大。三百二十個幼兒。十年內沒有任何部族擋得住我們。」

「『人類』，」安德說。「告訴吼叫者，我們現在協商的是這個部族。我們稍後會跟其他部族討論。」

「人類」很快翻譯，連珠炮地說話，很快便得到吼叫者的回答。「不不不不。」

「她在反對什麼？」安德問。

「你們**不能**跟敵人協議。你們已經找上**我們**。如果你們去找他們，你們就一樣是敵人。」

這時他們後面的森林探出光線來。「箭頭」與食葉者領著娜明雅、昆恩及歐亞德踏入妻子們的空地。

「米洛派我們來的。」歐亞德解釋。

「他還好嗎？」烏婉達問。

「癱瘓了。」昆恩直言不諱地說，省得娜明雅不必委婉解釋。

「Nossa Senhora, (喔, 聖母啊。)」烏婉達低聲說。

「不過大部分症狀是暫時的，」娜明雅說。「我離開時捏了他的手。他有感覺到，而且回握我。只有一點點，但神經連接沒有斷，至少不是全部。」

「對不起，」安德說。「你們可以等到回神蹟鎮再討論。我這裡有別的事情要辦。」

「抱歉，」娜明雅說。「米洛有訊息給你。他沒辦法說話，但用字母拼出來，所以我們得知

了實情。豬人打算靠著從我們這邊獲得的優勢發動戰爭。弓箭，還有壓倒性的人數——他們會所向無敵。不過就我理解，米洛說他們的戰爭不只是征服領地，還有得到基因混種的機會。雄性的異族通婚。獲勝的部族可以使用死者身上長出來的樹木。」

安德看著「人類」、食葉者和「箭頭」。「是真的，」「箭頭」說。「當然是真的。我們現在是最睿智的部族。我們比起其他豬人都能當更好的父親。」

「我懂了。」安德說。

「所以米洛才要我們今晚過來找你，」娜明雅說。「趁談判還沒定案之前。戰爭必須停止。」

「人類」站起來跳動，彷彿會飛起來似的。「我不要翻譯那句話。」「人類」說。

「我會。」食葉者說。

「不准！」安德吼道，嗓門比他過去讓任何人聽過的都大聲。眾人立刻閉上嘴；他的吼聲似乎在樹林之間迴響。「食葉者，」他說。「我只接受讓『人類』擔任我的翻譯。」

「你憑什麼說我不能跟妻子們交談？我是豬人，你什麼也不是。」

「『人類』，」安德說。「跟吼叫者說若她讓食葉者翻譯我們人類私下講的話，那麼他就是個間諜。如果她放任他偷聽我們說話，我們就現在離開，你們從我們這裡什麼也拿不到。我會把蟲巢女王帶到另一個星球重生。你了解嗎？」

他當然了解。安德也知道「人類」因此覺得高興。食葉者在嘗試篡奪「人類」的角色並侮蔑他——連同把安德拖下水。等「人類」翻譯完安德的話後，吼叫者對著食葉者吟唱。食葉者羞愧地迅速退回森林，跟其他豬人一起旁觀。

但「人類」一點也不是魁儡。他沒有露出感激的跡象，盯著安德的雙眼。「你說你們不會嘗試改變我們的。」

「我說我不會改變不必要的事。」

「這件事為什麼算必要？那是我們跟其他豬人的事情。」

「小心，」烏婉達說。「他非常氣憤。」

安德在希望說服吼叫者之前，必須先說服「人類」。「你是我們認識的第一批豬人。你們贏得了我們的信任與愛。我們絕不會傷害你們，或讓其他豬人對你們有優勢。但我們不能只找上你們；我們代表全體人類，我們也會盡可能教導所有豬人，不論是哪個部族。」

「你們才不代表所有人類。你們準備跟其他人類打仗。那你怎麼能說**我們**的戰爭不好，你們的就是好的？」

顯然皮薩羅當年儘管滿身缺點，在應付阿達華巴⁵¹時也輕鬆得多吧。「我們有試著**不要**和其他人類打仗，」安德說。「就算打起來，也不是**我們**的戰爭，不是為了能對他們形成優勢。那會是你們的戰爭，試圖替你們贏得在星際航行的權利。」安德舉起張開的手掌。「我們拋棄人類認同，成為你們之中的拉門者。」他將手握拳。「人類、豬人與蟲巢女王，全在露西坦尼亞上融為一體。**所有人類。所有豬人。所有蟲族。**」

⁵¹ 阿達華巴 (Atahualpa)，印加帝國皇帝，被皮薩羅俘虜並控制以統治印加，最後於西元一五五二年遭到處死。

「人類」沉默坐著，咀嚼這些話。

「代言人，」他終於說。「這樣很困難。你們人類過來以前，其他豬人——總是會被殺死，他們的第三生命是我們占有的森林中的奴隸。這座樹林曾經是戰場，這兒最古老的樹都是戰死的勇士。我們最久遠的祖先是戰爭英雄，我們的屋子都是用懦夫蓋的。我們一輩子都在準備擊敗敵人，這樣我們的妻子們才能在新戰場種下母親之樹，讓我們繁榮茁壯。過去十年來，我們學會如何用箭從遠處殺死他們；陶罐跟卡布拉羊皮能讓我們帶水穿過乾地；莧菜與梅多納藤蔓讓我們強壯且人數眾多，並能帶著食物到離家園森林的馬西歐蟲很遠的地方。我們對這些事很高興，因為這表示我們永遠能在戰爭中獲勝。我們可以把妻子們、小母親跟英雄帶到這個大世界的每個角落，最後有一天踏入星際。這就是我們的夢想，代言人，可是現在你卻要我們把它當作一陣風放走。」

這是很有力的演說。沒有人出聲建議安德該回答什麼。「人類」的話有些說服了他。

「你們的夢想很好，」安德說。「那是所有生物會有的夢。這種渴望源自生命源頭——不斷成長直到所有空間都是你們的一部分，屬於你們的掌控。這是追求更上一層的欲望。不過實現的方式有兩種：一個是殺光任何非我族類，吞掉或摧毀他們，直到再也沒有人對抗你們。但那是邪惡之道。你們是在對整個宇宙說，只有我能變得偉大，所以你們其餘人為了讓出空間給我就得放棄，即使你們已經舉白旗投降。你知道嗎，『人類』，要是我們人類也這麼想和這麼做，我們就會殺死露西坦尼亞的所有豬人，把這裡當成我們自己的家。若我們是邪惡的一方，你們的夢還會剩下多少？」

「人類」努力試著理解。「我知道你們給了我們很大的禮物，儘管你們能奪取我們微薄的一切。但既然你們賞給我們禮物，我們為何不能用他們來變得偉大？」

「我們要你們成長，在星際間旅行。我們希望你們在露西坦尼亞這裡變得強大，擁有成百上千的兄弟與妻子。我們想教你們種植許多種植物，還有養育多種動物。伊菘和娜明雅，這兩位女子，這輩子會花整天的時間發展更多能在露西坦尼亞生長的植物，而她們做出來的好東西都會給你們。所以你們得以成長。但為什麼其他森林的某個豬人必須死去，只因為你們擁有這些禮物呢？要是我們也給他們同樣的禮物，那對你們又有什麼壞處？」

「如果他們變得跟我們一樣強，我們又得到什麼好處？」

安德心想，我究竟期望這位兄弟做什麼呢？他的同胞總是跟其他部族採對立態度。他們的森林並不只是五十或五百公頃——問題只在於比西邊或南邊的森林大或小。我現在要做的是個橫跨世代的任務，教導他一個新方式讓同胞們得到更高的道德標準。「掘根者偉大嗎？」安德問。

「我認為是，」「人類」說。「他是我父親。他不是最年長或最密的，但我們記憶中沒有其他祖先在被種下的那麼短時間裡就生下那麼多孩子。」

「所以某方面而言，他所有的孩子都仍是他的一部分。他的後代越多，他就越偉大。」「人類」緩緩點頭。「而你在你的生命中完成的功勞越多，就會令你父親更偉大，是不是這樣？」

「如果他的後代表現很好，那麼是的，那是對祖先樹的偉大榮譽。」

「你必須殺死其他偉大的樹，才能讓你父親變得偉大嗎？」

「那不一樣，」「人類」說。「所有其他偉大的樹都是部族的祖先與父親。較不重要的樹仍

然是兄弟。」但安德能看見「人類」開始猶豫了。他抵抗著安德的想法，不是因為這些思緒有誤或者無法理解，而是太詭異了。他開始產生理解。

「看看妻子們，」安德說。「她們沒有小孩。她們絕對沒辦法像你們祖先那樣偉大。」

「代言人，你明知她們是最偉大的。整個部族都服從她們。她們若統治得好，部族就會繁榮；如果部族人數變多，妻子們也會勢力變得強大——」

「即使你們沒有任何豬人是她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怎麼會呢？」「人類」問。

「然而你卻把自己加到她們的偉大身上。她們就算不是你們的父母，她們的偉大仍會隨你們成長。」

「我們來自同一個部族……」

「但你們**為什麼**屬於同一個部族？你們的父母都不同。」

「因為我們**就是**部族！我們住在這森林裡，我們——」

「如果另一位豬人從別的部位過來，要求你們讓他留下成為兄弟——」

「我們絕對不會替他種祖先樹！」

「可是你們卻嘗試讓派波與里波變成祖先樹。」

「人類」喘著氣。「我懂了！」他說。「他們是部族的一份子。他們自天上來，但我們讓他們成為兄弟，然後嘗試讓他們變成父親。部族就是我們相信的事物。如果我們說部族是這森林的所有小不點和所有樹，那就是所謂的部族，即使某些最古老的樹來自不同部族的陣亡戰士。我們變成一個部族，因為我們這麼說。」

安德對這位小拉門者的心智深感驚嘆。太少人類能夠了解這個概念，讓它延伸和超越狹隘的部族、家庭和國家定義。

「人類」走到安德背後和靠在他身上，年輕豬人的體重壓在他背上。安德感覺到「人類」的呼吸噴在他脖子上，臉頰也貼在一塊，一起看著同個方向。安德馬上就懂了。「你看見了我的觀點。」安德說。

「你們人類增加偉大的方式是讓我們變成你們的一份子，成為人類、豬人跟蟲族這些拉門者的一員。如此一來我們就會是同一部族，我們的偉大便是你們的偉大，反之亦然。」安德能感到「人類」的身軀因這強烈的概念而顫抖。「你告訴我們，我們必須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其他部族。把全部人當成一個部族，我們所有部族結合為一，於是我們幫助他們偉大，自己也隨之偉大。」

「你們可以派老師，」安德說。「派兄弟們到其他部族去，在其他森林進入第三生命並孕育孩子。」

「這樣要求妻子們會很奇異和困難，」「人類」說。「也許會辦不到。她們的心智運作跟兄弟們不一樣。一位兄弟可以思考許多困難的事，但妻子們只想一件事：什麼對部族，對孩子們以及對小母親最好。」

「你可以讓她們了解這個概念嗎？」安德問。

「我能說得比你更好，」「人類」說。「但不一定。我也許會失敗。」

「我不認為你會失敗。」安德說。

「你今晚過來擔任我們之間的立約人，雙方是這個部族的豬人，以及住在這星球上的人類。露西坦尼亞以外的人類不在乎我們的約定，這森林之外的豬人也不會在意。」

「我們想跟他們達成相同的協議。」

「你們人類在這協議裡保證會教導我們一切。」

「用你們能吸收的最快速度。」

「還有我們能問所有問題。」

「假如我們曉得答案。」

「假如！以後！這些不是協約的用語！現在就給我明確的答案，亡靈代言人！」「人類」站起來、推開安德，繞過他並稍微彎身，俯視著安德。「保證會教導我們你知道的一切！」

「我們保證。」

「保證讓蟲巢女王重生來幫忙我們。」

「我會讓她重生。你們得自行跟她協議，她不適用人類法律。」

「你得保證讓蟲巢女王重生，無論她是否想幫我們。」

「我保證。」

「保證你們進入我們的森林時，就服從我們的律法。你並且同意我們需要的平原也歸我們統治。」

「我保證。」

「然後你們會跟天上其他的人類對抗，好保護我們和讓我們能在星辰間航行？」

「我們已經這麼做了。」

「人類」放鬆，後退並恢復蹲姿。他用手指在泥土上畫圖。「現在，你想從我們這邊得到的東西，」「人類」說。「我們會在你們的城市，以及你們需要的平原服從人類法律。」

「對。」安德說。

「你要我們不要發動戰爭。」「人類」說。

「沒錯。」

「就這樣嗎？」

「還有一件事，」安德說。

「你的要求已經強人所難，」「人類」說。「所以不如多要求一點吧。」

「第三生命，」安德說。「它什麼時候開始？當你們殺死一位豬人，他就會變成樹，是這樣嗎？」

「第一生命是在母親之樹裡面，我們永遠看不到光、盲目吃著母親的軀體與樹上的樹汁。第二生命是我們住在林蔭下，住在一半的光裡面，奔跑、走路、爬樹、看事情、唱歌、交談、用雙手造物。第三生命是我們終於伸展出去和飲用陽光，不會移動，只會隨風搖曳；只會思考，以及在某幾天時兄弟們會敲打你的樹幹而跟你說話。那就是第三生命。」

「人類沒有第三生命。」

「人類」看著他，滿臉不解。

「我們死去時，就算你們替我們種樹，也不會有東西生出來。沒有樹。我們不會飲用陽光。」

等我們死去時，我們就真的死了。」

「人類」看著烏婉達。「可是妳給我們的另一本書。它提到死後的生命還有重生。」

「不是以樹的形式，」安德說。「不是你能碰到或感覺到的東西。或者能講話以及得到回答的對象。」

「我不相信，」「人類」說。「要是那樣，派波跟里波幹嘛讓我們給他們種樹？」

娜明雅跪在安德身邊碰他——不是，靠在他身上——好聽得更清楚。

「他們要怎麼使你們給他們種樹？」安德說。

「他們帶來了重要的禮物，贏得偉大的榮譽。人類跟豬人兩兩一起。派波和『大人物』，里波和食葉者。『大人物』跟食葉者都認為他們贏得了第三生命，可是派波與里波沒有。他們把賜禮獨留給自己。要是人類沒有第三生命，他們為何那麼做？」

這時娜明雅開口了，聲音嘶啞激動。「他們得做什麼，才能讓『大人物』或食葉者獲得第三生命？」

「當然是給他們種樹，」「人類」說。「像今天一樣。」

「什麼像今天一樣？」安德問。

「你跟我，」「人類」說。「『人類』與亡靈代言人一起。如果你讓妻子們和人類達成協約，那麼這就是個值得紀念的偉大日子。所以若不是你賜給我第三生命，就是我賜給你。」

「用我的雙手？」

「當然，」「人類」說。「要是你不願給我榮譽，那麼我就得把它給你。」

安德想起他兩星期前才看過的照片，派波被肢解、掏空內臟，身體部位展開和分散在地上。被種樹。「『人類』，」安德說。「人類之間最糟糕的罪行就是謀殺。而更糟的是殺死一位活生生的人，切開他並令他無比痛楚地死去。」

「人類」再次蹲下一會兒，試著理解這些。「代言人，」他終於說。「我的思想一直看見這件事的兩個模樣。如果人類沒有第三生命，那麼種樹就是謀殺，永遠如此。在我們眼裡，里波跟派波是把榮譽留給自己，讓「大人物」和食葉者還留在這裡，沒辦法因為功勞而死去。在我們眼裡，犯下罪行的是你們，因為你們帶走了派波跟里波的身軀。但現在我懂了，派波和里波不願意讓『大人物』與食葉者進入第三生命，是因為他們以為那是謀殺。所以他們自願犧牲，這樣他們才不必殺害我們任何人。」

「是的。」娜明雅說。

「可是這樣的話，當你們人類在山坡上看到他們時，你們為什麼沒有衝進森林殺光我們呢？你們為何沒有放火燒掉我們所有的祖先，還有母親之樹本身？」

食葉者在森林邊緣哭喊出聲；那是難以承受的悲慟。

「而你們只要砍倒我們一棵樹，」「人類」說。「若你們謀殺任何一株樹，我們就會在晚上過來殺死你們，一個都不放過。就算你們有人倖存，我們的信差也會把故事傳遍其他部族，於是你們所有人都不會活著離開這塊地。你們為何沒有為了派波和里波的謀殺而殺掉**我們**？」

「大人物」突然出現在「人類」背後，激動地喘氣。他趴到地上，對安德伸出雙手。「我用這雙手切開他，」他痛哭著。「我試著給他榮譽，結果卻永遠殺死了他的樹！」

「不，」安德說。他接過「大人物」的手和握住。「你們都以為是在拯救彼此的性命。他傷害了你，而你——也的確傷害了他，殺死了他，但你們都以為自己做的是好事。這些都是可接受的，直到現在為止。現在你我都曉得事實，我們知道你們無意殺人，你們也知道當你們用刀刺人類時，我們就會永遠死去。這便是協議的最後一條，『人類』；絕對不要把其他人類帶到第三生命，因為我們根本去不了。」

「等我把這故事告訴妻子們，」「人類」說。「你會聽到好強烈的哀痛，聽起來像樹林在暴風雨裡折斷。」

他轉身站在吼叫者前面，說了一會兒話。接著他轉回來面對安德。「離開吧。」他說。

「我們還沒達成協議。」安德說。

「我必須對所有妻子們發言。如果你們在這裡，在母親之樹下面，她們就永遠不願出面，因為沒有人能保護幼兒。『箭頭』會帶你們離開森林。在山坡上掘根者守護柵門的山坡等我，可以的話就睡覺。我會把協議呈給妻子們，嘗試讓她們了解我們必須平等對待其他部族，一如你們如何對待我們。」

「人類」衝動地伸手，堅定地摸著安德的肚子。「我則做出我的盟約，」他對安德說。「我會永遠尊敬你，但絕不會殺死你。」

安德伸手，將手掌抵著「人類」溫暖的腹部。他手下的攜帶器變得很熱。「我也會永遠尊崇你。」安德說。

「如果你我的部族之間達成這個約定，」「人類」說。「你會賜給我第三生命的榮譽嗎？你願意讓我伸展和啜飲陽光嗎？」

「我們能做得很快嗎？不要那種又慢又可怕的方式——」

「讓我變成無聲的樹？永遠當不成父親？失去榮譽，只能用樹汁養育骯髒的馬西歐蟲，在我兄弟對我歌唱時讓出我的木材？」

「不能找別人做嗎？」安德問。「找某位了解你們生與死之道的兄弟？」

「你不懂，」「人類」說。「透過這種方式，整個部族才知道協約是真的。若你不賜我第三生命，我就必須給你，否則沒有協議。我不想殺你，代言人，而我們都想要和平協約。」

「好吧。」安德說。

「人類」點頭，收回手並回到吼叫者身邊。

「上帝啊，」烏婉達說。「你怎麼下得了手？」

安德沒有答案，只是沉默地跟著「箭頭」返回森林。娜明雅把自己的手電筒給「箭頭」照路；「箭頭」像孩子一樣把玩著，讓光線變小又變大，在森林與樹叢之間像吸血蟲般掃動。他是安德看過最快樂、最愉悅的豬人。

但是在他背後，他們能聽見妻子們的聲音唱著可怕、不和諧的歌曲。「人類」把派波與里波真相告訴她們，說他們痛苦地永遠死去，藉此不必像他們所認為的謀殺「大人物」和食業者。一直等到他們走得夠遠了，妻子們的哭號被他們自己的腳步聲和掃過樹梢的風聲稍微蓋掉，人類們才開口。

「那是哀悼我父之靈的彌撒。」烏婉達小聲說。

「還有我的。」娜明雅回答；他們都曉得她說的是派波，不是入土已久的聖徒加斯托。

不過安德沒有參與對話。他不認識里波與派波，不屬於她們哀痛的記憶。他滿腦子只能想著森林裡的樹；這些樹都曾是活著和呼吸著的豬人。豬人能對它們歌唱、說話，甚至不知如何能夠了解它們的話。只是安德聽不懂。對於安德而言，那些樹不是人，根本就不像人。若他持刀插進「人類」的身軀，那對豬人而言並不是謀殺，但安德會感覺他奪走了他唯一曉得的「人類」的生命。「人類」身為豬人，是個貨真價實的拉門者，也是一位兄弟；然而就安德的理解，以及他所能相信的事情，「人類」身為樹時只比墓碑好一點而已。

但他又心想，我必須殺戮，儘管我曾發過誓我再也不會這麼做。

他感到娜明雅的手拉住他的手肘內側。她靠在他身上。「幫幫我，」她說。「我在黑暗裡幾乎看不到路。」

「我的夜視力很好。」歐亞德愉快地從她背後提議。

「閉嘴啦，」伊菈低聲用力說。「母親想要跟他一起走。」

娜明雅跟安德兩人都聽得很清楚，可以感覺到彼此無聲大笑著。他們走路時，娜明雅貼近他。「我想你對於你得做的事是有心能做到的。」她柔聲說，只讓他聽得見。

「冷血無情地？」他問。他讓聲音挾著一絲挖苦的幽默，但那些字在嘴裡又酸又真實。

「你有足夠的同情心，」她說。「能把燒紅的鐵澆進傷口，只因那是唯一的治療方法。」

身為一位曾感受過燒鐵灼過內心最深處傷口的人，她的確有權這麼說。他也相信她；那句話讓他不再懼怕那個血腥的任務了。

安德原本以為，有那件等著他的事，他應該會徹夜難眠的。但是他現在醒來了，娜明雅的呼喚溫柔傳進耳朵。他發現他在戶外，躺在卡賓葉上，頭以娜明雅的腿為枕。天色仍是暗的。

「他們來了。」娜明雅小聲說。

安德坐起來。以前他小的時候能瞬間醒來，但他那時被訓練成一位士兵。現在他得花點些時間才能清醒。烏婉達和伊菈都醒著，正在警戒；歐亞德在睡覺，昆恩則只是抖抖身子。掘根者高大的第三生命之樹就聳立在幾公尺外，至於離小山谷底端的柵欄不遠外之處，可見神蹟鎮的第一棟屋子站在山坡上，大教堂與修道院則位於最近的山頂。

而另一個方向，往森林的方向，「人類」、「大人物」、食夜者、「箭頭」、「杯子」、「日曆」、「蟲兒」、「吠舞者」正從樹林走出來，還有幾位烏婉達不認得名字的兄弟們。「我從來沒看過他們，」她說。「他們一定是從別的兄弟木屋來的。」

我們達成協議了嗎？安德無聲問。我只關心那點。「人類」是否讓妻子們了解到對待這世界的新方式？

「人類」拿著某樣東西，用樹葉包著。豬人們無言地把它放在安德面前，「人類」小心掀開來。是一份電腦列印文件。

「《蟲巢女王》跟《大統領》，」烏婉達低聲說。「米洛給他們的。」

「這是協約。」「人類」說。

他們這才發現文件是反過來的，紙空白的那面朝上。而在手電筒的光線下，他們看見淡淡的手寫文字，字體又大又醜。烏婉達很訝異。「我們從沒教過他們製造墨水，」她說。「也沒有教過他們寫字。」

「『日曆』學會怎麼做文字，」「人類」說。「用棍子在泥土上寫。『蟲兒』則拿卡布拉羊排泄物跟曬乾的馬西歐蟲製造了墨水。你們就是這樣寫下協約的，對嗎？」

「對。」安德說。

「如果我們不寫在紙上，我們可能會記錯。」

「沒錯，」安德說。「你們把它寫下來，這樣很棒。」

「我們做了些修正。妻子們想要改變一部分，我想你會接受。」「人類」指出修改之處。

「你們人類可以跟其他豬人簽署這個協約，可是不能簽**不同的**協約。你們還沒教給我們的東西不能教給其他任何豬人。你接受嗎？」

「當然。」安德說。

「這個還算小事。現在，要是我們對於規定有歧見呢？如果我們對於你們和我們的平原從哪邊區分談不攏呢？所以吼叫者說，就讓蟲巢女王擔任人類跟小不點間的仲裁者。讓人類仲裁小不點與蟲巢女王之間的事，小不點們則仲裁蟲巢女王跟人類的糾紛。」

安德心想這樣會容易到什麼程度。現在已經沒有人類向他一樣，能記得三千年前的蟲族有多麼嚇人，他們昆蟲般的身軀是人類童年的夢魘。神蹟鎮的人們會有多容易接納他們的仲裁呢？

所以那其實很困難。但不會比我們要求豬人做的事更難。「好，」安德說。「我們也能接受。這是好主意。」

「還有一個修正，」「人類」說。他抬頭看著安德，咧嘴微笑。那樣有點恐怖，畢竟豬人的臉天生不是用來表達人類表情的。「這就是為什麼花了很多時間。都是為了這修改。」

安德報以微笑。

「如果一個豬人部族不願意跟人類簽署協約，而且若他們攻擊了簽署協約的任一個部族，**那麼**我們就能對他們發動戰爭。」

「『攻擊』是什麼意思？」安德說。假如他們能把區區侮辱視為攻擊，那麼這個條款對於促進禁止開戰的效力就會降低到零了。

「攻擊，」「人類」說。「就是他們闖入我們的領地，並殺死兄弟或妻子們。若他們代表戰爭出席或提議開戰的約定則不算。對方發動未經同意的戰爭**就是**攻擊。既然我們永遠不會同意打仗，被另一個部族攻擊就是唯一會有戰爭的方式。我早就知道你會問這個問題。」

他指著協約的內容，裡頭確實小心地定義了攻擊的要素。

「這也可以接受。」安德說。這樣意味著戰爭的可能性在接下來好幾代裡還不會消失，甚至是幾世紀，因為要將協約帶給星球上的每個豬人部族需要很長的時間。但安德心想，早在最後一個部族加入協約之前，和平的異族通婚就會展現出顯著的好處，再也不會有許多人想要當戰士了。

「現在是最後一項改變，」「人類」說。「妻子們做出這條規定，是要懲罰你把這個協約弄得這麼困難。但我想你會相信那並不是懲罰，畢竟我們被禁止讓你們進入第三生命，而在這協約

生效後，人類也禁止把兄弟們帶進第三生命。」

安德有陣子以為這代表著他的緩刑；讓他不必做里波、派波拒絕過的同一件事。

「協約生效之後，」「人類」說。「你將成為第一位以及最後一位賜予這份禮的人類。」

「我真希望……」安德說。

「我知道你的意願，代言人，吾友代言人，」「人類」說。「你會覺得那像是謀殺。但是對我而言，當一位兄弟得到通往第三生命、成為父親的權利時，他會選擇最大的敵人或最真實的朋友賞給他這趟旅程。我選擇了你，代言人——自從我學會星際語，讀過《蟲巢女王》跟《大統領》時，我就在等你了。我對我父親掘根者說過許多次，他在所有人類裡是唯一能了解我們的人。然後掘根者告訴我你的星艦抵達了，船上的人就是你和蟲巢女王，因此我知道假如我表現得很好，你就會過來賜給我旅程。」

「你表現得很好，『人類』。」安德說。

「看這裡，」他說。「看到了嗎？我們用人類的方式簽署協約。」

在最後一頁底下寫著兩個粗糙、費力寫下的詞。「『人類』。」安德大聲讀道。另一個字他看不懂。

「那是吼叫者的真名，」「人類」說。「望星者。她不太會用寫字棍——妻子們很少用工具，因為做工的都是兄弟們。所以她希望我告訴你她的真名，還有她之所以會被這麼叫，是因為她經常仰望天空。她說她那時並不曉得，但她在尋找的其實就是你。」

安德心想，太多人都將希望寄託於我了，雖然到頭來一切都取決於他們。取決於召喚我過來的娜明雅、米洛以及伊菈，「人類」與望星者，還有那些懼怕我前來的人們。

「蟲兒」帶來一杯墨水；「日曆」則把筆帶來，是一條細木條，中間有條狹縫，還有個小凹槽，當他拿筆放進墨杯時那裡就吸住一點墨水。他得沾五次墨才能寫完自己的名字。「五次。」

「箭頭」說。安德想起來，五對豬人而言是個不吉利的數字。這純屬巧合，但若他們選擇將之視為好預兆，結果就會好得多。

「我會把協約拿給我們的政府首長跟主教。」安德說。

「在人類歷史上所有最珍貴的文件裡……」烏婉達說。沒有人需要她把句子講完。「人類」、食葉者和「大人物」再次用樹葉包好書和交給他們，但不是給安德，而是給烏婉達。安德——帶著恐怖的確定感——馬上就曉得這代表什麼意思。豬人仍有事情要他做，要他能夠空出雙手完成任務。

「現在協約用人類的方式簽屬了，」「人類」說。「你也必須用小不點的方式使之生效。」

「簽名還不夠嗎？」安德問。

「目前而言簽名夠了，」「人類」說。「但前提是簽字的那雙手也會照我們的辦法接受協約。」

「那麼我會的，」安德說。「一如我對你們的保證。」

「人類」伸出手，從安德的喉嚨戳到肚子。「兄弟們的諾言不只來自話語，」他說。「而是出自他的性命。」他轉身面對其他豬人。「趁我站在我父親身邊之前，我想對他說最後一次話。」

兩位陌生的豬人兄弟手中拿著小棍棒靠過來，陪同「人類」走向掘根者之樹，開始敲打之並唱起祖先語。樹幹幾乎是立刻裂開。由於這棵樹還很年輕，沒有比「人類」自己的身軀寬上多少，所以他費了一番功夫才鑽進去。但他擠進去了，然後樹幹再度闔上。棍棒的節奏改變了，但並未停止。

珍在安德耳裡低語。「我能聽見樹裡面的敲打共鳴聲在改變，」她說。「這棵樹在緩緩改變聲音，將敲擊聲轉為語言。」

其他豬人開始替「人類」的樹清出所需的空地。安德注意到，這樣一來掘根者似乎會站在柵門前面左邊，「人類」則在右邊。連根拔起卡賓葉對豬人可不是容易的差事；昆恩、歐亞德、烏婉達跟伊菴很快便加入幫忙。

烏婉達把協約給娜明雅拿著，好幫忙挖起卡賓葉。娜明雅將之拿到安德身邊，走到他面前，目不轉睛地望著他。「你簽的是安德·威金，」她說。「安德。」

那個名字在他耳裡醜陋得可怕。他已經聽過太多次人們拿它當成咒罵。「我比我看起來還老，」安德說。「當我把蟲族的家園炸成虛無時，那就是我在人們心中的名字。也許在人類跟拉門者簽屬的第一份協約上使用這名字，就能改變它的一些意義吧。」

「安德，」她低語。她伸手拉他，將手裡捆好的協約推到他胸前。那很重，因為裡頭包含了《蟲巢女王》和《大統領》的所有篇幅，另一面則寫著協約。「我從來沒有找神父懺悔過，」她說。「因為我曉得他們會因我的罪而鄙視我。然而你今天訴說我所有的罪過，我卻發現我能承受，因為你並沒有嫌棄我。我一直不了解**為什麼**，直到現在。」

「我沒有資格為了人們的罪而鄙視他們，」安德說。「我從來沒碰過任何罪過，能讓我的內心說這比我做過的壞事還糟糕。」

「這麼多年來，你一直背負著全人類的內疚。」

「的確，不過那沒什麼好神秘的，」安德說。「我想那就像該隱的記號⁵²。你不會交過許多朋友，但也沒人能令你深受傷害。」

地面清空了。「大人物」用樹語對敲打樹幹的豬人們說話；他們的節奏改變，樹再次打開。「人類」宛如新生兒般滑出來，然後走向空地的中央。食葉者和「大人物」各交給他一把刀。當「人類」接過刀時，他對他們說——用葡萄牙語，好讓人類也聽懂，並藉此帶來強大的力量——「我告訴吼叫者，你們因為派波與里波的嚴重誤解，結果失去了進入第三生命的旅程。她說在幾天之後，你們倆也皆可在光線中茁壯。」

食葉者和「大人物」都放開刀子，溫柔地觸摸「人類」的肚子，然後退回空地邊緣。

「人類」將刀遞給安德。刀都是用細木片做的，安德很難想像有什麼工具能把木頭磨到這樣完美銳利。但當然了，這些不是用工具磨的；它們從活著的樹體內完美無缺地形成，當作幫助一位兄弟踏入第三生命的贈禮。

在心中曉得「人類」不是真的死去是一回事，相信如此則是另一件。安德起先沒有接過刀；

⁵² 在《創世紀》中，該隱與亞伯是兄弟，為亞當和夏娃的兒子，然而上帝僅接受了亞伯的獻祭，導至該隱忌妒而殺死亞伯。上帝因此詛咒該隱，但基於該隱的抗議，故在他身上放記號，宣告任何人殺死該隱即會遭受上帝七倍的復仇。

他轉而伸長手，抓住「人類」的手腕。「對你來說那感覺不像死亡。可是對我而言——我昨天才第一次見到你，今晚我則把你視為我兄弟，一如掘根者有如我父親。但是等到太陽再次升起時，我就再也不能與你說話。那對我就等於是死亡，『人類』，不論對你是什麼感受。」

「那麼就過來坐在我的樹蔭下吧，」「人類」說。「越過我的枝葉望著陽光灑下來，把你的背枕在我的樹幹上。然後也請這麼做：替《蟲巢女王》和《大統領》加上另一個故事，稱它為《『人類』的一生》。告訴所有人類，我如何在我父親的樹幹上受孕，誕生於黑暗中，吃著我母親的肉體。告訴他們我如何脫離黑暗、進入第二生命的半光時期，從妻子們學會語言，接著學習里波、米洛與烏婉達前來教導的一切奇蹟。告訴他們，在我第二生命的最後一天，我真正的兄弟從天上下來，我們一同制定了這份協約，使人類與豬人成為同一個部族，不是人類或豬人的部族，而是個拉門者的部族。接著我的朋友給了我通往第三生命的禮物，令我終於能伸入天際，在我死前賜予生命給另外一萬個孩子。」

「我會訴說你的故事。」安德說。

「那麼我將真正永生不死。」

安德接過刀。「人類」躺到地上。

「歐亞德，」娜明雅說。「昆恩，回柵門那邊去。伊菴，妳也是。」

「我要看，母親，」伊菴說。「我可是個科學家呢。」

「妳忘了我的眼睛，」歐亞德說。「我正在錄下一切。我們能讓所有地方的人類看看協約是怎麼簽下的。我們也能給其他豬人看代言人遵照了他們的方式簽協約。」

「我也不要走，」昆恩說。「就連受祝福的聖母也曾站在十字架底下。」

「好，你們可以留下。」娜明雅柔聲說。她自己也留了下來。「人類」的嘴裡塞滿了卡賓葉，但他沒什麼嚼。「多嚼點，」安德說。「這樣你才不會有感覺。」

「不能這樣的，」「大人物」說。「這是他第二生命的最後時刻，能讓這個身體感覺到疼痛很好，這樣你才能記得自己進入第三生命，永遠擺脫痛苦。」

「大人物」和食葉者教安德該從哪裡和怎麼下手。他們告訴他這得迅速完成，他們的手也伸進冒煙的身軀指出器官該擺到何處。安德的雙手既快又穩定、身體平靜，但儘管他的眼神幾乎無法轉開、別看自己動的手術時，他也曉得在他的血腥操刀之下，「人類」的雙眼依舊望著他、看著他，充滿了感激與愛，還有痛苦跟死亡。

事情就在他手下發生了，他們在頭幾分鐘只能注視它長出來；幾個大器官萎縮並長出樹根，卷鬚自體內各處探出來。「人類」的眼睛在最後的劇痛中睜大，脊椎抽出了新芽，兩片葉子，然後是四片——

接著停了。身軀死亡了，最後一絲痙攣的力氣全送給了在「人類」脊椎上紮根的樹木。安德能看見支根與卷鬚伸向身體各處；「人類」的記憶與靈魂正在轉移到新生樹的細胞內。結束了，他的第三生命正式啟程。等到陽光於早晨東昇時，葉子將能首次嚐到陽光。

其他豬人歡欣鼓舞地跳舞。食葉者和「大人物」從安德手中取回刀子，插在「人類」的頭兩邊。安德無法加入他們的慶祝；他渾身是血，散發出他剛屠殺的屍體的惡臭。他用四肢爬離屍體身邊，去山坡上不必再注視這一切的地方。娜明雅跟著他。他們都累壞了，歷經過這一天的辛勞

與情緒；他們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但倒在厚厚的卡賓葉裡，每個人不是躺著就是倒在別人身上，在豬人舞蹈著返回森林時，終於能在睡夢中尋求慰藉。

柏絲昆雅跟佩瑞格諾主教在日出前抵達柵門，等代言人從森林裡回來。他們在那裡等了整整十分鐘，才看見比森林邊緣近得多的地方有動靜。那是個男孩，正睡眼惺忪地對著樹叢小便。

「歐亞德！」市長叫道。

男孩轉身和揮手，然後趕緊綁好長褲，開始叫醒睡在高草堆裡的其他人。柏絲昆雅跟主教打開柵門，走出去跟他們會合。

「真愚蠢啊，是不是，」柏絲昆雅說。「但我直到現在才感覺反叛是真的。當我第一次穿過柵門時。」

「他們為什麼在戶外過夜？」佩瑞格諾大聲說出想法。「柵門是開的，他們大可回家去。」

柏絲昆雅快速打量柵門外的人們。烏婉達和伊菴，有如姊妹手挽手；此外是歐亞德、昆恩還有娜明雅——以及代言人，他正坐在地上，娜明雅在他背後，用手摟著他的肩膀。他們期待地等著，什麼也沒說，直到安德抬頭看著來者。「我們有協約了，」他說。「而且是個好協約。」

娜明雅交出一捆用樹葉包著的東西。「他們寫下來了，」她說。「就等你們簽名。」

柏絲昆雅接過包裹。「所有檔案在午夜就復原了，」她說。「不只是我們存在你訊息佇列裡的東西。不管你的朋友是誰，代言人，他都真有一套。」

「是她，」代言人。「她的名字是珍。」

不過，主教跟柏絲昆雅這時能看見代言人睡覺的山坡下方清出來的空地躺著什麼東西。他們因此懂了代言人雙手、手臂以及臉上的暗色濺污是什麼。

「要是你必須殺人，」柏絲昆雅說。「我寧願不要協約。」

「先別妄下定論，」主教說。「我認為昨晚的工作遠超過表面的模樣。」

「你很睿智，佩瑞格諾神父。」代言人低聲說。

「如果您想聽，我可以跟您解釋，」烏婉達說。「伊菴和我都跟其他人一樣了解。」

「就像聖餐禮那樣。」歐亞德說。

柏絲昆雅不解地看娜明雅。「你居然讓他看？」

歐亞德敲敲他的眼睛。「總有一天，所有豬人都會透過我的眼睛看到。」

「那不是死亡，」昆恩說。「是復活。」

主教靠近那個受盡折磨的屍體，撫摸從胸腔長出來的幼苗。「他的名字叫『人類』。」代言人說。

「您的名字也是，」主教柔聲說。他轉身看自己的小信眾，這一小群人已經帶領人類踏入前所未有的領域。佩瑞格諾無聲自問，我究竟是牧羊人，還是這群羔羊中最困惑無助的呢？「來吧，所有人都來，跟我到大教堂去。彌撒的鐘聲很快就會響起。」

孩子們集合準備出發。娜明雅也是，離開她在代言人背後的位置。接著她停了下來，轉身面對他，以眼中無言的邀請注視他。

「我很快就會過去，」他說。「再給我一點時間。」

她於是跟上主教，穿過柵門爬上大教堂的山丘。

彌撒才剛開始不久，佩瑞格諾就看見代言人從大教堂後面進來。代言人停了一會兒，接著找到娜明雅和她的家人。他走了幾步就坐在她身旁。在過去全家人難得共同出席時，那曾是馬可溫的位子。

主教把注意力放回聖職的責任上。過了一陣子後，等到佩瑞格諾有時間再看過去時，他發現葛瑞格現在坐在代言人身邊。佩瑞格諾想著女孩們對他解釋的協約內容，名叫「人類」的豬人死去的意義，以及派波與里波為何喪命。一切都得到了解答，一切都歸於完整。年輕的米洛半癱瘓躺在床上，由姊妹烏婉達照料他；一度迷途的娜明雅如今被尋獲；那道柵欄對裡頭的居民的心曾投下好黑暗的陰影，但如今靜止不動、毫無害處，無形且構不成阻礙。

這就像聖餅發生奇蹟，在他手中化為上帝的軀體。我們曾以為我們只是塵土之軀，但我們突然了解到上帝其實一直都住在我們心中。

第十八章：蟲巢女王

演化並未賦予他的母親生育道和乳房。所以這位將來會被命名為「人類」的小動物無法離開子宮，只能靠他的牙齒。他和嬰兒手足們吃下母親的身軀；由於「人類」是當中最強壯有力的，他吃得最多，長得就更健壯。

「人類」住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裡。待他的母親死去後，他只能吃流過他小小世界表面的甜美液體。他還不曉得那垂直的表面是一棵巨樹的洞穴，而他食用的液體來自大樹的樹汁。他亦不曉得那些遠比他大得多的溫暖生物是較年長的豬人，幾乎已經準備好要離開黑暗樹洞，至於更小的那些則更年幼，比他更晚出生。

他唯一真正在乎的是進食和移動，然後看見光線。偶爾，在他無法理解的節奏聲中，一道光會突然探入黑暗，每次一開始都會以聲響開場，他不懂來源是什麼。接著樹會稍微抖動，樹汁停止分泌，整棵樹的能量全用於改變樹幹同一處的形狀，好產生開口和使光線照進去。每當光線出現時，「人類」便爬向它。光線褪去時，「人類」便喪失了方向感，繼續漫無目的尋找樹汁飲用。

直到有一天，當幾乎其他所有的生物都比他小、沒有一個比他更大時，光線再次探入，而夠強壯和迅速的他得以在開口闔上前爬了過去。他彎著身體攀過樹幹的弧線，頭一次感受到外樹皮在柔軟肚子下的粗糙摩擦；他幾乎感覺不到這種新疼痛，因為光線令他眩目。光不只是在一處，而是無所不在，而且不是灰色，而是鮮豔的綠與黃色。他的癡迷持續了好幾秒鐘——然後他再度感到飢餓，但母親之樹外頭的樹汁只從裂縫流出，這些地方難以到達，而且所有其他生物不再是他能輕易推開的小東西，反而都比他大，且能把他從容易碰到的進食處趕走。這是全新的事，嶄新的世界和新生命，他感到無比恐懼。

稍後等他學會語言後，他會記得從黑暗爬入光明的經歷，他將之稱為從第一生命通往第二生命的旅程；從黑暗生活踏入半光的人生。

——亡靈代言人，《「人類」的一生》，1:1-5

米洛終究還是決定離開露西坦尼亞，搭代言人的星艦前往特隆赫姆。也許他能在自己的審判上說服百大世界別對露西坦尼亞開戰。就算是最糟糕的情況，他也能變成殉教徒，煽動人們的內心，讓世人記得他曾挺身捍衛什麼。無論他遇到什麼，都比留在這裡更好。

米洛在爬過圍牆的幾天內迅速康復，手臂與腿恢復了點控制和感覺，足以讓他像個老人蹣跚步行、移動手腳，並結束母親必須清理他身體的羞辱。只是復原的進展卻慢下來和停了。「就到這裡，」奈弗歐說。「我們已經接近永久傷害的範圍。你實在很幸運，米洛，你可以走路跟講話，身體完整。這麼說吧：你受的限制不會超過非常健康的一百歲男子。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在你爬圍牆之前就告訴你這些，這樣你就能保有二十歲的活力和控制力。不過我非常高興，我不**必**跟你說你終其一生得臥病在床、包著尿布和插導管，只能聽輕音樂和思索你的舊身體到哪去了。」

所以我很感激，米洛心想。同時我看著手臂末端的手指無用地捲起來，聽見自己的話語大舌頭又難以聽懂、聲音無法正確地抑揚頓挫，於是我很高興我能像個百歲人瑞，並能期待再多活個八十年。

等家人確定他不需要持續的照料後，他們便分頭去做自己的事。這些日子對他們而言太令人興奮了，沒辦法逼他們待在家陪伴殘障的兄弟、兒子與朋友。他完全能理解。他不要他們留在家陪他。他想跟他們在一起，因為他的工作還沒完成。終於，所有的圍牆、規定都沒有了。現在他能問豬人那些令他困惑好久的問題。

他起先試著透過烏婉達工作。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過來，在瑞貝拉家客廳的終端機上寫報告。他讀了她的報告、問她問題並聽她的故事，然後她會很認真記住他要她問豬人的問題。這樣過了幾天後，他在傍晚注意到她的確替米洛的問題找了答案，卻沒有後續探索或進一步尋找意義。她真正的注意力都投注在自己的工作之上。所以米洛不再請她幫忙問問題。他對她撒謊，說他對她在做的研究更有興趣，說她的探索方向才最重要。

事實是，他很痛恨看到烏婉達。對他而言，她是他姊妹的真相既痛苦又可怕；只是他曉得若由他來決定，他會丟開近親通婚的禁忌，娶她並在有必要時跟豬人一起住在森林裡。但烏婉達是個信仰者和人群的歸屬者。她不會破壞唯一四海皆準的人類律法。她得知米洛是她兄弟時，她為此感到悲痛，卻很快跟他切斷關係，遺忘那些碰觸、吻、低語、保證、逗弄以及歡笑……

他也最好忘了它們。但是他辦不到。每回他看見她，她的**保留**、她的**禮貌**與**善意**都讓他好痛心。他是她的兄弟，他也殘障了，所以她會對他好。唯獨愛已消失無蹤。

他苛刻地拿烏婉達跟自己的母親比較，後者儘管隔著阻礙，卻依舊深愛她的愛人。可是母親的愛人是個完整、能力完整的男子，而不是這句毫無用處的軀體。

因此米洛留在家裡，研究其他所有人的報告檔案。讓他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自以卻無從參與，令他無比痛心，但這樣總勝過比無所事事、用終端機看乏味的影片或者聽音樂。他可以緩慢打字，用僵硬的食指瞄準目標一次按一個鍵。這樣慢得沒辦法產生任何有意義的資料，甚至無法撰寫備忘錄，但他可以叫出其他人的公共檔案，閱讀他們在做的事。他可以跟露西坦尼亞在柵門開放後突然興起的重要工作維持一部分的連結。

烏婉達正在跟豬人編輯雄性語和妻子語的字典，加上一套完整的音系拼字系統，這樣他們就能把豬人的語言寫下來。昆恩在幫忙她，但米洛知道他另有目的：昆恩想成為其他豬人部族的大使，讓他們在讀到《蟲巢女王》跟《大統領》之前先將福音書傳授給他們，他有意翻譯至少一部分的經文，並用豬人自己的語言向他們傳教。所有關於豬人語言和文化的工作都很棒、非常重要，保存了昔日記載並準備跟其他部族溝通——但米洛曉得克里斯多恩閣下的學者們輕鬆完成這種任務，這些學者現在披著修士袍踏進森林，小聲詢問豬人問題，並以出色且有力的方式回答問題。米洛相信，烏婉達似乎是在讓自己變得更多此一舉。

就米洛看來，人類對豬人的真正工作，是由安德和柏絲昆雅公務部門的幾位關鍵技師負責。他們從河邊架設管線連到母親之樹的空地，帶給他們水源；他們裝設電力系統，教導兄弟們操作電腦終端機。他們同時也教非常原始的農業技術，並嘗試馴化卡布拉羊來拉犁。這麼多不同等級的科技同時降臨到豬人身上，實在令人困惑，但安德跟米洛討論過，解釋說他希望讓豬人看見他

們的協約帶來了快速、顯著且立即的效果。流動的水，還有附著全像終端機、能讓他們存取圖書館任何資料的電腦連線，以及夜間的電力照明。但這一切仍然像是魔法，完全倚賴著人類社會。安德同時則試著讓他們自給自足、學著發明和善用資源。令人驚嘆的電力將會有如傳說在部族之間傳開，但也得等到好多年後才會脫離謠傳；真正的改變會來自木犁、鐮刀、耙和莧菜種子，使豬人在任何所到之處都能讓人口增加成十倍。而且只要在卡布拉羊皮做成的袋子裝進幾棵種子，外加種田知識的記憶，這些就能傳遞到其他地方去。

這米洛非常希望能參與的工作。但他不靈活如棍棒的手臂和僵硬的步伐，在莧菜田裡哪能派得上用場？他又怎麼能坐在織布機前面編織卡布拉羊毛？他甚至話說得不好，沒辦法開口授課。

伊菀正忙著發展新的地球植物品種，甚至有小型動物跟昆蟲，能抵禦甚至抵消德斯科拉達的影響。母親會給她建議，但僅止於此，因為她所有人當中進行最重要、最祕密的任務。再次地，是安德過來將這件只有他家人跟烏婉達知道的事告訴了米洛：蟲巢女王還活著，只要等娜明雅找到辦法讓她抵抗德斯科拉達，她便能重生，所有蟲族也會隨著她誕生。一旦準備就緒，蟲巢女王便會被喚醒。

而米洛也無法參與那件事。有史以來頭一遭，人類和兩隻異星種族以拉門者的身分住在同一星球上，米洛卻完全被隔絕在外。他甚至比豬人更不像人。他不能順利說話或控制自己的手，不再是能使用工具和語言的動物。他成了個伐依斯者，他們只把他當成寵物養。

他想離開，最好是消失，甚至逃離他自己。

但是不是現在。他發現了個只有他才曉得和能解決的新謎題。他的終端機開始表現得很奇怪。

他自完全癱瘓恢復後的第一個星期裡就注意到了。他正在檢視烏婉達的檔案，然後發現他什麼特別的事也沒做就能讀取保密檔案。這些檔案擁有多層保護，他不曉得密碼，可是他用個簡單的正規查詢就叫出了資訊。那是她對於豬人演化以及在德斯科拉達之前可能的社會與生命模式的推想。她在僅僅兩星期前還會談論這種事，並跟米洛爭辯。然而她現在卻將之藏起來，完全沒跟他討論。

米洛沒告訴她他看過了那些檔案，但他仍控制話題，引導她講出那些事；一旦米洛露出興趣，她便相當樂意談論自己的點子。有時候感覺幾乎宛如昔日，只不過他會聽見自己含糊的嗓音，並會隱瞞大多自己的意見，選擇只聽她說話，把他原本會爭論的事情直接放掉。不過透過觀看她的機密檔案，他仍能理解她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麼。

可是他是怎麼能看到的呢？

這種事不斷發生。伊菀的檔案，還有母親跟克里斯多恩閣下的都是。當豬人開始把玩他們的新終端機時，米洛就能用一種回應模式觀看他們，他從來不知道終端機可以這樣用——讓他監看諸人的所有電腦訊息，然後能做出一些建議、稍微改變一些東西。他很喜歡揣測豬人想要做的事，並且暗中幫助他們。可是他怎麼會獲得這樣反常、強大的機器存取權？

終端機也開始學著適應他。與其得輸入漫長的指令碼，他現在只要打開頭，機器就會服從他的命令。最後他甚至連登入都不用，他只要觸摸鍵盤，終端機就會列出他平常操作的所有活動，而且會掃描他們。他只需按下一個鍵，終端機就會直接執行他要的功能，跳過幾打預備動作，省

去一次輸入一個字的漫長痛苦時間。

他起先以為是歐亞德替他寫了支新程式，或是市長辦公室的某人。但歐亞德只是茫然看著終端機在做的事，說：「Bacana,」真酷。而當他傳訊息給市長時，她根本沒收到。過來拜訪的卻是亡靈代言人。

「所以你的終端機幫了你大忙。」安德說。

米洛沒回答。他仍嘗試理解市長為何派代言人回應他的訊息。

「市長沒有收到你的訊息，」安德說。「我收到了。你也最好別跟別人提你的終端機在做什麼。」

「為什麼？」米洛問。那是少數他能說而不致於糊得太厲害的字眼。

「因為幫你的不是個新程式，而是個人。」

米洛大笑。沒有人像那程式一樣用那麼快的動作幫忙他。事實上，那比他使用過的大多數程式都快，而且非常靈巧直覺；比人類更快，但比程式更聰明。

「我想是我的一位老朋友。至少，是她把你的訊息告訴我，並建議我告訴你這種謹慎是好主意。你得知道她有點害羞；她沒交過什麼朋友。」

「她有幾個朋友？」

「目前而言，剛好兩個。在這之前的幾千年裡，只有一個。」

「所以不是人類了。」米洛說。

「是拉門者，」安德說。「比大多數人類更像人類。我們曾經深愛、幫助和倚賴對方好長一段時間。但是我來這裡以後的這幾個星期，我們就分開了。我——和身邊人們的生活更親密了。比如你的家庭。」

「我母親。」

「是的，你的母親，你的兄弟姊妹，還有替豬人以及蟲巢女王做的工作。以前我朋友會跟我不斷交談，但我現在沒有時間了。我們有時會傷害彼此的感情。她很寂寞，所以我想她選了另一位同伴。」

「Não quero.」我不想要。

「你當然想，」安德說。「她已經在幫助你了。現在你既然曉得她的存在，你就會發現——她是個很好的朋友。你找不到比她好的人。比其他人忠誠，也更有幫助。」

「像寵物狗？」

「少愚蠢了，」安德說。「我正在介紹給你第四個異星種族。你應該是個異星生物學家不是嗎？她了解你，米洛。你的生理問題對她不算什麼，因為她根本沒有身體。她住在百大世界的即時通訊零子震盪之間。她是這宇宙裡最聰明的生命，而你是她第二個選擇揭露自己的人。」

「為什麼？」她為什麼變成那樣？她為何懂我且選擇了我？

「自己問她吧。」安德觸摸耳裡的植入耳機。「不過給你個建議：一旦她信任你，你就得隨時把她帶在身邊，毫不對她隱瞞。她以前有過一位愛人，曾經將她關掉，雖然只有一小時，但兩人的關係再也不同了。他們於是變成——單純的朋友。好朋友、忠誠的朋友，直到他死去都不渝，但他終其一生都會懊悔那件無意識的不忠誠作為。」

安德的眼閃著淚光，米洛這才想到無論這位住在電腦裡的生物為何，她都不是幽魂，而是這位男人的一部分生命。現在他把她交給米洛，有如父親傳承給兒子，給他認識這位朋友的權利。

安德不發一語離開了，米洛則轉回去看終端機。現在那裡有個女子的全象投影，個子矮小、坐在凳子上，背靠著虛構的牆壁。她並不漂亮，但也不醜，臉龐很有個性。她的雙眼令人難以忘懷、無辜、悲傷；她的嘴唇纖弱，幾乎是想要微笑或哭泣。她的衣服有如帷幕，看來並不真實，但展現出來的卻不是挑逗，而是露出某種無辜、女孩子氣和乳房嬌小的身軀，雙手輕輕交握擱在腿上，雙腿稚氣地分開，腳趾則呈內八字。她看起來就像坐在遊戲場，或者坐在愛人的床邊。

「Bom dia, (早安。)」米洛柔聲說。

「嗨，」她說。「我請他過來介紹我們。」

她很安靜、內向，但真正感覺害羞的是米洛。長久以來，烏婉達一直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女性，然後再加上他家裡的女人，他也對社交禮儀沒什麼自信。同時間，他又意識到自己正在跟全象投影說話，而且是幾可亂真的影像。不過浮空的雷射投影總是如此。

她抬起一隻手，輕輕放在胸上。「我沒有感覺，」她說。「沒有神經。」

他的眼睛湧出淚來。當然，這是自我憐憫；他這輩子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這更真實的女人了。若他嘗試去碰一個人，他的愛撫只會像是亂抓一通。有時他不小心時，他還會流口水，甚至不會發現。好個大情聖啊。

「可是我有眼睛，」她說。「也有耳朵。我能看到百大世界的一切，從一千個望遠鏡觀看天空，每天聽到數十億段對話。」她咯咯地笑了一下。「我是全宇宙知道最多八卦的人呢。」

然後她突然站起來，走近他且變得更大，直到只顯示腰際以上的部分，彷彿靠近隱形的攝影機似的。她直盯著他，眼裡燃燒著專注的火焰：「而你則是個目光狹隘的學生，一輩子只看過一個小鎮和一座森林。」

「我沒什麼機會旅行。」他說。

「我們等著瞧吧，」她回答。「所以，你今天想做什麼？」

「妳叫什麼名字？」他問。

「你不需要知道我叫什麼。」她說。

「那我要怎麼稱呼妳？」

「當你需要我，我永遠會在。」

「可是我想要知道。」他說。

她摸著自己的耳朵。「等你夠喜歡我，願意帶我去你去的任何地方，我就會告訴你我的名字。」

他衝動地告訴她他沒跟別人講過的事。「我想離開這裡，」米洛說。「妳能帶我離開露西坦尼亞嗎？」

她馬上變得賣弄風情，舉止嘲弄。「我們才剛認識而已！說真的，瑞貝拉先生，我可不是那種女孩。」

「也許等我們更了解彼此以後再說吧。」米洛說，大笑起來。

她做了個微妙又神奇的轉變，螢幕上的女子化為一隻修長的貓科動物，感覺像是趴在樹枝

上。她發出愉快的低吼聲，伸長一隻肢體梳理自己。「我只要揮一下爪子，就能折斷你的脖子，」她低聲說；她的聲音暗示著誘惑，爪子則流露著殺氣。「我只要逮到你獨處，我就能用一吻咬破你的喉嚨。」

他大笑。然後他才發現在這整段對話裡，他幾乎忘了自己的聲音有多含糊。她聽得懂他的每個字，從來沒有說「什麼？我沒聽懂」或其他禮貌但令人惱怒的話。她不費吹灰之力便能了解他。

「我想要了解一切，」米洛說。「我要知道一切，然後把它們拼起來，看看是什麼意思。」

「很棒的計畫，」她說。「能讓你的資歷很好看。」

安德發現歐亞德比他更擅長駕駛。這男孩的景深感比較好，而且他將眼睛直接接上車上電腦時，等於就是自動導航了。安德因此能把精神花在看風景上。

當他們一開始駕車探索時，景致似乎一成不變——無止盡的牧草、大批卡布拉羊、遠方偶爾有些樹林——當然，他們從未靠近那些森林，因為他們不想引起住在那裡的豬人的注意。何況他們的目的是替蟲巢女王找新家，他們不能讓她太靠近任何部族。

他們今天朝西行，來到掘根者的森林的另一邊，沿著一條小河到出口。他們降落在海灘上，浪花緩緩打上來；安德嚐了嚐水源。鹹的，是海水。

歐亞德用車上的終端機叫出這區域的露西坦尼亞地圖，指出他們的位置、掘根者的森林以及附近的豬人居住地。這是個好地方，安德在腦海深處也能感覺到蟲巢女王給予同意。靠近海邊、不乏水源，而且陽光和煦。

他們掠過水面，逆流折回數百公尺，直到右岸隆起來變成一座小崖。「這裡有地方可以降落嗎？」安德問。

歐亞德找到了地方，離山頂五十公尺遠處。他們沿著河邊走回去，那裡的蘆葦被葛拉瑪草取代。當然，露西坦尼亞所有河流都是這個樣子；伊菟一旦能存取娜明雅的檔案，並被允許繼續研究後，她便能輕易記錄下基因模式：蘆葦會跟吸血蠅繁殖，葛拉瑪草跟水蛇交配，而多到無盡的卡賓葉會用富含花粉的雄花摩擦能生殖的卡布拉羊腹部，藉此產生能製造肥料的下一代。至於纏繞在卡賓葉的根與莖上、長而蔓生的多佩嘉藤蔓，伊菟證實了與辛加鐸拉鳥共享基因，這種陸生鳥類會拿這種活藤蔓築巢。同樣的組合繼續出現在森林裡；馬西歐蟲從梅多納藤蔓的種子孵出來，然後再生出藤蔓的種子。小昆蟲普拉德會和森林裡有閃亮葉子的樹叢交配。而在這一切之上的則是豬人和樹木，兩個發展至極致的王國，植物與動物結合為單一漫長的生命。

這就是露西坦尼亞地表的所有動植物清單。水底下還有更多，多太多了，但德斯科拉達令露西坦尼亞失去了多樣性。

然而這種單一性卻也有種獨特的美感。本星的地理環境就和其他世界一樣多變——河流、山丘、高山、沙漠、海洋及島嶼。大片卡賓葉和森林構成了陸地生物交響曲的背景音樂，他們的雙眼開始敏感地注意到地表起伏、露出地面的礦脈、懸崖、洞穴，特別是在陽光下閃耀湍急的流水。露西坦尼亞和特隆赫姆一樣，擁有單一的基本風格，而非展現出各種可能的變化；差別在於

特隆赫姆幾乎不適合人居，氣候僅能勉強支撐地表生命。露西坦尼亞的氣候與土壤大聲歡迎耕犁、礦工的鎬及泥水匠的抹刀到來。它說，讓我活起來吧。

安德沒有意識到，他之所以愛上了這地方，是因為這裡跟他自己的一生一樣受盡蹂躪且荒涼，像他的童年生命被各種事件剝奪和扭曲殆盡，德斯科拉達就是這樣對待這個世界。但它繁榮起來了，尋得幾條夠強健的路線並沿續下去，德斯科拉達其中一個挑戰便是賦予豬人三階段生命。而戰爭學校和孤立的歲月造就了安德·威金。他感覺他融入了這裡，彷彿是預先就計畫好的；在他身邊穿過葛拉瑪草的男孩有如他的兒子，好樣他打從嬰兒時期便認識他了。我知道自己跟世界之間隔了道金屬牆是什麼感覺，歐亞德。但此時此地，我已讓高牆倒下，肌膚得以接觸大地、飲用甘泉、給予舒適和取得愛。

河岸地形從河邊到山頂化為十幾公尺的梯形地。土壤潮溼得足以挖掘並保持形狀。蟲巢女王是掘地生物；安德有股挖地的衝動，於是開始這麼做，歐亞德也在身邊跟著挖。地面很快就出現一個洞，但洞穴頂並未塌下。

【是的，就是這裡。】

所以就這樣決定了。

「就在這裡。」安德大聲說。

歐亞德咧嘴微笑。但安德說話的對象其實是珍，他也聽見她回答：「娜明雅認為她們成功了。試驗結果全為隱性——德斯科拉達在有新抑制素的蟲族複製細胞裡保持零活動。伊菴認為她在實驗的雛菊能適應成自然生產抑制素。要是成功，你只要在這裡種下種子，蟲族就能靠著吸允花蜜而抵抗德斯科拉達。」

她的語調夠有活力，但完全公事公辦，毫無開玩笑之意。「很好。」安德說。他感到一絲忌妒——珍想必跟米洛聊得更自在，就像以前對待安德一樣嘲笑和逗弄他。

但趕走忌妒感並不難。他隨和地伸出一隻手放在歐亞德的肩膀上，很快就將那位男孩拉近；兩人一同走回停泊的飛行車。歐亞德在地圖上標記和儲存此地的座標，並在回家的整段路上大笑、開起各種玩笑，安德則與他共享笑聲。這男孩不是珍，可是他是歐亞德，安德深愛他。歐亞德也需要安德，而這正是數百萬年演化下來讓安德最想要的東西。他與華倫婷獨處的這麼多年來，尋找家人的飢渴不斷蠶食著他，令他在星球之間遊蕩。這位擁有金屬雙眼的男孩，他那位聰明但毀滅性驚人的小弟葛利格；奇瓦菴洞悉人心的理解力與無辜；昆恩徹底的自制、苦行主義及信仰；伊菴如岩石般能夠倚賴，卻又曉得何時該出手相助。還有米洛……

米洛。我沒有慰藉能給米洛，在這世界上沒有，在這個時間不行。他畢生的工作、身軀跟未來的希望都被剝奪，我無論說或做什麼都無法讓他有重要的事能做。他活在痛苦中，愛人變成他的姊妹，跟豬人一同生活的希望也失落了，而後者正在尋求其他人類的友誼與教導。

「米洛需要……」安德柔聲說。

「米洛需要離開露西坦尼亞。」歐亞德說。

「嗯。」安德說。

「你有一艘星艦，不是嗎？」歐亞德說。「我記得讀過一個故事，或許那是個影片，說蟲族戰爭時有個老英雄梅哲·雷漢。他讓地球免於毀滅一次，不過他們知道他在下次戰爭爆發前就會

過世，所以他們讓他用相對速度搭乘星艦，只是讓他出去繞一圈再回來。地球過了一百年，對他只是兩年而已。」

「你認為米洛也需要這樣激烈的手段嗎？」

「戰爭要來了。人們得做出決策。米洛是露西坦尼亞上最聰明和最棒的人。你知道吧，他不會生氣，就連他跟父親關係最糟的時候也是。我是說馬可溫，抱歉——我還是叫他父親。」

「沒關係。許多方面而言，他以前確實是。」

「米洛會思考，然後會決定最好的辦法，那也永遠是最好的決定。母親也倚賴他這點。就我看來，當星程議會派艦隊對付我們時，我們會需要米洛。他會研究所有資訊，學習我們在他離開後知道的東西，組織起來然後告訴我們該怎麼辦。」

安德實在忍不住了，哈哈大笑。

「所以這主意很蠢嘍。」歐亞德說。

「你比我認識的任何人更有真知灼見，」安德說。「我得好好想想，不過你有可能說對了。」

他們沉默地駕車一會兒。

「我只是隨口說說的，」歐亞德說。「關於米洛的事。我只是想到一個想法，把他跟老故事合在一起。那故事搞不好根本不是真的。」

「是真的。」安德說。

「你怎麼知道？」

「我認識梅哲·雷漢。」

歐亞德吹了聲口哨。「你可真老。你比這裡的任何樹都老。」

「我比任何人類殖民地都老。可惜的是，這樣沒能讓我變得睿智。」

「你真的是安德嗎？那位安德？」

「所以我才用它當密碼。」

「真好笑。你來這裡之前，主教試著跟我們說你是撒旦。昆恩是家裡唯一聽信他的人。但要是主教當時告訴我們你是**安德**，我們一定會在你抵達那天在廣場上用石頭砸死你。」

「那麼現在為何不呢？」

「我們已經認識你了。這就是差別所在，對吧？就連昆恩也不討厭你了。等你真正認識某人時，你就沒辦法討厭他們。」

「或者只是你得先停止討厭他們，才能真正認識他們。」

「這是某種循環矛盾嗎？克里斯多恩閣下說大多數真相只能用循環矛盾表達。」

「我想這跟事實無關，歐亞德，只是因果關係。我們永遠沒辦法搞清楚。科學拒絕承認第一個原因以外的原因——撞倒第一面骨牌，旁邊的就會跟著倒下。但對人類而言，唯一重要的是最後的原因，也就是目的，一個人心中的意圖。一旦你了解人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你就不能再憎恨他們了。你可以懼怕他們，但無法厭惡之，因為你總是能在自己的心裡找到相同的欲望。」

「母親不喜歡你是安德。」

「我知道。」

「但她還是愛著你。」

「我曉得。」

「還有昆恩——這真的真好笑，但現在他知道你是安德，他反而**比較**喜歡你。」

「因為他是個聖戰士，而我的壞名聲來自於打贏聖戰。」

「還有我。」歐亞德說。

「是的，還有你。」安德說。

「你殺過的人比歷史上任何人都多。」

「我母親總是告訴我，不論我做什麼，都應該出類拔萃。」

「可是當你替我父親代言時，你讓我對他感到難過。你能讓人們愛上彼此和原諒對方。那你怎麼能在異星大屠殺殺死好幾百萬蟲族？」

「我那時以為我在玩遊戲。我不曉得那是真的。但那不是藉口，歐亞德；假如我知道戰爭是真的，我也會做相同的事，因為我們以為他們想殺光我們。我們錯了，只是我們無從得知。」安德搖搖頭。「除了我比別人更懂事實。我了解我的敵人。所以我才能打敗她，我是說蟲巢女王，我太了解她結果愛上她，或者是我太愛她，所以我才了解她。我再也不想對抗她了，我想停止，我想回家。所以我就炸掉她的星球。」

「我們今天則找到了讓她重生的地方。」歐亞德變得很嚴肅。「你確定她不會嘗試報復？你確定她不會又試著滅掉人類，而且從你先開始嗎？」

「我很確定，」安德說。「跟我能確定任何事情一樣確定。」

「不是絕對確定。」歐亞德說。

「已經確定到夠讓她重生了，」安德說。「這就是我們能確定任何事情的極限。我們足夠相信這件事，因此願意去做，就像這件事已經成真。當我們有這麼確定時，我們會稱之為知識，稱為事實。我們拿自己的命當賭注。」

「我想這就是你在做的事吧。拿你的命賭她會跟你設想的一樣。」

「我比那還自大。我也在賭**你的**命，以及所有人的命，我也沒什麼過問大家的意見。」

「真好笑，」歐亞德說。「要是我問所有人，他們是否願意託付安德做出一個會改變全人類未來的決策，他們會說當然不會。但若我問他們是否信任亡靈代言人，他們大多數人就會說是。他們甚至不會猜到我說的是同一個人。」

「是啊，」安德說。「真好笑。」

兩人都沒有大笑。接著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後，歐亞德再次開口，思緒飄盪到更重要的事情上。「我不想讓米洛離開三十年。」

「到時你就四十二歲了。」

「但他回來時還會是現在的年紀，只有二十歲。只有我一半歲數。要是真有個女孩願意嫁給雙眼會反光的傢伙，我甚至可能已經成家生子了，他根本不會認得我。我再也不是他的小弟。」歐亞德嚥下口水。「好像他死了一樣。」

「不會的，」安德說。「感覺就像他從第二生命轉進第三生命。」

「那也跟死了差不多。」歐亞德說。

「但同時又有如新生，」安德說。「只要你能不斷出生，偶爾死去就沒關係。」

華倫婷第二天打來。安德手指顫抖地在終端機輸入指令。這也不僅是預錄訊息——而是來電，一通完整的即時通語音通訊。昂貴萬分，但這不是問題。因為理論上，他們跟整個百大世界的通訊都切斷了，但珍會把這通電話接過來，代表事態緊急。安德馬上想到華倫婷可能有危險。星程議會可能發現安德參與了反叛，然後從他的關係找到了她。

她變老了。她臉龐的全象投影顯示著在特隆赫姆的島嶼、浮冰及船隻的飽經風霜歲月，但她的微笑依舊沒變，雙眼閃爍著同樣的光芒。安德一開始對姊姊這麼多年來的改變保持沉默；她也同樣默不作聲，因為安德顯然毫無變化，宛如她昔日的回憶再現。

「啊，安德，」她嘆息。「我以前曾如此年輕嗎？」

「而我將來會年長得如此美麗嗎？」

她大笑，然後哭了。他沒有；他怎麼哭得出來呢？他才只離別她幾個月而已。她想念他已有二十二年了。

「我想妳已經聽說了，」他說。「關於我們跟議會的不合。」

「我想你想必深入其中。」

「應該說是意外跌進狀況，」安德說。「但我很高興來了這裡。我打算留下來。」

她點頭，擦乾眼睛。「是的，我想也是。可是我得打來確定。我不想花幾十年飛過去找你，結果在抵達時發現你離開了。」

「來找我？」他說。

「我對你在那邊搞的革命感到太興奮了，安德。我花了二十年養育家庭、教書和愛著丈夫，活在寧靜之中，我還以為我再也沒機會讓狄摩西尼斯重出江湖了。但是跟豬人非法接觸的消息傳來，然後隨即是露西坦尼亞反叛的新聞，突然間人們都說那是最荒唐的事，我開始看到以前那種憎恨的開端。還記得蟲族的那些影片嗎？他們有多可怕嚇人？我們突然開始看著那些異星種族學家的屍體的影片——我記不得他們叫什麼名字了——但我們放眼之處都是這些可怕影像，煽動我們開戰的欲望。然後是德斯科拉達的故事，說要是有人從露西坦尼亞跑到別的世界去，它就會摧殘一切——它是人們所能想像最可怕的瘟疫——」

「那是真的，」安德說。「不過我們正在努力。我們在試著找辦法，讓我們前往其他星球時能阻止德斯科拉達散佈。」

「不論是真是假，安德，這一切都會帶來戰爭。我記得戰爭——沒有別人記得了。所以我讓狄摩西尼斯復活。我意外找到了一些備忘錄和報告。過來的艦隊上有小型醫生裝置呢，安德。要是他們下了決定，他們會把露西坦尼亞炸成碎片。就像——」

「就像我做過的一樣。讓我死在同樣的方式下，你不覺得這是很有詩意的正義嗎？『凡動刀的，必死在——』⁵³」

⁵³ 《馬太福音》26:52:「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別對我開玩笑了，安德！我已經是中年已婚婦女，我早就對這種蠢玩笑失去耐心，至少現在是如此。我把星程議會所作所為的一些很醜陋的事實寫了出來，用狄摩西尼斯的名義發表。他們正在找我，說這些文章犯了叛國罪。」

「所以妳要來這裡？」

「不只是我。親愛的賈克特正把他的艦隊交給他的兄弟姊妹，我們已經買了艘星艦。顯然有某種反抗組織在幫忙我們——某個叫珍的人竄改電腦檔案掩護我們的行蹤。」

「我認識珍。」安德說。

「所以你在那邊真的有個反抗組織！我接到訊息說我可以打給你時，我嚇了一跳。你們的即時通應該被切斷了才對。」

「我們有強大的盟友。」

「安德，我跟賈克特今天要離開。我們會帶三個孩子們走。」

「你的第一個——」

「是的，賽美特，那個你離開時讓我大肚子的孩子，現在快二十二歲了。一個很討人愛的女孩。她還有個好友，是那孩子的教師，名叫佩麗特。」

「我有個學生就叫那名字。」安德說，回想僅僅幾個月前的對話。

「是啊，嗯，那都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安德。我們也會帶著賈克特最好的幾位手下跟他們的家人。有點像某種方舟。這不是緊急事件——你們有二十年可以準備，不過其實更久，大概要三十年。我們的旅行會分成幾段，首先朝錯誤的方向走，這樣就沒人懷疑我們要去露西坦尼亞。」

來到這裡，三十年之後。我會比她更老。屆時我就會有我的家庭，有娜明雅的孩子與我的小孩，假如我們有孩子的話。他們都會像她的孩子一樣長大成人。

然後在想著娜明雅時，他想起了米洛，以及歐亞德昨天才提議的事情，也就是他們替找到蟲巢女王找到築巢處的那天。

「你是否會強烈介意，」安德說。「我派某人過去在半路上跟你們會合？」

「和我們會面？在深太空裡？不要，別派人做這種事，安德——這實在是太可怕的犧牲了，反正電腦都能引導我們，不必讓人跑這麼遠——」

「其實不是為了你，但我希望他能見見你們。他是其中一位異星種族學家，因為一次意外受重傷。一些腦部傷害，像嚴重中風。他——他是露西坦尼亞上最聰明的人，一個我信任判斷力的人就這麼說，但是他在這裡跟我們的生活喪失了所有連結。不過等你們抵達那時，我們還會需要他。他是個很好的人，小婷。他能讓妳最後一星期的航行充滿教育性。」

「你的朋友能替我們安排這種會合的航道資訊嗎？我們雖然是領航員，卻只會在海上這樣。」

「珍會在你們離開時修改船上電腦的導航資料。」

「安德——那對你那會是三十年，可是對我而言——我只要過幾個星期就會見到你。」她開始哭。

「也許我會跟米洛一起過去見妳。」

「不要！」她說。「我希望我抵達時，你能跟我一樣又老又愛抱怨。我沒辦法忍受你在終端機上身為的那個三十歲混蛋。」

「三十五歲。」

「你得待在那裡等我抵達！」她要求。

「我會的，」他說。「還有，米洛——我要派去見你的那人——請把他當作我的兒子。」她嚴肅點頭。「這真是艱難的時期，安德。真希望我們有彼得幫忙。」

「我不希望。要是他來領導我們的小小反叛，他最後就會當上整個百大世界的大統領。我們只是要議會別來煩我們。」

「或許你得統治他們才能阻止他們，」小婷說。「但我們能以後再吵這件事。再見了，我親愛的弟弟。」

他沒回答。他只是看著她，直到她撇嘴微笑，關閉通訊連結。

安德不需要請米洛出發；珍已經把所有事情告訴他了。

「你姊姊就是狄摩西尼斯？」米洛問。安德已經習慣他的含糊嗓音了。或者是他的發音比較清楚了，至少沒有那麼難懂。

「我們一家人才輩出，」安德說。「我希望你會喜歡她。」

「希望她會喜歡我。」米洛微笑，但面露惶恐。

「我跟她說，」安德說。「請把你當成我的兒子對待。」

米洛點頭。「我知道，」他說。然後，他幾乎是挑戰地說：「她把你跟她的對話都給我看

了。」

安德感到內心一陣發寒。

珍的聲音在他耳裡傳來。「我應該問過你的，」她說。「但你也知道你一定會同意。」

安德在意的並不是隱私，而是珍已經如此親近米洛了。他告訴自己，習慣吧。米洛才是她在照顧的人。

「我們會想念你。」安德說。

「那些會想念我的人已經如此了，」米洛說。「因為他們已經認定我死去。」

「我們需要你活著。」安德說。

「等我回來時，我仍只有十九歲，而且腦部受損。」

「你仍會是米洛，聰明、值得信任且受愛戴。是你開啟了這個反抗運動，米洛，柵欄是因為你才關閉。不是出於什麼偉大的理由，但仍是為了你。請別讓我們失望。」

米洛微笑，但安德說不上來他臉龐的扭曲是因為癱瘓，還是那只是痛苦又反諷的微笑。

「告訴我一件事。」米洛說。

「就算我不願說，」安德說。「她也會告訴你。」

「不是什麼難事。我只想知道派波跟里波是為什麼原因而死，豬人為何要紀念他們。」

安德比米洛更清楚實情：他知道這男孩為什麼如此在乎這個問題。米洛在爬過柵欄、失去未

來的僅僅幾個小時前得知他是里波的兒子。派波，然後是里波跟米洛——父親、兒子和孫子，三代的異星種族學家都因為豬人而葬送了人生。米洛希望藉由了解前輩死去的理由，便能讓自己的犧牲更有實質意義。

問題在於，真相也可能會讓米洛覺得犧牲毫無意義。所以安德轉而用個問題回答：「你真的想知道嗎？」

米洛緩慢小心地開口，讓安德能聽懂他的話。「我知道豬人以為他們在賜給他們榮譽。我知道當初死的可能是『大人物』和食葉者。我甚至曉得里波的原因，那是在莧菜第一次收成的時候，豬人獲得了很多食物。他們為了那點獎賞他。只是為何沒有更早呢？為什麼不是我們教他們使用梅多納藤蔓的時候？或是我們教導他們製作陶器跟箭頭那時？」

「你想知道事實？」安德說。

米洛從安德的語氣曉得真相會難以下嚥。「想。」他說。

「派波或里波其實都沒有真正得到榮譽。妻子們獎賞的不是莧菜，是因為食葉者說服她們提早生下一整代的幼兒，即使這些嬰兒離開母親之樹時沒有夠多東西能吃。這個風險非常大，而要是他搞錯的話，那一代的年輕豬人就會死去。里波帶來了豐收，但某方面而言，真正讓部族人口成長到需要作物的人卻是食葉者。」

米洛點頭。「那派波呢？」

「派波跟豬人講了他的發現，說殺死人類的德斯科拉達病毒是豬人正常生理的一部分，也就是他們的身體能應付這種能害死我們的變形過程。『大人物』告訴妻子們說，這表示人類並不像天神和無所不能，因為某方面而言我們甚至比小不點們更弱，而人類勝過小不點的事物並非我們與生俱來的東西——我們的人數、大腦和語言——只不過是我們碰巧比他們早了幾千年開始學習而已。若他們能取得我們的知識，那麼我們人類就再也無力壓制他們。『大人物』的發現使得豬人在潛能上跟人類平起平坐——這才是她們獎勵的事情，跟派波帶來讓他們學到這點的資訊無關。」

「所以他們兩個都——」

「豬人無意殺死派波或里波，因為關鍵的成就屬於豬人。派波和里波會死的唯一理由是他們無法逼自己接過刀，動手殺死一位朋友。」

米洛一定看見了安德臉上的痛苦，儘管安德極力掩飾。米洛回應了安德表現出來的苦痛。

「你，」米洛說。「你卻能殺任何人。」

「那是我與生俱來的本領。」安德說。

「你殺了『人類』，因為你曉得那樣會讓他重生，過著更好的生命。」米洛說。

「是的。」安德說。

「還有我。」米洛說。

「的確。」安德說。「把你送走很像是殺了你。」

「可是我會重生到更好的人生嗎？」

「我不知道。你已經比一棵樹更好了。」

米洛大笑。「所以我有一件事勝過老傢伙『人類』——起碼我能下床走動。而且沒有人得拿

棍子敲我才能讓我說話。」然後米洛的表情再度乖戾起來。「當然，現在他就能夠擁有一千個孩子了。」

「別寄望獨身一輩子，」安德說。「搞不好你會失望。」

「但願如此。」米洛說。

然後一陣沉默。「代言人？」

「叫我安德吧。」

「安德，難道派波跟里波是毫無理由地死去嗎？」安德曉得對方真正的問題：我也是無緣無故受苦嗎？

「比起你無法忍受殺戮，」安德說。「世上有比這更糟的死亡理由。」

「那麼，」米洛說。「一個無法殺人、無法死去也無法苟活的人呢？」

「別騙自己了，」安德說。「總有一天，你三樣都做得到的。」

米洛第二早離開了，人們流淚道別。接下來的好幾星期，娜明雅沒辦法在屋子裡待上任何時間，因為米洛的消失令她痛苦不已。即使她全心全意地同意米洛應該離開，失去孩子依然讓她難以承受。這使安德不禁心想，當年他被帶走時，他自己的父母可曾感到心痛？他懷疑沒有。他們也不期望他會回來。安德已經愛著另一位男子的孩子，遠超過他父母給予過自己孩子的愛；好吧，他對於他們的忽視給了合適的報復。他在三千年之後，證明給他們看一位父親應該有的舉止。佩瑞格諾主教在他的房間替娜明雅跟安德證婚。

不過在結婚之前，有兩個日子值得注意。夏季的某一天，伊菈、烏婉達跟娜明雅把她們的研究與推論結果給他看——她們盡可能完整地呈現豬人的生命週期與社群結構，並重建德斯科拉達令他們永遠跟樹結合之前的可能生命模式。安德因而了解了豬人，尤其是「人類」進入光之生命以前的生活。

他在撰寫《「人類」的一生》時跟豬人共住了幾星期。「大人物」跟食葉者仔細閱讀內容，並和他討論；他則修改和重寫，直到準備好為止。那天，他邀請所有跟豬人合作的人——瑞貝拉全家，烏婉達及她的姊妹們，許多將科技奇蹟帶給豬人的工人們，心靈之子的修士學者，佩瑞格諾主教還有柏絲昆雅市長——並朗讀這本書給他們聽。這本書不長，不到一小時就讀完了。他們聚在靠近「人類」的樹苗向上生長之處附近的山丘，樹現在已經三公尺高了，掘根者之樹的樹蔭替他們遮住午後陽光。「代言人，」主教說。「汝這樣勸我，幾乎叫我作人類主義者了。⁵⁴」其他口才沒那麼好的人則無話可說，以後也不會有。但他們從那天開始就曉得豬人是誰了，一如《蟲巢女王》的讀者懂了蟲族，而讀過《大統領》的人則能體會人類對於偉大的無盡追尋，卻身陷別離與猜忌的荒野。「這就是我召你來這裡的原因，」娜明雅說。「我曾夢想過撰寫這本書。但現在這成了你的責任。」

「我在這本書扮演的角色分量遠超過我的選擇，」安德說。「但你完成了夢想，伊凡娜瓦。」

⁵⁴ 此話修改自《使徒行傳》26:28:「你這樣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

是你的成就引領了這本書。你跟你的孩子們也讓我更完整，能夠寫出這本書來。」

他簽下名字，一如他過去的做法，屬名「亡靈代言人」。

珍接手這本書，用即時通穿過好多光年傳送到百大世界。她隨書附上協約，以及歐亞德拍下的簽署過程及「人類」進入第三生命的照片。她把它放在各個地方，每個百大世界都留了許多份，並傳給最有可能閱讀並理解它的人們。書的副本被當成訊息在電腦之間傳遞；等到星程議會發現時，這本書已經太廣為人知，再也無法打壓。

他們轉而試著抹黑它，說那是偽作；影像是粗糙的模擬圖；文字分析顯示寫書者不可能是前兩本書的同一位作者；即時通使用記錄指出那不可能來自露西坦尼亞，因為該星通訊切斷了。有些人相信，但大多數不在乎。許多人願意讀《「人類」的一生》的人不願接受豬人為拉門者。

不過，有些人確實接納了豬人，並讀了狄摩西尼斯在幾個月前寫下的指控，開始將已經前往露西坦尼亞的艦隊稱為「第二次異星屠殺」。這名字非常難聽，百大世界的監獄都關不完使用這字眼的人。星程議會以為戰爭會在艦隊於三、四十年後抵達露西坦尼亞時才會開始；結果戰爭已經開打了，而且可以預見戰況激烈。許多人們信了亡靈代言人寫下的文字，也有許多人願意承認豬人為拉門者，將有意尋求殺死他們的人視為兇手。

接著在秋季的某日，安德小心翼翼地取出包好的蛹，和娜明雅、歐亞德、昆恩及伊拉飛過數千公里的卡普林葉，來到河流旁邊的山丘。他們先前種下的雛菊已經旺盛綻放；此地的冬天不會寒酷，蟲巢女王也能免受德斯科拉達的侵襲。

安德帶著蟲巢女王，輕手輕腳爬上河岸，把她放在他跟歐亞德準備好的洞穴裡。他們將一隻剛宰殺的卡布拉羊屍體擺在她洞穴外面的地上。

然後歐亞德載著他們飛回去。安德淚流滿面，蟲巢女王那龐大、無法控制的狂喜鑽入他的腦袋，她的歡欣強烈得讓人類的心無法承受。娜明雅抱著他，昆恩靜靜祈禱，伊菈則唱著一首輕快的民謠，來自昔日一個名叫米納斯吉拉斯⁵⁵的國度，被老巴西的鄉下人與礦工們歌唱。這是美好的時光跟時空，遠比安德年紀很小、在戰爭學校光禿的走廊替生存奮戰時所能替自己夢想的世界好太多了。

「我說不定現在就能死去，」安德說。「我畢生的任務都完成了。」

「我也是，」娜明雅說。「但我想那意味著該是開始過人生的時候了。」

在他們背後，在河邊的潮溼洞穴中，強而有力的顎撕穿蛹，接著一只跛行削瘦的身驅爬了出來。她的翅膀只能在陽光下慢慢展開和乾燥；她虛弱地爬上河岸，將力氣與水氣輸入脫水的體內。她一點一點地吃卡布拉羊的肉。她身上未孵化的卵疾呼著想要被釋放；她在屍體裡產下第一批卵，然後吃下最近的雛菊，嘗試感受終於活起來的軀體的改變。

陽光曬著她的背，微風掠著翅膀，水在腳下沁涼，卵在卡布拉羊屍體中暖化和成熟。生命啊，等待是如此長久；而她直到今天才終於能確定，她不是族群的最後一人，而是新生的第一個。

⁵⁵ 米納斯吉拉斯（Minas Gerais），巴西東南部一省。